

千手御魔(下)

五十六

时正傍晚。

一座座山峰，像剑一样插入云霄。

落日在峰后射出一片金黄色的光幕，由正面望去，阴暗的山峰，越发显得阴沉可怖。

从幽谷关方面的驿道，奔驰着二条人影，向崑山行来。在落日的余晖中，只见二个人影，时急时缓，似乎在边行边谈，商量着什么？

微风吹动二人的衣袂，有一种飘然之感，但是二人的脸色却好相反，有如山岳一样的沉重。

这是一老一少，年青的一身深蓝劲装，斜背长剑，腰间缠着一个包裹，星眸神光闪烁，正是南宫亮。老的一身黑布大褂，五短身裁，双眼碧芒如电，不用说就知道是“鬼眼神偷”仇森了。

只见仇森倏然拉住南宫亮轻轻道：“崑山已在眼前，天色未晚，少侠，我们休息一下，吃些干粮，再决定行止吧！”南宫亮点点头，星眸一扫，转身就向驿道旁一间凉亭中掠去。

二人进入亭中，各人掏出干粮充饥。

暮日沉沉，荒道凄迷，南宫亮心系此行的成败，有些食不知味的感觉。

匆匆果腹完毕，仇森轻声道：“少侠，我们就这样闯进去？”

南宫亮解下包裹，拍了一拍，低声道：“等一下前辈与我就套上这二件黑衣，蒙上黑绢，冒充‘铁血盟’人物，混进去再说，晚辈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仇森摇摇头沉思片刻道：“我颇不以为然，以‘铁血盟’组织之严密，靠一套伪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混。”

“前辈难道有什么计较？”

“我俩应该分开而行，同时你应该先牺牲一下！”

南宫亮心中一怔道：“牺牲？”

“嗯！老朽虽然妙手空空，三十年来干这没本钱买卖从未失过风，但如在对环境毫无知悉的情况下，一样难以施展，因此必须少侠先带路。”

“晚辈带路？但是晚辈对绝魂谷中的一切，也丝毫无知啊！”

仇森神秘地一笑，用更低的语声道：“这就谈到牺牲了，只要你能故作被擒，冒险一下，我仇森就能跟踪潜入，至于怎么施诈，怎么装作被擒，你自己见机而行。”

说到这里，见南宫亮怔怔发愣神色，忙一正容，郑重地道：“少侠不必多心，只要你能与他们周旋到四更，保护自己不受损伤，老朽保你身脱樊笼。”

南宫亮毅然道：“好，就这样办，为了父亲外公，晚辈就是吃些苦，似乎也是应该的，但是其余只有靠前辈了。”

仇森钦佩地道：“少侠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此行成功希望增加大半，老朽对夜行千里盗八百的雕虫小技，虽然不能说有十成把握，但是至少还有一份自信。”

南宫亮恭敬地道：“晚辈信任老丈！”

这时，傍晚的彩霞早已消失，夜色如墨，只有寒星几点，镶嵌在漆黑的天幕上。

仇森拍拍南宫亮肩膀轻声道：“是时候了，兵贵神速，但如计谋奏效，

在未见老朽前，切勿燥急。”

语声一落，人已向夜色中一闪而逝。

南宫亮望着“鬼眼神偷”离去，呆立良久，却一直想不出该如何着手。

直待一阵山风，吹起一阵尘沙，才使他突然惊醒，忙打开包裹，套上黑在，蒙上黑绢，只露出一双星眸，而四周一打量，身形腾空而起，向崑山飞掠而去。

他一面奔驰，一面打量着四周景色，心中暗暗道：“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入山区，光线更加幽暗，山岭蜿蜒回绕，方向不明。

南宫亮停了一停心神，仰首望着一座峻峰，知道这是崑山主峰，一提真元，也不管脚下有路无路，是高是低，朝着主峰飞掠，以他功力，任何地形自也难不倒他，这样翻过二道山岭，倏见山腰之处，有一条山道，宽阔平坦，蜿蜒而上，一边是深约百丈的山涧，水声潺潺，衬着插云孤峰，端的是个好所在。

南宫亮心中一动，振衣斜纵，飘落道上，暗忖道：“莽岭丛山之中，竟然有如此平坦道路，敢情已快到达了绝魂谷？”

心中忖着，人已疾如闪电，顺着山道向前趟去。

一过百丈，已蜿蜒入山中，左右山坡平坦，莽林丛密，地势阴幽已极。

南宫亮已抱着牺牲决心，略一扫视环境，身形依然如风一般，向前飞掠……

倏听得一声轻喝，从右边密林中响起一阵语声道：“盟友，请报出口号！”

南宫亮心中一惊，立刻停住脚步，忖道：“口号，什么口号？”

倏然，想起在五陵墓地前窃听到的对答，暗暗道：“能够不动手混蒙进去，我又何必动手！”

心念一定，口中已朗声道：“武林争雄，唯铁唯血！”

岂知语声一落，刷刷二声轻响，左右密林中倏然流星般掠出二人。

来人身法奇快，恍眼就到道中，一左一右，停在南宫亮身前，一律灰衣紧身，灰绢包头蒙住真面目，左边的手拿日月金铛，右边的一双卵粗铁戟，双目寒光闪闪，一眼就可看出是功力不凡之辈。

南宫亮年来阅历大增，一见二人所用兵器，心中不禁一凛，脑中飞快忖道：“怎么闻名甘肃的独行侠盗‘要命金铛’潘岱，与独霸漠北的‘双戟吕布’筱子义竟也被‘影子血令’所网罗？”

要知道“要命金铛”及“双戟吕布”昔年在武林中声名甚响，但喜怒无常，出手狠辣，五年来，耳闻已不在江湖上走动，但江湖上谈起这二人，仍然心有余悸。

只见右边手执双戟的筱子义沉声道：“尊驾既知道上一句，下一句呢？”

南宫亮鼻中微微一哼，答道：“日月轮照，影子永存。”

手执日月金铛的潘岱冷笑一声道：“暗号早已换过，朋友对新的知道不知道？”

南宫亮心头一怔，知道已混不过去，事已至此，反而朗声一笑道：“新的口号，区区尚未获悉，只是潘、筱两位当家竟然作起看门狗来，倒是出人意料！”

潘岱及筱子义目光一怔，这二人闻能方竟对一眼看出自己身份大感惊异，同时因为南宫亮的不屑口气，有着一股气愤。

潘岱猛然进一步沉声道：“朋友竟敢伪装冒充本盟令主，胆子实在太大，但能一眼看出老夫名号，谅非无名之辈，要闯道何不露露真相。”

南宫亮冷冷一哼道：“有何不可，我南宫亮既然敢来，就不会藏头缩尾。”左手扯下黑绢，右手一掠，嗖然一声，寒虹乍起，长剑已经出鞘。

二人惊悉竟是南宫亮，身形同时一分，互成犄角，目光中露出一丝惊诧的光芒，“双戟吕布”冷笑一声道：“原来是南宫少侠，久闻大名了，你来此何干！”

南宫亮冷冷道：“不敢，二位卖个交情，就请让道，区区要往绝魂谷！”

“要命金铛”倏然一声敞笑道：“你真要去绝魂谷？”“不错。”

潘岱与筱子义目光互相一瞥，身形双双离开三步，一摆兵器道：“请！”神态完全是让道样子。

这情形反而使南宫亮一愣，暗忖道“难道有什么不对？”

但脑中一转念，口中已敞然一笑，反剑抱拳道：“多谢二位让道，改日图报！”

说着，已从容穿过二人，刚走出五步，耳中已听到“要命金铛”潘岱冷笑一声道：“要报答何必改日，现在老夫就想要你一颗人头。”

南宫亮心中一紧，正欲停步旋身，耳中已闻金风劈空之声，一左一右在身后向自身袭至。

在这刹那，他一声冷笑，身形电掣而起，向前飞冲五步长剑却反势撩出，一招“回光反照”，银虹暴涨，以听风辨音之术，向袭身二件兵器挡去。

只听得呛！呛！二声，火花闪烁中，南宫亮已身形一旋，转身屹立，但已右臂发麻，暗凛对方功力深沉。

“要命金铛”潘岱及“双戟吕布”一招奇袭未中，被长剑震退半步，也同时一惊。

南宫亮星眸神光暴射，长剑颤动，幻出一朵朵银花，冷笑道：“二位昔年盛誉遍及大漠西北，难道就是这般得来的？”

潘岱金铛一扬，怒喝道：“兵不厌诈，南宫亮，再接我一招‘日月交巡’试试。”

金光一闪，已挟着锐啸，迅如电火袭出。

南宫亮怒喝道：“好个兵不厌诈，只怕你二人就死在这句话上。”

长剑急射，一招“夕晖流霞”，铁腕一划，银虹如扇向金光挑去。

“双戟吕布”岂肯闲着，右就直刺南宫亮右肩，左戟挑向丹田，正是成名绝学“阴阳十八戟”中的精绝之着“混沌初开”。

南宫亮身处两大高手夹击中，豪气陡增，一声冷笑，脚踏“风云连环步”，奇妙一闪，已从二人夹缝中闪出二尺，剑锋左右扫击，分向二人攻去。

这二剑慄悍狠辣，深奥异常，正是“无影神叟”手稿中的“无影三剑”中的一招精妙绝学，加上南宫亮的深厚功力，威猛之势，大有气吞山河之概。

“要命金铛”与“双戟吕布”似是未曾料到他竟然施展这等险招，剑术这等凌厉，双双被迫得各自后退一步。

南宫亮一击得手，抢了先机，借势猛攻，铁腕挥动间，银光如雨飞洒，剑澜平地暴涨。

二人看看后退，目光中又惊又急，这样退了七八步，潘岱倏然一声大喝，双戟左右齐飞，以雷霆万钧之力，向南宫亮长剑砸去。

这一招不但角度之奇，出人意料，就是力道也左右迥异，南宫亮见状一

凛，在孤军深入之下，不愿力拚。

他长剑急抽，侧闪三尺，剑掌一错，反向“双戟吕布”攻去。

这一来，二名“铁血盟”高手得以稳住阵势，立刻铛戟齐旁，展开反击，但闻二声大喝，一左一右立刻抢攻而至。

南宫亮剑走轻灵，脚踏“风云连环步”，避实攻虚，心中却忖道：“影子血令坐镇的总坛重地，果非等闲，第一道关卡，竟然有这等好手，再下去之凶险可想而知，难道我就这样缠战下去？”

接着想起“鬼眼神偷”的吩咐，心中一急，剑势一变，大喝道：“二位与我南宫亮素无冤仇，难道真要想死在长剑之下？”

“双戟吕布”及“要命金铛”昔年也是独霸一方的人物，闻言大怒，潘岱首先喝道：“南宫亮，你未免欺人太甚，当真就这么蔑视老夫？”

振臂一跃，双铛斜错，一招“七巧飞月”，就向前和身冲去。

几乎同时，筱子义也冷峻叱道：“我筱某生平从没有见过这等狂妄的小子，看戟！”

双戟舞起一团乌光，如灵蛇出穴，疾向南宫亮夹攻而出。

这二人拚命施出绝招，气势又自不同，威力立增一倍。

南宫亮一声冷笑，道：“看二位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就试试小爷剑锋能不能砍下你二人脑袋瓜！”

身形侧让，一提丹田真气，陡然上拔三丈，右手长剑，疾向“要命金铛”头上“百派”重穴点去。

左掌拳指飞弹，三缕指风，袭向“双戟吕布”胸前“七坎”重穴。

这一式二招，宛如出云神龙，快逾星火，尤其部位之奇奥，旷古绝今。

潘岱及筱子义出招击空，已觉不对，耳中闻到喝声，剑气指风已经袭至，不由心中大骇，急忙抽身暴退。

但南宫亮杀机已起，岂容对方闪避，左手改指为掌，顺势一挥，长剑改点为削，弧形一闪，只听得场中响起二声惨叫，“双戟吕布”一声闷哼，包头密绢中，登时渗透出一滴滴鲜血，顺衣襟而下，身形倒退七步。“要命金铛”左肩被削去一大片，鲜血泉涌而出。暴退七尺。

只见潘岱厉声道：“小子，老夫现在虽败，但好戏尚在后头，只要你不怕死，尽管向前闯。”

说完，扶着“双戟吕布”筱子义身形，疾向后面掠去，瞬眼隐入黑夜之中。

南宫亮击退二名高手，心中暗晴松出一口气。他仗剑而立，默运真元一周，立刻继续向前飞掠。山道盘旋迂回，四周静悄悄地毫无声息，但越是这样，南宫亮更加不敢大意。

他回首一瞥，丝毫不见“鬼眼神偷”影子，心中暗忖道：“他到哪里去了，怎会没有一点声息，我这样为他开路，如他没有跟来，岂非白花力气，徒耗时光！”

想到这里，真想由明为暗，横身闪入密林，偷偷潜入。但继而一想“鬼眼神偷”既然说出这种主张，必有他的方法，于是镇定一下心神，加疾身形，顺道飞奔。转过二个弯，面前山势渐窄，形势更加险恶，南宫亮星眸四扫，倏然听见道左林中窸窣一声。

他蓦地停下脚步喝道：“什么人？”

喝问未落，林中倏然响起一声佛号，二条人影一闪而出，飘落道中，现

出二个秃头老僧，手执禅杖横杖而立。南宫亮啊地一声，惊呼出声道：“原来是悟业与百果两位大师，深夜来此，也是想赴‘绝魂谷’？”

悟业脸色漠然，摇摇头，道：“不是！”

南宫亮一怔道：“那么二位高僧现身是为了什么？”百果禅师一举禅杖双手合十道：“希望小施主勿逞血气之勇，快快退身回去。”

南宫亮又是一震，道：“这么说，难道‘影子血令’在途中有什么厉害布置不成？”

悟业僧轻叹一声，用极低的语声道：“此刻恕老衲不回答小檀樾之言。”

南宫亮闻言，不禁愠然道：“大师既不肯告知，就请让道如何？”

百果禅师喟然道：“请施主原谅老衲苦衷，不能让道。”南宫亮心头大怒，喝道：“二位老禅师，这是什么意思？”悟业僧脸色一冷，恢复毫无表情的冷漠语气道：“老衲与师叔奉命在此拿下檀樾！”

此言一出，南宫亮心头大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畏惧对方功力，而感到大出意外。

自己与少林来说，以前虽有微隙，但不是已经解释开了吗？最近未曾遭逢到少林门人，自无冤仇可言，那末这二位少林和尚为什么要拿下自己呢？

南宫亮转念至此，甚为迷惘，又惊又怒地喝道：“二位高僧何出此言，究竟是奉谁之命，我南宫亮想请二位交代清楚！”

五十七

只见少林百果大师合十长叹一声道：“老衲未回答之前，先请施主原谅老衲及悟业的苦衷！”

话愈说愈不对头，南宫亮心中玄雾丛生，口中冷冷道：“为什么？”

悟业僧语声低沉而颤动地：“因为贫僧与师叔系奉‘铁血盟’蓝旗总坛‘影子血令，之命擒拿施主——”

南宫亮心头大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他星眸一怔刹眼之间，心头一股怒火直冲云霄，厉声狂笑道：“想不到堂堂少林门户，竟甘为恶魔鹰爪，这难道是天道昏暗！抑是你们这批秃驴甘心作贼！”

悟业僧毫不动怒，轻声一叹，道：“南宫少施主，贫僧刚才已说过另有苦衷，唉……”

最后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包涵着无限的忧伤与悲哀。

南宫亮右手长剑一抖，剑略颤动间，幻出七朵银花，星眸寒焰环射，怒哼道：“我南宫亮不知道贵派有什苦衷，现在就请大和尚动手！”

往昔的微隙，顿时扩大，在他心中变成深仇大恨！

百果大师脸色悲痛，微微一变，接着轻声道：“动手已难免，但小施主难道忘了本寺掌门信物，绿玉如意已经沦入……”

话说一半，又是一声长叹！

南宫亮冷笑道：“在下并不健忘，但是尽可设法夺回，怎能不顾身分，甘受驱使，大和尚难道不清楚这样做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悟业僧接口道：“贫僧等自然清楚，但是施主却不知道敝派掌门百果师叔被禁于‘铁血盟’蓝旗总坛，为了掌门安全，贫僧等只能暂时委曲求全……”

此言一出，南宫亮心头又是一震，正在此际，四周刷刷连响，七八条人影，立刻如殒星电光，从阴暗中飞泻而出，包围四周，一个个皆是灰衣蒙面，身形一落场中，其中一人已沉声喝道：“二位高僧，还不动手拿下这小子回坛复命！”

百果师脸色微微一变，倏然转身合十道：“南宫施主功力深奥，要生擒，老衲自知无此能耐。”

那灰衣蒙面人鼻中一哼道：“老禅师难道动过手了？”

南宫亮一闻此言，心中大怒，这时他才知道这位少林憎果然心有隐衷，处境困难，不由把刚才的一股怨仇，尽移至这批“铁血盟”爪牙身上，长剑虚空一挥，狂笑道：“匹夫妄言，尊驾如有种，何不自己下场试试！”

另一蒙面人冷冷喝道：“你小子死期将届，还说什么大话，要知道本盟各有职司，否则，怎么容你活到现在！”

但是这话，谁都知道是推托之词，实系造成南宫亮与少林互相残杀的局面。

话声一落，原先发话的灰衣蒙面人已转对百果、悟业二僧道：“大师尚未回答我刚才的话。”悟业僧的脸色已恢复镇定冷漠的表情，冷冷道：“贫僧与师叔昔日曾与南宫施主相遇动过手，故此刻唯恐不能完成任务，迟迟不敢冒昧出击，免损令主威名。”

蒙面人冷笑一声道：“大师是谦虚，抑是推卸纵敌？要知大师等已是‘铁血盟’蓝旗总坛下的护山巡使，本坛对故意抗命者，向不宽贷，大师等好自三思！免得届时我这个小星月堂堂主也无法为大师开脱！”

语气包涵着威胁，听得百果及悟业二僧清瘦的脸上，一阵抽搐，显然气愤已极。

但这二位少林高僧，究竟是佛门高僧，涵养功夫，自有过人之处，半晌，为了顾惜自身处境，终于压制住内心激动。

只见百果禅师冷冷道：“堂主是以为老衲言不忠实？”星月堂堂主抬头仰天道：“未出手而言败，虽不一定是忠实，至少是不能取信于人！”百果禅师接口道：“老衲所说没有能耐，并非指胜否而言！”

“那是指什么？”

“老衲是说，没有这份能耐生擒南宫小施主。”

南宫亮此刻虽静立观察情形发展，但心中想起自己此来目的，大感焦急。

可是，因为想起“鬼眼神偷”的嘱咐及预拟的计划，不敢冒昧出手，同时，他也知道以眼前这种复杂局势，万一应变不恰当，不但破坏了“鬼眼神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划，也增加了以后复仇的困难。

故而表面虽在冷眼旁观，其实心中却在苦思二全之策，怎样才能不露出自己的计谋，避免与少林僧搏斗，而能借故安全进入“绝魂谷”。

这时，只见悟业僧接下去道：“堂主没有体会敝师叔语意，至生误会，如谈功力，贫僧与师叔中任何一位与南宫亮相比，或有一筹之差，如能联手出击，鹿死谁手未可预卜。”

星月堂堂主冷冷道：“大师这番言论，不妄不懦，本堂极是钦佩！”

悟业僧接着道：“但以堂主功力，不会不知道，生擒活捉与生死之搏大不相同，贫僧如与南宫施主一动上手，势必是一场惨烈决斗，在这种情形下，如俗随心所欲，避免死伤，生擒任何一方，不要说贫僧师叔无此能耐，就是令主亲自出手，恐怕也不会如说话那样方便顺利。”

这番解释，说得无瑕可击，听得南宫亮大为钦佩。心中不禁暗忖道：“少林寺僧，果然不凡，这番话既无损于少林威望，却把一番明是推诿抗命之言，说得入情入理，身处夹缝之中，尚能如此沉着应付，的确非普通人能比拟。”

只见那星月堂堂主露出灰绢的一双寒目，果然怔了一怔，点点头道：“哦！原来如此，那好办，现在本堂代表令主下谕，阻击南宫亮，不论生死！”

最后四个字，说得字字如铁，震得二位少林高僧及南宫亮相色一变！

百果神师凝思片刻，一举禅杖道：“既然堂主如此，老衲遵命了！”

说完，一转身向悟业僧微示眼色，接着对南宫亮相道：“南宫施主，老衲不得已只好冒犯了！”

禅杖一挥，拦腰向南宫亮扫去。

南宫亮相怔了一怔，旋身右闪三步，喝道：“老和尚真要动手？”

这一让，正好移到悟业僧身旁，只见悟业僧冷漠地道：“南宫施主，生死之搏，非同儿戏，请勿再让，尽可放手一战！”

禅杖立举，搂头劈下。

这一杖似乎并没有作假，全风飒飒，划空生啸，威势雄浑已极。

“哈哈哈哈哈……”

南宫亮倏然发出一阵狂笑，身形一旋，脚踏“风雪连环步”，闪过二杖夹击，口中厉声道：“杀机即起，我南宫亮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长剑一挥，势如奔涛怒潮，电掣而出。

这一招正是“无影神叟”绝学，去势却并非对付二位少林僧，竟然是对那发令的星月堂堂主刺去。

诡奇一击，立刻使四周的蒙面“铁血盟”人物一阵惊叱，身影齐恍，少林二位高僧二招落空，见状不由一怔！

那星月堂堂主眼见剑光暴袭而至，心中一惊！

他料不到南宫亮这么大胆，竟不顾众寡悬殊的局面，无视造成围攻之势，出手挑战。

但在这刹那，眼见寒芒袭面，在奇袭之下，已无招架可能，恍身暴退三丈。

南宫亮身形再度电掣而起，长剑原势而下，口中厉叱道：“贼崽子，看你逃到哪里去！”话声刚落，陡见二溜乌光，横截而出，撩向漫天剑影之中，南宫亮心中一惊，要变招已来不及，呛呛！连声金铁交鸣中，被震得凌空倒翻一尺。他星眸中怒焰环射，凝视之下，只见二位少林僧迎面而立，神色一片凝重。

此刻，他心中又惊又怒，喝道：“原来是二位大师阻拦，难道真的想与我南宫亮一搏生死？”

“情势如此，老衲及悟业虽不想与施主为敌，却不能免，施主除非退身，否则只能一拼生死！”

百果禅师语声含悲，禅杖如乌龙卷空，再度出招，向南宫亮前胸点去。

这一身手，用的正是少林绝学‘佛门降魔’七十二杖，杖势之快，犹若闪电。

“哈哈……”

南宫亮再发出一阵狂笑，刚才他为了避免与少林相互残杀，故迳向星月堂堂主下手，如今眼见二位少林僧竟然出手阻拦，怒气全部爆发。

他目注杖势，身形一转，剑势连绵而出，绝学频施，连攻三剑，剑剑指向二僧要害，口中道：“二位既然有心周旋，我南宫亮就看看少林绝学能否挡得住我！”

这三剑如长江大河，连绵不息，逼得百果禅师连退五步，一旁悟业僧大喝一声，身形电掣扑出，禅杖直扫横掠，往侧面向南宫亮去。

南宫亮剑势被阻，百果立刻稳住阵势，二根禅杖此进彼退，顿时展开连绵反攻。

少林寺被尊为武林中第一大派，门下弟子的武功，大都有极深的造诣，何况如今是少林门中的长老及十八罗汉之首，两老禅杖施展开来，攻势的确凌厉绝伦，刹那之间，结成一片乌光杖网，但见寒光飞绕，片刻之间已把南宫亮圈入了杖涛之中。

南宫亮开始几招虽然攻得十分锐利，但却并非想要对方性命，他知道自己无法避免与少林僧动手，不过却不能让“影子血令”诡计得逞。

故而剑势看来虽弱，其实有好多煞手变化，全都保留不用。这一来，先机尽失，待悟业百果二杖联手，反击过来，顿时陷入被动局面，处处挨打，当下暗暗咬牙，右剑左掌，拼命支持。

这时，南宫亮暗暗怀疑自己如今这样应付这二位少林僧是否恰当。

因为到现在为止，已过三十招，他眼见对方一味抢制先机强袭，似乎丝毫没有谦让的情形，真像要拼命个你死我活，与开始所称的被逼苦衷，大相迳庭。于是他一面动手，星眸不时来回流动，观察二僧表情，想了解对方的心中，究竟作何打算。

百果及悟业见南宫亮剑势由锐而缓，岂有不知他心意之理，但眼见对方

在无心搏斗之下，虽仍钻进对方严密的剑幕，不由激起武林人物心胸中的豪气，同时忖道：“假如在众目之下，堂堂少林门二位高手，竟不胜过年未弱冠的少年，将来传言江湖，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此念一起，百果禅师杖势突然一变，施出轻易不用的“镇魔三杖”，口中大喝道：“南宫亮，老衲手中禅杖无法再留情面了！”

这一变招，只见杖影满天，带着千钧之力，向剑幕中强袭钻越，锐啸之声，似乎要撕裂人心一般。

南宫亮耳闻喝声，情觉剑上压力大增，一惊之下，心中大怒，暗付道：“我再三相让，只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愿与你自相残杀，难道真怕了你少林两个和尚不成。”

此念如电掠过脑际，不由豪气如虹，暴出一声长笑，道：“好，如此说，就别怪我南宫亮剑下无义。”

真元陡然提足十成，右掌连圈，孤形飞扫，一招“尘迷阳关”，向二僧禅杖横扫而出。

长剑却趁机一缩，藏于左肘之中。

只见滚滚掌影，排山倒海而出，阳刚之劲，像一道无形的墙，威势立增一倍。

这正是“杨枝甘露”所孕他的真元，南宫亮孤注一掷，决心速战速决。

百果禅师首当其冲，倏见剑澜陡敛，随看一股狂飚，震得自己禅杖弹高一尺，虎口生疼，神色一骇，禅杖一吸，正欲变招。

在这刹那之间，南宫亮一声大喝：“看剑！”长剑诡谲暴射而出，正是南宫绝学，夕阳六式中的第三招“日跃山巅”，剑势回旋圈转而进，一团奇亮银光，直向百果禅师胸前“七坎”重穴刺到。

百果杖式未出，剑啸已至，白眉颤动，神色大惊……

悟业击出二杖，全遭南宫亮左掌封住，一见师叔陷入危境，脸色大变，一声暴叱，禅杖拼命向长剑封去。

这些动作，本在刹那之间。

南宫亮耳听叱喝，剑势微偏，正好避过悟业截击一杖，剑芒却已点到百果的腰侧重穴。

眼见百果即将溅血五步，心中倏然升起一阵怜悯之意，便生一挥长剑，改刺为划，只听得场中呛螂一声巨响，黑沉沉的夜空，闪出一朵火花，接着一声闷哼！三条人影一会即分，同时各退五步。

百果禅师腰际僧袍已划出一道大口，鲜血潺潺而下，脸色苍白，脚步已形不稳。

悟业僧一杖未中，原势推出，虽然未能解教师叔危机，但却正好击在南宫亮剑身上，被震得脸色一片血红，倒走五步。

南宫亮真气消耗巨大，也被悟业及百果二人震退，此刻沉静屹立，胸头起伏，显然也真元受震！

这凶恶绝伦的搏战，看得四周蒙面人紧张无比，鸦雀无声！

杀机如涌的场面，在瞬眼之间，陷入一片沉默但沉重的气氛，却使人透不过气来。

悟业僧强抑胸头翻涌的血气，一见百果受伤，急忙晃身靠近，急急道：“师叔，伤势是否要紧？”

百果禅师摇摇头，响起一声长叹，道：“老衲已经受伤，咱们未能完成

任务，回坛去罢！”

说着，撕下僧袍下摆，往腰上一束，向南宫亮投了一瞥复杂的目光，依着悟业僧，颤动着身躯，向场外走去。

就在此际，场外倏然响起一声异啸，一条人影，疾如闪电，泻落场中，现出一个花发丑容的红袍老者。

南宫亮一见此人，心头一惊，暗呼道：“啊，是百毒尊者！”

随着“百毒尊者”停立场中，又是三道银光，一闪而降，静静停立在老者身后，赫然是银面罩银衣，三个在滇南道上出现过的，“银衣死神。”

南宫亮面对四周六七个蒙面人物，未曾放在眼中，但是现在一见“百毒尊者”及“银衣死神”出现，心中一凛，真气一提，横剑暗暗戒备。

此刻，已是二更，星月交辉下，银衣死神身上闪过一道道银光，令人感到手寒心冷。四周的蒙面人此刻同时向“百毒尊者”抱拳行礼。

“百毒尊者”一样手，望着受伤的百果及扶持的悟业，倏然道：“大师受伤啦！”语声亲切而关怀。

百果神色一怔，对这种语声大感意外，停步颤声道：“老衲深感惭愧，但心力已尽，至于区区伤势，尚不算什么，希‘巡坛执令’垂察！”

南宫亮此刻才知道“百毒尊者”在“铁血盟”中的身份，此刻望着银衣死神肩上的三只银色葫芦，不由回忆起在滇南道上母亲身中“银露蚀骨瘡”的遭遇，心中顿时紧张，不知是进好，还是退好。

当初凭着一股锐气而来，现在“绝魂谷”尚不知在哪里，连遇高手阻击，才体会到这“影子血令”的蓝旗总坛，果然是龙潭虎穴，高手如云，险恶异常。由此，他不禁担忧起“鬼眼神偷”的安危起来。

这时，只见“百毒尊者”道：“大师不必伤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快回坛休养吧！”

百果悟业同时又怔了一怔，忙合十道：“谢执座得意！”

说着，已缓缓走出场外。

“百毒尊者”目送二僧离开场中，倏然对南宫亮厉声道：“小子，你今夜来此，目的何在？”

南宫亮星眸一转，倏然有了计较，冷冷道：“很简单，想一晤‘影子血令’！”

“百毒尊者”诡笑一声道：“什么事要谒见蓝旗令主？”

从这句话中的称呼，南宫亮倏然发觉“百毒尊者”在“铁血盟”中地位似乎不比“影子血令”低，于是对这秘密组织，推测出一个概念，那就是“滴宫”和“蓝旗总坛”及目前这以毒驰名的苗疆魔头，必是三案并立，不分上下。

他脑中一转念，冷笑一声道：“这点，我南宫亮见了‘影子血令’自会说出，不劳尊驾顾问。”

“百毒尊者”倏然怪笑一声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南宫亮，你不说明白的，可是另有所图？”

南宫亮心中一惊，暗骂一声：“老奸巨滑”，表情仍冷漠地说道：“尊驾以为在下来此，意何所图？”

“嘿嘿！多言无益，心照不宣，大家尽可走着瞧，但是老夫发觉你并非一人来此，对是不对？”

南宫亮心中一凛，暗忖道：“糟，他说这话，难道仇老丈行踪已被发觉？”

转念至此，目光一瞥，只见“百毒尊者”目光灼灼盯住自己一动不动，不由暗呼道：“哦，这老家伙莫非施诈，我假如因此露出马脚，岂不上当。”心中想着，口中已冷冷道：“依尊驾看，与我南宫亮同来的有几个人？”

这一反诘，使“百毒尊者”神色一怔！

其实，南宫亮猜得一点不错，这老魔头正是用话诈问，他见南宫亮不肯上圈套，鼻中冷冷一哼道：“老夫怎么知道，不过随你们几个人来，有什么阴谋，今夜只怕有来无回了！”

南宫亮仰天一声狂笑道：“老匹夫，你把我南宫亮看得太不值钱了，闯你们区区一座蓝旗总坛，嘿嘿，在下自信尚不须要帮手！”

这话说得傲气千丈，大有鄙视群雄之慨。

但是，也间接说明自己只有一人来此，真正目的，是在掩饰“鬼眼神偷”行踪。

五十八

南宫亮话一出口，立刻仗剑严密戒备。

在他以为“百毒尊者”听了这番话必会大怒出手，岂知对方只是轻轻不屑地一哼，道：“好个狂妄之徒，只怕你死难瞑目！”

说到这里，语锋一转道：“今夜如蓝旗令主不愿见你怎么办？”

南宫亮暗暗一急，星眸冷焰环射，冷声道：“我南宫亮就凭长剑直取你们巢穴，看看他能跑到哪里去！”

“百毒尊者”桀桀一阵怪笑道：“好胆量，只怕你有心无力，南宫亮，老夫倒愿成全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南宫亮心中又是一愣，他不知对方葫芦里卖什么药，口中冷冷道：“愿意怎样？”

“如是愿意便依老夫之言，老夫立刻带你进‘绝魂谷’”。“如不愿意呢？”

“嘿！你就自己闯一闯，恐怕不出百丈，你就要尸横峭山。”“哼！我南宫亮就是死，你们也要付出极可怕之代价。”南宫亮口中这么说，可是心中知道对方之言并不假。“百毒尊者”微微不耐道：“老夫没有时间与你逞无谓之意气，现在你应该考虑一下，回答老夫之言。”南宫亮巴不得有人带路进入“绝魂谷”，但是见“百毒尊者”如此一说，不知道又有什么难题，心中忐忑，口中淡淡道：“你既称愿意带路，就说出条件吧！”

“百毒尊者”摇摇头道：“老夫没有条件，但要进入‘绝魂谷’，你小子必须蒙上双目，使你无法窥探进出道路，你愿不愿意遵守？”

“哼！你大概以为我南宫亮是三岁孩童，蒙上双目后，可以任你摆布，这如我南宫亮受到暗算而死，的确是死不瞑目！”“嘿嘿，老夫确无此意，只是防范于将来而已。其实要你性命，老夫自信易如反掌，何必多出花样！”

南宫亮心中怀疑，口中道：“但是这样怎么走路？”“百毒尊者”道：“老夫自会派人牵引！”

南宫亮暗忖道：“除此之外，的确没有什么再好的办法，我何不将计就计，冒险一试，进去再说。”

心念一决，口中道：“好，请你拿布来，我南宫亮自蒙双目，但你老匹夫要是想出花样，嘿嘿！就别怪区区剑下无情。”说完话，倏燃解下肩上剑鞘，长剑归鞘，插于地下，目视“百毒尊者”接着道：“牵引之人，由在下指定如何？”“百毒尊者”大方地道：“你欲指定谁？”

南宫亮星眸一扫伸手一指道：“星月堂堂主！”“百毒尊者”敞笑一声道：“老夫完全同意！”伸手取出一条黑绢，扬手向南宫亮抛出。

南宫亮伸手抄住，目视蒙面的星月堂堂主道：“在下指定阁下牵引，阁下知道用意了吧？”

星月堂堂主一怔道：“本堂不清楚！……”

南宫亮冷笑一声，截断他语声，道：“在下是以你之命作押，以防偷袭。”

说着一指插在地上的剑鞘长剑道：“稍等在下蒙住双目后，请尊驾手执剑鞘一端引路，如不按照规定行路，在下发觉异样，哼哼！在下以内力首先可以震毙你，警告在先，免得你死得冤枉。”

星月堂堂主愕然移目看看“百毒尊者”，显然心中大感不安。

“百毒尊者”脸色冷漠，毫无表情。

南宫亮微瞬之下，知道他的话已作用，震住了对方，立刻把黑绢扎住

自己眼睛，抄起地上长剑，微微一颤，剑鞘骤然滑到剑尖三寸之处，停住不动。

这正是南宫亮的细心之处，只要对方一有动静，他长剑立刻可以出鞘护身，同时引之人手执剑鞘，也无法用力暗算。

其实，“百毒尊者”虽另有心计，却不在路上实施，是以故作大方。

双方各逞异谋，心照不宣，只是“百毒尊者”肚中已有万全之策，而南宫亮只是哀兵之计，不得不尔吧了。

这时南宫亮已扬声道：“星月堂堂主，现在可以走了。”

话声一落，耳中已起一响阵步履声，接着剑鞘已动，南宫亮微运内力，贯于剑身，吸住剑鞘，随着剑鞘牵力，起步向前走去。

可是他双目虽然被蒙，但全部精神注意力，却已集中于双耳，左肘半曲，只要一闻异声，立刻出手。

这种紧张的心理，不言可喻，这显然是为了“鬼眼神偷”的吩咐，否则南宫亮实不必冒这么大的险！

但是，“鬼眼神偷”呢！却影踪杳然，至今未曾露面。

这时，南宫亮一路行来只觉得方向倏而左，倏而右，有时，好像又回头走，这样迂回前进，因为双目不能视物，渐渐迷失了方向。

约过半个时辰后，南宫亮耳中隐闻前面有阵人语之声，同时也感到四周的步履声，奔走来往不绝。

显然，这已进了“绝魂谷”的蓝旗总坛中。

他正要出口询问，耳中已听得“百毒尊者”道：“南宫亮，地点已到，你可以除下面巾了！”

南宫亮急急解去眼睛上的黑绢，星眸一扫，发觉身已在一座堡中。

这时，他抬头望去，四周房屋连云，站的地方，似是一所庄堡的前院院中。

眼前是一道七级台阶上一条深宽走廊，接着是一间大厅。

身后是一所门户，二旁也是窗门通敞的厢厅。

这些房子建筑得富丽堂皇，似是侯门府第，但此刻四周围立着一批灰衣蒙面人，映着插在四周柱上通明如白昼的火把，令人感到一阵阴森沉重的气氛。

厅中临门，并排着二个坐案，桌上却各放着一个五寸见方，约一尺高的铁盒，不知存放着什么东西。

案后坐位空空，尚无人入坐，南宫亮一见“百毒尊者”立于阶下，立刻问道：“此地是蓝旗总坛？”

“百毒尊者”颌首冷冷道：“不错，此地就是你希望来的地方”，也是老夫希望来的地方，也是老夫希望你死的地方！”南宫亮仰天一声狂笑，脸色接着—冷，道：“影子血令何在？”

语声方落，只见正面厅中，一人缓步而出，坐于厅门案座位上，黑衣黑巾蒙面，赫然是人人痛恶的“影子血令”！只见他落坐，一摆手道：“尊者请上座！”

语声非常客气，“百毒尊者”转身上阶，在右边案旁坐落，对南宫亮道：“令主已经升坐，你有事不妨说吧！”“影子血令”目光灼灼，阴恻恻地道：“南宫亮，你找本令主有什么事？”

其实，南宫亮此来为的是父亲，哪是找“影子血令”！刚才所以胡诌，

不过是为了能借口进入“绝魂谷”，如今已到目的地，被对方一问，仇火立升，冷酷地道：“小爷找恶魔，共有二件事！”

“哪二件？”

“第一，索还我父亲及外公。”

“第二呢？”

“一搏生死！”

“影子血令”阴森一笑道：“南宫亮，你错了！”“我错在什么地方？”

“你只身来此，恐怕由不得你了！”

南宫亮心中冷笑道：“你怎知道我是一人来此？……”不过由对方口语，知道“鬼眼神偷”行踪尚未被发觉，心中大定，口中傲然道：“情势虽然由不得我，但是告诉你，小爷此来，已抑着破釜沉舟之决心，恐怕也由不得你们了。”“影子血令”冷冷一哼，道：“你胆子太大了，你知道本令主倏然改变心意，不在半途击杀你，而引你到此，意旨何在？”

南宫亮凄厉一笑道：“是想引小爷身入重围，无逃亡之处？”

“不错，但这只是理由之一。”

“哼！难道还有其他目的？”

“当然，另外本令主想送你一件礼物，也叫你知道本令主影子无远弗届，无事不知。”

“什么礼物？”

“影子血令”一指桌上的铁盒，道：“就是此物。”

南宫亮冷笑道：“你的东西，小爷根本不要，恶魔，你如还有人性，就应该让小爷先与父亲及外公见上一面，再以一搏决定生死，这才是英雄行径，丈夫气概！”

“影子血令”阴声长笑道：“匹夫之勇，本座不屑为之，南宫亮，本令主可以先奉告你，你父亲及外公并不在绝魂谷中。”

南宫亮心中一怔，倏然厉叱道：“你说谎！难道以为小爷不知道。”

“嘿嘿，你心中一定在想，你们‘铁血盟’中人物泄漏的秘密，怎会有错，对不对？”

南宫亮一闻此言，心头大震，暗忖道：“对方此言，难道真的知道我的行踪及此行目的？”

正自惊疑，只见“影子血令”又阴森森道：“南宫亮，但你为什么不反面想一想，本令主既然知道你要来，怎会不将计就计，引你入伏，还会让你得逞！”

南宫亮心中渐渐不安，星眸射出二股怒火，厉声道：“小爷不信你竟能未卜先知……”“影子血令”截断他语声，冷冷道：“本令主虽不敢自诩未卜先知，但这次却早知道你来了，不信，盒中之物，可以为证！”

话声一落，伸手轻轻一推，放在案上的那只铁盒，恍如有人托住一样，凌空飞到南宫亮站立之处，砰地一声轻响，已端正地落在地上。

南宫亮心头忐忑，他不知道“影子血令”又有什么阴谋，星眸一瞥放在眼前的铁盒，暗忖道：“这只盒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想着，就想伸手揭开一看。

左手一动，心中修又升起一念，“少林掌门在泰山之顶，因一纸笺而丧命，我岂能再遭覆辙！”

当下冷笑一声道：“影子血令，你可是想故智重施？”“你是指何而言？”

“嘿嘿，少林掌门中你诡计，身亡泰山之巅，我南宫亮可没有这么傻！”

“嘿嘿嘿嘿……”

“影子血令”阴声长笑一阵道：“本令主要你死，在目前情况来说，并不需要暗施诡计，不过南宫亮，你如怕看，尽可不看，本令主绝不勉强，但你将失去得到一件消息的机会。”南宫亮仔细一想不错，不禁对眼前脚下这只铁盒，好奇之心大起。

这是一个外表漆着黑色的盒子，一把精巧的锁，扣在搭瓣上。

是什么东西呢？这么慎重其事！想着，右手剑尖轻轻向锁上挑去，咔嚓一声轻响，锁已被削落。

南宫亮再度用剑尖一挑，铁盒盖子应声而开……接着有一股浓厚的血腥气，直冲鼻端。

一惊之下，迅速一瞥，不由心头一跳，蹬蹬倒退二步。原来铁盒中端正地放着一颗人心，鲜血淋漓，令人心悸魂摇。

望着这颗人心，南宫亮不由厉声叱道：“好毒辣手段，这是谁的人心？”

“影子血令”冷笑一声道：“你猜猜看？”

语气更加阴森，露出黑绢的双目令人觉得更加残酷。夜风呼呼，火花剥剥，四周虽站立着这么多人，却毫无声息，南宫亮陡然感到一阵寒意，从心底爬过……猜猜看？要是光凭一颗人心来猜，却是不大好猜，但是他一眼就可以确定，这人心必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是谁呢？可能被“影子血令”所害的，只有“巧手鲁班”，自己父亲或外公，还有“鬼眼神偷”仇森……想到这里，心中一颤，暗暗道：“莫不是仇老丈？”南宫亮星眸凝望一阵，沉思片刻，知道急躁愤怒已没有用，反而平静心神冷冷道：“小爷猜不出，你倒底是弄什么玄虚？”

“百毒尊者”得意地敞声一笑道：“南宫亮，你连这点都猜不出，实在得可怜，现在老夫可以告诉你是谁！”“是谁？”

“百毒尊者”诡笑道：“你可以自己看看。”抬手一拂，他案上的那个铁盒也凌空飞落，四平八稳地落在南宫亮脚前地上，正好与装人心的铁盒平排而列。南宫亮剑眉微轩，心跳渐渐加速。

他极想快些知道这未开的铁盒中，装着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却又不敢打开，唯恐在知道了是谁以后，自己会抑制不住冲动。

在矛盾不安的心情下，南宫亮微微吸入一口清气，强镇住心神，长剑轻弹，把锁削落，剑尖轻颤，慢慢地向地上那只铁盒挑去。

铁盒盒盖一开，又是一股血腥之气冲鼻，星眸一瞥之下，盒中却端正地放着一颗人头。

南宫亮脸色微变，仔细一瞧，微变的脸色顿时一片苍白，星眸中流下了一行眼泪。

这人头云发蓬松，凤目怒睁，杏口微启，正是君山山主柳隐之女，受自己感化，欲反暗投明的柳傲霜。在这刹那，南宫亮只觉得胸头怨忿之气，直冲喉咙，脑门昏热，天旋地转四周一片黑暗。

黑暗中，只见柳傲霜那怒睁的凤目，似乎在望着自己，杏口张翕，仿佛有许多话要吐露一样。

南宫亮陡然鼻中一酸，泪水狂涌，悲痛地大声道：“柳姑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柳姑娘……我……南宫亮会替你报仇的……柳姑娘……你安息吧……”

语声一句比一句激动，最后终于泣不成声。

这是一件意外，任谁也料不到谜底是如此这般，南宫亮此刻心头恍然，怪不得“影子血令”刚才说有先知之明，原来柳姑娘的行藏已经泄露……

想起她生平刚傲的个性，绝对不会说出什么秘密，但以“影子血令”竟然知道自己来此，严阵以待，那末，她被擒后定然受过惨酷刑罚……

思念至此，南宫亮长剑一挑，轻轻合上二只铁盒盖子，松下扎身腰带，将盒子一捆，系于肩上，蓦地一声厉叱：“恶魔，偿命来！”身形电掣而起，剑势狂挥出。

只见一片剑澜，平地涌起，如电闪雷奔，向影子血令刺去。

五十九

南宫亮此刻已忘了此来“绝魂谷”中目的，新仇旧恨齐上心头。

剑势如神龙狂舞，神色凄厉，双目血泪汨汨，美俊的容貌，罩上一层肃杀之气。

他刚作势踏上台阶，两旁蒙面人立刻响起一阵惊叱，靠近二个蒙面人倏然撤出兵刃，横里挡来。

口中同时厉声叱道：“总坛重地，岂能容你逞凶！”

南宫亮星眸一瞥，“影子血令”仍旧阴沉沉地坐在厅门桌案后，一动不动，毫无避里之意，知道如不把四周灰衣蒙面人杀光，他决不会亲自出手。

在这刹那，他已不管这批“铁血盟”人物是被逼的抑是自愿的，脑中一片杀机，仇火完全转移到围攻的贼党身上，剑势一圈，顺向挡阻的二名灰衣蒙面人攻去。

岂知这一个手执丧门剑，一个手执九环刀的二名“铁血盟”，功力也非凡俗之流，一见南宫亮剑强劲，剑啸刺耳，凌厉无比的攻来，同时一声大喝，双双侧身一闪，使刀的蒙面人一招“叩山撞峰”，反削南宫亮手腕，使剑的却剑身一颤，幻出七朵寒蕾，直点南宫亮五大要穴。

这一剑一刀，威势虽然稍逊，但变化之快，角度之奇，却也江湖罕见。

尤其那柄九环刀，背厚力猛，轻灵中含有无比的威力。

南宫亮心头虽然狂怒，但灵智未，一招落空，眼见来势，不由一凜！

当下他不敢丝毫大意，脚尖一点，倒踩连环步，左掌曲指飞弹，施出“无影指法”，右剑连圈三匝，飞撤而出。

这一剑一掌，乃是他身兼二家之长的精华，立刻把对方二人逼退二尺。

就在此际，只听得“百毒尊者”大喝道：“各位盟友，站着呆望作甚，还不一齐动手，拿下这小子，生死不论！”

围立四周的蒙面人顿时轰地一声应诺，兵刃齐挥，齐向南宫亮围拢上来。

刹那之间，寒风四溢，剑芒乱射，院落中展开一场众寡悬殊的生死之战！

南宫亮眼见这批蒙面人武功个个矫健不凡，胸间豪气陡生，一声长啸，左手倏掌倏抓，长剑光旋电转，着着疯狂进扑！

要知道“无影叟”昔年功力奇奥莫测，纵横天下三十年，从未遇敌手，其毕生武学，南宫亮静修一年，早已得其神髓，如今全力施出，威势岂同寻常，五招一过，场中便自响起二声惨嚎，二个“铁血盟”高手已倒地不起。

一个身中一剑，由胸至腹，肠水横溢，一个脸上青红五条指痕，显已被南宫亮“无影神抓”所伤。

在十余高手围袭之下，南宫亮连毙二敌，虽已耗去大半真元，额上汗水滚滚，但精神反而一振，一声长啸，绝学连环而出，三丈方圆之内，剑气掌风纵横，“铁血盟”高手竟难越雷池一步。

这情形却使高踞案后的“百毒尊者”神色一变，双手一按，已离座平飘而起，落于台阶之上。

他衣袖一领，并未出手，静静仁立一旁，三个带着银色面罩的“银衣弟子”的身形一动，飘然停立“百毒尊者”身前，死板板地道：“弟子恭候吩咐！”

“百毒尊者”喉咙中一哼，正欲说话，倏然“影子血令”冷冷地道：“尊者切勿燥急！稍候不妨，假如在目前情势下施出‘银雪蚀骨瘴’，势必波及

场中盟友。”

“百毒尊者”沉默片刻，缓缓道：“好，老夫就亲自出手试试！”

说着挥退三名“银衣死神”，仰头大喝道：“你们全部退下！”

喝声如雷，场中的“铁血盟”高手闻声同时晃退。

南宫亮胸头微微起伏，觉得真力枯耗，大有不继之感，此刻见状心中一怔！

但这也正是喘气之机会，连忙暗暗调气摄元，默默不言。

“百毒尊者”喝退手下，缓缓踱进场中，阴笑道：“好功力，无怪你敢独闯绝魂谷，老夫就领教几手！”

南宫亮闻言心头一沉，暗忖道：“在风陵渡这化外魔头所露的身手确是绝异不凡，我以疲劳之体相搏，胜败未可预知，此来原意既失，我又何必纠缠下去！”

转念至此，想起“鬼眼神偷”始终未曾露面，不知究竟怎样了，一时心燥意乱，大有进退维谷之感！

他星眸微睁，北斗东移，时已快过三更，于是停止调息，缓缓吐出一口气，冷冷道：“成名人物，竟施车轮战法，胜之不武，败更可耻，区区实代尊驾害羞！”

“百毒尊者”见南宫亮回答迟缓，早已料到南宫亮心意，冷笑一声道：“小子，你如想用缓兵之计，可是白费心神了，不管你愿是不愿，挡老夫一招也得试试！”

说打就打，语声一落，劈面一掌，向南宫亮前胸闪电拍出！

场中立刻涌起一阵阴风，一股凛人骨髓的寒气，向南宫亮涌到。

这正是以阴毒闻名武林的“蚀骨阴掌”。

南宫亮胆豪心细，久战之下，不敢硬接，身形一划，侧闪三尺，长剑疾撩，反削“百毒尊者”腰际。

在这种情形下，地形生疏，逃既不可能，唯有战之一途。

“百毒尊者”第一招本是虚式，南宫亮一闪，他敞声冷笑，身形如陀螺般一旋，双掌再次猛扫而出，不但正好避过长剑，阴柔的掌劲，却已击到南宫亮丹田。

南宫亮在无可奈何之下出手，既不像刚才那样疯狂猛扑，身形连飘，乘虚蹈隙，一沾即退。

但是，三招一过，“百毒尊者”掌法一变，招招抢攻下，南宫亮已感到不对劲了。

他本来打算用游手方式，借以减少真力的损耗，此刻却已不能应付对方诡奇连绵的掌法，每一招必须用全力抢救，才能避免危险。

尤其在攻击时，南宫亮感到对方掌风中有股奇妙的吸力，剑势无论如何凌厉，一近对方身边三尺，立刻便被引偏。这显然是因为自己真力损耗过度的关系。

于是愈打心中愈急，先机尽失，立刻陷入危境。其实以南宫亮功力，并不在“百毒尊者”之下，无奈已经一阵剧战，力难从心。

眼看再打下去，南宫亮除了束手待缚外，结果非死必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东边屋后蓦地冲起一阵火光。浓烟四起，红焰漫空。

“救火啦！”一阵惊呼之声，遥遥传来。

场中搏斗的“百毒尊者”脸色一惊，掌法顿形一缓。南宫亮见机不可失，

蹈虚而出，飘退三丈，正在凝望，耳边已响起一阵急促的语声道：“少侠，还不快走！”一闻此言，南宫亮心中大喜，脚下一垫，直窜屋顶。院中的蒙面高手正惊疑地望看谷中火势，瞥见南宫亮抽身循走，齐声暴叱，纷纷截拦。

半空中陡然响起一声大喝，二股强劲掌风阻截的蒙面人劈去。

有人阻挡拦截，南宫亮剑护周身，已上瓦面……场上的“百毒尊者”大喝：“小子往哪里走！”就欲腾身而起……

倏然一声惊咦，动身止步，仰首凝望，惊疑不已。此刻，只见屋脊上屹立着一十九条人影，个个秃头僧袍，竟是少林十七罗汉及百智，百果两位高僧。

南宫亮这时已转身立于一旁，心中不知是惊是喜。他料不到出声招呼救援的人是这批少林僧。

这时他沉默不言，心中一转念，知道必是“鬼眼神偷”的杰作。

这时只见坐在厅门口始终镇定如恒的“影子血令”倏然一飘身，落入院中，对四周蒙面人喝道：“你们还不到谷后救火，查明情形具报！”

“铁血盟”高手立刻应诺，身形齐晃，向火光方向掠去。

“影子血令”接着仰首寒目一挥道：“大师等已为本坛执事，离开职位来此作甚？”

群僧中倏然响起一声佛号，百智大师一闪而出，冷冷道：“少林受胁屈从，自今日起必与汝等周旋！”

“影子血令”一见百智大师，寒目微现一怔，发出一声阴恻恻的笑声道：“原来大师也脱身了，本令主自问尚无亏待大师之处，何乃如此绝情。”

百智鼻中一哼，沉声道：“正邪异途，施主行为已不容于武林，如不赶快回首，难望正尸，老衲今夜暂此相别，异日必报少林受胁之辱。”

这几句话说得沉痛已极，语声一落，老和尚衣袖一挥，就待腾身而起。

“影子血令”阴叱一声道：“慢走！”

百智大师脸色微紧，沉声道：“令主还有什么话要说？”

“影子血令”阴森一笑道：“大师别忘了贵派盘龙玉鼎及掌门信物绿玉如意尚在本令主手中。”

百智大师冷冷一笑，倏又一挥僧袖，右手中已执着一柄绿油油的如意道：“玉鼎如意，本掌门人皆已取回，不劳多问。”

“影子血令”寒目一闪，陡然阴喝道：“是谁敢出手偷窃

百果大师狂笑一声，插言道：“物归原主，理所当然，你这话最好问你自己！”

接着禅杖一顿厉声道：“泰山下受你愚弄，如今玉鼎如意皆在你藏匿之处搜出，上代掌门之死，谅你也无法抵赖，少林今后势必讨还血债！”

语声一落，喝道：“少侠及少林门下，速退！”

身形腾空，已向院外泻去。

眼见少林十九僧身形齐动，南宫亮知道必是“鬼眼神偷”已经得手，忙跟着掠出围墙，刚出三丈，身后已响起一阵阴叱道：“你们自认为走得了么？”

语声落处，二条人影已横空而过，阻住去路，正是“百毒尊者”及“影子血令”，双双挡道屹立。

接着又是三道银光一掠而落，停立一旁，不用说，当然是“百毒尊者”的三名弟子“银衣死神。”

南宫亮心中一紧，立刻越众而出，冷笑道：“小爷与少林高僧既能进来，

就能出去，今夜放过你们这批恶魔，乃是你们之幸，如不识相，就出手试试！”

“影子血令”寒目炯炯道：“南宫亮，本令主一直对你容让三分，你知也不知！”

南宫亮仗剑蓄势，剑眉一挑，道：“小爷并没有这种感觉，纵然你有此心，但我南宫亮一样誓必杀你！”

“哼！你难道如此不知好歹！”

“不必猫哭耗子假慈悲，你到说说，为何要对我容让？”“唉！”“影子血令”倏然一叹道：“我是看在你母亲份上！”不提母亲还好，一提起母亲，南宫亮顿时想起在邙山新安镇荒郊外的那一幕，不由厉声道：“恶魔，尚奕松伪装你，对我母亲出言羞辱，可是你的主意？”

“影子血令”目光一怔，旋即点点头道：“本令主并无羞辱令堂之意，尚奕松伪装本令主，确是本令主吩咐！”南宫亮怒火冲天道：“你既承认，还敢说不是羞辱，我母亲何等身份，你竟敢怀那种歪念，看剑！”

长剑一挥，一招“夕晖沉霞”电掣而出。

“百毒尊者”厉笑道：“这是令主抬举你们，老夫刚才没有收拾你，现在再教训你一番！”

掌式一错，硬向剑芒撩去。

蓦地——百果僧大喝一声道：“少侠住手！”禅杖一挥，扫向“百毒尊者”下盘，左手疾伸，一把抓住南宫亮，沉声道：“小侠别忘了身在何处，暂为容忍，退为上策！”

南宫亮佯佯而退，百果禅杖一出即收，晃退三尺。百智大师也沉声道：“算帐不在今日，令主，时隔多久，你可看看火光熄了没有。”

此言一出，“影子血令”及“百毒尊者”不由转目一瞥。只见那许多手下离去这么多时间，火光反而更盛。“百毒尊者”脸一片惊疑之色，望了一望“影子血令”。“影子血令”虽脸蒙黑绢，看不到表情，但是他那种沉默不言之状。显然心中也在怀疑。

百智僧冷冷一笑，接着道：“二位如再不去，恐怕东房粮仓要全部化为灰烬，贵坛手下虽皆功力不俗，但比起放火同道，尚差了一大截呢。”

语声至此微顿，接着道：“令主如果同意，明年端阳，不妨另定地点，一决生死，了结总帐。”

“影子血令”微一沉思，颌首道：“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谅你们也逃不出本令主手掌！”

说完，伸手一挥，人已向火光方向电掣而去，瞬息没入层层屋脊之中。

“百毒尊者”及三名弟子也同时跟踪而去。

百智禅师一见“影子血令”退走，立刻低声道：“快走！”

接着一行十九人跟随而起……

南宫亮这时才有机会打量这绝魂谷中蓝旗总坛的地势，只见那片房屋占地既广且多，一出庄院大门，不到十丈，立刻进入一条隘道，两旁山势峻险，九弯八曲，这样转过百丈，倏然岔道纷杂，有的向上回旋，有的向左直泻，有的盘绕于林中，如不识途径，果然容易迷失，万难到谷中。

这时，少林代理掌门领先向右边一条小道风驰电掣急奔，南宫亮跟随身后，一行人默默走着，约过一盏茶时刻，地势渐渐开朗。

南宫亮星眸一瞥，发现已到了来时遇到百果及悟业僧的地方。

南宫亮目注百果僧步履没有其他人轻松，知道是因为腰部受自己剑伤的

关系，内心一阵愧咎，轻轻道：“在下刚才失手冒犯，心中不安，大师可要在下扶持一把！”

百果僧微微一叹道：“事有因果，施主也不必自责，老衲对这伤处，尚未在意。”

“希望大师见谅。”

“施主客气了，纵然你有不对，但这次你与仇大侠冒险闯谷，解少林弟子于倒悬之中，也可相抵了。”

这一阵对答，已到了崱山山麓，百智僧停下脚步，望望背后，长嘘一声道：“危险已过，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

南宫亮想起这位新任掌门刚才的话，不由问道：“大师刚才那把火是谁放的？”

百智大师微微一笑道：“除了仇老檀樾外，还有谁？”

“但大师不是说，尚有其他同道吗？”

“唉！老衲只是遵仇檀樾吩咐，用的疑兵之计罢了，也亏得仇檀樾想出以硫磺纵火的办法，使这批恶魔手下一时无从施救，否则要闯出‘绝魂谷’恐怕不会这么容易！”

南宫亮点点头，道：“但是仇老丈呢？他怎么还没有出来？”

百智大师神色凝重地道：“这老衲就不知道了，仇檀樾解救老衲于幽室中时，只嘱老衲会合被逼住于谷中的少林门下，快设脱身，他自己行踪却没有提起。”

南宫亮心中顿时焦急，星眸向绝魂谷方向望去，夜色沉沉，没有丝毫影子。

百智大师眼见南宫亮神态，微微一叹道：“施主不必心焦，仇大侠既然如此做，自有他脱身之法，天色将明，我们还是找一个隐秘地方休息吧！”

南宫亮暗忖耽在荒野之中，的确不是办法，于是点了点头，随着少林群僧向谷关方向行去。

在离峭山五里的一座疏稀杂树林中，有一座简陋的土地庙。

这荒庙外表破旧不堪，庙前一座小的院落，踏上二级石阶就是庙堂，可说从来不曾有人来过，但是现在，却亮着满殿火光。

在火把照耀下，殿内席地盘坐着十九位高僧，另有一位少年，正剑眉深锁，焦急地来回踱着方步。

他们正是刚刚找到此地来息的少林僧及南宫亮。

倏然，南宫亮停步对百智大师道：“大师在绝魂谷中可有见到家父及外祖？”

百智大师本来望着南宫亮想劝慰几句，闻言歉然一笑道：“老衲被禁幽室，独居月余，对外界茫然不知。”

说道，侧首问道：“百果师弟可僧见到？”

百果禅师摇摇头。

南宫亮暗暗一叹，随着目光望向庙外。暗忖：“仇森既能盗出少林如意及玉鼎，解救百智，如外公及父亲在，他当然也会设法救出来的，但他怎到现在还不来呢？如父亲及外公不在谷中，还有甚么事使他耽搁呢！”

他默默想着，倏听庙房顶上一阵轻响，接着一条黑影，如狸猫一恍而落，不由砰然一惊，凝目瞬处，心中一喜，急呼道：“仇老丈！”

现身的正是“鬼眼神偷”仇森。

这时，少林群僧已纷纷起立，百智僧首先合十施礼道：“少林如有将来，皆是檀樾之功，老衲先拜谢了。”

“鬼眼神偷”忙还礼道：“大师不必客气，见危相助，武人本份，快请坐下。”

接着对南宫亮歉然一笑，道：“老弟，我想你也等急了，来，坐下来谈。”

南宫亮见仇森额上汗水隐现，知道他已心疲力乏，心中虽急，却不好意思作问，于是席地而坐，静待对方自己开口。

只见“鬼眼神偷”伸手一抹额际汗水，轻轻一叹道：“老夫说出来，恐怕你老弟要失望了！”

南宫亮心中一沉，虽然“影子血令”已经说过他父亲已不在谷中，但仍紧张地问道：“怎么啦！”

“鬼眼神偷”喟然道：“老朽差不多搜遍了谷中所有的地方，发觉令尊及令外祖似乎并不在谷中。”

南宫亮无神地低下头，感到一片灰黯，星眸中闪过一丝泪光，喃喃道：“爸，你究竟在哪里？……外公，你究竟在哪里？……”

他反复地呓语着，在极度悲痛下，他感到疲倦而困乏。

“鬼眼神偷”见状心中暗暗一叹，忙安慰道：“少侠也不必着急，只要有恒心，天下无难事，老朽不信‘影子血令’真敢把你父亲吃掉！”

说到这里，微微皱眉道：“不过老朽现在才感到来时太过鲁莽，柳傲霜的话，显然不对，当初我们未仔细推敲，实是一大失策！”

南宫亮本已沉痛被仇森再加上一重伤心事，几乎失声痛哭。

他强忍住眼泪，忙摇头道：“这不能怪柳姑娘……”他努力压制内心的波动。

仇森微怔道：“不怪她，那怪谁？”他望着南宫亮脸上微微抽搐的肌肉，

不由泛起一阵狐疑。

南宫亮慢慢取下系在肩上的两只铁盒，叹息一声道：“其实，我们这次失败早已注定。”

“这怎么说？”

“因为消息早已泄露，所以家父及外公都被移往他处，换了地方。”

“啊！少侠，你早就知道啦？那是谁泄露的消息？”南宫亮点点头道：“这话是‘影子血令’说的，不过当时我以为他在骗人，现经老丈证实，回想起来，他并没有说谎，唉！千不对，万不对，黎姑娘不应该把柳姑娘赶回去……”“鬼眼神偷”仇森碧眼一闪，绿芒电射，愤怒地道：“原来是柳傲霜这丫头出卖……”

话未说完，南宫亮忙道：“老丈，你听错啦！”“什么！”

“唉！老丈，你且看这盒子中是什么？”

“什么？”

“告诉你，这就是柳姑娘的心肝及人头。”

“啊！这到底是怎么会事？老朽糊涂了。”南宫亮悲痛地道：“很简单，柳姑娘是泄露了行迹，致遭逼供杀害，所以‘影子血令’对我们的行动。早了然。”“鬼眼神偷”仇森脸色一阵激动，长叹一声道：“老朽错怪柳姑娘了，这批恶魔太辣手了，太辣手了！”。南宫亮沉痛中带着一丝恨意道：“假如不是黎雪自作聪明，这事情便不会演变得这么惨！”

“鬼眼神偷”忙道：“少侠不可这么说，黎姑娘当时也是一番好意，其实如柳姑娘不回去，‘影子血令’还不是一样知道。”

“但是柳姑娘不会死啊！”

“唉！旦夕祸福，谁又预料得到。”

是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话虽如此，可是南宫亮当时就不同意黎雪那种做法，所以此刻对她便隐隐有些恨意。

他长长一叹道：“老丈之言，固然不错，但是柳姑娘的机遇也太惨了，他父亲死在我南宫亮剑下，而如今她却为我……”

话声愈说愈悲，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

小小的庙堂中，立刻响起一阵唏嘘，“鬼眼神偷”黯然无言。

南宫亮星眸含泪，倏然起身手捧二只铁盒，向庙外走去。“鬼眼神偷”一惊之下，振身而起道：“少侠到哪里去？”“人死为大，入土为安，我南宫亮怎能一辈子把她的残骸带在身旁。”

“鬼眼神偷”长吁一声道：“对，老朽帮你忙。”

说着已跟着后面，南宫亮走到门口，倏然转身对百智道：“在下想请大师替柳姑娘诵一段经，超度亡魂，大师愿否？”

百智僧立刻起立道：“施主吩咐哪有不遵之理，老衲随施主一齐出去便了！”

此刻将过四更，四周更加黑暗。

南宫亮与“鬼眼神偷”在庙前荒院中，以剑掘泥土，顷刻之间，已把二只铁盒埋好，于是又找了一块木板，南宫亮运指如飞，刻了君山柳傲霜之墓几个大字，端正地插在微微隆起的墓前。

接着，百智大师往怀中掏出一只小铃，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诵起经来。

南宫亮及“鬼眼神偷”在一旁默默地伴立着，望着这堆土墓，不觉万感

猬集，涕泪纵横。

尤其是南宫亮，想起三次相逢，柳傲霜那种忧怨含情的秀眸，如今幽冥永隔，更是伤心悲痛，无以自持。

星冷月残，夜深如水。

在庙堂中微弱的火光下，院落中三条长长的影子，映在半败的墙垣上。

风声瑟瑟，伴着叮叮铃声和怆仓的诵经声，使周围的气氛，无限凄清，也使夜色更加黑暗。

百智大师诵完经，以一声低沉的佛号，结束了这场佛事，怀着低沉的心情，返身回到庙堂中。

“少侠，天已快亮了，过分伤情，有伤身体，进去休息一下吧！”

南宫亮这时才如梦初醒，默默颌首，低声喃喃道：“柳姑娘，你暂时在这里安息吧，待我手刃‘影子血令’后，再把你移归故里，希望你在泉下谅解我！”

语声幽凄，仇森碧目中也不禁再度泛起一丝泪光。

是南宫亮怀着一份疲倦落寞的心情，与“鬼眼神偷”走进庙堂，就在门旁席地而坐。

十九位高僧这时微阖双目，在调息培元，他二人立刻也闭目运起气来。

时间慢慢过去，插在墙上的火把已烧到末端，东方终于露出一丝曙光，天色也渐渐转变成深灰色。

南宫亮气贯百穴，三周天下来，倏然清醒，只见少林僧及仇森正在交谈。

只见百智大师道：“仇老檀樾与南宫施主天明欲往何处？”“鬼眼神偷”转目一望，见南宫亮已然清醒，低声道：“老弟意见如何？”

南宫亮沉思片刻道：“我想先回家再说，家母一定等得急了。”

接着又向少林众僧道：“大师等是否即返少林？”

百智道：“老衲正是此意，在摒挡寺中杂务后，老衲还想飞函邀请七派，共商灭魔大计。”

仇森忙道：“这点已有点苍掌门人着手进行，老朽以为大师不如先至夕阳别府，与各位同道会同后，再定下一步骤！”接着把最近经过详细叙述一遍：

百智听后大喜，道：“这么说，更简单了，老衲届时必然前往……”

说到这里，倏然顿住语声，神色一片凝重，缄默起来。南宫亮见状不禁一怔，正自怀疑，倏觉耳中隐隐闻到一阵衣袂飘空之声，由近而远。

他心中顿时一惊，立也凝神静想起来。

半晌，再也不听到丝毫声音了，星眸一瞥，见百智大师脸上充满犹疑之色，不禁沉声问道：“大师可是发觉有人潜入？”

百智大师颌首道：“施主也听到了？”

南宫亮点点头，正想说话，“鬼眼神偷”神色一惊，插口道：“有多少人？”

南宫亮回答道：“只有一个。”

“鬼眼神偷”振衣而起，道：“此地靠绝魂谷太近，除了‘铁血盟’人物外，不会有别人，一个人好办，老朽出手宰了他！”

话一说完，正欲腾身出庙。

南宫亮急急道：“老丈不必出去了。”

仇森一怔，转身道：“为什么？”

“ 来人已经远去，追也无益。 ”

百智大师微叹道：“ 南宫小施主说得不错，但他们既派人来，又悄然离去，不知又有什么诡计？ ”

“ 鬼眼神偷 ” 鼻中一哼，道：“ 谅必在探查咱们行踪，以便预防…… ”

话未说完，南宫亮又摇摇头道：“ 我想不是。 ” “ 不是？那老弟推测对方用意何在？ ”

南宫亮剑眉紧锁，缓缓道：“ 来人用意，我虽不知道，但来人能在我们这么许多人毫无发觉之下潜入，功力必定不凡。 ”

百智禅师点点头道：“ 不错。 ”

南宫亮接下去道：“ 如‘影子血令’只想查探我们动静，实不必派这般高手前来，只要随便派个手下，隐匿在附近监视也就可以了。 ”

“ 鬼眼神偷 ” 嗯了一声，觉得南宫亮的说法，的确有道理。

百智大师接着道：“ 老衲同时推测以来人身手，绝魂谷中并不多见，不是‘百毒尊者’，就是‘影子血令’本人！ ”

“ 鬼眼神偷 ” 神色一惊，其余少林僧也露出一片疑惧之色。这十八罗汉，自泰山之会后，对“影子血令”已怀着极深的惧意。

十八罗汉之首悟业僧这时道：“ 以掌门之见，‘影子血令’难道又有什么阴谋不成？ ”

“ 嗯！南宫小施主说得一点不错，但是除了这魔头自己而外，谁也不知道他又要搞什么鬼。 ”

庙中的气氛，顿时一片沉寂，如凝结一样，大家都在推测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南宫亮星眸一扫，打破沉默道：“ 不过他既一时不来犯我，我们还是装作没有听闻的好，等下一齐走，大白天，连这恶魔自己也多少有点顾忌。 ”

“ 鬼眼神偷 ” 点点头道：“ 不错，时机未至，只好来个相应不理，有帐慢慢算不妨！ ”

于是各人重新坐下，等待天明。

未几，百智大师望屋外天色，已经灰白，倏然侧首道：“ 悟了师侄何在？ ” 一僧振衣而起，趋至百智前面，手执禅杖合十道：“ 弟子在此，掌门人有什么吩咐！ ”

百智一摆手道：“ 你先到庙外巡视一下，看看有什么可疑人物没有？如发现异样，可不动声色，赶快回来禀报。 ” 悟了想了一想道：“ 启禀掌门人，要多远？ ”

“ 五十丈之内就可以了，不必太远。 ”

悟了一声应诺，身形一闪，已掠出荒庙之外。

这时大家都静静等待着回音，同时预备动身。

一盏茶时刻过去了，院门口人影一闪，只见悟了僧踉跄奔入，脸色发青，气喘连连地奔进庙堂。

一见这种情形，众人心中又都一惊，百智僧倏然起立，喝道：“ 悟了怎么啦！ ”

语声未落，只是悟了倏然咕咚一声，跽身不起，手指之处在伸出三个指头，嘴角外阵蠕动，倏然闭目死去。悟业僧见状大惊，晃身上前，就欲试探鼻息，倏听南宫亮大喝一声道：“ 大师别动他！ ”

悟业僧一惊缩手，怔然望着南宫亮道：“ 施主是什么意思！ ”

只见百智神色一变，道：“你还不快谢过南宫小施主，悟了业已身中剧毒，谁碰上了，可是麻烦之事！”悟业僧俯首一看，只见在这刹那，悟了僧的脸色已变得漆黑可怖，不由浑身一颤神色大变！

这时，庙堂中所有的人齐皆感到震惊，十几对目光，望着尸体，心中都升起一股寒意。

天色大明，光线虽然已进入这座小小的荒庙，但随着光线的明亮，恐怖的感觉，也同时加重。

以悟了僧的功力，也是修为三十年的高手，竟然在毫无声息之下，中毒而亡，这是怎么一会事呢？

在窒息般的死寂中，“鬼眼神偷”首先打破沉寂，沉重的道：“看样子这魔头不肯放过我们。”

南宫亮眸中倏然暴射出一股神光，沉声道：“不错，但是老丈是否了解悟了大师临终伸出三个手指的意义？”“鬼眼神偷”摇摇头。

南宫亮又望望百智大师，这位掌门人也缓缓摇头。接着又看看百果禅师，百果同样缄默不言。

以下悟业等僧自更莫名其妙。

谁也解不透悟了僧临终时伸出三个手指的意义。南宫亮沉思片刻道：“在下以为悟了大师临终时的手势必是一种警告。”

百智首道：“不错，哦！这三个手指，或许是代表发觉敌踪有三个人。”

百果道：“如以此解释，悟了为何一点防范也没有便无声无息地回来，死去呢？他身上的毒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都如魔鬼撒下了一把雾，使人难以推测。倏然百智大僧沉声道：“悟明，悟净何在？”二僧同时一声应诺，越众而出，同声道：“恭听掌门人吩咐！”

百智大师道：“二位师侄辛苦一趟，请仔细沿出五十丈，看看究竟有无敌踪及异常处，急速归报！”

在离峭山五里的一片疏稀杂林中，一座简陋的荒庙，此刻倏然轻轻打开，出现二个手执禅杖，年约五旬以上的老和尚。

这正是少林十八罗汉中的悟明、悟净二僧。

他们遵着少林掌门百智大师之命，出来侦查四周。从二僧神色上看来，可以看出内心沉重。

这是因为悟了僧竟在无声无息中，中毒死去，使他们怀着一股凛惧。

但是少林门中艺法素严，何况身为佛门高僧，明知此行凶险百出，也只得应诺而出。

此刻，二僧出了庙门，目光交错一扫，只见四周如死一般的静和黑暗。

除了夜风呼呼，吹过林木，偶然响起一阵阵簌簌响声外，几乎根本没有什么人影及动静。

庙前虽有一片疏林，但是以二僧这等高手，从庙门口可以直接透视林外，林中自然不会潜藏强敌。

二僧由双边巡视，恢复到四目相对，悟明僧已低声道：“师弟，你有什么发现没有？”

悟净僧摇摇头轻声道：“没有，师兄呢？”悟明僧当然也微微摇头，走出几步，道：“我在奇怪，悟了师兄临死时伸三个手指是代表什么？”

语声像喃喃自语，也像是在询问悟净。

悟净跟着一步步慢慢走向疏林，与悟明并肩而行，低声道：“这三个手指，当然代表一个‘三’字，或三个人，三样东西，三里路，三什么……”

说到这里道：“但究竟表示什么呢？谁也无法逆料。”悟明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想起刚才悟了僧返庙那种气喘着急的样子，似乎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可是没等喘过气来，立刻就毒发而亡，那么这发现一定与毒有关！

他心中想到这里，猛然醒悟，停步向悟净僧道：“对了，老衲明白了。”

悟净僧心中一怔道：“师兄悟到了什么？”

悟明僧低声道：“愚意以为悟了师兄伸出三指之意义，必是指‘百毒尊者’之弟子，三个‘银衣死神’。”悟净僧道：“何以见得？”

悟明僧神色凝重地道：“悟了师兄中毒而去，其临死之前的警告，必与毒有关殆无疑义。”

悟净僧点了点头，认为不错。

悟明僧接着道：“而蓝旗总坛中善用毒者，唯‘百毒天尊’及‘银衣死神’三弟子，而三个‘银衣死神’之数字恰与悟了师兄之三指相合，除了他发现‘银衣死神’暗暗潜伏附近外，还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悟净僧一顿禅杖道：“师兄推测的是有理，咱们出林后，就小心一点，并且同进同退，以不分开为妙。”

说着已起步，首向林中慢慢搜索出去。

而在二僧一面行走一面推测间，庙堂中的十四罗汉及百智、百果大师，还有“鬼眼神偷”及南宫亮，都紧张地注视庙外二僧背影。同时心中也在盘算悟了三指之谜。

因为二僧出庙时，庙门一直敞开着，所以从殿堂中，各人的视线，都可以直接看到外面。故此刻诸人目光差不多皆集中在悟明悟净二僧身上。

庙堂中谁也没有说话，沉重的气氛，压在各人心中，都觉得沉甸甸地透不过气来。

尤其南宫亮心头似乎有一股不祥的预兆，他总觉得二位高僧此去是凶多吉少。

但是他无法阻止，一方面他说不出阻止的理由，二方面少林掌门既然发下令谕，他也不好插口。

于是他潜心苦思那三指代表的真正意义。

这时，他眼角一瞥停放在中间的悟了僧尸体，思维不约而同地转到悟明僧刚才推测的路上去。

他也想到悟了僧突中剧毒，必定是“百毒尊者”或三个“银衣死神”下的毒手，但是为什么事先丝毫没有征兆呢？

他觉得这是谜的死结。

于是南宫亮继续思忖下去！

既无征兆，就表示悟了僧当时并没有看到敌人。

这末，这必是在身中剧毒后，才突然发觉的。

以悟了僧这等高手，在事先竟无防范，可见布毒的人，极为诡诈，或者根本未现身，只是布放在自己诸人必经的路上。

转念至此，南宫亮脑中灵光一闪，暗暗道：“唯有这条路合理，悟了僧出门前后不过盏茶时间，如以脚程来说，自可达二三里远，但其出门时，少林掌门百智大师分明说只要在附近五十丈间，那么……。”

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啊”地一声，振衣起立，急急道：“完了，刚才二位大师恐怕也遭到了不测！”

语音一起，人已掠出荒庙，目光四下一扫，已不见二僧踪影，不由朗声大喊道：“二位高僧请快回来！”

喊声传向遥远，历久不息，但却没有丝毫反应。

他正欲掠出林外，身后唰唰人影连恍，“鬼眼神偷”及少林掌门百智大师震于南宫亮适才之言，已掠到身边，同时沉喝道：“少侠去哪里？”

南宫亮转身星眸一扫，知道自己这声高喊，至少可传出百丈，毫无回音，显然再急也无用，不由悲痛地一叹道：“太晚了，太晚了！”

百智大师因南宫亮喊后，毫无反应，加上他刚才突然似是有所觉而发的语音，脸色瞬息数变，颤声道：“少侠似是已悟及什么，何以立刻知道悟明、悟净二僧已经奉佛台归。”

南宫亮微微叹息道：“因晚辈悟及悟了高僧临圆寂时伸出的三个手指，必是表示三十丈！”

“鬼眼神偷”一怔道：“三十丈是什么意思？”

南宫亮道：“铁血盟中的‘百毒恶魔’定在三十丈左右，必经之要道中，布下了极毒之物，以致悟了僧至中毒后才发觉，归奔已迟，因其如发觉有人，必会先行示警，绝不至于到现在还毫无踪迹可找！”仇森一拍脑袋道：“对！唉！刚才怎么连这些都没想到！”此刻左右的少林所余十四罗汉神色一变，百果禅师大喝道：“老衲就去看看，这批孽障到底布置下什么歹毒之物！”说着身形呼地一声，已掠空飞泻。

南宫亮呼地一声，直掠而出，越空阻拦百果禅师去路，大喝道：“禅师请止步，咱们一同去看看！”

百果只得停下身形，向十四罗汉一阖，情不自禁淌下二行清泪。

要知道少林十八罗汉是百果一手代师授艺，培养成功，如今只剩下一十四人，怎不教他心中悲痛。

不过在黑夜之中，他落泪之神情，并未被别人觉察，只见百智僧等已起步，齐向前走来，“鬼眼神偷”已开口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出林去看看。”

于是一群人影，向阴暗的疏林中缓缓移动。

这座杂林不过二丈深远，诸人一出丛林，眼见四下漆黑，毫无动静。

这时大家心中皆万分紧张，轻轻地向前趟进，一过二十丈，倏见一条黑影，盘坐地上。

百智大师慈目精光一扫，失声道：“这不是悟净僧吗？”语声中，身形一掠已出三丈。

南宫亮星眸一扫，大喝道：“掌门大师，不可再向前走！”百智大师一震，南宫亮飘至身侧，目光一扫道：“二位高僧一坐一卧，似已中毒，谅二位高僧坐卧之处，即是三十丈要命之地，咱们先在此观察一下，其中究竟有甚玄虚？”这时诸人闻言已聚在一处。百智大师这时目光微扫，见二僧一背对自己，一扑身仆卧地上，不知该盘坐者究竟悟净抑是悟明，不由白眉一皱，大声道：“盘坐者是悟明抑是悟净，快快答话！”

盘坐一僧身躯慢慢旋移，终而转身相对，移动时状似极为痛苦。

百果禅师个性较为暴躁，一见竟是悟净僧，大喝道：“悟净，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悟净吃力地摇摇头。

其实双方相隔六七丈，黑暗中无法细察对方表情，他们不知道悟净已是满头汗水，摒住一口真元，在作临死前痛苦的挣扎。

百果禅师眉头一皱，正要开口，百智已经喝道：“师兄，悟净不说话，自有其不说话的苦衷，待我来问。”说着，已跨上一步，朗声道：“悟净僧，你是否不能开口？”悟净闻言把头连点。

百智大师道：“既然如此，你听我问话，对即点头，不对即摇头，是否可以办到？”

悟净僧又点点头。

百智僧暗暗一叹，朗声又道：“我们可以过来么？”悟净僧摇摇头。

百智僧一怔，道：“为什么？”

忽然想起对方既然不能开口，怎能回答这个问题，忙接口道：“你那地方可是有什么不对？”

悟净连连点头。

百智僧道：“是不是有毒？”悟净僧又点点头。

诸人神色一变。

百果禅师接口道：“你无法再起步出来？”

悟净又点点头。

百智大师道：“悟明师侄是否已中毒死了？”百果禅师道：“毒在何处？”只见悟净僧点点头，用手在左右连挥。

众人神色又是一变！

南宫亮道：“大和尚是说你的附近左右都是？”悟净僧又连连点首。

“鬼眼神偷”道：“你曾看到何人放毒？”

悟净僧摇摇头，倏然身躯一颤，张口大声道：“七里闻香……七里闻香断魂……”

二句断断续续的喝声未落，人已扑地仆倒。

少林一干寺僧心头大恸。

南宫亮心头一震，转首对“鬼眼神偷”道：“这是什么名称？”

仇森摇头沉思。

百智禅师已悲恸地道：“蓝旗总坛中，善用百毒者，唯“百毒尊者”及银衣三弟子，但未闻其毒药中，有‘七里闻香断魂’这一项毒药……”

话刚说一半，“鬼眼神偷”忽然脸色一变，用手一拍脑袋道：“我知道了……”

南宫亮问道：“老丈知道什么？”

语声未落，五丈外草丛中倏然暴起一条黑影阴笑道：“既然已经明白，老夫告诉诸位不妨，三十丈外，三里之内，都已布上老夫的‘七里闻香断魂散’，鼻闻一丝，一个时辰内无独门解药，立刻断魂阳关。”

南宫亮大喝道：“你是谁？”

那黑影嘿嘿一笑道：“老偷儿既能知道“七里闻香断魂散”的来源，他自会回答你，老夫要告诉你们的，只是再给你们十二个时辰考虑，是投降的话，天明立向‘断魂谷’中自缚投降！否则明晚此时，立刻叫你们一个个魂断黄泉。”

说着，身形已向外飞泻而去。

南宫亮厉声喝道：“老匹夫，有种就留下来，与小爷会会手，光在暗中弄毒，岂不令人齿冷！”

但那黑影一恍已渺，只在夜空中留下一段阴沉的语声。

“要见面，你们到断魂谷中，自然会看得到我，否则，我明晚也会再来收拾你们，今晚时间不早，恕不奉陪了！”

南宫亮气得双脚连蹬，目光一转，却见“鬼眼神偷”脸色苍白，状似极为恐惧。

南宫亮目睹此种情状，不由一怔，开口道：“仇老丈，你怎么啦？”

仇森长叹一声道：“人已走了，四面被‘七里闻香散’所包围，咱们回庙再说吧！”

说着已首先转身向土地庙走去。

少林诸僧目光互视，脸现惶惑之色，随又瞥了远处地上悟明悟净二僧尸体一眼，无言地跟着走回庙中。

此刻天已四更，四周更加阴沉沉的，似地狱一般黑暗。

众人返回狭小的庙堂，少林诸僧皆盘膝席地而坐。

南宫亮与仇森也靠门边坐落，只见仇森目光一圈，长叹一声道：“我老头子仗着一手偷技，走南闯北，功力虽然不称高，但平生绝少惧怕过什么事，大场面也见了不少，但是今天各位会奇怪我何以会变得这样吧？”

庙堂中一片寂然，谁都没有开口，静待着下文。

只见仇森深深吸了一口气，似在压制着内心的恐惧，叹了一口气道：“但是当老夫悟及‘七里闻香断魂散’及此人后，不瞒诸位说，要逃出这个地方，已极无希望。”

众人脸色一变。

南宫亮道：“这人是谁？难道竟有这么厉害？”

仇森颤声道：“当然，这人不但比‘百毒尊者’毒上百倍，而且心机之阴毒，百毒尊者实难望其项背，而其‘七里闻香断魂散’真可说是一闻断肠，

再闻断魂，无药可救，当然除非得到他的独门解药。”

百智大师神色震动，道：“仇施主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出他究竟是谁来啊！”

仇森道：“大师或须遗忘，但老朽一说出来，大师不会不知，那人在五十年前，在天门群魔大会中，弹指毒毙邪道高手七十八人的“毒手人魔”谷一鸣。自群魔大会一年后，倏然讯息杳然，想不到竟会在此出现。”

此言一出，少林诸僧脸色果然大变。

南宫亮年轻，见闻当然没有这批少林高僧多，一见诸人神态，知道这“毒手人魔”必然是一个极可怕的魔鬼。

但他心念一转，立刻傲然道：“其人如何，姑且不论，如说没有办法走出他散布的“七里闻香断魂散”三里之地，我倒有些不信。”

仇森轻叹一声道：“少侠以为只要把口鼻塞住，不呼吸就可以了么？”

南宫亮一怔道：“既称‘闻香散’，只要不闻，岂不是毒药完全失去作用，难道不行？”

仇森道：“唉！要是这么简单可以行得通，我又何必说先回到这地方来，大可先闯出去再说。”

说到这里，清了清喉咙，轻叹道：“这闻香散，名为闻香，但却是无色无嗅，不闻当然无毒，但厉害的却是只要你经过散布这闻香散的地方，这种药味就依附在你周身衣物之上，在七里之内，只要你仍旧呼吸一下，这种气味仍会被你不知不觉的嗅入，等你发觉异样，中毒已深，无可救药，少侠！你能在七里之中不换气吗？”

“就是你功力超绝，能一口奔越七里，但是他那‘七’字尚代表着七个时辰，你能七个时辰不呼吸吗？”

“当然，就是你能一口气奔越七里，立刻换下衣物再洗一个澡，但你能把人体上各处不能同小洗的地方如耳孔里，眼睛等处完全洗刷干净吗？”

“如果不能，那种气味，还是会附在上面，游荡于空气之中，只要你稍一吸气，仍旧会钻入你的内脏，那时，你仍然中毒了。”

这一番话听得南宫亮冷汗涔涔而下。半晌才道：“依老丈这么说，我们除了投降之外，只能等死了？”

仇森目光缓缓一扫少林诸僧，阖上双目，长叹一声道：“少侠的话不错，如欲避免被活捉，咱们好像只有死路一条了！”

就在南宫亮及少林僧诸人陷入危境之际，“夕阳神剑别府”也遇到了意外的巨大变化。

“绿裳仙子”崔宓，“银鞭飞龙”父女，“罗刹婆婆”，“地灵神乞”及黎雪一行人离开北部新安镇后，到中午直达夕阳别府时，倏见大门紧闭，一丝声息都没有。

跑在前面的“地灵神乞”首先一惊，搔搔头道：“奇怪，这批要饭的到哪里去了呢？”

他上前敲敲门，二声响起后，大门竟是虚掩，微微移开。

时值中午，阳光正炽，五人一见“地灵神乞”望着大门犹疑之色，“绿裳仙子”首先道：“神乞老丈，或许贵派门下弟子白天都出去了也不一定，咱们进去再说吧，大白天，总不会有什么差错！”

“地灵神乞”摇摇头道：“奇怪，奇怪，就是人都出去了，不会连一个看门的都不留呀！”

说着已推开大门，只见院落里空洞洞地，一个人影也没有。

六人进门，目光一扫，见各处打扫得非常整洁，“罗刹婆婆”也笑道：“可能是遇上什么重要事情，都走了，我们先到大厅上歇歇。”

“地灵神乞”狠狠道：“这批要饭的真是愈来愈不像话了，等一下回来，我老要饭的非先训他们一顿不可。”

说话声中，众人已进了大厅，见厅中果然也打扫得非常整齐干净，似乎看家的这批大小要饭都在今天才离去的一样。

这时，众人坐下，“地灵神乞”心中虽有些疑惑，却也觉得崔宓的话或许是对的。

幸好众人身上都带着干粮，于是皆静静坐下各自取出果腹。

刚刚用完，大门倏然被轻轻推开，一条人影闪身而入，掠入大厅，众人目光一瞥，正是“阎王堡”的九天大鹏万天鹏。

只见他向众人一揖道：“各位好早，恕在下来迟。”

崔宓已起立道：“万大侠请随我来！”

万天鹏也不客气，向众人一拱手，立刻与崔宓进入后院。

众人知道他为了“灵天残篇”而至，也拱手还礼，仍旧望着大厅中，只有黎雪在崔宓示意下，随在万天鹏身后，与崔宓跨越后院，来到第四进院落。

夕阳别府虽经“地灵神乞”派了一批大小要饭每天整理打扫，已恢复原来的景象，但此刻偌大一座庄院，除了大厅外，四下真无一人，也充满了一种寂寞与凄凉。

崔宓想不到自己能够再度进入夕阳别府，眼见此情此景，也不免暗自伤怀。

这时，三人进入练功房，目光一扫，见室内依然如旧，除“夕阳神剑”南宫冉昔年珍藏的一批书籍，已零乱不全外，其余云床，桌几仍好好的摆在房中。

崔宓这时趋近云床，就在右边床角轻按一下，木制床角，突然松落一块，现出一个圆洞，崔宓谨慎地用手指伸入缓缓取出四张杏黄绢纸。

崔宓拿在手中，检视一下，立刻交给万天鹏，道：“请万总管回报庄主，就说崔宓别无所求，祈望黎堡主能上体天心，功成之后，勿再滥造杀孽，则

崔宓才能对得住拙夫，心安理得。”

万天鹏恭谨地接过，应诺连连，急忙贴身藏好。

黎雪则是一脸激动之色。

三人同时出房，向前面默默走去。一进大厅，万天鹏拱手向诸人一揖道：“万某有命在身，就先走一步了。”

语声甫落，蓦见厅外大门砰地一声打开，飞快地掠入七八条人影。

诸人俱都一惊，尤其“九天大鹏”赫然变色。

只见最先一人背上驼着一人，那人头已垂下，显已死去。

原来这些人不是别人，却正是“阎王堡”的七名高手。

七条人影一入大厅，为首一人已将肩上尸体放在地上，还未开口，万天鹏已一个箭步，踪到尸体边，微按尸体心脉，起身变色道：“张义，这是怎么回事？”

为首一个目光沉着，身躯标健，肩上一柄日月飞轮，闻言悲痛道：“手下奉命散在附近，万白清突遭铁血盟袭击身亡，待咱们闻讯赶到，已经气绝。”

众人脸色又是一变。

须知道张义在二河一带，极享威名，号称“绝命飞轮”，有七步夺命之誉，谁都想不到竟已被“独脚阎王”所网罗。

而地上尸体，以眼前江湖阅历丰富的诸人，更不会不知，就是以“大力金刚掌”负誉江南的“掌震江南”万白清。

尤其“银鞭飞龙”任不弃与他昔年尚有一段交谊，此刻闻言，不禁插口道：“张兄可曾看清万老弟系死于何种手法之下？”

张义目光一扫，一指身旁第三个枯瘦老者道：“在下到得较迟，一切情形这位‘妙手病夫’看得清楚，就请方老弟说说吧！”

罗刹婆婆精光四射的目光一转，对枯瘦汉子失声道：“阁下敢情三十年前以‘玲珑七八手’驰名武林的方三手！”

其实“妙手病夫”之名并非方三手而是方孟城，只因他对敌从来只用三招，从无失算，因此江湖上都称他三手而不名。

此刻方三手闻言，忙抱拳道：“罗刹婆婆前辈高人，老朽靠着一点小巧功夫混混，怎敢妄承谬赞。”

说到这里，目光一瞥地下尸首道：“万老弟动手之时，老朽已闻声赶至，因双方正在动手，故老朽开始站于一旁，并未插手，谁知却因犹疑刹那，而使万老弟命丧对方掌下！”

“银鞭飞龙”脸上一震，道：“对方只有一人？”

方三手悲痛地道：“如有二人以上，老朽岂会犹疑！”

万天鹏沉声道：“那人手执什么兵器？方兄看清对方面目没有？”

方三手摇头道：“那人灰绢蒙面，也是以双掌对敌，看不出是谁。”

“银鞭飞龙”沉思道，“这位万老弟的一十八手大力金刚掌，别人或不清楚，老朽却是最清楚不过，如真以掌力相抗，老朽自认尚须稍让其一分，如说在短短几招中被对方以掌力震毙，谁能相信呢？”

方三手微叹一声道：“任大侠之言不错，但实在说，那人并没有用几招，却仅仅用上一招，这一招以方某多年阅历，却不识此人用的是哪一路数招术。只见其掌影奇诡一圈，已印在万老弟前胸之上。这时，其余人也自赶到……”

他说到这里，脸上不禁有些汗颜之色。

但他的话使诸人心弦又为之一震！

要说，以掌力雄浑，掌法威力著称的，“掌震江南”万白清竟死于敌人一招之下，则世上还有谁有这份功力？

罗刹婆婆一叹道：“武林中尽多异人，如今竟被‘铁血盟’网罗到，看来危机日益深陷了。”

万天鹏震惊中，微一凝思，道：“对方临走还有什么表示没有？”

“绝命飞轮”张义此刻接口道：“对方临走时，曾声称总管来此目的早已知道，如不交出‘灵天残篇’，休想走夕阳别府百里周围。”

万天鹏脸色一变，怒声道：“好狂傲的匹夫！”

崔宓神色也不禁连变，沉思片刻，才凝重地道：“万总管，现在不是争意气之时，我崔宓有一句不客气的话，不知能不能问？”

万天鹏忙恭谨地道：“夫人心地光明，所问必有所见，请直言无妨。”

崔宓颌首道：“请问总管，如今情势已经如此，万大侠是否有这份自信能脱出‘铁血盟’暗中监视眼线？”

万天鹏摇头叹道：“敌暗我明，防不胜防，万某自思无此能力。”

接着坚毅地又道：“但无论如何，万某不能让堡主失望。”

崔宓道：“万大侠是说功力能胜过那人？”

万天鹏轻轻叹道：“以万老弟掌力竟在别人一招之下丧命，万某自愧无法力敌。”

崔宓道：“如万总管无万全之计，我崔宓想立刻收回四篇‘灵天残篇’，免落魔头之手。”

万天鹏神色一怔，旋想到消息已经泄漏，此行的确危险异常，不由黯然一叹。

但他身为阎王堡总管，心智确非凡俗可比，稍一犹疑，立刻想出一条妙计，对崔宓道：“在下已思得一法，可保‘灵天残篇’绝不落外人之手，不知夫人能否信任得过？”

崔宓道：“计将安出？”

万天鹏道：“如夫人信任得过，请暂勿问，待万某在晚间，再行奉告如何？”

崔宓想了一想，喟然道：“万总管既然如此说，我崔宓只有静观安排了。”

万天鹏一拱手，立刻命张义先去找一辆车子，将尸首运回阎王堡。

张义应命而出，不片刻已租到一辆马车，万天鹏悲切地亲自抱起尸体，出了大门放在车篷中。

诸人送到门口，只见万天鹏把尸体放端正后，立刻将七名高手，依次叫到一边，个别低声嘱咐一番。最后只见五名高手三人入了车篷，二人坐于车辕上，万天鹏朗声叮嘱道：“在下叮嘱各位之事，切忌互问，各位记得否？”

五位高手立刻应诺：“记得。”

万天鹏又朗声道：“各位切记遇敌阻挡尽量保全自己生命，如见其中一人突围，四人应即刻缠住敌人，让突围之人逃脱。”

五位高手一声应诺。

万天鹏一叹道：“灵天残篇，不世奇珍，各位那时如无法顾到尸体，可以弃之不顾，待以后万某再派人安葬，这是不得已之举，谅万老弟在九泉之下也不会责怪咱们无义的，但如能顾及，四位还是要把它运到阎王堡。”

五位高手又是一声应诺，接着万天鹏一挥手，马车立刻起程，向偃师方向飞驰而去。

只留下了“绝命飞轮”张义及方三手。与诸人回转大厅。崔宓脸色怔然，搞不懂万天鹏葫芦里卖什么药，目光一瞥黎雪，只见她也是一脸狐疑之色。

只见万天鹏脸色凝重地望着厅外天色，二旁的张义及方三手，负手踱着方步，也不时望望天色，不言不语。

此刻，阳光西移，即将接近酉时。

尽管众人狐疑，却不好出口相问，但黎雪倒底年轻，沉不住气，娇声道：“万总管，你鬼鬼祟祟的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此地没有外人，何妨说一说？”

万天鹏微微一笑地道：“姑娘请稍待一会，敝职等天色入暮时，再给姑娘答复。”

就在众人猜疑之中，方三手已沉声道：“总管，时间已过半个时辰，方某是否可以动身了？”

万天鹏目光瞥了一下暮色沉沉的黄昏道：“好，注意，尽量忍耐，即使对手要你脱下衣裳查看，你也自动脱衣表示‘灵天残篇’不在你身上，免得行程受阻。”

“妙手病夫”点点头道：“这个在下理会得。”

万天鹏一挥手道：“即速去吧，别一忘了走出百里，在半途等候张兄，如等不到，即刻返身依记号查看。”

“妙手病夫”枯瘦脑袋一点，向众人拱了拱手，身形如电掠起，瞬眼消失于围墙上。

方三手一走，万天鹏又停了片刻，待夕阳下山，天色将暗之际，立刻向张义一挥手道：“张兄可以立刻起程了，注意一遇方三手，就立刻折回来，如见万兄尸体，代为埋葬，别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绝命飞轮”张义一声应诺，立刻掠出大厅。

万天鹏眼见七人分三批走了后，仰首吁出一口气，神情仿佛松了一些。

这时，光线已渐渐暗了下来，崔宓已点上了灯火。

众人都等待着万天鹏说出安排的妙计。而“地灵神乞”却咕啜着这批要饭手下，竟仍没有回来。

天色一黑，大家再须用干粮果腹，吃饱后，万天鹏首先朗声一笑道：“在下刚才的分配，各位一定非常奇怪，现在在下就可以告诉各位了，只是这一来替诸位增加了麻烦，等一下如不出万某所料，铁血盟那位极厉害的人物，恐怕也会来此，万某所以留此，就是要出些力，来应付这个厉害脚色。”

众人听得一怔！

万天鹏目光一扫又道：“我所以如此预料，是因为他们在三批人中搜查不到‘灵天残篇’，那么必会到此威胁。”

崔宓道“万总管如此说，是表示那四篇秘笈尚在你身上？”

万天鹏微微一笑，道：“时间还早，各位有兴趣，不妨猜一猜？”

任巧君好奇之心大起，道：“万大侠在吩咐第一批人走时，有四人牵引，让一人突围指示，东西可是在第一批人身上？”

万天鹏道：“除任姑娘外，各位还有意见否？”

“地灵神乞”嘻嘻一笑道：“前一二批人都是疑兵之计，我要饭的认为东西必在最后张义手中。”

万天鹏哈哈一笑，正要说话，目光扫过暗沉沉的厅外，神色倏然一变道：“厅外朋友既然来了，无妨也猜上一猜！”

此话一出，厅中诸人俱都一愕！

却听院落中响起一声冷笑道：“万天鹏，你诡计多端，却稳住不动，怎能逃过区区眼下，劝速做俊杰，莫再自作呆驴！”

厅中“地灵神乞”首先大喝道：“什么人！”身已经掠出大厅。

诸人心弦震荡中，已知来了强敌，皆急随而下，只见院落中屹立着一条黑影，灰衣灰巾，凌风飘拂，似是石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有一双寒目却迅速向诸人巡视一遍，口中一面对“地灵神乞”回答道：“老叫化，什么人谅你看了以后，不用回答，已经知道，只是区区代你可怜，等了一天手下，却不知你这些徒子徒孙个个都上阴阳河去向牛头马面要饭了！”

“地灵神乞”神色大变，怒喝道“这么说来，可是你下的手？”

灰衣人嘿嘿一笑道：“杀鸡焉用牛刀，区区不过是说句话而已”。

此刻天色已黑，加上他这种充满阴森气息的语声，使院中立刻蒙上一层深沉的杀机。

“地灵神乞”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对别人生死，如此无动于衷的人，此刻耳闻此言，心头热血沸腾，眼中不自禁落下二行泪水，倏然厉叱道：“匹夫，你如此毒辣，还不与老祖宗留下命来！”

身形一掠，双掌捷出。

灰衣人冷冷一笑，屹立如故，阴声道：“你要自己找死，区区也是没有办法……”

语声未落，“地灵神乞”已自扑到……

正在这刹那，罗刹婆婆一声大喝，身形恍动，竟比“地灵神乞”还快一步，左手五指电伸，一把抓住神乞破衣，向后一扫道：“要饭的，你头脑清楚一点，来的不是善士，你要饭岂不要错了地方！”

“地灵神乞”闻言脑中一震，倏然清醒过来，随着罗刹婆婆一拉，人已退回原地，但他想起这批手下，不由悲痛欲绝。

只见灰衣人点点头道：“耳闻罗刹夫人昔年一身功力，江湖上莫不畏惧三分，如今一见，机智分析，也算是识时务之辈。”

冷冰冰的语气中，含着尖刻的讥嘲，听得群雄心中满不是味道。

但罗刹婆婆倒反而沉住了气，冷笑一声，道：“尊驾手下已群伏院外四周，老婆子年头虽大，耳目尚敏，又岂止是识事务之辈。”

灰衣人哈哈一笑道：“果然是高手奇人，区区佩服得紧。”

可是这一番话在群侠心中，虽多半早已发觉，但见对方这般大刺刺地直认不讳，仍不免倏然惊愕怔住！

在这刹那，“银鞭飞龙”任不弃双目精光流动，刷地一声，已从腰际抽出一根银色龙鳞鞭，任巧君一见父亲如此，也抽出银鞭。

灰衣人哈哈一笑，又道：“任大侠何必紧张，区区只是为各位送礼物而来，这样岂不煞风景？”

万天鹏冷笑道：“朋友送什么礼物，万某倒真要见识见识。”

灰衣人倏然冷哼一声道：“礼物未到以前，区区想先问万大总管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灰衣人语气冷森的道：“你来此为‘灵天残篇’而来，现在这四篇奇宝，你放在何处？”

万天鹏仰天狂笑道：“朋友来晚了一步，那四篇东西此刻怕不已到了偃师阎王堡！”

灰衣人嘿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万天鹏，区区向来未曾被人耍过花枪，你认为能瞒得过区区么？”

万天鹏表面虽然沉着，但内心也紧张无比。

他决意先从灰衣蒙面人口中探探这三批手下的生死情形，再作计较，闻言接下道：“万某何必瞒人，在下三批手下皆返回‘阎王堡’，谅尊驾也不会糊涂。”

灰衣人道：“当然，如不知道那七人动向，怎会来此向你索四篇‘灵天残篇’！”

万天鹏心中稍定，但心系七人安危，口中却冷笑一声道：“万某从不说谎，秘笈的确此刻已在百里之外……”

话到一半，灰衣人截住接口道：“礼物不送到，谅你以为区区好欺！”

说到这里，蓦地大喝道：“送礼物进来！”

喝声方落，墙外飞起五条黑影，直落院中，砰砰砰砰五声，齐都面目朝上倒在地上，原来都是尸体。

灰衣人一指地上尸体冷笑道：“万大总管，谅你会知这些人是谁！”

万天鹏眼见第一批五名高手，半日之隔，皆作故人，心中一阵悲恸，伸手一探腰中牛盘软鞭，厉叱道：“万某这批手下与你何仇，竟令你下这种毒手？”

这时，场中群侠也见状心惊，齐都紧紧戒备。

灰衣人冷笑道：“这五人不听老夫阻喝，竟不交代一声，要想免脱，区区既有封锁百里之言，自当执行。”

万天鹏双目赤红如火，但心中却强压着悲恸道：“朋友，你怎不清红皂白，这五人是万某要他们护灵回堡，无论仇恨多深，人死为大，难道你连一具尸体都要侮辱？”

灰衣人哼了一声道：“区区既是武林人物，自然知道这些规矩，而尊驾手下竟弃尸体于路中不顾，出手搏击，拚命逃亡，区区只得教训教训这批不义之徒。”

万天鹏厉声道“朋友可是一掌击毙万白清之人。”

灰衣人长笑道：“不错。”

万天鹏心中一紧，跨上一步道：“万兄丧命你手，你如今又把他尸体如

何处置了。”

灰衣人道：“尸体是尊驾手下放弃，如今谅仍停在路中，你万总管今天如能交出‘灵天残篇’，明天尚可为你手下埋尸！否则，嘿嘿！只有区区下手为你收尸了！”

万天鹏一闻此言哈哈狂笑道：“我早说过，那四篇东西已出百里之外，朋友恁地如此不信？”

灰衣人鼻中一哼，又向墙外大喝道：“拿衣服来！”

喝声一出，墙外已抛进一条黑影，但这次却轻飘飘地落在地上，原来是一套衣衫。

只见灰衣人不屑地道：“万总管谅必知道这衣衫是谁的了？”

这次虽使其余人糊涂，但早在万天鹏意料之中，目光一瞥，道：“不错，这是方三手身上的衣衫，朋友这是什么意思？”

灰衣人嘲讽地道：“耳闻阎王堡中皆是身手不俗，个性刚傲之辈，想不到还有这种窝囊废，区区见他尚知顺从坦白，故剥下一身衣服，查明并无四篇东西，已准放行。”

万天鹏冷冷一笑，道：“朋友好细心，但二批人马一死一放，尊驾却还让最后一人脱身了。”

灰衣人大笑道：“你是说‘绝命飞轮’张义么？”

万天鹏神色微变，沉声道：“不错。”

灰衣人又大喝道：“请张义进来！”

喝声未落，墙外一声应诺，一灰衣蒙面人已挟着一人飘身落于原先灰衣人身边，左肋一松，一人已倒在地上，全身赤裸，只留一条短裤，正是“绝命飞轮”张义。

群侠心中微微一震！对灰衣人的功力更加感到莫测高深起来。

要知道以张义兵刃上的功力，就是罗刹婆婆及“银鞭飞龙”自信百招之内，也难以取胜，现在竟让对方活捉，岂不是表示出这来历尚未明白的蒙面人身手已是超凡入圣？

万天鹏这时神色已比刚才还凝重，厉声道：“朋友，你把张兄怎样了？”

灰衣人朗声一笑道：“麻穴被制，无伤大雅。”

罗刹婆婆接口道：“你是想以人质作要挟？”

灰衣人目光一扫，轻松地一笑道：“在场各位说来都是不世高手，区区怎屑作这等令人看不起的事，点住张兄麻穴，只是要万大总管口服心服，别再弄什么玄虚。”

语声中，一脚飞去，张义一声闷哼，身形横向万天鹏飞撞而至。

万天鹏伸手接住，只见张义脸色微变，一跃而起。

万天鹏沉声道：“张兄有受伤否？”

张义缓缓摇头，灰衣人已朗声一笑，道：“张兄颇知进退，区区对这种人物尚不下毒手。”

万天鹏语声沉重地道：“张义兄为阎王堡含辱负重，万某必归告堡主，谅堡主不会忘记张兄忠义之德。”

说到这里，仰天狂笑一声，道：“朋友，你以为张兄是畏惧强敌，怕了你么？”

灰衣蒙面人耸耸两肩，道：“好个含辱负重，万大总管，题外之言，不必多做，现在区区是为四篇秘笈而来！”

这时，群侠心中更加暗暗吃惊！

以对方竟然大方地放过张义，显然根本不怕多一个高手为敌，则他此来，必恃过人之功力，那末稍等一仗，吉凶情形，已可蠡测大半……

罗刹婆婆暗自凛骇，但口中却冷冷道：“朋友你说话太强横霸道，四篇秘笈并非你所有，凭什么你一定要拿去，今日，只要老身在此，你也休想得逞！”

灰衣人目光一寒，道：“是么？”

罗刹婆婆一顿龙头拐，迈上一步道：“老身之言既出，就从来没有反悔过。”

这一挺身相峙，场中立起森森杀机。

万天鹏陡然大喝道：“罗刹前辈不必躁急，万某尚有话说。”

接着对灰衣人道：“看来朋友心虽毒辣，一举一动却合君子风度，万某愿据实相告。”

灰衣人道：“你是说愿自动交出四篇秘笈？”

万天鹏道：“东西如仍在，万某自当遵从吩咐，但万某目前自己也不知道在与不在？”

此言一出，群侠霍然一惊，怀疑地齐都向“九天大鹏”凝望。

灰衣人冷笑道：“四篇秘笈如你万大总管不清楚，区区自会再找崔仙子。”

万天鹏冷哼一声道：“南宫夫人确已交给万某，除了万某谁也不会知道。”

说到这里，目光一扫，缓缓道：“但在我万某坦诚说出前，朋友能否回答我一句话。”

灰衣人道：“什么话？”

万天鹏道：“如果证实四篇秘笈确已不在此地，朋友又怎么样？”

灰衣人仰天一笑道：“如万大总管能举出证明，区区抖手就走，绝不噜嗦。”

接着目光一扫道：“如万兄没有证据，嘿嘿，就勿怪区区今天要血洗夕阳别府了。”

“银鞭飞龙”任不弃怒叱道：“老夫行道江湖一甲子，却从没有见过这种张狂的奴才！”

灰衣人目光如刃，凌厉一扫道：“任大侠要是不信，等一下区区先领教江南任府的龙形七十二鞭！”

任不弃气得浑身一颤，正要叱喝，万天鹏已沉声道：“任大侠稍安勿躁！”

接着对张义道：“张兄在何地被他们阻击？”张义道：“离此一百二十里的六里铺。”

万天鹏心中渐渐紧张，颤声道：“张兄是否已超过第一二两批人的行程？”

张义兄摇摇头道：“方兄行程不知道，但在下已见过第一批五人所催马车弃于道旁，尸体仍在……”

万天鹏神色微松道：“你渡过马车多少里被人阻挡？”他语声仍是发颤，显见这些答案，已渐渐关连到四篇秘笈是否能安然送达阎王堡的成败核心问题。

只见张义沉吟片刻道：“约莫过去二里。”

万天鹏急急道：“见到方三手没有？”

张义摇摇头。

万天鹏一怔，只见张义接着道：“但在下已在一个地方，留下了记号。”

万天鹏神色一松，倏然大笑起来。

这些对话，不但群侠听不出所以然，就是灰衣人，目光中也现出一丝迷惑的光芒。

只见万天鹏倏然顿住笑声，说道：“现在万某可以告诉朋友，‘灵天残篇’确实已到了阎王堡。”

灰衣人冷冷道：“有何证据？”

万天鹏笑道：“朋友虽然心细如发，但决不会想到万某把四篇奇书，藏于尸体之中，而任弃于荒道之上吧！”

灰衣人鼻中一哼！

万天鹏又接着道：“你放了方兄便是一大失策，焉能知他去而复返等候张义。你不在马车左右阻拦张义，而远去二三里更是一大失策，这二次失策使得万某的瞒天过海之计，注定成功。”

这番话使诸人恍然大悟，崔宓心中一块巨石落地，暗忖道：“难怪黎乙休升任这看似粗鲁的万天鹏作左右手，这种安排，果然是出人意外，妙到颠毫。”

灰衣人面上表情虽被蒙面灰绢掩住，令人无法看知，但由他一双目光的寒芒大增中，可以看出他心中的气怒，已经欲火炽炽。

万天鹏心中微惊，接着又道：“朋友如是不信现在可以回去看看，厉白清的尸体及马车是否还在路上，就不难明白了。”

语声一顿又道：“但希望朋友不要自毁诺言才好。”

灰衣人鼻中重重一哼，半晌才缓缓道：“我三掌震天地陆无忌对万总管智谋大为佩服，但是我陆无忌今天虽然放过诸位，却希望各位安心在此，切勿妄动！”

说着向身畔蒙面人一挥手，身形一掠，双双上了墙头。

这“三掌震天地”陆无忌八字一出，群侠心中大震。

罗刹婆婆龙头拐一顿，大喝道：“慢走！”

陆无忌身在墙上，缓缓转身道：“老婆子还有什么话说。”

罗刹婆婆冷笑一声道：“我说谁有这么大的气派，原来是你这怪物，老身不知道你是为了哪一点，竟欲为虎作伥？”

陆无忌冷冷道：“区区什么也不为，就是为了‘灵天残篇’。”

罗刹婆婆哈哈一笑道：“以你功力，还要此物作甚，你何必调弄玄虚，老身希望你有个交代。”

陆无忌冷笑一声道：“陆某现在可以交代你，南宫亮已陷入必死之境，其余的你们也不必多管了，多管了也没用！”

话声方落，身形一掠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群侠脸色不禁又是一变！“银鞭飞龙”身形跃上围墙，目光一扫，只见十余条黑影，已远出二十余丈。

这时，罗刹婆婆长叹道：“想不到此人也已出山。竟归入‘铁血盟’中，唉！武林从此灾祸连绵矣！”

黎雪好奇地道：“这陆无忌在江湖上好像很少被人提起过嘛，究竟有多少能耐？”

“银鞭飞龙”已飘身落地接口道：“陆无忌三十年前，以三掌三招在君山为了一件细故，连毙七十名黑白二道高手，使太湖湖水尽赤，故有“三掌

一出，天地变色”之称，功力已深不可测，但以后就形踪不见，想不到竟在此地出现，实令人可忧！”

崔宓心中怔忡，道：“任大侠，依你看，他说南宫亮已陷入危境，是否可靠？”

罗刹婆婆长叹一声道：“此人个性刚执怪僻，自恃一身功力，从不虚言，想来必是实话了。”

崔宓脸色大变，道：“这么说，咱们应立刻驰救才对。”

“银鞭飞龙，道：“事不宜迟，我们把地上尸体埋好，不妨立刻动身。”

万天鹏凄叹一声，道：“为了四篇奇书，‘阎王堡’已付出六条人命，收尸之事，由万某在此收埋，崑山之行，恕在下不参加了。”

黎雪不以为然道：“万总管，此刻阎王堡与南宫一家，已祸福与共，秘笈既已送到阎王堡，反正你此刻没事，一同去也可增加一份实力。”

万天鹏哪有不知黎雪心意之理，闻言微叹道：“陆无忌生性好杀，他肯如此罢休么，看样子此刻已兼程赶往偃师，堡主之处，万某还要去通知一声。”

罗刹婆婆颌首道：“此言甚有见地，那么地上尸体就由你料理，咱们分道扬镳了。”语声一落，人已首先掠上围墙。

于是崔宓等群侠与万天鹏告别，纷纷随着罗刹婆婆掠出夕阳别府，向幽谷关方向急奔！

六十四

六条人影刚出百丈，荒凉无人的驿道上倏然横掠飘落十条人影。每人灰衣灰巾，一看就知是“铁血秘盟”中的人物。这种情势，本在群侠想像之中。崔宓一撤肩头长剑，首先喝道：“陆无忌陆大侠是哪一位？”

为首蒙面人冷冷道：“就是区区，夫人有何指教？”崔宓道：“陆大侠是否可除去面巾，让吾等一睹尊容？”原先发话的蒙面人冷冷道：“有何不可！”

左手一摘蒙面灰绢，露出一个虎眼鹰鼻老者。罗刹婆婆哈哈一声朗笑，道：“陆无忌，果然是你，今天你既要拦阻吾等去路，就先尝尝老身天雷龙形九拐！”话声中，身形电掣而起，拐影排飞，首先向陆无忌击去。这罗刹婆婆此刻不但动了真怒，也动了杀机，这如山一拐，不但用上全力，也是生平武学之精粹妙着。只听风雷之声，如海啸雷鸣，拐影灵幻，含蕴无穷凶机。陆无忌虎目寒光一闪，大喝道：“好杖法，你以为这么打就可以胜过老夫么！”

语声中，人影一晃，不退反进，掌式一横，反向拐影中伸去。

崔宓一见罗刹婆婆已出手，急忙纵身退在一边，已听见罗刹婆婆喝道：“崔仙子，此刻不动手，等待何时，时机能争取一刻，便是一刻，与这些贼子多说何用。”

她口中说着话，眼见陆无忌竟然毫不畏惧自己这一招，一声冷哼，身形一闪，拐形倏收，竟反而避开对方这一掌，施出闪避小巧工夫，四周游走起来。

要知道罗刹婆婆生平遇到不少强敌，见过无数阵仗，一出手当然已量出对方功力深浅，此刻知道已遇到生平未曾遭逢的强敌，一进而退，杖势严密封住周身，人走偏锋，采取游走方策。不求取胜，先求不败。

崔宓耳闻罗刹婆婆喝声，已知一场血战，无法避免，眼看对方与自己这边是十与六之比，人手方面已差了一半，不由暗暗一叹，一咬牙，挺剑向其中一个蒙面人刺去。

她此刻动了必死之念，出手就是夕阳六式剑法，灵幻变化，诡奇无方，把对方当场被迫退三步，伸手一探腰际，只见银光一闪，原来竟是一支柔剑。

只见他迎风一恍，立刻向崔宓攻出二招。

黎雪一见二人动上手，口中娇笑一声，也找了一个蒙面人嘻嘻一笑道：“朋友，你也别闲看，姑娘陪你走几招。”

笑语如银铃，但她心中的杀机，却比任何人都炽烈。

她语声一起，人已如流星一般，划向一个蒙面人。

这一出手正是武林绝学“兰花拂穴手”，十指张如兰花，如拂似切，如戳似点，齐向对方周身大穴罩去。

那蒙面人一声怒哼，身形旋转而进，双掌一翻，连出二招，招招大开大阖，雄浑无伦，用的却正是外门掌法，一时掌风呼呼，立刻激战在一起。

这边“银鞭飞龙”七尺银鞭一扬，白光流动，也与任巧君双双掠出。

尚未动手的蒙面人似已知道二条龙鳞不是好相与，三条灰影立刻扑上形成三角包围，三支银枪，舞起斗大枪花，在外围游走不定。

“地灵神乞”一声狂笑，道：“要饭的不能空着，就找你们四个家伙走上几招吧！”

双掌一翻，接连拍出四掌，击向尚未动手的四个蒙面人。

这以六对十的局势，分做五处，缠斗不休，使黑暗的大地，罩上了一片深沉杀机。

只见刀光剑影舞，掌劲指风锐啸，五堆人杀做一团。

一过盏茶时刻，崔宓首先不耐，她觉得对手这柄柔剑，竟然招式精奥，变化多端，与自己“夕阳六式”一比，虽还差上一筹，但剑上的潜力，加上倏柔倏硬，倏折倏直的变化，却令人防不胜防。

她心中着急，左掌连拂，施出崔门“云雾封穴”手法，展开连绵抢攻，目光一瞥左右，只见罗刹婆婆拐上功夫，倏剑倏枪，倏棍倏杖，变化不同招式，兀自游斗，竟不与陆无忌正面交锋。不由黛眉轻皱，暗暗一叹道：“这样打下去，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休止。”

要知崔宓眼前虽然全身而走，但如今拚博激烈，却不能独自先走。

要看“银鞭飞龙”父女激战三个蒙面人却是已占上风，但说得胜，看来要到百招以后。

这边黎雪嘻笑连声，但出手却招招煞着，“独脚阎王”武功另成一格，此刻却鏖战方酣，与对手打得难分难解。

一以掌力雄浑取胜，一以轻灵诡奇见长，各走极端。

只有“地灵神乞”以一对四，似陷入危机之中。

“地灵神乞”的蛇形七八手，此刻攻少守多，有些难以自保。

正在这时，只听得罗刹婆婆大喝一声，拐杖连出三招，口中厉笑道：“耳闻陆兄生平以三掌自负，如今不知打出了多少掌，不是老身危言耸听，再打下去也是两败俱伤局面。”

陆无忌身形闪动，掌出如风，口中冷冷道：“与你老婆子对敌，多打几招，并没有失去区区威风，只要你敢力拚三掌，区区自信死在当场的必然是你。”

罗刹婆婆狂笑一声道：“老身不会中你激将之计，你今天既然要打，老身就同你耗上了。”

语音未了，场中倏然响起一声惊呼，崔宓目光一转，却见“地灵神乞”身形踉跄，显已受伤，心中一急，长剑泼风四扫，娇叱道：“好不要脸，以四攻一，与我纳命来！”

语音中竟弃了眼前持剑蒙面人，身形电掣而起，身在空中，一招“日沉大地”，向围攻“地灵神乞”的四个蒙面人当空罩下。

这一招崔宓已尽出全身功力，声势慑人已极。

那四个蒙面人也不敢轻触其锋，身形同时倒退三尺。

崔宓身形落地，剑式连圈，口中急急道：“神乞老丈受伤重否？”

“地灵神乞”气喘如牛，忙道：“只是肩头被掌风扫了一下，并没有什么严重。”

说着掌式一领，又向左边一人猛扑过去。

崔宓心头一宽，长剑连出绝学，四个蒙面人同时一声冷哼，再次闪身反攻。

这一来变成以四对二局面，“地灵神乞”压力虽然已轻一半，但是应付起来，仍感吃力，显然这四人身手也非泛泛之辈。

原来使柔剑的蒙面人此刻竟加入另三个蒙面人中，向“银鞭飞龙”展开连绵攻击。

五堆人影变成四堆，打得天昏地暗。却不知道场外二条人影一恍，却多

了二个人。

左边一人须发全白，年约七十余岁，却生得又矮又小。

右边一人却是身躯魁伟，一袭赤色长衫，腰际束带上却插了一把厚背金刀。

这二人目光一扫场中局势，眉头轻皱，矮小老人转首对赤衫汉子道：“老夫不出江湖多年，眼睛生疏，场中这批人，你谈老弟可看出是什么来路？”

赤衫汉子目光微转，道：“想不到此地竟全是江湖上少见的武林知名人物，哦！这些蒙面人物，大概是最近传言崛起江湖的‘铁血秘盟’？”

接着神色凝重地道：“谷前辈，看样子我们又要插上一手了！”

矮小老人一怔道：“为什么？”

赤衫汉子道：“这‘铁血盟’人物以众欺寡且不说他，而‘地灵神乞’却是我‘金刀’谈四的故交，此刻却不能不帮他一下忙！”

矮小老人笑道：“你谈老弟既这么说，我老头子说句话便是。”

口气之大，似乎任何人都不能不听他的。

“金刀”谈四说来也是一派掌门，在辰州一带，可说无人不知，此刻一听矮小老人之言，不但没有不满表示，口中恭顺地道：“有谷老前辈出面，谅‘铁血盟’人物多少会卖这个面子。”

他似认为如由老人出口，谅必无问题，怎知却会碰上钉子。

只见矮小老人果然大喝一声道：“打架的双方朋友，都给老夫住手！”

这一喝，声若洪钟，震得搏斗双方同时一震，身形齐皆后撤。

陆无忌首先有气，目光一扫二人冷冷道：“哪一道朋友，请别多管区区闲事，如有兴趣，不妨也参加一份，区区一样接下。”

口气之中，似乎比矮小老人不逊多少。

这边“地灵神乞”目光一闪，见是“金刀”谈四，心中一喜，忙一晃身形，掠至谈四身边，道：“谈兄来得正好，那批贼崽子人太多，你这把金刀，正好派上用场。”

陆无忌一见是敌方朋友，目光一闪，冷冷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辰州‘金刀’谈四，加上二位，区区认为无伤大雅。”

矮小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说不准打，就不准打，你要动手，就先接老夫三招。”

矮小老人笑声更盛道：“老夫走遍大江南北，却没有碰到如此蛮横的人，你以为老夫不敢接你三招么！”

罗刹婆婆这时身形一闪已到任不弃眼前道：“目前既有人出头，咱们看看风色，如这个老头子不致落败，立刻先走一步。”

任不弃点点头，立刻把话告诉了女儿及崔宓。

崔宓虽觉这样极为失礼，但想起南宫亮的危境也只好同意，立刻把黎雪招到一边，轻声嘱咐，接着向“地灵神乞”一招手，待他走近便把心意说明。

“地灵神乞”皱了皱盾，立刻同意。

这时，陆无忌闻这矮小老人口气这般大，目光连闪，却看不出对方什么来路，冷冷一哼道：“区区对你这糟老头眼生得紧，要与区区动手，能否先报名号听听！”矮老人嘻嘻一笑道：“老夫名号岂是你们这批人问得，快与老夫散开，不然就亮家伙。”

陆无忌自诩掌上功夫无敌天下，就连罗刹婆婆这等高手也不敢正面相接，闻言心中有气，双目寒光大盛，狂笑一声道：“这样看来你是不到黄河

不死心了。”

说着一步一步向矮老人欺去。

罗刹婆婆见矮老人口气这么狂，虽想到他必然不是虚言吓人，却怕老头子不知陆无忌来头，看错了人，忙道：“老丈注意了，这就是昔年在洞庭三掌击毙七十八名黑白二道高手的‘三掌惊天地’陆无忌。”

矮老人闻言神色一震，倏然哈哈大笑，道：“好，好，好，老夫一生心愿未了，想不到在这里却碰上名震天下的陆老弟了。”

陆无忌闻言一怔，停步冷冷喝道：“你是谁，与陆某有什么过节！”

矮老人嘻嘻一笑道：“过节是没有，只是当年耳闻你‘三掌一出，天地变色，’心中有些不大服气，始终想找你试试老夫的拳头，却不料你一直缩若乌龟头，不敢出来，现在正好，看看你掌上功夫究竟如何厉害！”

陆无忌心中一动，喝道：“这么说，你是昔年名扬关外的‘霹雳雷公拳’谷一拳了！”

矮老人嘻嘻一笑道：“不错，难为你想起来，当年你名动中原，老夫纵横关外，却从来没有见过面，今天老夫也让中原武林知道知道，除了你三掌能使天地变色外，还有老夫的一拳也能使山动海啸。”

诸人一听这丝毫不起眼的矮老人竟是“霹雳雷公拳”谷长孙，心中俱都一震。

昔年曾耳闻这谷长孙，一拳击出，能使山川动摇，故关外皆称谷一拳而不名，但中原武林只是耳闻，谁都没有见过，此刻当着面，任谁也不信这位矮老人拳上功夫，竟有这等威力。

陆无忌一见对方果然是自己猜测的人，神色微微一变，但他自负威名，岂有退身之理，闻言冷冷道：“你既然如此说，就先试我三掌！”

说打就打，左掌电掣劈出，击向谷一拳前胸，掌劲气如啸，出手之势，简直眩人眼神，掌上劲力，更是锐不可挡。

谷一拳眼见对方忽然扬掌，脚下不丁不八，一声大喝，右手紧握，陡然捣出一拳，竟硬迎这一掌来势。

一声霹雳破空爆响，震得林木簌簌作声。群侠神色不禁一震，一拳威名果然不虚！这番拳掌互击直有千钧之势。一掌一拳，硬生生接实，劲气如漩涡四溢，扬起一地沙尘，烟雾中，只见二条人影，同时后退二步。

只听得陆无忌冷笑一声道：“好拳力，再接区区第二掌。”左掌在刹那之间，斜挥而出，这一掌角度之奇，令人乍舌。

谷一拳一声长笑，身形一晃，不退反进，也左拳向下半弯而出，击向陆无忌左掌。

岂知陆无忌这招似实还虚，掌式一圈，电缩而退，右掌却趁势而出，击向谷一拳的左肋要穴。

二掌交互一缩一伸，快逾闪电，力有千钧。

这不但掌力足以撼山，而且招式之妙，更不能以言语形容，只见谷一拳长笑道：“妙，果然威名不虚！”

语声中，身如迎风之絮，人影如柳摆动，却在千钧一发之间，错过陆无忌这致命一击，右拳一晃，已捣向对方前胸。这二人一动手，互相以快打快，立刻战成一堆。

半空霹雳连响，掌啸不歇，只看得一干蒙面灰衣人呆若木鸡。

罗刹婆婆此刻岂能错过这种难得脱身机会，向崔宓等一摆手势，身形轻

轻纵起，已闪过一干灰衣人向前急掠而去。

等到九名灰衣人发觉，六条人影，已出十丈，他们目光一怔要想追却因为首陆无忌搏斗正值紧张之际，无法请示，一时呆在当地，竟目光互觑，作声不得。

崔宓等人急急奔出二十里，见身后无人追至，才放下一颗心，但是因系念南宫亮安危，心情更是沉重。

故而奔驰的速度，不但未因无人追赶而慢下来，反而更加快速的争取时间，以便早些知道南宫亮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危机！

六十五

崔宓与罗刹婆婆等一行六人急急地向前飞驰。她们甚至未等到陆无忌与谷一拳分出胜负，就急急夺路而走。

这并不是说她们畏惧什么，而实在是太关心南宫亮的安危。

尤其是崔宓，南宫亮几乎等于她一生全部的希望。虽然她还挂念着父亲，思念着丈夫，但是就目前来说，这一切都系于儿子——南宫亮崑山之行。

再说，天下慈母心，有什么东西会比儿子更重要呢？如今，陆无忌竟说南宫亮已陷入必死之境，这无异是晴天霹雳。

这消息对现在六个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震动心弦的。在权衡轻重下，也顾不得向“金刀”谈四打招呼，及等待分出胜负了。

这点，最感内疚的是“地灵神乞”了。但他也知道形势的紧急，只有默默地跟着大家奔走。

他想：以后有机会再向谈四解释道歉了，别人替自己拚命，而自己反而溜走，这在任何情形下，都是过意不去的事。其实，别的人何尝没有这种感觉，只是大家都无法说出口罢了。

于是在低沉的气氛下，六人皆怀着焦的不安的心情，一路飞奔着。

直到天色黎明，才在一座小镇上匆匆打尖。

这时，已离开了洛阳“夕阳别府”百里之外了。

因为白天无法施展轻功，“地灵神乞”于是在镇上雇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载着六人，急急起程。

为了避免被“铁血盟”的党徒发觉，一行六人都闷坐在车篷内，阖目养神，有时互相交谈，猜测着南宫亮与“鬼眼神偷”仇森，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他们当然不知道南宫亮与少林掌门，以及十八罗汉等，被“毒手入魔”以“七里闻香散”之毒，困在荒庙之内……受着无可救援的威胁……

马车呼呼急驰，车篷外不时响起车把式的扬鞭声“吧！吧哒！”和喝声。

车在喝声中，竟然没有停过，这显示出那车把式的驾车技术精妙。

时间在急剧的轮声下滑过去，刚过中午，车外已响起了车把式的问答声：“大爷们，要不要打尖？”

“银鞭飞龙”任不弃目光一扫众人，沉声道：“掌柜的，离崑山还有多远？”

车把式在辕上回答道：“还有六十里，现在已过北邙山。快到渑池县啦！”

“银鞭飞龙”嗯了一声道：“烦劳掌柜的，再赶下去吧，咱们身上都带着干粮，不要打尖了，车资加倍。”

车把式叹了一口气道：“要这样不休息的赶，小的牲口可就废啦！”

“银鞭飞龙”往腰中掏出一锭金元宝，一拨布篷，伸手放在车辕上，沉声道：“掌柜的，这大概足够你买四匹牲口了吧，到了地头，车费另赏！”

车把式眼中立刻露出欣喜的光景，连忙接过，在手上掂了掂，忙道：“谢大爷赏，小的……尽力赶路就是。”

语声一落，马鞭“啪哒”连响，声声吆喝中，催动马车疾驰狂奔。

任不弃微微一笑，缩首仍安坐在车篷中。

岂知刚刚打发，车外倏然响起一声暴叱：“赶路的，你纵马疾奔，是赶死么！”

喝声中，马匹长嘶，车身猛然顿住。

车中六人身躯一震，坐在任不弃对面的黎雪伸手一撩篷布，就欲探手去看发生什么事。

任不弃忙道：“黎姑娘，强敌环伺，咱们还是坐在车中，来个不闻不问吧，车把式可能心急赶车，撞到了人，这种事由他去应付，免得再惹不必要的纠纷，耽误行程。”

黎雪忙颌首，按坐不动，果然车外响起车把式的语声：“大爷，包涵一点，雇主们有急事，小的车不免快了一点，但尚好没有撞到你老，就让个道儿吧！”

“哼，官道之上，竟然目中无人，横冲直撞，就是皇帝老子也不行啊！”

这阵语声，中气充足，似非普通商旅，车中在座的人，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高手，心中皆不由一动！

但是此时此刻，谁都没有表示，大家都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故皆强按好奇心，静坐以待，希望车把式能好好打发过去，继续行程。

只听见车把式怒道：“朋友这话可不对了，小的赶车赶了半辈子，从没有出过岔子，自信对驾御牲口，还有这份把握，这次不说没有撞上朋友，就是撞上了，也是活该，谁叫你拦在道中，视若无睹，难道这么一辆车子，老远跑来，你朋友竟看不见？”

罗刹婆婆听了暗暗皱眉，目光一瞥众人，轻声道：“看样子又要节外生枝了……”

语声未落，车外蓦地响起一声暴叱：“好哇！你小子差点撞了老子，还敢发横！”

车把式怒喝道：“狗养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与我王大虎滚开，别耽误时间。”

只听得长鞭呼地一声，仿佛是向道中发话那人抽去。

“地灵神乞”暗道不好，他坐在最外面，口中道：“你们别下来，我先出去看看！”一撩车篷，人已跨出车篷，潜身到了车前。

几乎同时，王大虎一声啊哟，人已被拖出车辕，滚落地上，跌得金星直冒。

“地灵神乞”刚到车前，看到这种情形，目光一瞥，只见道中站着一个五旬瘦长老者，双目神光湛湛，右手正握着车把式王大虎的鞭梢，一个箭步窜到王大虎身边俯首冷笑道：“我道你多大能耐，竟敢口出不逊，老夫今天先让你吃些苦头！”

话声中，一掌就向王大虎后颈击去。

“地灵神乞”脸色微变，大喝道：“朋友手下留情。”

人已如风飘近老者身边，伸手一抄，已将王大虎向后拖起。

老者耳闻语声，一见竟是个破烂老化子，不由冷笑道：“尊阁是想管闲事？”

“地灵神乞”嘻嘻一笑，抱拳道：“朋友误会了，要饭的怎敢管朋友闲事？只是急事在身，雇了这掌柜的车子赶程，所以请朋友看要饭的面子，揭过这些误会，使老朽不耽误行程，则感激不尽了。”

瘦长老者哦了一声，冷笑道：“老夫以为区区一个车把式，怎能这样目中无人，原来还有你叫化子撑腰，好极，好极！哈哈……”

他一连两声“好极！”接着又是一阵狂笑，道：“老夫既不能教训这小

子，就只有教训你要饭的啦！”

语声中，右臂一挥，五指箕张，突向“地灵神乞”胸前抓去。

这一招奇诡已极，臂出如风，指快如电。

“地灵神乞”脑中陡然一惊，脸色霍然巨变。

三十年江湖中，他今天顾全大局，可说第一次忍受这口气，想不到对方竟然如此蛮不讲理。

在这刹那，欲拒又退，脑中念头千转，霍然飘后三尺，一掌推开车把式，沉声道：“朋友，我要饭的可以再忍让一次，希望能够高抬贵手，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我要饭的下次再登门谢罪如何？”

依“地灵神乞”昔年个性，这可说是一次奇迹。

但是这五旬老者倏然冷笑一声道：“要饭的，你说得太方便了，看你身手不弱，老夫倒想领教一番。”

说完，身形如电直欺，手指翻转之间，奇诡绝伦地扣向神乞手腕。

“地灵神乞”又惊又怒，他一再相让，竟料不到对方步步相逼，而且更想不到对方身手竟然如此快速。

在这刹那，他要封已来不及，身形再倒退三尺，口中厉喝道：“朋友既然找岔，报个名号听听！”

老者二次进手，皆差一线，脸色也是一惊，口中阴森森笑道：“老夫拿住你，再告诉你不迟，再看我这一招！”

脚下斜跨半步，右掌斜劈而出。

这次“地灵神乞”不再相让，乱发怒竖，一声大喝，右掌反挥而出，带起一道凌厉锐啸，丝毫不差地向对方掌上撞去。

砰地一声，老者双肩微晃，“地灵神乞”却倒退一步。

“地灵神乞”心头一怔！

他这一掌相试，发觉对方内力竟然高出自己一等，岂知就在这一怔刹那，老者一声冷笑，掌缘横挥，直向神乞肋间划出，左掌并同时向左边空隙抓去。

“地灵神乞”疾转半圈，避过对方右掌，双手交错，掌反扣向老者左手腕脉。

这一招是“地灵神乞”毕身绝学，岂知老者陡然大喝一声：“还不与我躺下！”

左掌一花，竟然反撩而起，印向“神乞”丹田。

神乞一掌划空，耳闻喝声，知道不妙，这时要避已自无及，心头不觉大骇！

他惊震之下，双掌一翻，竟然不避来势，猛推而出，正一是同归于尽的招式。

眼看二人即将一死一伤，半空中陡然响起一声暴叱，一道劲风，直向老者撞去。

气势如雷霆下击，老者一声怒哼，倒退一丈，目光一瞥，倏然失声道：

“原来是三府一观中的‘银鞭飞龙’！”

这时，“地灵神乞”也退出三尺，回想刚才险境，不由一身冷汗，涔涔而下。

他在江湖中素以耳聪眼尖闻名，此刻面对老者，虽极力思索，却想不起这身手超绝，功力不凡的五旬老者，究竟是哪一号人物？

怔呆之际，只见任不弃冷冷一笑，抱拳道：“朋友，刚才那手‘三花一

翎’及‘追云驰月’招式，已到炉火纯青之地，身手端的不凡，而且竟然认得老朽，恕老朽眼生，尊驾名号是否能赐告！”

老者响起一声如洪钟一般的笑声，道：“任大侠既知‘三花一翎’及‘追云驰月’必也知道老夫来历，又何必多问。”

任不弃又冷笑一声，淡淡道：“这二招是‘三花掌法’中的追命精着，昔年‘三花羽士’以一套三花掌及六十四手神力鹰爪，纵横江湖十余年，其后隐踪潜迹，江湖中已二十年不见，如今竟在北邙道上再见到三花掌法，实出老朽意料之外，但是老朽可以肯定，阁下并非那假牛鼻子。”

这一番如数家珍之江湖典故，听得“地灵神乞”心头砰然一震。

就是坐在车中不出来的崔宓等也不禁暗暗吃惊。

须知“三花羽士”一身功力奇诡莫测，而其个性，更是喜怒难测，率性而为，人在正邪之间，如今这老者虽说不是“三花羽士”，但既会三花掌法，必有关联，这一场纠缠，不知如何了法。

只见老者点点头道：“任大侠好眼力，不错，老夫并不是‘三花羽士’，不过老夫是谁，任大侠不识，那老夫也不必说出，以免贱名污耳，耳闻任大侠一条银鞭，有飞龙之誉，老朽正想讨教几手。”

任不弃皱皱眉道：“朋友赐教，敢不奉陪，只是老朽等急事在身，下次奉陪如何？”

老者不屑地一哼，道：“任大侠如此说，老朽也不为己甚，就请返回去吧！”

“地灵神乞”怒喝道：“老头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者嘿嘿一笑道：“今天老夫守此道路，行商旅客，一律不准通行。”

任不弃神色一变道：“朋友此举未免不对了，老朽等再三容让，已尽江湖礼数，敢情阁下非要打一场不可？”

老者一声狂笑道：“任大侠，打不打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无论是战是和，今天各位势必绕道。”

任不弃涵养虽已炉火纯青，也忍不下这口气，不由厉声道：“为什么？”

老者伸手指了指官道，冷冷道：“任大侠可曾觉察这条北邙大道上，今天没有一个商旅！”

任不弃及“地灵神乞”闻言一怔，目光一扫，这条交通要道上，果然没有半丝人影。

时正午后，阳光正盛，照理说，不会没有人，但是现在黄泥的官道上，静悄悄地，空荡荡地，充满了死一般的寥寂。

任不弃这时心中一片狐疑，沉声道：“今天官道上的确没有人，这与咱们有什么关联？”

老者仰天一阵大笑道：“当然有关，你任大侠知道平时商旅频繁的北邙道上，今天为什么连人影都没有？”

任不弃冷冷道：“老夫不明其中道理，就请你朋友解释解释！”

老者淡淡地道：“很简单，自昨天起，老朽已贴下布告，传出音讯，今天任何人不能过灵安一步，老夫在这里吃西北风，就是为了阻拦行人商旅车驾。”

说到这里，语声微微一顿，道：“别人既不能通行，各位自不能例外，老夫现在言尽于此。”

这番话，听得“银鞭飞龙”怒火冲天，不禁一阵狂笑道：“官堂大道，

竟然不准别人行走，老夫走南闯北四十余年，却从未碰到这种事，朋友，你太狂了！”

老者冷笑一声道：“老夫一点也不狂……”

语声未落，“地灵神乞”大喝道：“你好像还蛮有理一样，今天我要饭的偏要过去。”

老者冷笑一声道：“老夫是好意，二位如不听劝告，只要能打发得过老夫，各位尽管一走。”

“银鞭飞龙”任不弃哈哈狂笑道：“昔年三花掌法称武林一绝，老夫就以七十二式飞龙掌领教也好。”

“好”字一落，身形如电掣而起，右掌一挥，直逼老者前胸。

这一招“龙爪攫珠”气势威猛无俦，岂知老者上身斜侧，双足钉立原地，左臂曲肘，右掌一圈，反向任不弃肩头斩去。

避招出手之奇，决不稍让，“银鞭飞龙”哪有不识这招“暮春花飞”后面暗藏杀手之理，一声怒喝，身形扬飘一尺，双掌连环交击而出。

双方以快制快，用的皆是杀着，看得“地灵神乞”惊心动魄，一时之间，竟呆在当地。

坐在车中的人，虽然没有下来，可是每个人都用手指把车篷划破一点，对外面的一切，看得非常清楚，此刻心中皆惊疑而焦灼。

其中尤其是任巧君，二十年来，她第一次看见父亲与人作如此激烈的生死搏战，如不是父亲临走时关照，早已下车出手。

崔宓却心焦儿子的安危，更关心任不弃的成败，这么双重忧虑，使她心灵中的负担，更加加重……

而罗刹婆婆及黎雪则内心惊奇万分，此刻一味猜测这五旬老者的来历，要知“银鞭飞龙”的功力身手，能与他匹敌的，江湖上已极少见，如今这老者身手如此高强，却偏摸不透来历，怎不令人骇异。

她们大都知道昔年以三花掌法纵横江湖的假道士“三花羽士”，但这老者既没有身穿道袍，自然不是“三花羽士”，那末他是谁呢？为什么要不准商旅通过呢？

正在她们猜测惊疑之间，陡听“银鞭飞龙”任不弃一声大喝：“要饭的，还不令车驾起程，老夫等下赶上就是。”

“地灵神乞”一怔，却见“银鞭飞龙”因为略一分神，连被老者逼退三步。

这时不要说“地灵神乞”犹疑，连车中未出来的人也犹疑极了。

赶路果然要紧，可是能留下任不弃吗？

正犹疑之间，只听得“银鞭飞龙”又急急喝道：“为什么还不走？”

“地灵神乞”一咬牙道：“既然如此，我在前面四十里相候！”

说着一挥手对车把式喝道：“还不上车！”

车把式这时已看得汗流浃背，两眼发愣，被“地灵神乞”这一喝，犹如在梦中惊醒过来，忙连声应诺，跨上车辕，地灵神乞尚未钻入车中，倏听老者一声冷笑道：“要走可没这么容易，老夫倒看看车上都藏着什么人物！”

喝声中，掌式一花，身形突然如箭横纵而起，向马车前面，四匹牲口掠去，车把式只觉得眼前一花，正自一骇，却不知道老者掌已向牲口首部击去，这一接实，不用说四匹马一定完蛋，他是想逼得各人下车行路。

六十六

“地灵神乞”及任不弃一见老者举动，心中一震！

他们皆想不到对方竟有此一着，弃人击马，在这刹那，双双一声暴叱，“地灵神乞”双掌猛扬，和身向老者扑去。

任不弃更是如飘风一般，大腕一扬，一道银光，直向老者卷去。

正是一条龙鳞长鞭，任不弃怒火冲天之下，眼见对方想出这种绝主意，不得不动用兵刃。

只是银光一闪，灵蛇如电，岂知老者背后如长眼睛，身受“地灵神乞”及“银鞭飞龙”二大夹击，身形一溜，如风一般竟飘过马首，到了另一边。

任不弃鞭势滑空，竟自击向马身上，知道不妙，手肘缩，长鞭电掣收回，口中厉叱道：“老匹夫，你如劈死牲畜，我就劈死你！”

但他知道已无济于事，就在这刹那，却听那老者一声惊呼，身形电退一丈，神乞及任不弃翘首一望，却是罗刹婆婆已屹立在马那一边，手横拐杖，面罩重霜喝道：“老头子，你能逃过老身这一杖，老身佩服你，但老身今天要你还个道理，为什么一再阻道。”

原来罗刹婆婆机警，在车篷中眼见这般情形，知道要糟，四匹马虽不值几何，但是在急于赶程之下，被人毁了，也是不大不小的麻烦。

尤其这是北邙山附近，漓宫近在咫尺，露了行藏，势必遭受纠缠。

她一现身，拐杖一刺，正是“天雷龙形九拐”中的一招绝学“雷鸣龙跃”。

老者想不到车中还有这等高手，猛遭奇袭之下，飘退一丈，目光一瞥，竟是罗刹婆婆，不由心中也是一动。

只见他哈哈大笑道：“耳闻江湖风雨日紧，现在连你罗刹夫人都出现北邙道上，看来老夫得到的消息是不会错了。”

说到这里，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们既然一定要过去，不听老夫阻拦，即算与老夫为敌，即使成为死敌，切莫怪老夫不通知你们！”

语声一落，人倏转身向驿道上飞驰而去，瞬发只剩一粒黑点。

任不弃望着老者背形，满腔迷雾，此刻既不清楚老者来历，更不知道为什么事，一时呆在当地，沉思起来！罗刹婆婆这时倏然一声轻叹道：“任大侠与要饭的上车吧！赶路要紧，有什么事，车上再商量也一样！”

任不弃倏然惊醒，他目光一扫，人影一晃，竟上了车辕，道：“老夫来掌车，倒看看这老匹夫凭什么如此目中无人，凭的是些什么东西！”

车把式巴不得有人坐在一旁，镇压心神，刚才一幕生死相搏，他虽看不出什么，却已知道这批武林人物都是煞神，早吓得三魂俱飞，六魄无主。

罗刹婆婆当然也知道“银鞭飞龙”此举用意，在行踪已露之下，不如反而大大方方赶程。

于是“地灵神乞”与罗刹婆婆进了车篷，一声呼喝，车身一震，再度辘辘而动。

崔宓此刻脸上充满忧急之色，秀眸一瞥身旁的罗刹婆婆续道：“前辈，这七十里路程，很可能会生变化，这一耽误，南宫亮及‘鬼眼神偷’的遭遇不知会变成怎么样了。”

罗刹婆婆忙安慰道：“吉人天相，你也不必多愁，其实如有什么不测，老身以为经过一天一晚时间，现在赶去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崔宓禁不住浑身一抖。

她不是不知道这层道理，只是藏在心中，不敢去想罢了，如今罗刹婆婆一语道破，心头情不自禁地升起一丝寒意。

只见罗刹婆婆又是一声轻唱道：“不过我们还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尽量避免路上枝节，唉！假如老身料得不错，刚才那老匹夫，想必也是‘铁血盟’中人物！”

此言一出，篷车中的气氛，立刻变得一片沉重。

是的，刚才谁都没有说出心中的猜测，但是都有这种想法。

不然为什么要阻止车驾行人呢？

不过只有一点猜不透的，就是为什么，竟要封锁这条要道，如说为了知道自己这一群赶去搭救南宫亮，那么也不必要阻拦普通商旅通过啊！

车中每个人都在猜测这个问题，可是马车依然急剧地向前奔驰着。黎雪终于耐不住这股沉重的气氛，开口道：“罗刹前辈是否看出那老者是什么路子？”

罗刹婆婆摇摇头道：“三花羽士的三花掌法，听说已在江湖上失踪近二十年，没有听说过三花掌法还有旁支别派，这老者的身份，实使人感到迷惑。”

语声甫落，车身一震，陡然又停住，车中诸人心里一惊齐都凑着车篷孔缝，向外看去。

原来此刻车子已到灵安镇外，一座庄园前。

只见车前一片人头，有俗有道，把一条官堂大道占得满满的，一个个神色凝重，屹立如山。

车辕上的“银鞭飞龙”任不弃眼见马车通不过去，电目四下一扫，发觉初看这些人杂乱无章地站着，细看却是壁叠分明地在对敌着。

其中道装八人，一律手执长剑，指镇剑诀，跃跃欲动，外围却包围着十个老者，刚才曾在官道上动手的老者，也在其中，这些老者，每人衣饰年龄不同，却个个双目如炬，似有一身超绝的功力。

尤其使人奇怪的，却是“飘风剑客”易如君竟在一旁，仗剑观望。

“银鞭飞龙”任不弃不知道怎么回事，倏见“飘风剑客”易如君，身形一掠，如风晃至车旁急急道：“任大侠怎么也来，难道是为了这场搏斗？”

任不弃一愣，急低声道：“南宫少侠遇险，老朽与崔宓是赶往崑山绝魂谷，易大侠，这批老者是谁？这批道士又是谁？”

易如君叹道：“这么说，正是半空卷进漩涡，我也是风闻刚到，这批老者号称‘南方十老’，脾气怪异已极，至于这批道士据说是武当门徒，为了什么，在下也弄不清楚……”

语声刚至此，道中一位秃顶老者倏然大声道：“来者据说是中原武林的牛耳，江南任大侠与久未露面的罗刹夫人是不是？”

中气十足，话音震得在场众人耳朵嗡嗡作响。

任不弃立刻在车辕上起身，抱拳道：“在下正是任不弃，不知各位为了什么事，在此相峙不下？”

秃顶老者仰天狂笑道：“耳闻刚才你们不听咱们五弟劝告，非要到此，莫不是为这批牛鼻子增援而至？”

这话问得任不弃不知要怎么回答才好，刚才他发觉场中道士，没有一个认识的，但易如君既说是武当门下，自己与武当掌门玄真子也有着一番道义之交，如说不管，在江湖道义上有些说不过去，如说要管，那末崑山南宫亮那边身陷险境，势必又耽误了时光。

任不弃生平行侠江湖，却没有碰到过这种取舍两难之事，一时之间，目光连扫，却不知如何回答。

只见秃顶老者又哈哈狂笑道：“咱们十个老头子，本在南诏，与中原武林无冤无仇，却被你们这批中原武林引至中原，要老头子服膺你们中原武林盟主的号令，哈哈，如今想不到中原武林一个个连话都不敢回答一句！”

这番话，可说把在场武林人物，统统骂了进去，“银鞭飞龙”神色一怒，但盛怒之中，忍不住惊奇，脸色一沉，问道：“谁是中原武林盟主？”

秃顶老者，似是十老之首，闻言哈哈一笑道：“你何不问在场的武当掌门！”

“武当掌门？”“银鞭飞龙”任不弃神色不禁一震！喝道：“谁是武当掌门？”

秃顶老者用手一指中间一个手执墨黑竹剑的道士，道：“这就奇了，武当堂堂宗派，你任大侠连掌门都不认识，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语声未落，倏见那手执墨剑的道士大喝一声：“发动攻势！”

墨剑一撩，猝然向秃顶老者电掣刺去。

这一招凌厉至极，乌光一闪，剑啸骤起！

其余七名道士耳闻喝声，剑势立展，寒光交运，立向对手攻出。

显然他们趁老者发话疏神之际，欲制先机！

秃顶老者一声大喝！

“老八，放开门户，让他们进来，咱们统统接下了！”

喝声中，掌式交错，一道凌厉狂飚透掌而出。

刹那间，除了马车前，被称八弟的老者，身影横闪二尺没有出手外，其余老者，脚下步伐运动，掌式猛推而出，掌劲剑气，立刻交织成一片。

只听得未动手的老者大喝道：“任大侠与车中朋友请进阵，只要能破得咱们‘南方十老’的‘十绝方阵’，咱们就向中原武林永远称臣。”

任不弃心中狐疑大起，发觉其中有许多蹊跷，他耳闻不理，目光一扫，见道士在中央布展的是八卦剑阵，虽仗长剑之利，却无法移动一步。

而另一面“南方十老”身居外围，身形交错，却着着进攻，掌上劲力之雄浑，竟使中间道士有些手忙足乱……

但这场剧烈的搏斗，并未使任不弃贯神注视，在这刹那，他在思索其中两个疑题！

“武当掌门武林中谁都知道是玄真子，难道已经换了掌门？另外一点，是谁号称中原盟主，把‘南方十老’引出来，目的何在？”

他正思忖，倏听秃顶老者大喝道：“老八，他们不肯下来，先请他们尝尝烈火弹滋味！”

未动手的老者一声应诺，右手从怀中一掏，健腕一扬，一粒火红铁丸，已向车篷上打至。

在这刹间，任不弃心头猛然一震，念头尚未转过来，易如君倏然大喝道：“任大侠快下车！”

任不弃左腕一抄，挟着车把式，身如苍鹰，疾飞而起，右手向腰际一探，银鞭如电而起，反向老者撩起，口中厉喝道：“原来尊驾是昔年烈火门中人物，老夫等与你们无怨无仇，怎可下这种毒手？”

几乎同时，车篷中响起一声大喝，罗刹婆婆拐杖挑裂车篷，单掌猛扬，劈出一道掌风，向那粒火珠推去，只见那红色铁丸，飞出三丈，坠落地上，

嘭地一声，顿时燃起一片红色火光。

这时，车中的人已知无法再坐视，身形动跃，唰唰唰，掠落场中。

这一边“银鞭飞龙”银鞭刚出，却见易如君大喝一声：“使不得！”

剑聚真力，向任不弃鞭梢架去。

几方面动作，几乎同在刹那之间，任不弃见状一愣，肘腕一缩，银鞭回收，口中喝道：“易如君，这是为什么？”

人已飘落地上，放下业已吓得软瘫的车把式。

“飘风剑客”易如君忙恭谨地道：“任老前辈，目前最好不动手，在一切事情尚未弄清楚之前，何必陡树强敌！”

任不弃心中一动，尚未发言，倏见那秃顶老者大喝道：“拉开十绝阵法，把他们全部包围，看看中原武林人物的身手，究有多高！咱们二十年隐迹南诏，说不得这次要大开杀戒了！”

语音一落，只见人影晃动，十名老者，如爆花一般散开，立刻把崔宓及罗刹婆婆等包围在当中。

场中道士剑式落空，立刻恢复八卦阵式屹立不动，但那手执墨剑的道士，眼波流动，却显出一股不安之色。

罗刹婆婆精光四射的双目，来回一扫，对十老朗声道：“咱们尚有急事在身，这次并不想插身是非之中，各位昔年在江湖中，谅必也是一方之尊，在未动手前，是否容老身问几句话？”

秃顶老者哈哈狂笑道：“罗刹夫人昔年名震蛮荒，有什么话快说吧！”

罗刹婆婆倏然转对手执墨剑的道士道：“道长手中所执，是否即是武当至宝‘寒竹剑’？”

那道士沉声道：“不错。”

罗刹婆婆又道：“这么说道长已是武当掌门啰？”

那道士胸膛一挺道：“当然！”

罗刹婆婆皱眉道：“耳闻武当掌门是玄真子，难道玄真子已遭到什么不幸？”

道士诡笑一声道：“玄真子已于上星期亡故……”

罗刹婆婆沉思片刻道：“道长法号如何称呼？”

道士嘿嘿一笑道：“贫道法号慈雨……”

罗刹婆婆脸色突然一变喝道：“好个慈雨，你敢情是叛出武当，偷窃武当‘寒竹剑’的法雨贼道，老身找你多时了！”

喝声中，拐杖一挑，风雷平地而起，直向法雨真人劈去。

原来罗刹婆婆一见他拿着武当失窃已久，到处追寻下落的“寒竹剑”，心中早已怀疑。

再听他报出法号慈雨，心中暗思武当上下三代弟子没有一个慈雨其人，只听说过法雨真人，系玄真子师叔。如今一听他虚报名号，就猜测出“南方十老”定系受挑拨而至，其中必藏着什么阴谋，故而直言拆穿对方诡计。

法雨真人一见罗刹骤然出手，知道诡计已穿，眼见拐杖当头压下，心中一凛，喝道“弟子们还不动手！”

剑势如电而起，反向罗刹婆婆胸头刺到，身形一转，已避过拐杖，带动八卦剑阵，顿时剑光撩乱，向罗刹婆婆围至。

形势一变至此，“南方十老”个个都被怔住，却见“银鞭飞龙”大喝一声，身形如飞，银光一闪，就向八卦剑阵冲去。

这二大高手拚力攻击，剑阵顿时一乱，这边崔宓一拱手向秃顶老者道：“长者现在亲眼所睹，中原并没有什么盟主，其中定有诡计，敢请长者将经过赐告！”

秃顶老者目光一闪道：“老夫等兄弟十人一向隐居于南诏，上月这法雨贼毛忽然光临，自称奉中原武林盟主之名，向老夫等挑战，老夫一怒之下，摆出十绝阵法，要此贼毛一试，岂知他一味逞口舌之能，并不动手，待老夫发觉有异，匆忙返回居处一看，竟然失窃一件重要东西。”

崔宓一怔道：“什么东西？”

秃顶老者脸上闪过一丝杀机，恨恨道：“老夫等所以隐迹南诏，正是为了日夜看守那株七彩灵芝，却不料中了这贼声东击西之计，竟遭失窃！”

崔宓奇道：“七彩灵芝载于古籍，只供玩赏，并无什么大用……”

语声未落，秃顶老者冷笑道：“一棵七彩灵芝虽无什么大用，但老夫从一本秘典中知道，如配上一样草药，制成药丸，功能夺天地造化，成长生不死之身。”

崔宓心中一怔，道：“那是什么草药？”

秃顶老者倏然狂笑一声道：“那就是产于南诏的‘乌羽草’，可惜这贼毛不知哪里听来的消息，取了灵芝，却没有取得老夫早已采集储藏的草药，也是一钱不值！”

话声刚到这里，蓦听得场中响起一声惨嚎，一名道士脑花四迸，竟毙于罗刹婆婆的龙头拐之下，只见“银鞭飞龙”陡然一声大喝，银光一闪，竟向法雨真人的寒竹剑上卷去。

呛啷一声，长剑被银鞭绕住，法雨一声大喝，长剑一抽尚未抽动，黎雪却趁机一闪而入，娇笑声中，并指如戟，向法雨腰际点去。

这些变化，都在瞬眼之间，法雨手中寒竹剑一抽，竟如磁铁一样，动也不动，心中不由一凛！

须知“寒竹剑”功能斩铁如泥，如今竟无法断任不弃的银鞭，他心中怎不骇然。

他却不知，“银鞭飞龙”已用上全部内力，聚于鞭身，施出粘柔之劲，左掌与黎雪同时，拍向法雨丹田重穴。

在两大高手夹击之中，法雨已脸无人色，右手一松，准备后退，岂知黎雪心智机灵，早知他唯有此一途，一声娇笑，道：“贼毛，你跑不掉啦！”

指影一花，右手一拂，掌缘正拂在法雨“气海穴”。

这正是“兰花拂穴手”中的一招“蝶翅采花”。

法雨惊慌之下，神智已经失镇定，眼见掌影如幻，香风微拂，右手一撩，竟然撩空，倏觉腰部一麻，吭了一声，人竟软瘫地上。

黎雪随手一把抓起法雨，向秃顶老者一摔，娇笑道：“老头子，这贼毛交给你啦！你不妨问问他到底在弄什么诡谋？”

这时罗刹婆婆一声大喝，对其余的道士厉声道：“你们是否要命？还不抬手！”

尚余六个道士，眼见法雨被擒，同伴惨死，闻声齐都心中一颤，剑势立正，呆立当场，脸无人色。

秃顶老者，一把抓起法雨，冷森森道：“谁支使你挑拨是非，盗去灵芝的？”

法雨咬牙不哼一声！

秃顶老者冷笑道：“你大概知道老夫昔年‘三花羽士’名号，从来手下不留活口，假如你不说，老夫这次，嘿嘿，倒想留你一条命，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众人恍然大悟，这为首老者竟是“三花羽士”，但法雨却脸色陡然惨白，颤声道：“贫道是奉‘绝天魔君’之命……”

话声甫住，官道上倏然出现十余个身形，自远如风驰至，为首一人却正是瀛宫的极乐仙子公孙媚。

身旁十余个蒙面人，个个手执兵器，屹立一旁。

“南方十老”目光一闪，身形齐动，立刻把这批蒙面人包围在中央。秃顶老者倏然拖住法雨，横飘一丈，大喝道：“灵芝现在什么地方？”

极乐仙子娇笑一声，接口道：“灵芝此刻已到瀛宫之中，三花羽士，你别费力气啦！”

“三花羽士”陡然目光一抬道：“这么说，你是与这杂毛一伙的啰？”

极乐仙子淡淡地道：“法雨正是本宫手下！假如你老头子识相，快回去献出‘乌羽草’，今天尚可免得尸横当场。”

此言一出，中间五位老者首先一声大喝，掌式竟向中间呆立的六名道士推去。

六名道士本是被法雨怂恿叛离武当，一见极乐仙子，正自进退两难，料不到“南方十老”竟骤然下杀手，念头尚未转过来，雄浑的劈空掌力已袭上身躯，砰砰连响中，六条身影，被撞出阵外，六道血箭，洒得满地血红，顿皆魂归地府。

“银鞭飞龙”等见状心中不禁一震！

这批道士虽然罪不可恕，却不至于全部该死，但这五位老者竟然陡下杀手，实令人感到太棘手了一点！

惨厉的气氛尚未下沉，场中又陡起一声惨嚎！

聚目转视一瞥，却见“三花羽士”已一掌拍击法雨天灵盖，手臂一扬，将尸体扔出三丈开外，口中对“银鞭飞龙”一拱手道：“听说任大侠尚有急事，就请上道，这里事待老夫等自行处理！”

“银鞭飞龙”与崔宓及罗刹婆婆交换一下眼色，抱拳道：“尊驾既然如此说，老朽恭敬不如从命了！”

极乐仙子冷冷一笑道：“等各位赶到崑山，南宫亮早已变成一具骷髅了！”

说完连声娇笑，状似得意已极。

崔宓心头一颤，强忍怒气，目光一闪，却不知车把式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辆破篷马车，孤零零地吃立道旁！

“地灵神乞”这时已低声道：“我们快赶一程，天黑以前，或可以到崑山山麓！”

崔宓暗暗一叹，身形掠动，向崑山方向如飞而去。

六人刚一出阵，就听得“三花羽士”一声大喝！

“极乐仙子！只要你破得了老夫的十方十绝阵，要老夫人头，也一样奉上！”

崔宓回音一顾，却见人影晃动，她叹息着，自己为了南宫亮，眼见仇人，却无法分身出击，一行六人，脚下不停，已渐渐远离了血腥场所去查探一个未可预卜的局面……

六十七

峭山山麓在暮色的映照下，已一片灰黯。

那座荒凉而狭小的土地庙前，一片焦土枯叶，仿佛被火烧过一样。

这时，正有几个和尚在用禅杖，挖掘土坑。

土堆旁排列着三具尸体，那不说可知是悟了、悟明、悟净三僧。

闻名江湖的十八罗汉，自悟众僧自裁，至今只剩下十四个了。

这时，坟堆即已挖好，百果禅师及少林掌门百智大师，单掌立胸，眼见悟业僧与两名和尚将尸体安放在土坑中，其中两具已被烧得焦头烂额。

十六位年老得道高僧此刻满脸悲痛之色，目视三位少林弟子入殓，待土堆隆起，才同时发出一声叹息。

百智大师缓缓抬头望了一下天色，见天际余光渐暗，沉凝悲痛的脸色，渐渐变为焦灼。

一旁的百果禅师倏然低声道：“掌门人，天色快暗了，咱们还是起程吧！”

百智大师道：“依老衲之见，还是再等上片刻，南宫少侠一去无影踪，仇施主又追踪下去，不论情况如何，总应该回来才对，怎么将近一个时辰，依然杳如黄鹤？”

这位少林高僧语声中充满了惶急。

百果禅师低沉地叹息道：“地近魔窟，万一这批魔头再来，情况实令人不堪设想，掌门师弟！少林五百年基业，尚须你主持，岂可因此……”

说到这里，语声幽然中断，显然为了武林道义，与少林寺的利害问题，相峙不悖，也不知怎么表白才对……

天光渐渐黑暗，四野一片静寂，焚烧过的火场，一片焦枯，衬托着三堆新坟，令人感到过多的凄清与荒凉。

百智大师眼见南宫亮与“鬼眼神偷”仇森，还不返转，禅杖一顿，正要下谕动身，蓦见，几条黑影，在荒凉的山道上横掠而至。

少林群僧此刻已变为惊弓之鸟，见状个个手横禅杖，凝神戒备。

目光闪处只见这几条黑影掠空而落，人形一现，却是“绿裳仙子”崔宓，及“银鞭飞龙”等六人。

百智大师精神一振，同时心中也有些奇怪，他不知道崔宓这些人怎会赶来此地。

老和尚心尚在盘算，口中已道：“老衲百智，拜见各位施主，各位此来是否也是想一探‘铁血盟’的蓝旗总坛？”

罗刹婆婆接口道：“掌门人少礼，崔仙子等与咱们赶来，是为了风闻南宫亮临身险境，却不知大和尚等也在这里，敢情也是为了‘影子血令’而来？”

百智大师怔了一怔，长叹道：“老衲蒙仇老施主相救，脱身绝魂谷，岂知在荒庙中，竟遭强敌包围，南宫少侠与老衲等侥幸脱围，却料不到一条人影，竟将南宫少侠挟走！仇施主追踪而去，至此即均未见回转……”

崔宓一闻此言，大惊失色，急急道：“大师看清那人是谁？”

百智大师摇头道：“老衲昏聩，那条人影身法太快，竟无法辨清那人面目年龄！”

崔宓浑身一颤，急急道：“莫非是只闻名而未见面的‘绝天魔君’？”

她话声仿佛自语，声音虽低，但在场每个人仍有听到，一提起“绝天魔君”，群侠心神猛然一震。

这也无怪乎众人心头骇然！一个“影子血令”功力已出神入化，再加上“百毒尊者”，这等绝世高人，竟听命于“绝天魔君”，那这老魔头的武学，已不问可知，连少林掌门都未能看清那人身形，除了这魔头外还有谁呢？

此刻群侠心头一阵黯然，尤其崔宓，心瓣如被捣碎一般，呆呆站立，泪如泉流。

罗刹婆婆一看崔宓脸色不对，低声喝道：“崔仙子！事情尚未弄清楚以前，不必胡思乱想！”

喝声中，已一掌轻拍崔宓背心，只见崔宓哇地一声，张口吐出一口瘀血，目光方始渐渐转动。

罗刹婆婆轻轻一叹。

她知道崔宓心中的感觉，但是又有什么可以安慰她的呢？

崔宓年来遭遇太多的打击，苦难的磨练，使她心理渐渐坚强，她终于制住内心的悲愤，道：“掌门大师是否可以把经过详细情形叙述一遍？”

百智大师又是一声长叹，随把在“绝魂谷”中经过，源源述出。

这些事虽是已经过了三天，但在百智僧脑中，历历犹在目前。

老和尚说到避敌荒庙，禁不住转道瞥了一眼新坟，悲痛地接下去道：“老衲与少林门下偕南宫少侠刚休息过一个时辰，想不到竟陷入‘毒手入魔’散布的‘七里闻香断魂散’包围之中……”崔宓心中一惊！

她不知道“绝天魔君”用什么办法竟能罗网到这些在江湖上久不露面的绝世魔头？

在她惊骇中，只见“银鞭飞龙”任不弃也矍然变色道：“想不到陆无忌及‘毒手入魔’都被‘铁血盟’请了出来，唉！看来这场浩劫，将使中原武林惨祸连绵了！”

只听得百智大师继续述道：“老衲门下悟明等三弟子因不明敌情，在无声无息中毒死亡，那时老衲与南宫少侠尚不知这毒魔在荒庙撒下巨毒，于是皆出来查探，待发觉情有蹊跷，毒手倏然现身，却威胁在十二个时辰内，要南宫少侠自动就缚……”

崔宓失声道：“这么说，犬子一定再度陷入‘铁血盟’中了！”

百智大师道：“不，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此，老衲与南宫亮少侠等在荒庙坐等一天，苦无对策之间，倏听庙门口有一丝异声。”

罗刹婆婆目光一闪道：“这是在什么时候？”

百智大师道：“在日落崦嵫之时，南宫少侠首先发觉，身形一跃，却顿在庙门口，眼光直视破垣上，一动不动。”

黎雪惊奇地道：“墙上有些什么？”

百智轻轻一叹道：“老衲见状，也自惊疑，与仇施主晃身而出，却见墙上潦草地画着六个字。”

任巧君紧张地娇声道：“什么字？”

她虽然始终未插言，但对南宫亮情愫所牵，关切之状，不在崔宓之下，故而出言急切不容稍待。

只听百智大师道：“老衲目光一闪，才知来了救星，因为墙上的六个字却正是解围的唯一妙着，六字那是‘去毒唯有火攻’！”

“哦！”诸人此刻不由恍悟，齐都松了一口气。

须知“七里闻香”是一种粉末，散在地上，自难发觉，如用火一烧，一切化为灰烬，其香味自然而然解除。

百智大师喟然道：“那人虽告知了去毒解厄之法，但竟始终不见人影，于是老衲等一齐动手，先砍除林中枝叶，扎成一捆一捆，钻石取火，抛至这一散有剧毒地带，当时每人间隔颇远，岂知就在浓烟蔽空之际，只听得南宫亮一声惊呼，竟被一条淡影挟持而去。待老衲发觉，已远出三十丈，渺不可见。”

崔宓急急问道：“是朝哪个方向？”

百智大师语声越转低沉，道：“方向正是往‘绝魂谷’那边！唉！仇老施主首先追踪而去，老衲略一错愕，起身较迟，追出一里竟连仇施主人影都见不到了。”

众人心中又是一沉，倏见崔宓悲声道：“我今天拚命也要看看‘影子血令’及绝天魔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语声中，身形电掣而起，竟如疯狂一般，向“绝魂谷”掠去。

诸人见状大惊，罗刹婆婆伸手一把没有拉住，急喝道：“崔仙子，你不是去送死？”

但是崔宓此刻心如绞割，怎还会听到别人的话，两个起落，已出十丈。

其实任谁处在她的环境中也免不了这样！

父亲与丈夫生死茫然，唯一的儿子，已是她心目中的仅有的寄托与命根，此刻竟然步入丈夫后尘，她又怎能不疯狂！

“银鞭飞龙”长叹道：“情形如此，怕已拦不住她，但咱们岂能见死不救，只有跟下去了！”

这阵语声极为急剧，话声尚未停止，也不待众人反应，身形已如淡烟一般，向崔宓急起直追。

于是罗刹婆婆与黎雪“地灵神乞”等也提气纵身，随她急驰。

百智大师微一犹疑，长长一叹，朗声道：“各位施主稍待，让老衲带路！”

接着一挥手对百果禅师及十四罗汉道：“少林可亡，誉不可损，请师兄及各位师侄勉为其难。”身形一掠，已急掠而起。

其实这位少林掌门遽下这种决定，内心是相当矛盾的。刚才尚念念畏惧“铁血盟”中的这批魔头，急欲离去，想不到此刻却明知此行凶险，却逼不得已再度闯死亡之关。

不过，这也表示出少林一派所以能屹立武林数百年，永不坠落的原因，在死亡与道义二者之间，这位少林掌站还是选择了“道义”，不肯弃众自安。

苍茫的夜色中，二十余条人影，如电飞驰。大家都怀着悲痛紧张的心理，默默无言。

百智大师此刻已在先头领路，两旁十四罗汉卫护着。这批少林僧曾被胁迫居在绝魂谷中，对进出道路，自然比较熟悉。

但是，眼见绝魂谷的峭壁，一步步的接近，然而四周却丝毫没有动静。

刚来的群侠，对这种现象感到惊奇而匪解……但是，少林僧却更加提心吊胆的放缓脚步。

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因为自己这边廿余人，声势汹汹而来，“铁血盟”中的人物，不会不知道。转过擎天峭壁，行过隘道，眼前景色，首先开朗，只见谷中黑黝黝地一片房屋。

可是令人奇怪的，却是灯火全无。

百智大师一声惊咦，倏然停步，一挥手，阻止众人再行前进，谨慎地目光一扫，发觉四周竟然没有半丝人影，才低声道“眼前就是绝魂谷的蓝旗总

坛，此刻竟然没有一丝灯光，实使人觉得奇怪！崔仙子意见如何！”

崔宓脸色铁青，冷笑道：“纵使他们有什么诡计，我崔宓也要搜他一搜！”

话声一落，反腕抽出长剑，身形电掣而起，向黑沉沉的房间扑去。

百智大师暗暗一叹，口中却急道：“老衲意见认为不必分开，以免被这批魔头各个击破。”

他说话声中，身形已动，紧随崔宓身旁，执杖戒备。此刻，二十余人心灵陷入无比的紧张，轻蹬巧纵，逐屋搜索过去。

打开一座座门户，走过一条条甬道，出于意外的，却不见有半丝人影。

一个时辰后，众人走遍了绝魂谷中所有的房屋，渐渐地松弛下神经，也感到一阵失望。

他们想不到“铁血盟”的这批魔头，竟然撤退一空。

崔宓在回到庄外大门时，悲痛地叹出一口气，但她心中仍是迷雾丛生。

“影子血令”及“绝天魔君”这些人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偌大的基地呢？是怕自己再度来袭击？未必见得，在地理人数上，强者绝对不会怕弱者的。

崔宓继续想道：“那末，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迫使‘绝天魔君’甘愿撤走……”

她转念到此，却想不出一个答案出来。

其余众人的心中，也怀着同样的疑问。

他们却不知道“绝天魔君”一方面为了本身某种缘故，“铁血盟”尚未到公开江湖的时间一方面却因为突然遭到一个不世出的人物威胁，忍痛放弃了“绝魂谷”的基业。

当然，这些情形，别人都无法知悉的，知悉的却只有一人，那就是南宫亮。

这时，黎雪倏然娇声道：“人既然跑了，放上一把火，烧掉这些狗窝，也可以出出气！”

语声中，迅速从怀中掏出火焰，晃身再入屋中，点上灯油，返身而出。

刹那之间，漆黑的天空中，燃起一片火光。

少林诸僧及群侠连忙退身至隘道中。

百智大师此刻道：“南宫少侠究竟是否落在‘影子血令’手中，事尚可疑，老衲等回返少林寺后，必驰函各门各派，尽量探听，希望崔仙子暂放宽怀，切勿过份悲伤。”

崔宓眼望前面红光冲天，心中也似被燃烧一样，觉得一切希望皆化成灰烬。

罗刹婆婆道：“大和尚此刻是否回返少林寺？”

百智僧心中一动，忙道：“老衲月余未返少林，此刻正想回去，如各位施主不嫌荒山陋寺，不妨同驻敝寺，共商对策。”

任不弃沉思道：“掌门大师之言，正合老朽之意，目前切忌力量分散，同往少林，也可互相照应。”

其余人等在这风声鹤唳之下，也都已无安全之处可去，此刻只有茫然点点头，于是一行人离开绝魂谷，连夜动身，前往嵩山。不过大家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南宫亮及仇森的下落！

却不知南宫亮已知道了一个绝大的秘密……

且说南宫亮身被挟住，却无法看清出手的人是谁，只见两旁山岭树木如飞倒向身后。

此刻，他心中又惊又怒，口中厉声道：“你是谁？”那人脚下不停，口中却道：“小娃儿，此刻行路，最好闭口，到了地头，你自然知道我是谁了。”

南宫亮心中气煞，他暗暗默运功力，却发觉已在不知不觉被对方点了血穴，周身真气，竟然无法凝聚。这时，他面向地面，微微抬头一瞥，竟然是往崱山方向接近。

他心中不由大骇，怒喝道：“匹夫，你可是绝魂谷中……”

“人物”二字尚未出口，那人左手向南宫亮喉头一拂，竟再点上哑穴，口中沉声道：“小子，这时你最好闭上嘴巴，多说话对你并没有好处！”

南宫亮口不能言。身无法动心中又气又怒，暗暗着急忖道：“这番一定凶多吉少，但我岂能眼睁睁等死！……”心中想着，倏起一念，何不试试运气自冲穴脉，假如能够解开，或有一丝生还希望。

于是，他索性眼睛一闭，默忆“无影叟”所传的口诀，暗自运起功来。

这时，他只听到耳旁风声呼呼，身如腾云驾雾一般。

但是他再也不管这挟住自己的人把自己带向什么地方。因为他知道：时间稍纵即逝，自己的生命，在这短暂的时间中，将是生与死的分际。

哪知就在他默默按照口诀，调气纳元之际，砰地一声，身躯竟被摔在地上。

南宫亮心头一沉，倏然睁目，发觉自己竟已在一座山洞之中。

洞顶上悬着一颗明珠，发出一道柔和的青光，洞中摆饰洁雅，眼前的人却是一位白发婴面老者，脸上红光润匀，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这时他心中又骇又惊，禁不住张口喝道：“你是谁？”

这一发话，他才发觉，自己跌在地上刹那，哑穴已开，于是急忙默一运气，周身气脉，竟然畅通无阻，显然麻穴也已经被对方解开。

他一跃起身，蓄势戒备，但心中倒反而迷惑起来。

只见婴面老者，嘴角隐现一丝微笑，道：“小子，你不觉得这样问话太不恭敬么？”

南宫亮一时猜测不出对方是友是敌，呐呐道：“这……这是什么地方？”

老者道：“这里是离绝魂谷不到三里的太阳谷。”

南宫亮心中一片迷雾，怔怔道：“长老究竟是谁？把在下带来此间，是什么用意！”

老者倏然轻轻一叹道：“南宫亮，你是否听说过，四百年前江湖中有‘天门’一脉？”

南宫亮一怔，他想起在“阎王堡”，悟业僧曾说过“天门”一脉的简短经过，于是点点头。

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就是‘天门’一脉仅有的第四十八代掌门，‘天门居士’！”

南宫亮大吃一惊，暗忖道：“天门一脉，不要说当今武林从未听说过，就是这自号‘天门居士’老者在江湖中也从未见到过，怎么倏然之间，又出来一位掌门人来呢？”

他心中忖着，同时当想到对方功力身手，也不禁骇然，知道这老者必是

一位不世出的奇人。自己在纵火之际，只见浓烟之中，淡影一闪，身躯已被对方挟住，从这一点看来，自己的功力身手，比起对方来实如小巫之见大巫。

天门居士见南宫亮皱眉沉思，又轻轻一叹道：“南宫亮，你或不能相信老夫的话，但你应该相信老夫对你并没有恶意。”

南宫亮这时渐渐散去真元，因为他知道假如这天门居士真有恶意，凭自己身手，也是有败无胜，索兴坦然道：“长者怎么能证明对在下确实没有恶意？”

天门居士道：“如不是老夫墙上留字，教你纵火之法，少林寺那批和尚与你还不是活活等死？”

南中亮心中恍悟，对天门居士肃然一揖道：“晚辈刚才多疑，请前辈原谅，但不知前辈将在下带来此间，有何吩咐？”

天门居士点点头道：“说来话长，来，坐下慢慢谈！”

话声甫落，他脸色一沉，侧耳倾听片刻，倏又对南宫亮道：“你的朋友追来了！”

南宫亮一怔，仔细凝神察听，却没有觉察一丝声悉，目光向洞外一瞥，只见黑沉沉地什么也没有。

天门居士见状微微一笑道：“大概是那位枯矮老者，此刻离洞约三十丈左右。”

南宫亮心中又是一凛，暗忖道：“耳闻武学之极境，可以天视地通，这天门居士莫非已到了仙凡交施之境地。”

只见天门居士微一凝视，又道：“太阳谷五十年来，未容人轻入一步，难得今天佳客光临，也好，南宫亮，你去把他引入洞来。”

南宫亮连忙应诺，纵身而出，果然二十丈外，有一条矮小人影，在来回飞掠，似在搜查什么。

他知道必是“鬼眼神偷”仇森，为了找自己而来，忙大声道：“仇老前辈，快来这里！”

那人影闻声，嗖嗖连跃，已到南宫亮眼前，果是仇森。

只见他胸头微喘，唉了一声，急急道：“少侠，你真把老朽急死了，待在这里干什么？”

南宫亮一把拉着仇森，返身入洞，口中道：“仇老丈，晚辈为你引见一位高人，即是天门一派的掌门，天门居士。”

仇森入洞，耳闻这番话，见明亮的洞中站着个白发孩儿脸的老者，不由一愣，不知说些什么好。

实在，这发展太使他感到意外，脑海之中，一时之间，竟转不过来。

只见天门居士微微一笑道：“仇大侠轻功绝佳，老朽竟没有能完全摆脱你，实令人感到钦佩。”

他因未在江湖中探听，却不知仇森就是以一身轻功，才能夜行千里盗八百。

这时，仇森才抱拳道：“原来是天门居士前辈，老朽仇森，这次多打扰了。”

说到这里，脸色一整，又道：“天门一脉，自老朽出生，后来只有耳闻，被人视作武林遗史，想不到还留有居士一人，但不知前辈是否知道为了贵派十二篇秘笈，江湖上展开的连绵浩劫？”

天门居士微叹道：“最近才有所闻，老夫也是为了此事，把二位引到此

地。”

说到这里，一挥手道：“老夫独居五十余年，今天尚是第一次有客，有话慢慢再说。”

“鬼眼神偷”此刻也不再客气，忙在厅几旁坐下，南宫亮怔然坐在一旁，口中道：“前辈此举，以晚辈想，一定与‘灵天秘笈’有关，不知晚辈猜测对是不对？”

天门居士缓缓坐落，微微颌首道：“不错，你南宫一门的遭遇及江湖上的变化，老夫最近已打听清楚，以你智慧，老夫深庆没有看错人。”

说着，脸上微露欣喜之色。

仇森接口沉声道：“以尊驾身手，举世无匹，既知始末，何不出手为江湖消弭一场惨祸？”

天门居士摇头道：“自本派第十五代掌门因门下叛离而痛心疾首不愿再出江湖，每代仅传一人，遗命永久居于太阳谷中，不得再涉江湖恩怨，上代祖师所以如此规定，其中经过之辛酸曲折，实不足为外人道，而老夫引各位来此，已是违背历代祖师的遗命，不过为了实践祖师所遗另一志愿，只能暂时折衷一下了。”

仇森摇头一叹，南宫亮已接口道：“如晚辈猜测不错，前辈是想收回十二篇‘灵天残篇’，对也不对。”

天门居士颌首道：“不错。”

仇森道：“现在八篇在绝魂谷中，四篇在‘阎王堡’，阎王堡主手中的固然可以要得回来，但‘绝天魔君’手中的八篇，却无能为力了。”

天门居士微微一笑道：“老夫自有办法，只是想借重二位，不知二位肯为老夫收回这十二篇秘笈否？”

仇森正色道：“老丈掌门一脉，收回本门武功，自是名正言顺！能力所及，老朽自当效劳。”

天门居士转道道：“南宫亮，你呢？”

南宫亮沉思片刻道：“只要对武林有益，晚辈无不听候指示，但是，晚辈有一条件？”

天门居士脸色一沉，道：“什么条件？”

南宫亮道：“目前晚辈当务之急，是在查探外祖父及父亲下落，对前辈之事，或可能无法兼顾。”

天门居士哈哈一笑道：“念念不忘孝悌，孺子可教，老夫对你目前环境，自当顾及，你既然愿意，老夫愿将‘灵天秘笈’中的武功，全部相授，以遂你报仇之志。”

南宫亮头狂喜，一跃离座道：“真的？”

天门居士道：“老夫从不轻易承诺，既已答应，自然决无反悔，至于仇老丈不妨在此陪伴南宫亮。”

南宫亮立刻恭敬地向天门居士拜了三拜，然后起立，目光一瞥仇森，却见他脸色犹疑，不由轻声道：“仇老丈，你觉得有什么不对？”

仇森倏然对天门居士道：“老丈此言，使老朽不解，秘笈既已失散，老丈何以相授？”

天门居士道：“灵天秘笈自然在老夫身边，这点仇大侠无须多疑。”

南宫亮一怔失声道：“那落在‘绝天魔君’手中的，‘灵天残篇’难道是假的？”

天门居士摇摇头道：“不，也是真的，那不过是一本副册罢了！”

啊！南宫亮恍悟其中缘故，却听得天门居士又道：“但是，那十二篇副册老夫所以要收回，却是另有道理。”

南宫亮一怔道：“什么道理？”

天门居士长叹一声道：“天门秘笈十二篇，这十二篇皆是本门四百年前历代师祖心血研创的武学，而以其中第一篇最重要。”

说到这里，倏然从怀中掏出一本黄色绢册，起身走近南宫亮与仇森，将绢册翻开一页，放在竹几上，继续道：“这就是灵天秘笈……”

南宫亮与仇森眼见武林中人人梦寐以求的奇书，此刻竟摆在眼前，禁不住心头狂跳。

他二人急运目光一瞥，只见这页绢纸上画着一个肉身人像，身体上同时画着许多红黑色的线条。

南宫亮出身武学世家，仇森也非俗手，对这图画，自然一眼就可看出是一种脉络运气图。

只听得天门居士以手指顺着图中经线继续沉声道：“要练天门一派武功，必须先练本门别创蹊径的吐纳之法，而本门练气之法与其他各门各派截然不同，纳气所循经脉，有其一特定系统，同时有其一定时间。可是副册上所画，与这本正册，却有些微差异！”

南宫亮禁不住好奇地问道：“什么差异？”

天门居士手指又指着黑线道：“这是一周天后一口真气反运所经脉穴，但是副册上所注，在经过心经穴时，却差了半寸，唉！就这半寸之差，却可使练功之人，由正入邪，伦入魔道，甚至可能走火入魔，永无恢复功力之可能。”

南宫亮听得心头一凛！

天门居士又是一叹，继续道：“故那本副册如伦入魔道，那是天理循环，自找报应，但如正派人物取得练功，却是一番意想不到的祸害，老夫所以要收回，道理却是在此。”

南宫亮由此不禁想起“独脚阎王”，暗暗焦急，想不到答应送去四篇秘笈，反而害了他。

仇森心中却感到奇怪，沉思片刻道：“老朽不懂，为何正副二册竟各不同……”

话声未落，天门居士已接口道：“这是本门四百年前师祖灵天老人深虑熟思，唯恐门下不肖弟子觑窥，故而秘藏正册，录成副册，借口述传授弟子，以老夫听亡师所述，当时门下只知有副册，却不知另有正册，想不到果有门人暗下毒手，杀师盗宝。”

“在灵天祖师临终之时，才秘传继承人，说出隐秘……”

仇森听得恍然大悟，南宫亮倏然起立，急急道：“糟，我们势必紧急通知黎老前辈一声！”

天门居士一怔道：“为什么？”

南宫亮于是把经过情形说出，哪知天门居士一笑道：“这点你不必着急，练本门心法，功力愈深者，愈难，因其必须先废除旧有练气习惯，慢慢循此参悟，谅黎乙休至少三个月，

不克为功，但老夫只要你能留下两个月时间，即可大功告成，那时你去阻止尚来得及。”

天门居士顿了一顿，接着道：“为了酬你代劳收回副册，老夫愿助你报仇，我已有详细计划，到你功成之日，老夫再告诉你，包你水到渠成，万无一失！”

南宫亮想起母亲的焦急，许多人的等待，一时委决不下，但旋思仅二月时间，错过这机会，再也无法与“绝天魔君”、“影子血令”等魔头抗衡，一咬牙，毅然道：“晚辈遵命！”

这是深秋的清晨。

满山的绿裳，已披上一件金黄的衣衫，映着漫山阳光，充分显示出深秋的肃杀之气，使这佛门发源地的嵩山，罩上一层杀伐的外衣。

少林寺中，自掌门人与崔宓等一行人到后，立刻陷入一片紧张之中。

平时，这些眉目慈祥的老少和尚，现在于眉目之间，都加上了一层凝重的霜寒之气，平时礼佛的双手，此刻已执上了戒刀禅杖。

在少林后院，偏殿的一间禅房中，此刻正围坐着崔宓、罗刹婆婆，及“银鞭飞龙”、掌门大师百智僧等一群人。

一个月以来，他们每天清晨都要聚会一次，商讨着未来的计划，等待未可预料的消息。

这些消息，包括南宫亮的去向；点苍掌门的行踪；还有“地灵神乞”经重新编整要饭弟子后所广布的眼线以每十天传达关于“铁血盟”的动向。

当然，他们还关心着陆无忌与谷一掌搏斗的胜负，南方十老与“极乐仙子”公孙媚的怨仇纠纷的结果！

可是，这许多所要获得的消息，实在太少了。许许多多的事，都无法获得结果，这对崔宓来说，其心情的凄苦沉重，比任何人更甚。

她平素自负智慧不低，可是现在却混混沌沌地，终日困坐愁城之中，当然，这是因为南宫亮杳无音讯的关系。由于她的影响，任巧君及黎雪，也闷闷不乐。这两个小女儿，各有所思，忆念着远方的心上人！这时，座中百智大师与“银鞭飞龙”正在促膝交谈，崔宓却不时走到敞开的窗口，向外遥望空广的天际。早晨的空气，比较清新而活泼，但是室内众人的脸上，却一个个都是严肃沉重的。

蓦地——

空中响起一阵钟声：“！！！！”

沉重响亮的钟声，正从少林前院正殿中传出来。钟声一起，百智大师骤然停止了交谈，神色之间一震，默默听着钟声次数。

因为少林寺的钟声，都有一定的规定，普通集会是三响，贵宾驾临是七响，寺中重要祭典集会是九响，强敌入侵是十二响。

此刻当有百智大师听到钟声响过七响后，脸色不禁又是一变。

因为他知道近来并没有什么祭典集会，何况一切寺务，都必须通知掌门，如今连他掌门人都不知道，可见必是强敌入侵了。

钟声不停，而百智大师本来凝重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而诧异。

果然当钟声一到十二响，立刻停止，百智大师脸色凝霜，倏然起身，一拂袍袖，就欲大步出门。

正在此际，禅房外倏然冲进一个年轻和尚，手执戒刀，脸色惶急，向百智大师一躬身，颤声道：“启禀掌门师祖，强敌入侵。”

百智大师沉声道：“多少人？”

年轻和尚道：“据寺外巡山大师飞报，只有一人！”

百智大师一愕，又道：“可知来人是谁？”

年轻和尚道：“据报来人身法太快，连闯三道截拦，此刻已到寺外，巡山大师皆无法看清来人面目。”

百智大师脸色一凛！惊疑的目光，不由向“银鞭飞龙”等人脸上一扫，

仿佛在无声问道：“来人是谁？”

其实在座诸人都了解这位少林掌门人心中的疑问。

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的嵩山，到处都已布上了暗卡。

悟字辈的两代高僧，都担任巡山护法之责。由山脚一路至寺前，怕不有七道以上截击，而来人竟能连闯三道，令人无法看清身影，这种功力，岂不惊世骇俗。

然则这人究竟是谁呢？

大家面面相觑。心中都暗忖：可能是“铁血盟”中的魔道高手。

在这刹那，从前院中又是一阵零乱而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只见悟业大师手执禅杖，匆匆步入，也来不及对百智大师行礼，气色败坏，口中道：“启禀掌门，来人闯过三道截拦后，倏于前山失去踪迹！贫僧请示是否要搜山？”百智大师沉声道：“巡山弟子有人受伤否？”悟业僧摇摇头道：“没有！”

答声未落，前院中倏然响起一声惊乱叱喝！

百智大师本来渐渐恢复的神色又是一变，身形一闪，已出禅房，口中大喝一声：“前院有变！”

蓦见前院正殿屋脊上，一条人影冲天而起，在半空发出一声长笑，如淡烟一缕，斜掠至禅房前廊之下。处于这种情况，可没有时间允许诸人先看清人家的影子，百智大师陡然一声大喝：“什么人敢擅闯本寺，先吃老衲一掌！”

身形斜溜溜地一滑，右掌一亮，左掌如电穿出。这正是少林绝艺“罗汉十八掌。”

那人影一声狂笑，道：“老和尚，你怎么一见面就打起老夫来了。”

身影一掠，人却已斜闪一丈之外。只听得咯地一声，青石板的地上，闪起一溜火花。

刚才禅房的黎雪，一听语声，蓦地失声道：“啊！是我爸爸！”

娇躯如箭，已扑向那人停身之处！

百智大师耳闻黎雪娇喝，心中蓦然一惊，急忙收掌停身，凝目望去，只见一个雄伟的老者，黑发铁腿，正是“阎王堡主”黎乙休。

众人看清是“独脚阎王”，心中皆不由自主的一愕！谁都知道，黎乙休在阎王堡苦参“灵天秘笈”，难道他已经参透了？眼前的百智大师及悟业僧脸上除怔愕以外，更有一丝不愉之色。

黎雪已娇声道：“爸，你怎么又出来啦！”

黎乙休慈爱地抚着她秀发，道：“难道老夫不能出堡吗？”这时嘈杂的人声，已涌向后院，少林守寺的僧侣，眼见强敌竟落入后院，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齐向后院奔来。百智大师向悟业僧一挥手道：“传谕各守岗位，切勿乱动！”

悟业僧合十施礼，身形一动，立刻向前院晃去。刹眼之间，嘈杂的人声，复归静寂。

百智大师立刻脸色一沉，道：“想不到黎施主竟然驾临敝寺，但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何不传言通报而入？”“独脚阎王”哈哈发出一阵宏亮的笑声道：“大和尚别扭这套丑礼，老夫身有急事，怎耐你们这批大和尚一道一道的传达。”

百智大师不愉已极道：“家有家法，寺有寺规，施主岂能如此藐视少林！”

局势一僵，罗刹婆婆随即挺身而出，正待劝说，黎乙休又哈哈一笑道：

“老和尚！此举老夫实有深意，你不感谢一番，竟然指摘我起来，敢情是想报昔年贵寺弟子闯堡被禁之仇！”他口中虽在反诘，可是脸上除了隐藏一份忧虑外，丝毫没有怒意。

这点不但众人感到奇怪，即连黎雪也感不解。

昔年性如烈火的阎王堡主，何以性情已改变了这么多！其实，黎乙休却是看在黎雪受到少林招待的面上，同时也了解，当今武林情势，不能再起摩擦，故而一改往昔的火爆个性。

百智大师闻言微微一哼道：“武林惨劫连绵，老衲并不是量小之人，但是...”

罗刹婆婆忙接口道：“掌门大师，或许黎老鬼有什么急事，何妨听他解释解释！”

“独脚阎王”倏然一声长叹道：“老婆子的眼光的确不错，唉！要不是有巨大变故，老夫何必这样急不稍待。”

此言一出，群侠心中一惊！

百智大师闻言心中也是一动，忙道：“黎施主有什么事，能否说明让老衲与诸位檀越听听！”

崔宓接口道：“此处不是说话之处，堡主何不入房坐下详谈！”

黎乙休摇摇头道：“不了，老夫来少林，不过是听手下报告，来此探望小女一下，现在马上就要走！”

黎雪依在老父怀中，耳闻此言，神色不禁一愕，仰首道：“爸爸，你要到哪里去？”

黎乙休蓦地脸色凝重道：“齐鲁道上的那座古堡。”

黎雪心中一怔，不由想起昔日与南宫亮在追踪“神刀鬼判”高武时，曾经过那座古堡.....

她心中转着念头，口中急急道：“爸去那里做什么？”

黎乙休道：“那是‘铁血盟’的河洛总舵重地，老大找不到‘影子血令’，唯有去那里一探.....”

群侠各自一怔，崔宓已道：“堡主竟欲只身追寻‘影子血令’，敢情已参透‘灵天秘笈’中的无上心法了？”

黎乙休脸色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长叹一声道：“唉！不瞒各位说，八篇副本，四篇正册，皆在一夜之间，无端失踪。”

说到这里，心中似乎余愤未消，假腿一顿，立刻捣碎了地上的青石，伸手掏出一张纸条，口中恨恨道：“来人不但盗走了老夫的秘笈，尚敢大胆留下这张纸条，目中无人的态度，实使老夫气煞。”

罗刹婆婆神色凝重，截口道：“老鬼，你看出盗宝的人是谁？”

黎乙休鼻中重重一哼，道：“假如老夫能知道那贼子是谁，还会让他得手？”

百智大师怔怔道：“施主既不知谁下的手，去找‘影子血令’做什么？”

黎乙休嘿嘿一声道：“除了这批鬼鬼祟祟的东西，处心积虑要得最后四张残篇外，还会有谁敢在老虎头上动手。”这话的确不错，那人竟能从这昔年的煞星眼前，无声无息地把十二篇“灵天秘笈”盗走，除了“铁血盟”中有这种功力超绝的魔头外，还会有谁？

崔宓暗自一叹，心里更加沉重，加压了一块千斤大石。她有此埋怨上天不长眼睛，也埋怨自己的命运多舛。“为什么自己想知道的事，一件也没有

消息，而不想知道的事，却已开始源源而来！”

她心中痛苦着，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但表面上却力持镇定，口中幽幽道：“那张纸条，堡主能否让我看看。”黎乙休望着崔宓憔悴的神色，心中有一丝歉然，叹道“老夫昔日蒙仙子慷慨赠宝，曾应下诺言，想不到老夫尚未参透，却已失踪，真不知如何向你交代。”

说着，已将那张纸条递了过去。

崔宓摇摇头悻悻道：“堡主不必介怀，意外之变，谁也没有办法预防的。”

说完，接过纸条，目光一闪，不由一怔，脱口道：“盗宝的人，似乎并非‘铁血盟’中的人物嘛！”

百智大师又是一怔，道：“崔仙子可否将纸条上字句念出听听？”

崔宓朗声念道：“收回‘灵天秘笈’抄本八张，正册四张，请勿追查。八骏宝车主人留”

“银鞭飞龙”任不弃怀疑地道：“这八骏宝车主人是谁？”

“独脚阎王”鼻中一哼，道：“老夫手下密布江湖，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一辆宝车，除了‘铁血盟’的‘影子血令’外，还会是谁？”

说到这里，倏对黎雪幽幽一叹道：“雪儿，老夫不放心的就是你，希望你暂时呆在少林寺，老夫决定走一趟齐鲁古堡，一有着落，就马上通知你！”

黎雪心中一急道：“爸！你一个人去？”

黎乙休叹口气道：“区区一个分坛，尚不放在老夫眼中，雪儿，你尽可宽心，老夫自有安排。”

接着向群侠抱拳道：“各位请静候消息，老夫告辞！”

语声一落，咚地一声，身形如箭，已激射而起。

众人怔怔望着“独脚阎王”淡烟般的身形，消失在寺外，齐都茫然呆立。

然而黎雪的心头，却加上了一份心事。她虽然相信父亲的功力，但是对“影子血令”的神出鬼没，觉得老父此去，吉凶难卜。正在此际，前院倏又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众目一转，却见“地灵神乞”满头大汗，急奔而来。

这化子自途中与群侠分开后，再度招集一批丐帮子弟，用为少林耳目，此刻方匆匆赶到少林。

因他与少林寺不少僧侣相识，故前院并未阻拦，当下众人看到他那付着急的样子，心头又是一惊！

“地灵神乞”穿过后院拱门，一眼见众人呆立沿廊之下，心中奇怪，一面跑，不由大声道：“咦！你们站着干什么？”

罗刹婆婆叹口气道：“黎堡主刚才离去，你没有看到？”

“地灵神乞”神色一动，脱口道：“莫非是‘灵天残篇’丢了？”

百智大师轻轻一叹道：“神乞老施主果然消息灵通，难怪江湖上说施主有顺风耳，千里眼之能。”

“地灵神乞”心中一乐，笑骂道：“老秃头，别挖苦啦，我要饭的只不过是一种推测，黎堡主不参修‘灵天秘笈’倏然来此，除了丢了奇宝外，还会有什么重要的事。”

崔宓叹道：“老丈神色匆匆，可是有什么消息？”

“地灵神乞”神色顿时凝重，叹口气道：“不错，咱们到房中谈！”

于是众人匆匆回到禅房，分宾主坐下，百智大师已道：“施主所得消息是哪一方面的？”

“地灵神乞”苦笑道：“我也不知哪一方面的，这次我要饭的也被搞得

糊涂了！”

崔宓心中悬念着南宫亮，道：“究竟什么事？”

“地灵神乞”目光一扫道：“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桩奇事，一辆八骏马车，在江湖上掀起好奇与骚动，宝车过处，人心惶惶，血肉横飞，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车中究竟是什么人！”

“八骏宝车”四字一出，众人心中又是一惊。

任不弃已接口问道：“要饭的，你看到过没有？”

神乞摇摇头道：“那辆马车听说行走如飞，决不稍停，我两次追踪，却都差了半天，没有碰上。”

黎雪叹道：“这不知道又是什么魔头，家父秘笈就是这自称宝车主人所盗。”

神乞喟然道：“据老要饭的一批弟子报告，令人奇怪的，在那车后，却贴着一张与车身同样大的告白。”

百智大师道：“什么告白？”

神乞道：“那告白上大书二十字，曰：八骏宝车，车藏天门奇书，周游天下，会晤有缘之人。”

接着轻轻一叹道：“所以我要饭的刚才一听黎堡主到过这里，两面一合，就知道秘笈被盗，如今一听黎姑娘证实，果然不错。”

崔宓恨恨道：“这一定是‘影子血令’又在搞什么玄虚！”

神乞一叹道：“如其中确有阴谋，则这阴谋一定非常可怕。”

百智大师皱眉道：“施主刚才说马车过处，血肉横飞，难道这宝车主人一路杀戮……”

神乞道：“听说凡是欲上车劫夺灵天奇书的人，没有一人不挂彩的，轻者重伤，重则损命。”

任不弃沉思地道：“铁血盟方面有什么动静？”

神乞长叹一口气道：“没有一点消息，只听说‘南方十老’皆殒命于‘极乐仙子’手下，还有陆无忌与谷一掌那次搏斗，难分胜负，相约于中秋之夜，在渭水之旁，‘钓鱼台’上再决雌雄。”

群雄听得心中一惊，停顿片刻，同时响起一声长叹。

除少林掌门百智大师因未曾目睹这些经过，神色漠然外，其余众人心中皆感到吃惊。

尤其“银鞭飞龙”任不弃暗忖：“论三花羽士及其余九位老者，功力皆不在自己之下，如此竟被‘极乐仙子’一一击毙，实不能令人相信。”

但他怎知道“极乐仙子”早有计算，一面仗恃人多，用出车轮战法，一边却施出独步江湖的“无色登仙散”。

良久，百智大师长叹一声道：“这么说来，那八骏宝车主人一定是‘铁血盟’中的高手乔装，以这般出手狠毒来说，必是诱兵之计了。”

诸人暗暗觉得有理，须知以“影子血令”消息之灵通，如非“铁血盟”中人，早有行动，岂会无动于衷。

禅房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的气氛……

但是那辆宝车内究竟藏着谁？

“影子血令”真的又无动于衷吗？

这一切又大谬大然了……

江湖上确如“地灵神乞”所说，陷入一片骚动之中。“天门秘笈”武学琼宝，对武林中人物来说，实具有极大的诱惑。

白道的人物，想得到它，因为如能参悟奇书上的无上心法，即可不再畏惧“铁血盟”的威胁。

黑道人物当然更想获取，他们期望得以独尊天下，任所欲为。

可是传出的消息，却非常令人沮丧。

听说当宝车初现川境龙门峡时，雄居四川的“龙门三霸”欲得奇书，追踪劫夺，却双双命亡车边。

而经过云梦泽时，据闻也有人想截劫，可是落得一死一伤，亡命而逃。

这些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后，却并没有使一些江湖人物警惕！一方面因为道听途说，谁也没有看见，另一方面却是“天门秘笈”这四个字，太已诱人。

天门一脉四百年来，久已被人遗忘，可是今天因这八骏宝车的出现，重新被人作为饭后茶余的资料。

就在江湖上因此轰动，纷纷追逐后的第十五天，一辆由八匹骏马拖拉着的马车，却已在长安道上出现。不用说，在马车附近出现了不少行踪诡秘的人物。其中有白道的高手，也有黑道的枭雄。

这辆马车果然是不同凡俗，车前八匹纯白的骏马，毛如霜雪，眼如火珠，一眼就知道，都是千中挑一的千里良驹。但是车上却没有驾辕，八匹马口上系的缰绳，却一直由一条孔缝，伸到车身内，显然驾车者，是坐在车中。车身是由桃木雕花制成，像一座亭子，四面垂着厚厚的红色锦缎。

顶上嵌着一粒卵大夜明珠，如在夜间，方圆七丈内，可说毫发不遗。

谁也看不出车中究竟有多少人物，是些什么人。因为能看到的人，都已死亡了，活着的却没有一个能窥得庐山真面目。

而最使人触目的，却是车后张挂着一幅白布，上面却用红色的朱砂，写着二十个大字，那正是“地灵神乞”所说的：八骏宝车，车藏天门奇书，周游天下，会晤有缘之人。这时正是下午，灿烂的阳光，使地上的霜雪，已化为乌有，照着车顶那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幻出七彩琉璃的光辉。三十二只马蹄，在长安道上，有节奏地响着。车行不疾不徐，扬起轻轻的、淡淡的烟尘。

这辆马车刚过咸阳，陡然在车前掠落二人。

一是鹰鼻虎目老者，另一个却是黑衣枯瘦汉子。这二人正是名闻江湖的“一掌断魂”贾克威，与“陆地苍龙”苏公令。

在车外面虽然看不到车里，但车里仿佛可以看到外面一样，当苏公令及贾克威，横落道中时，马车缰绳一吸，车身嘎然而止。

同时，这神秘的马车中，倏然飘传出一声峻语：“二位横立道中，阻止车驾，敢情有什么事要说？”

贾克威转首向苏公令瞥了一眼，倏然发出一声长笑，朗声道：“在下贾克威，与义兄苏公令，耳闻车驾主人，手拥奇书，周游天下，贾某不揣冒昧，请主人出车一见，也好使天下武林，一仰风采！”

车中沉思片刻，冷冷道：“二位所请，恕难遵命。”

语声简单，仿佛多说一个字，也有损威严一样。

苏公令嘿嘿一笑接口道：“车驾主人，既不愿相见，可否容许老朽请问

几个问题？”

车中仍旧飘出几句简单的话声道：“所请尚在情理之中，就请快说。”

苏公令呵呵一笑，道：“耳闻‘天门秘笈’分藏于阎王堡、清真观及影子血令三处，尊驾之贴出告白，是否故意诡计诱人？”

车中冷冷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来诡计，苏大侠问得未免太蠢。”

贾克威阴森地一哼，道：“尊驾此举之意何在？”

车中简短地答道：“有缘者，本主人自会说出缘因，无缘者，问也枉然！”

苏公令冷笑一声道：“此点不问也罢，但尊驾既自称有‘天门秘笈’，为取信天下，何不取出一观。”

车中响起冰冷的语声道：“这么说，苏大侠已存下觊觎之心啰？”

语声严峻，音韵中似乎含着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寒意。

苏、贾二人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

二人目光一瞥，见左右已围了不少人，个个眼神精光流动，其中不少是自己认识的黑白两道成名高手，不由胆气一壮，哈哈狂笑道：“苏某并无此意，只是不满尊驾沿途下手毒辣，横施杀伐，如真有‘天门秘笈’，那些死者或咎由自取，如只是虚言之词，尊驾岂非有诱杀之心，老夫不自量力，此来就是为了一辨真假，为江湖请命！”

这阵话说得堂皇动听已极，其实，他心中却是另有目的。

车中立刻飘出一阵冷冷的语声道：“如各位朋友真要一睹奇书，有何不可，但区区先警告各位，如存劫夺之心，将立趋死亡！”

话声一落，车前的一块雕花窗格，倏然打开，在密密的红绒幕布后，缓缓伸出一根金质手杖，手杖尖端系着一条红线，吊着的，正是使武林人物，目直心跳的奇书——

“天门秘笈”。

黄色而薄薄的绢纸，在空中随风翻动，封面四个朱砂篆字：天门武谱。

在这刹那——

苏公令及贾克威反而一呆，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奇书，被车中人这种大胆的举动所怔住。

就在二人一呆之际，蓦地，两条黑影，如烟而起，向那根金光闪闪的禅杖掠空扑去。

贾克威心中一惊，大喝道：“什么人敢出手劫夺，先吃贾某一掌！”

叱声中，双掌迅扬，直往那条人影推去。

苏公令趁贾克威出掌击敌，身形如电，越过马道，伸手向“天门武谱”抓去。

岂知那扑空而至的人影，口中发出一声冷笑，身形在半空中一旋，单臂一挥，竟向贾克威发出的掌风，反震过去，好像二人早已拟好计谋，另一人却掌式一穿，指影如花猛然向苏公令左肋生死要穴戳去。

这双方起势，都是迅快异常，苏公令耳闻指风，虽眼见自己右手离挂在半空的“天门武谱”，不过一指之间，却顾不得奇宝，腰部一扭，硬生生避过来势，口中厉喝道：“找死！”

右掌斜甩而出，一招“龙起蛟腾”，掌风如涛，硬向袭身人影挥去。

岂知那条人影，不拒反迎，只听得嘭地一声巨响，苏公令陡感心头一震，身如秋风落叶，凌空倒撞出三丈。

接着又是嘭地一响，“一掌断魂”贾克威与另一条人影也是一接而分，

双双斜落马车两旁。

在这刹那，击退苏公令的人影，身形微顿，飞快伸手就要劫取金杖上挑着的“天门武谱”。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手指刚触到那册黄绢奇书，半空中倏然响起一声冷哼。

那条人影陡然发出一声惨嚎，嘭地一声，竟摔在马身上，滚落地面，左手捧着右腕，跪地不起。

这时，贾克威及苏公令看清自己刚才的对手，皆是三十余岁的年轻汉子，但脸色皆苍白非凡，自然而然露出一股阴沉之气。

贾克威首先心头一骇，这不是川中双煞裴氏兄弟还有谁？

而这老大裴方，竟然倒地不起，难道在这根金杖上有什么厉害杀着不成？

正自惊疑，只见右边人丛中陡然响起一声阴笑，道：“灵天秘笈，天门琼宝，岂容你们两个贼崽子沾手，还不与老夫滚开！”

话声中，一道淡烟，轻飘飘地掠出人丛，屹立在那辆华丽马车之旁。

这时裴方一跃而起，老二裴鑫已掠到裴方身旁，扶着裴方臂膀，目光打量了这口出狂言，神态傲然，倏然出现的瘦如枯竹般的老者，厉喝道：“朋友是谁？”

老者阴沉沉的脸色上，闪过一丝狞笑道：“凭你川中双煞兄弟，尚不够资格问老夫名号。快些自断右腕，或尚可保全一命，否则待腕脉上‘破血金丝’钻心，就没有命了！”

“破血金丝”四字一出，川中双煞神色大变，只见裴鑫倏从腿肚子上拔出一把匕首，顺手一挥，就向老大裴方腕上切去。

咔嚓一响，一只血淋淋的右掌，掉落地上，裴方一声惨嚎，裴鑫已一扶老大身躯，破空如飞而去，刹时立刻消逝在驿道尽头。

这刹那，苏公令才明白，原来刚才发暗器击伤川中双煞的人，竟是这蛰居三十年不出的“毒手人魔”谷一鸣。

二人目光一瞥，见四周围观的一批江湖人物，大都悄悄溜走，就是远远隐隐现现的，一批伺机而动，尚未出现的武林人物，已踪迹杳然，心中一阵忐忑，互瞥一眼，也悄然退身而走。

“毒手人魔”谷一鸣目光四扫，响起一声得意的笑声，声未落，陡见眼前华丽马车上，伸出窗那根金杖一收，车中响起一声轻喝，八骏马车，竟然如飞而去。

“毒手人魔”心中一怒，大喝道：“还不与老夫停住！”

身形一长，就向刚刚开始转动的马车扑去。

在这刹那，车中倏然响起一声冷笑，道：“疯狗乱叫，还不与本主人退回去。”

语声之中，车窗一开，倏然伸出一只锦衣紫袖，飞快一挥，车外立刻扬起一阵烟雾，直向“毒手人魔”涌去。

这些动作变化，实在太快，“毒手人魔”眼见离车尚有一臂之隔，正欲伸手攀门，骤见衣袖晃动，一片黄雾飞涌而至，不由心中一凛。

要知他不但心机深湛，而且对施毒一道，比“百毒尊者”还厉害，情况骤变之下，他无法知道这片黄雾，究竟是什么东西，急忙双袖连挥，摇肩垫足，平空再升四丈，耳中却听到车中一声大笑道：“谷老匹夫，区区黄沙怎也把你弄得魂颤心惊了？”

这一顿身，马车如飞，已远出二十丈，“毒手人魔”一见此时辨清那阵烟雾，果是一阵黄沙而已，不由一声阴啸，晃身直追。

这老魔头耳闻传言，专为奇宝而来，此番被人戏弄，心中哪肯甘心。

这一施展轻功，当真疾如星火，快如电光。

而道旁丛草密林中，人影晃动，许多大江南北的高手，也一窝蜂地慑踪而去。

但那辆神秘如谜的八骏宝车，在八匹骏马拖动之下，也如飞一样，只见黄尘滚滚，如条灰龙。

这一奔一追，出了二里，骤然道旁又是一条人影，横里竟向急奔的马车截去。

此人似早已等候在半途一样，只见他一声轻叱，竟紧贴在第一匹白马身上，伸手抄住马车，一紧脚环，急骤的奔马，竟硬生生地被他制住。

车身一停，才看出他竟然是三掌震天地陆无忌。

陆无忌此刻趁车后烟雾未息，竟一翻，如淡烟一般，打开车门，掌式护胸，目光一闪，不由一声惊咦，一头钻了进去。

就在此际，阴啸之声嘎然而落，一条灰影掠空而落，眼见马车顿住，车门大开，不由一怔！

正在此际却是陆无忌满脸迷惑之色，竟钻身出来，神色又不禁为之一呆。

陆无忌一头钻出车厢，一眼看到停在车门口的“毒手人魔”谷一鸣，脸色一凛，倏哈哈一笑，抱拳道：“原来谷兄也来了？……”

“毒手人魔”心中怀疑，口中阴恻恻道：“喔！想不到陆兄先我一步，想必奇宝早已得手。”

陆无忌神色一变，忙道：“谷兄请忽猜疑，老朽也不过刚刚制住奔马而已。”

“毒手人魔”见他急于辩白，心中更加起疑，嘿嘿一笑道：“咱们都是‘绝天魔君’手下，何必自秘，不知陆兄看到车中是谁？那本奇书，既在陆兄手中也是一样，可否取出给兄弟观赏一番！”

陆无忌一声长叹道：“不瞒谷兄说，老朽一到，打开车门，里面根本没有一个人，空空如也，不说那奇书，什么也没有。”

说到这里，皱眉一叹，道：“老朽正自猜测，车中是谁？在什么地方，竟然溜掉？”

“毒手人魔”一愕道：“这辆八骏飞车，自在二里前停车后，我谷某一路追赶到此，那时明明听到车中有人说话，再说追赶途中，在下一直跟在车后，保持三十丈距离，如说车中人弃车溜逃，必难逃我谷某双目之下，陆兄以为是也不是？”

陆无忌点点头道：“这么说来，内情却更加蹊跷了。”

“毒手人魔”鼻中轻轻一哼，目光一抬，穿过陆无忌身边，望了望车门垂下那层厚厚的红色绒幕，口中冷冷道：“陆兄，不知是否能容小弟也进车看看？”

陆无忌忙一侧身道：“谷兄见外了，车已无主，上车看看，又有何妨？”

“毒手人魔”点点头，缓缓向车门行去。

他心中却在奇怪，二里之差，车上的人又到哪里去了？

他目光一扫，倏然发现车顶的那粒夜明珠，心中怀疑地又忖道：“不说这辆马车，价值不贷，只是车顶那颗夜明珠，也是连城之物，难道那马车主

人，舍得弃之而去，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

这两个念头极快闪过“毒手人魔”脑际，人已到车门口，正要探手一拨垂幕，蓦地——车中发出一声朗笑，喝道：“滚回去！”

一道坚如实质钢锤的掌劲，竟然穿幕而出，向“毒手人魔”闯来。

这突然的变化，使“毒手人魔”心中大惊。

这么近的距离，实在使人无从防备！

同时，他虽怀疑陆无忌已得到“灵天秘笈”，却防不到车在眼前，陆无忌竟不动声色，撒下瞒天大谎。在这刹那，“毒手人魔”脚尖一垫，身形倒纵而起，双掌匆忙迅扬，猛翻而出。

口中却凄厉阴笑道：“陆无忌，想不到你还有这手阴谋诡计……”

语声中，两道掌风接实，嘭地一声巨响，“毒手人魔”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身形倒撞出三丈一屁股坐在地上。但是，陆无忌被这种想不到的变化愣住了！

就在这瞬眼之间，只听得车中又是一声长笑道：“敬谢陆大侠合诱那老毒物，如前途相候，区区必以灵天秘笈副册相赠。”

接着缰绳一动，八马一声唏聿聿长嘶，再度飞奔而去。

啪地一声，车门已经关上。

马车一动，陆无忌神经倏然震醒，眼见八骏宝车已出两丈，不由怒喝道：“好不要脸的匹夫，竟敢施出离间之计。”

他虽弄不清楚空空如也的车中，怎地又有人在里面，但是这番话，他却知道是车中那如谜的人物，施的挑拨之计。

须知“毒手人魔”心机阴险，出手毒辣。陆无忌知道，如不当场辩清楚，实在是一桩麻烦。

以他功力虽然不惧怕这老毒物，但讲到施毒暗算，却是防不胜防。

岂知他喝声刚落，只听得“毒手人魔”一声阴笑，竟一跃而起，如风挥至，双掌一圈，指影翩翩，竟突然罩向陆无忌全身死穴！

陆无忌见状惊怒交加，身形一晃，飘退三丈，眼见八骏宝车渐渐远去，跌足大喝道：“谷兄，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还不快追那辆马车！”

“毒手人魔”身形如电掣而起，口中阴笑道：“老夫一生算计人，今天想不到全栽在你手里。嘿嘿！如今不必追那辆贼车，只要圈住你这个匹夫，我谷某不信会追不出根来！”

只见他语声阴沉，指影如幻，出手似风，用的无一不是骇极人寰的绝招。

配上他口角尚未擦干的鲜血，神色之间，分外狞厉阴沉，令人可怖。

陆无忌暗自一凛，身形如风摆残柳，着着退避，口中急急道：“谷兄，你误会了！”

“毒手人魔”冷哼一声，道：“我谷某倒没有误会，只怕你陆某人误会了！”

指影锐啸，滋滋作响，分袭陆无忌胸前三处死穴。

这一招奇诡已极，慑人心神。

陆无忌目注骇人来势，悚然动容，霍地旋身滑步，斜闪七丈，口中怔然道：“谷兄，我误会什么？”

“毒手人魔”随身欺上，再展绝学，口中道：“陆兄误会我谷某是三岁稚童，以为好欺么！”

陆无忌再也忍不住怒喝一声道：“谷兄怎可如此一再相逼，陆某一再解释，谷兄如有怀疑，也该让我说明白才对！”

“毒手人魔”身受掌伤，七招强攻，也觉得胸头隐隐作痛，一股真元，有接不上的感觉，心念一动，撤招停身，冷冷道：“陆兄还什么辩白？”

陆无忌长叹一声道：“不瞒谷兄说，我们都被人愚弄啦！”

“毒手人魔”冷哼一声道：“那区区倒要请问陆兄一句话，陆兄既说车中无人，恁地又会跑出人来？”

陆无忌迷惑地摇摇头，道：“这点，小弟思索至今，不得其解……”

“毒手人魔”一面暗暗调息，口中截住语声道：“就说车中人已脱身，再度回到车上，请问马车近在咫尺，以陆兄功力，难道会没有一丝发觉么？”

陆无忌皱眉仰首苦思。

“毒手人魔”却趁陆无忌不注意之际，左手伸入腰囊之中。

倏见陆无忌一拍脑袋，道：“我猜到了……”

目光一闪，见“毒手人魔”脸上隐含狞笑，左手入腰，立刻停住语声，目射怒光，身形倏退三丈，喝道：“谷兄，你这是做什么？”

“毒手人魔”左手慢慢从腰囊中抽出，狞笑道：“陆兄既然知道了，区区不说，谅你也该明白了，现在区区不知你猜到什么，何不说来听听，如属实情，我谷某五只指甲中的‘七里闻香断魂散’就也免得误伤同道。”

其实，他已暗暗吃惊，想不到竟这么凑巧，被对方发觉。

这番话听得三掌震天地陆无忌神色倏变，脸上立刻如降重霜，厉声道：“陆某所以再三容忍，只是因为彼此谊属同道，凭陆某掌上功夫，可不是怕你，这点希望谷兄能够先了解！”

“毒手人魔”嘿嘿一笑道：“多谢谷某关照，不知陆兄还有什么废话没有？”

语声中，脚下已轻轻欺近两尺。

但这些怎瞒得过陆无忌眼睛，他此刻已知道对方心中怨毒已深，已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释清楚的。

转念至此，心中煞机倏起，但在这刹那，他飞快地衡量一下自己与“毒手人魔”的功力，觉得如欲拚搏，千招之内，决无法分出胜负。

何况对方还有一门防不胜防的毒功，沾上一丝，一生就此完结。

要知陆无忌年已八十余，世故经验，何等丰富，尤其他生平稳扎稳打，谋定而动，极少做没有把握的事。

在这瞬息之间，他脑中思念飞转，倏然一声大喝：“谷一鸣，你既要与老夫为敌，先试陆某一掌！”

喝声响过行云，右掌一扬，“神力三元罡炁”已经透掌而出。

匝地倏起狂飚，果然名不虚传，这一掌内力之强，足可使天地变色。

“毒手人魔”见状心中一凛，他生平虽自负功力超绝，却知道这三掌震天地陆无忌的掌上功夫。

何况此刻，身体已受内伤，急忙横飘三丈，口中阴测测道：“陆老匹夫，你的狐狸尾巴，现在露出来了吧！”

他闪过陆无忌掌力正锋，却一闪又欺进，左手五指飞弹，五缕无色无味的“七里闻香断魂散”已激射而出。

岂知陆无忌本是以进为退，一掌落空，刷地一声，竟然落荒而奔，身形三跃，已消失于官道尽头。

“毒手人魔”气得连声阴笑，目望陆无忌背影，阴森森地喃喃道：“陆无忌，你终有一天跌翻在我谷一鸣手中。”

怨毒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此刻他如不是身受内伤，怕不早已起身追赶。

夕阳无光，鸦雀归林，“毒手人魔”怀着满怀气愤，晃身消失在长安道上，迳自去找地方，运功疗伤。

且说陆无忌提起一口真元，晃身急探百丈，回首一看，见“毒手人魔”并未追来，才松出一口气。

他此刻心中也同样地怀着气愤，双眉紧皱，口中却在沉思着自己刚才的想法，对是不对。

他刚才苦思之下，已知道车厢之底，一定是块活板，而自己进入车中，没有看到人说不定车中人一定趁这刹那，钻入车底下，以致自己一时疏忽，

中了诡计。

的确，这是一个最合理的解答，但是这自称八骏宝车的主人又是谁呢？

而天下“灵天秘笈”一共只有一本正册，十二张副册，除了八张正册已在“绝天魔君”手中外，另外四张正册在“阎王堡”中，当然，独脚阎王黎乙休一定也有八张抄本……

转念到此，他心中一动，这车中神秘人物，莫不是黎乙休！

他记得那次身与谷一鸣打了半个时辰不分胜负后，立刻到阎王堡，可惜因为黎乙休布置周密，三度进入，未见一面。

于是他一顿脚，喃喃道：“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或者，不是黎乙休，一定是南宫亮，耳闻在崑山，南宫亮与‘鬼眼神偷’仇森，以火除毒，突然失踪，说不定他定制马车，再度履世，暗藏奇谋。”

这些想法，在陆无忌脑中一转，他脸上立刻泛起一丝得意笑容，喃喃道：“任你们有甚计谋，老夫还是要夺到这本奇书。”

他伫立而行，此刻目光向驿道一扫，四周静静地，已毫无人影，天色渐渐黑下来。

但是车道上却有着两条明显的轮印，向前方延伸。“我只要跟着这两条痕迹追踪，你还会跑到哪里去？”陆无忌心念一决，长身如电掣而起。

这一飞快追驰，不过一个时辰，已望见咸阳城中，无尽灯火。

此刻天色已经一片漆黑，星光闪耀。

陆无忌暗自皱眉，忖道：“要是那辆八骏马车一穿过咸阳城，就难找了，万一有别的车辆，岂不是追脱了线？”这一转念，他又加上三分功力，如风而驰。

要知他一身内力精湛，这一施展功力，当真如一溜淡烟，不见人影。

眼见咸阳城灯火渐近，目光向地下一瞥，蓦地，发觉两条轮印，竟弯入另一条岔道。

陆无忌知道，这条岔道，正是绕过城门，前往鲁境的大道。

他一拧身，立刻折向岔道，轻身飞驰。

约莫才二里，倏见前方二十丈左右道中，一片清光莹然四散。

清光下赫然停着四角空亭似的马车，车顶高耸，那片清光，正是从车顶那颗夜明珠上散射出来。

他心中不禁大喜，一顿身形，立刻缓缓如行云流水般的趟进。

可是他心中有一些奇怪：“为什么对方竟停车在这荒野上呢？”

心中正在思忖，耳中倏听到左旁林中，有一阵吆喝声，及兵器撞击声。

陆无忌眉头一松，倏然明白，敢情这八骏宝车，在此受到了阻击。

有了一次上当的经验，他此刻反而谨慎小心起来，不向马车欺近，反向兵器撞击声的方向掠去。

一到林边，陆无忌涉足穿林而入，却见到人影踪横，战火正烈。

林中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草地，此刻九条人影，正围攻一个老者。

那老者手执金色拐杖，横扫直砸，气度沉着，威风八面，虽然以一对八，却丝毫没有败落之象。

陆无忌也顾不得看围攻的这批武林人物是谁，目光凝神暗中向那老者一打量。

只见对方黑脸长须，眉目之间，一片煞气，身穿紫色锦衣，犹如宦帝王之家的管家。

尤其那根金杖，陆无忌一眼就可以看出，正是挑着“天门武谱”的哪一根，长短粗细，丝毫不差。

可是有一点，陆无忌再三细看，就是看不出这锦衣老者，是武林中那一路人物？

就以招式来说，陆无忌只觉得杖上威力非凡，出手变化间，奇奥非常，有时看似平凡，一转之间，却有意想不到的杀着，可是却看不出一点门派路数。

不过陆无忌对于这一点，却认为并不紧要，他心中却转着念头，抽身暗暗退出。

一出林外，他立刻向马车掠去。

这次他行动之间，特别小心，相隔五丈，立刻停身，先弯腰向车身底下望去，在看清楚没有人后，再度一晃身，掠近身边，伸手正要拉门，倏然转过一念，对着车门低声道：“车中主人在否？老朽有下情禀告！”

语声一落，车中毫无回音。

陆无忌嘴角轻含一丝诡笑，伸手一拉车门，闪身退在门旁。

他步步设防，却是为了怕车中还有人潜伏。

可是夜风吹过，车中竟然丝毫没有声息，只有绒幕，随风晃动，猎猎作响。

这时，陆无忌才松了一下紧张的呼吸，长长吐出一口气，钻身进入车中。

车中与刚才一样，仍是一副老样，锦织坐垫，红绒垂帘，车厢内侧顶上也嵌着一颗卵大明珠，身处其中，犹如白昼。

陆无忌坐在柔软的车椅中，暗暗叹道：“这种气派，果然不同凡响，那老者不知是谁？竟有这等财力！”

念头一转，他又忖道：“刚才上了一次当，自己推测车底一定是块活板，现在何不趁机观察一番！”

心中想着，立刻俯首仔细观察起来。

这车厢中，椅分二排，靠车前空出一段，谅系驾车时用，窗户虽然有红绒垂帘，但中露一缝，人坐其中，足可看清外面景物，马缰由外往一条空缝中曳入，当真设计得巧妙非常。前坐与后坐之间，底板平滑如镜，皆是上好木料刨成，陆无忌目光微瞬，果然看清靠坐位旁，有一丝隙缝，旁有一扣。

他轻轻一按，刷地一声，底板立刻滑入前座之中，下面果然是空荡荡，直达官道泥地。

陆无忌泛起了得意的笑容：“果然不出所料，难怪刚才明明看到车中无人，倏又马匹自动，敢情是溜下车底，假如盖上活板，人在车下，勾住车轴，的确谁也不容易发觉。”

他心中想着，立刻把活板拉出，恢复原状，口中喃喃道：“上次老夫中你诡计，这次，嘿嘿，老夫要如法泡制，老夫就在此静静等候，嘿嘿，你心计再深，也想不到老夫在此静坐，待你入瓮吧！”

于是，他拨出垂幕，拨开车窗，倾耳向外细听一下，只听得林中杀戈之声依然，似乎酣战正烈！

他却并没有去细想，以老者那身功力，何以至今还收拾不了八九个包围的高手。

当然，任何人对这番情况也不会疑心的。

这时，陆无忌拨好车窗，心中微一转念，暗忖道：“我何不再看看那本

‘天门武谱’是否尚在车内。”

对这点，他是不敢妄想的，因为，这种奇宝，老者自然决不会不带在身上。

他所以转念至此，不过是寂寞得不耐烦，想再看看车中有些什么东西？

因为他感到有些奇怪，自己跟踪这辆马车几乎三天，却没有看到那老者下车打过尖，吃过一些东西。

于是他精光闪闪的目光，四下一扫，看到坐箱上竟然有一条把手。

他首先起身，拉开自己坐垫下的箱子，活板一启，果然清香扑鼻，里面不但有酒，而且装满了风鸡肉脯，干馍馍之类食品。

这时，他虽然食指大动，却也无暇顾及，原封拉上活板，坐下再把前面坐箱拉开。

活板一启，他眼睛不由一亮，一块丝绒的布垫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十二张绢纸，八张是白色素笺，四张是黄色烟绢。

上面封皮，正是用朱砂写的“天门秘笈”，他伸手一翻，第二页有一行小字！

“灵天残篇”，黎乙休恭补。

一眼至此，他已确定是“独脚阎王”的那八张副册及四张正册了。

这突然而意外的发现，使陆无忌心头狂喜，迅速伸手取出，把坐箱活板拉上，端正坐垫，恢复原状。

这时，他脑中迅速转念，是否还要静坐等待下去。

脑中在想着，同时已把手中书放入怀中，而且放在贴身最隐密的地方。

就在此际，隐隐听得车外连声惨嚎，叱喝连连。

依他推测，显然那老者已经痛下杀手。

陆无忌心头砰然，倏然想道：“奇书已得，我何必在此呆等，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到奇功练成，那时谁能是我敌手！”

一念至此，他立刻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样得之不露痕迹，是最好不过的事。

他伸手一推，已关上的车门，一推之下，竟没有推动，心中一怔，正想拨开垂幕细看。

说时迟，那时快，蓦地——车中光亮倏然一暗，接着响起一声冷笑！

这突然的变化，使陆无忌心中大骇，知道车中一定有鬼，一纳真元，正想出手震散车厢，倏觉二缕指风袭上胸前。在这狭小车中，要避也无法避，他只觉得周身一麻，一声闷哼，人竟晕了过去。

这时车外又是两声怪嚎，接着一条人影，横空如电而至，在珠光之下，正是那神秘的锦衣老者。

七十二

那老者杖上鲜血犹存，只见他手执金杖，拉开车门，进入车厢，一见陆无忌瘫在车上，不由一怔！

旋即哈哈大笑起来，坐上前面座位，把挂在壁上的缰绳一抖，八马三十二只铁蹄翻动，车声辘辘，立刻向荒凉的官道上驰去。

这时，他仰首道：“快下来吧！还躲在车顶上干什么？”话声一落，只见车顶上那粒夜明珠，又恢复了原状，露出车顶，撒出一片柔和的光辉。

接着车顶上木板移动，衣声索索，竟钻出一人。那人下了车厢，把车顶木板恢复原状，哈哈一笑道：“车把式，我的推测如何！”

锦衣老者，连连点头道：“高明，高明！不过，现在应该把他怎么办！”

这时，可以看清楚，这从车顶钻下来的人，一身黄衣，长须拂胸，竟也是一位年约七旬的老者。

只见他微笑道：“我自有道理。”

说着，指风直戳，已解开了陆无忌的晕穴，与他面面对。

陆无忌晕迷中只觉得浑身一震，耳中已听到辘辘车声。

这时，刚才的经过，迅速涌回他的脑中，心中一惊，睁目一看，正是那黄衫老者的眼光，炯炯对自己直瞪！

他心中油然一怔，暗一运气，想挣扎而起，倏然觉得周身发软，真元不能凝聚，四脚竟不能动弹分毫。

这时，陆无忌才知道已中了别人的圈套，暗暗一叹，自思生平谨慎，城府不能算不深，今天却是阴沟里翻了船！

但是，有一点，他至今尚搞不清楚，为什么明明看到一个人，现在怎又会多出一个老者来？

还有刚才光线一暗，究竟怎么回事？

他目光向上一扫，倏然恍悟。

敢情车顶由外看来高耸如塔盖，里面平顶，其中空隙，藏一个人，的确使人无法看出来。

他刚才想到车底是活板，却没有料到车顶也是活板。

在这刹那，陆无忌也不禁暗暗佩服对方心智之巧，及这座车厢之妙。

只见黄衫老者倏然伸手插入陆无忌腰囊，摸索半天取出那册“天门武谱”看了一眼仍揣入怀中，嘻嘻一笑道：“尊驾也太天真了，请想车中既藏有这本奇书，岂能丝毫无备。”

陆无忌鼻中一哼，道：“朋友计策果然高明，请问现在要把老夫如何？”

黄衫老者脸色不动，仍旧嘻嘻笑道：“请问你姓陆，又与‘毒手人魔’相识，可是‘铁血盟’中的人物？”

陆无忌冷冷道：“老夫陆无忌，正是‘铁血盟’中的总坛总监，请问二位是谁？”

这陆无忌一报出名号，正坐车前的老者，周身一震，也禁不住回首望了他一眼，口中嘿嘿笑道：“原来是‘三掌震天地’陆大侠，怪不得如此胆大包天。”

黄衫老者语气一沉，冷笑道：“这么说来，你是为了‘绝天魔君’与‘影子血令’来盗此‘灵天残篇’啰？”

语气中充满了杀机，使陆无忌心中一颤。

但他不愧也是一号人物，神色仍然不动，也冷笑一声道“放眼当今江湖，谁也无法支使老夫，老夫所以加入‘铁血盟’却是为了这册奇书，否则，嘿嘿，老夫一生独来独往，何必看别人词色。”

黄衫老者“哦”了一声，道：“原来你另怀私心，哈哈，不过你是否知道是老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阎王堡中盗来的。”

语气已缓和了不少，但仍有一丝寒意。

陆无忌心中一动，道：“尊驾既然盗来，就该遁迹自珍，如此招摇过市，老夫不知你用心何在？”

黄衫老者哈哈一笑，道：“你想知道？”

陆无忌好奇之心大起，但表面神色不动，依然冷冷道：“老夫身在你掌握之中，知道不知道已不关紧要，不过是叹你迟早会招杀身之祸。”

黄衫老者又是一声大笑道：“老夫既然如此做，当然不怕。不过，老夫自知绝不会死于他人之手，因为此本奇书，老夫知道是只烫手山芋，故早已要想送人了。”

这话说得过于离奇，陆无忌再是老练，神色之间，也不禁一怔！

他心念数转，口中已问道：“尊驾要送给谁？”黄衫老者冷冷道：“尊驾也想知道？”

陆无忌道：“老夫生平未见有尊驾这般呆子，不世琼宝，却去一路宣扬宁愿奉手送人，不知你究竟发的哪门子疯！”黄衫老者鼻中一哼道：“你没有看到车后那张布告，遨游天下，会晤有缘之人！”

陆无忌道：“老夫当然看到。”

黄衫老者道：“既然看到，你就应该想到，只要老夫认为对方有缘，就立刻奉送，以免绝技失传。”

说到这里，冷冷一笑，又道：“不过，对你陆大侠来说，你与老夫却是无缘！”

陆无忌心中一片迷雾，怎么也弄不懂这黄衫老者脑中的想法，口中怔怔道：“尊驾现时心中，是否已找到了有缘之人？”黄衫老者道：“刚才我才把奉送对象想好。”

陆无忌道：“是谁？”

黄衫老者缓缓道：“就是你的顶头上司，‘影子血令’！”陆无忌心中一跳，茫然道：“尊驾与‘影子血令’有什么关系？”

黄衫老者“哼”了一声道：“没有关系，老夫初出江湖，连他长像都不清楚。”

陆无忌更加弄不懂，怔然道：“那是为什么？”黄衫老者哈哈一笑，道：“自古英雄相惜，老夫认为当今武林中，他是一个人杰！”

“人杰？你既未与他谋面，又怎么能知道他是一个人杰？”黄衫老者沉声道：“就凭你陆大侠，与‘毒手人魔’这等高手，竟然自甘附从，就可见得‘影子血令’是个非常之人。”陆无忌闷声不语，但心中却一片错愕！

在他认为内情决不会如此简单，但是，细察对方容貌，江湖中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高手，那末，他与“铁血盟”的关系，是善是恶呢！这番话的用意又是何在呢？

以三掌震天地陆无忌的智谋，却恁地也想不通其中关节。

只见黄衫老者倏然语声一寒，道：“现在谈谈你的问题，以老夫手段，凭你胆敢闯入宝车之中下手盗书，按理就该一掌毙命！”

陆无忌心中一颤，黄衫老者又接下去道：“不过你既是‘铁血盟’中人物，老夫倒改变心思了，你知道为什么？”

陆无忌一愣，脑中光旋电转，摇摇头道：“尊驾语意高深莫测，我陆某难以推测！”

黄衫老者嘿嘿一笑，道：“老夫虽欲将‘灵天残篇’赠给‘影子血令’，却苦于无法与他会面，故想请你陆大侠做一个媒介！”

陆无忌神色一动，冷冷道：“你是想往老夫口中探出‘铁血盟’的总坛所在？”

黄衫老者颌首道：“不错。”

陆无忌冷笑道：“原来朋友是想探听一些秘密！”

黄衫老者冷冷道：“你切勿错会老夫意思，须知就是没有你陆大侠，老夫不过是多化上一番功夫而已，但是你陆大侠利用价值一失，要想保存性命，那就难了。”

陆无忌心中微一转念，觉得处在这种境地，不说也是白饶，说了或许还有一丝求生希望。

尤其使他暗暗吃惊的，这黄衫老者，无论语气如何阴沉变化，但脸色却始终如铁一样，毫无变化。这种神色，仿佛是天下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打动他心坎一样。

这种深湛的城府，陆无忌暗捏一把冷汗，自愧不如。口中忙道：“假如老夫说出来，尊驾又把老夫如何？”

黄衫老者哈哈一笑，反问道：“你想讨价还价？”

陆无忌冷冷道：“生则生，死则死，老夫只想对自己未来命运预知一点征兆而已！”

黄衫老者冷讥道：“以你境况，身为俎上之肉，既不能对自己命运有所安排，知道了又有何用？”

陆无忌长长一叹，默然无语。

黄衫老者倏然问道：“看你似有无穷心思，敢情还有什么隐衷，不妨说来听听，老夫念在武林同道，或可代你解决。”

陆无忌迟疑半晌，呐呐道：“老夫生死无足惜，只是阁下如决心要杀老夫，就请在老夫死后，到老夫居处中条山五云峰下，向老夫妻女通知一声，免得她们日夜倚闾悬望，那末老夫感德不尽了！”

这“三掌震天地”，昔年掌下血肉横飞，对别人生死从不关心，此刻临到自己生死关头，却忍不住有些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

黄衫老者对他的话不置一词，蹙过话锋，冷冷道：“这些都是其次的问题，现在你应该先说出‘铁血盟’的总坛所在！”

陆无忌暗暗一叹，恢复冷冰冰地神色道：“总坛就在齐鲁道上的‘秦家古堡’！也是昔日的河洛分坛。”

黄衫老者怔然：“秦家古堡？”

陆无忌“嗯！”了一声，解释道：“秦家古堡就是以智闻声江湖的‘灵狐’秦嵩居住之处，最近‘绝天魔君’为了躲避一人，所以才从崑山绝魂谷迁移过去。”

黄衫老者好奇地道：“耳闻‘绝天魔君’身手超绝，有什么人竟使他这等畏惧？”

陆无忌摇摇头道：“这点老朽也不清楚，现在老夫知道的完全告诉你了，

其实老夫对‘铁血盟’中其他隐密，知道得并不多，因为我完全是想一睹奇书，其他的也懒得理会。”

黄衫老者点点头，轻笑一声道：“陆大侠既然如此坦白，老夫现在可以告诉你的生与死了。”

陆无忌神色立刻紧张起来，呐呐道：“你还是杀老夫？”

黄衫老者敞声大笑道：“当然该杀！”

接着回首对锦衣老者道：“车把式，现在立刻转道齐鲁，直趋秦家古堡。”

锦衣老者漫应了一声，在这刹那，身躯被制的三掌震天地陆无忌脸色变得异常惨白，倏然狂笑一声，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老夫死何足惜，希望阁下对老夫刚才遗嘱，能够答应，老夫则死无遗憾了。”

说这几句话时，他神色之间，也慢慢恢复正常。

因为他现在情势如此，生死已经注定，心情倒反而平静起来。

黄衫老者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冷冷问道：“陆大侠，你知道为何该死么？”

陆无忌冷冷道：“利用价值已经没有，当然应该死，假如老夫是你，也会有这种做法！”

语气中充满一代枭雄之气概。

黄衫老者暗忖道：“这三掌震天地陆无忌，果然是盛名不虚，脑中想法与语气，果与常人不同……”

他心中不禁起了一丝钦佩的感觉，但口中却道：“陆无忌，你的想法完全错了！”

“错了？”陆无忌不禁一怔。

黄衫老者道：“嗯！你知道老夫认为你该杀，却并非为你是否有利用价值。”

陆无忌好奇之心大起，接口道：“那是为什么理由？”

黄衫老者冷冷一笑，道：“是为你贪心无厌，想将‘灵天残篇’占为己有。”

陆无忌抗声道：“但是老夫如今并没有得到。”

黄衫老者鼻中一嗤道：“你当然无法得到，但假如你能消除这种贪厌心理，老夫容许不杀你，而且对你丝毫不损，放你回‘铁血盟’！你的意思如何！”

陆无忌怀疑地望望黄衫老者始终无动于衷的脸孔，心中觉得天下不会有这种人，难道他甘心放一个强敌脱手？

但是黄衫老者的话中，似乎并没有什么诡谋，而且以目前来说，对方一举一掌，自己丝毫没有反抗能力，似乎也不必要多费口舌。

他心念犹疑不定，但求生之欲大炽，口中迟迟问道：“假如老夫口中答应你不再想要这本奇书，但心中完全是两回事，你如何知道呢？”

黄衫老者哈哈一笑道：“问得好，问得好，关于这点，老夫可以相信你的话，而且可以立刻求证，以辨别你是否口是心非。”

陆无忌又是一怔，道：“如何辨别？”

黄衫老者道：“老夫想把这本书交给你，托你转送给‘影子血令’，如你心无异端，自然能安然送达，如果你三心二意，那么老夫那时再下杀手不迟。”

说到这里语气一顿，又道：“你应该明白，奇珍随缘而得，不可强求，强求了也没有用。”

陆无忌张目茫然道：“你真要送给‘影子血令’？”

黄衫老者淡淡道：“老夫从不二言，难道是假的不成？”

陆无忌一声长叹，心中念头千转，忖道：“老匹夫啊老匹夫！不论你如何诡计多端，老夫反正这条命等于捡回来一次，这次就要你一次花枪，只要有机会，老夫还是不肯放过这本奇书，看你如何应付！”

他心念一决，口中故意叹息一声，道：“老夫生平从来不听别人指挥，今天是难得一次，好，老夫就答应了。”

黄衫老者语声一沉道：“没有口是心非？”

陆无忌心中冷笑：“鬼知道。”口中却道：“当然。”

黄衫老者哈哈一笑道：“好，咱们就此决定，到时尚希望陆大侠能引荐引荐。”

说完立刻闭目静坐起来。

陆无忌此刻反倒满腔迷雾，心潮翻涌，他不知道这神秘老者是谁？更不知道为什么一本人人瞩目的奇书，一定要送给“影子血令”？

说这黄衫老者心智不凡嘛？他偏偏像一个疯子！

说他是疯子呢？但说话语气都与常人无异！陆无忌立刻陷入迷茫的沉思中。在他沉思中，车声辘辘，八骏马车，在原野上飞驰而奔，渐渐向“秦家古堡”接近。

七十三

齐鲁道上，荒凉的四野中，却矗立着一座黑黝黝的孤堡。这座古堡从外表看来，古斑剥落，似乎年代久远，早已被主人弃而不用。然而，谁又知道这是“铁血秘盟”的河洛分坛重地所在呢？

近一个月来，这座广阔的古堡，倏然热闹起来。说热闹，只不过是晚上由远处眺望的景像，长久没有灯火的古堡，现在一到夜里，立刻灯火一片，人影杂乱。可是在白天，这古堡在外表看来仍是阴冷冷地，仿佛并没有人住一样。

只因为附近并没有人家，所以也没有怀疑追究。这座古堡，正是南宫亮昔日追踪“风雷圣手”崔天行，与黎雪双双返身往漓宫，黑夜经过，见到“神力鬼判”高武诈死，受“灵狐”秦嵩暗中愚弄的地方。

也是“铁血秘盟”近日移到的蓝旗总坛。

这是一个夜晚，四周与平常一样，静寂而阴森森地，没有一丝声息。

可是在古堡的大厅中，却灯火如昼，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围坐了六七个人。

居主位坐在一把虎皮交椅上的，是一个头包黑绢，身穿黑衣，远望充满一股神秘阴森之气的“影子血令”。

令人奇怪的是，他头上的包头黑绢，终年不取下来，就是在蓝旗总坛中也是一样，仿佛他始终要保持这份神秘影象。

此刻，他高踞案首，只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寒目，露出绢外，向四下扫射……

在他左边的正是花发花衣的“百毒尊者”，背后站着三个银衣弟子，现在这三个弟子脸上的银色面具并没有带，露出三张在苗疆那付野蛮人特有的狰狞容貌，在耳上还套了一付铜环。

坐在“百毒尊者”下首的，是一个青白脸色的文士，这人正是目前“铁血秘盟”中炙手可热人物，“灵狐”秦嵩。

在“影子血令”右手的，却是一个媚中带煞的少妇，不用说，就是邛山漓宫的“极乐仙子”公孙媚了。

她身后也有三名武林人物卫护着，一个是“神力鬼判”高武，二个却是点苍叛徒，白衣剑康炳镇，青衣剑白玉堂。

坐在“极乐仙子”右手的一人，正是“毒手人魔”谷一鸣。

只见他怒气盈脸，口沫犹未干，正在滔滔不绝，说着在长安道上的经过。

最后语声一顿，面对“影子血令”道：“我谷某已报导完结，陆无忌自持功力，目中无人，吃里扒外，不知令主要如何处置？”

“影子血令”目光仰视，默默不言。

“极乐仙子”公孙媚娇笑一声道：“谷大侠当时是否真的看清车中无人？”

“毒手人魔”一怔，微不作愉，道：“公孙媚，你是不信谷某之言？”

百毒尊者忙道：“谷兄向不激动，今天何必生这样大的气，公孙妹子所说，必有发现什么疑窦……”

“毒手人魔”冷笑一声道：“老夫自涉足武林，虽不能说没有误失，却自信小小一个车厢，尚能看得清楚，除非那辆马车中的匹夫会隐身之术！”

要知他虽投入“铁血秘盟”，却自恃身份，一向目无余子，况且其目的也在“灵天残篇”，所以曲附人下，却是另怀目的，仗着一身功力，此刻颇

有发作之意。

岂知话声刚落，“灵狐”秦嵩却哈哈一笑道：“谷兄稍安毋躁，陆无忌所以投入本盟，其另有私心，秦某早已知道，嘿嘿，这点谷兄谅来也必然洞察个中情形……”

“毒手人魔”神色一怔，他目光一闪，见秦嵩青白的脸上，隐含一丝诡笑，心中不禁砰然一震！

他知道对方诡计多端，这番话似乎是弦外之音，脑中一转，立刻忖道：“难道这鬼计多端的秦嵩，也把我的心机看穿不成？”

自古说，作贼心虚，现在的“毒手人魔”却正是疑窦重重，但是他表情上仍是故意不动声色，冷冷道：“秦坛主这番话难道是另有见地？我谷一鸣倒要请教请教？”

秦嵩淡淡一笑，道：“在下以为陆无忌另有私心，不甘人下，或不过份，如说他通敌反叛，并不见得！”

“毒手人魔”衣袖一拂，倏然起立道：“这么说，我谷某是说错了，各位既然如此说，算我谷某看错了朋友，我谷某就此退出秘盟。”

话声一落，转身就走。

“灵狐”秦嵩又是哈哈大笑道：“谷兄慢走，在下语还尚没有说完，如兄弟说得不对，谷兄就是要在下项上人头，在下也决不皱眉。”

“毒手人魔”脚步一顿，停身目光一扫，鼻中微微一哼道：“秦兄还有什么高见？”

秦嵩神色一整道：“在下以为谷兄一定受了车中那神秘人物愚弄！”

“毒手人魔”冷冷道：“何以见得？”

秦嵩微微一笑，转对“极乐仙子”道：“公孙大妹刚才是否已觉察这其中有什么蹊跷？”

“极乐仙子”颌首道：“不错，这点谅秦兄也早已想到了！”

秦嵩道：“那请你先向谷大侠解释一下，让谷大侠回想一下，是否可能？”

“极乐仙子”微微一笑道：“以我推测，那八骏宝车，既然如此富丽堂皇，想必是特别定制。”

“毒手魔人”冷冷插口道：“这点，区区自然知道，如普通马车，哪有这种排场。”

“极乐仙子”道：“这就是了，如车底是活板，那神秘人物故意避不见面，待谷兄近车突袭这岂不是大有可能。”

“毒手人魔”一怔！

“灵狐”秦嵩哈哈一笑，道：“着啊！这正是智者所见略同，如那人钻身车下，谷兄虽然智虑千万，也不会料到这一番，谷兄是否认为可能！”

“毒手人魔”木然暗忖道：“这一点我怎没有想到！”

但是，他虽自己承认当时百密一疏，表面却仍不肯认输，冷冷道：“秦兄及仙子的话，我谷某认为不大可能。”

他虽否认，但语气勉强。

百毒尊者趁机冷冷一笑道：“谷兄但请坐下，小弟以为如今这问题，已是无关紧要，却是那马车中自称八骏宝车主人的来历，却应该查清楚。”

“灵狐”秦嵩接口道：“尊者这言，正是一针见血，谷兄对陆无忌之间的误会，我秦嵩保证略施小计，即可知道是非，如陆无忌真如谷兄所说，莫说谷兄放他不过，就在座之人，没有一个能放过他。”

百毒尊者嘿嘿一笑，连连道：“正是，正是。”

“毒手人魔”本来是故作姿态，此刻见风转舵，悻悻坐下。

只听得“极乐仙子”道：“在下实在想不出，天下‘灵天残篇’八篇在神君手中，四篇在‘阎王堡’，何以又会出来一册‘天门武谱’，而且这八骏宝车也来历神秘如谜，他耍这一手，不知道究竟何在？”

“灵狐”秦嵩皱眉道：“莫非独脚阎王黎老鬼已悟得神功，故弄玄虚，听说他把一至八篇已录下副本，此举实非人狡滑。”

他思路一转入歧途，立刻俯首沉思起来。

其实当今武林，谁又知道车中那二位老者是谁？“极乐仙子”目光一瞥，始终未发一语的“影子血令”娇笑一声道：“令主何以不发一言？”

“影子血令”寒目一扫，冷冷道：“朋友来了多时，何不也进厅来一谈！”

这兀然的发话，不但“极乐仙子”一呆，就是在座几人也怔了一怔，不知“影子血令”对谁说话。

要知道此刻这秦家古堡，周围三里之中，暗桩密布，任何人一闯入古堡外围三里之内，堡中可立刻得到消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防范如此周密的古堡，竟然有人无声无息的潜入。

“极乐仙子”一怔之下，倏然飞快忖道：“令主这一说，莫不是已习得神君的天视地听之术。”

她念头尚未转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厅外倏起一道狂飚，正撞厅门，砰嘭一声巨响。门窗四飞，木屑纷射。

这一声巨响，立刻引起厅外四周，“铁血秘盟”中的高手哗然。

厅中诸人神色一变，纷纷推坐起来，“影子血令”衣袖一挥，一阵阴飚立起，大厅中灯火倏灭。

就在烟雾渐希，光亮一暗中，厅中人影一晃，“咯”地一声，在门口已屹立着一条魁梧身形。

只见他红衣铁腿，正是到过少林，追查失踪“灵天残篇”的“独脚阎王”黎乙休。

只见他神威湛湛的目光四下一扫，狂笑一声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各位早已移来此地了，哈哈‘影子血令’竟然也在场，老夫算没空跑。”

“灵狐”秦嵩一见竟是“阎王堡”主，心中不由一愣。他倒并非是惧怕，却是因为刚才尚猜测对方就是八骏宝车的主人，却料不到他竟然立刻出现。

但他心中虽奇，口中却哈哈一笑道：“想不到‘阎王堡主’驾到，真是蓬壁生辉，欢迎，欢迎。”

说到这里，目光一扫厅外群立包围的高手，喝道：“掌灯！掌灯！贵客莅临，岂可如此招待！”

他这一番做作，果然不愧老成狡猾。

随着他喝声，厅外立刻闪入二条人影，擦亮火种，厅中立刻大亮。

黎乙休一拂长须，精光四扫，嘿嘿一笑道：“耳闻‘灵狐’有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之能，如今一见，果然盛誉非虚。”

语音一顿，接着道：“但今天老夫今晚来此，并非做客而来，秦大侠大可不必装模作样！”

“毒手人魔”本来为三掌震天地陆无忌那段误会，心中一肚子气，闻言阴测测一笑，迈上一步，道：“凭你敢私闯入堡，不论你为何而来，就该碎尸千段！”

黎乙休脚下一顿，咚地一声，也迈出一大步，双目神光陡厉，冷笑道：“原来南北双毒也在这里，正好，让你知道老夫是否怕你指中毒物！”

语声中，双掌一翻，一道狂飚，就向“毒手人魔”当胸撞去。

在群雄环立下，黎乙休竟然不计自身以寡敌众之危，说打就打，大出群魔意料之外。

说时迟，那时快，“毒手人魔”错愕之下，陡觉掌劲凌空袭胸，一声怒喝，也是双掌一圈，迅扬而起。

嘭地一声巨响，劲气四溢，“毒手人魔”只觉胸头一震，身形踉跄后退二步。

“独脚阎王”也觉二臂微酸，暗忖道：“这魔头果然好功力，要不是占了先动优势，自己，功力与他一比，高不上多少。”

“毒手人魔”吃了一个哑巴亏，神色一怒，身形倏动，倏见“极乐仙子”伸手一拦，轻声道：“谷大侠沉住气，这老怪物可能已练成‘灵天残篇’上神功，目前最好不要莽动。”

这一番使“毒手人魔”心中陡然一凛！

他想，“极乐仙子”之言，果然不错，如“独脚阎王”真的已悟得神功，自己上去，岂不是陡然现丑。一生盛名，立刻付诸东流。

但是，他心中的怨毒，却更炽盛，双手一入腰囊，已将“七里闻香断魂散”藏于指甲之中。

其实，厅中诸人所以稳住不动，也是因为顾忌这一点。

而“独脚阎王”老谋深算，所以不顾一切，先手出掌，心中何不是料到这批魔头在一时之间，摸不透自己的深浅下，必然不敢动手。

他一掌震住厅中诸魔后，目光如电，四下一扫，嘿嘿一笑，道：“老夫此来，并不想对你们过份，只是为问一句话而至，不过，假如各位不自量力，那末，嘿嘿！就勿怪老夫痛下杀手。”

接着语气一顿，脸上加重一丝煞机，继续道：“谅各位也知道，老夫昔年也是双手血腥，身上系有数百冤魂，要老夫今天多杀几个人，老夫也不会在乎！”

“影子血令”阴森森地一哼，“灵狐”秦嵩哈哈一声干笑，插口道：“好说，好说，‘铁血秘盟’虽尚未公开于江湖，却也懂得江湖规矩，秦某自思对贵堡向抱井水不犯湖水态度，想堡主也不会与咱们令主作对。”

黎乙休冷冷一哼，道：“咱们长话短说，老夫来此，想一见只闻传言，尚未见面的‘绝天魔君’！”

“极乐仙子”哈哈一声，娇笑道：“堡主能否先将来意说出。”

黎乙休目光一瞟，冷冷道：“老夫的事，你能知道？知道了你又能作主？”

“极乐仙子”心中同起一丝怒意。

她可说从来没有受人如此轻视过，但脸上仍旧保持迷人的笑容，淡淡道：“堡主知道神君是我什么人？”

黎乙休冷笑道：“老夫从没兴趣，打听这种不关紧要的事。”

“极乐仙子”又是娇笑一声道：“神君就是我公孙媚义父，而他老人家，正是独坐玄关，苦修神功，如先说与我听听，我公孙媚自信尚能作上三分主意。”

黎乙休哈哈一声狂笑，道：“如此你就更不配问了，老夫正要面见你义父，而你已低上老父一辈，岂可以下犯上。”

接着故意揶揄道：“再说，老夫也有女儿，但她从不敢为老丈作主任何事情。”

“极乐仙子”脸色一变，她素负词锋过人，想不到今天处处碰壁……

正在此际，只见“影子血令”阴阴一喝，发话道：“黎乙休，你有话爽快说出，何必故作威风。”

“独脚阎王”嘿嘿一笑，道：“影子血令，你早该开口了，老夫来意，你难道不知道？”

“影子血令”微微一哼，道：“你不说出来，本令主怎会知道？”

黎乙休神色一沉，脸罩寒霜，道：“如说别人不知，或在情理之上，如说你不知道，嘿嘿……是否故作痴聋！”

秦嵩听得心中疑窦丛生，插口道：“就算令主知道，堡主再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又有何妨？”

黎乙休目光一扫道：“老夫问你，三掌震天地陆老匹夫，率领一批高手包围夕阳别府，是否是你‘影子血令’手谕？”

“影子血令”冷冷道：“不错！”他每说一句话，皆简单扼要，似乎生怕多说一个字会突然死去一样，无形之中，令人感到他格外阴沉神秘。

黎乙休点点头道：“这么说，陆老匹夫连毙本堡主手下，也是你‘影子血令’的指示啰？”

“影子血令”道：“陆大侠在外如何行事，本令主怎会清楚，但如堡主把这笔帐算在本令主头上，也无不可。”

黎乙休猛然迈上一步，厉声道：“随后你另派人夜袭阎王堡，四处搜查老夫，你也知道啰？”

“影子血令”嘿了一声，道：“情非得已，非常抱歉，本令主命人搜查，并非是针对堡主。”

黎乙休道：“你针对什么人？”

“影子血令”淡淡道：“本令主只是在搜查四篇‘灵天残篇’！”

黎乙休狂笑一声道：“你既然如此坦白，就早该承认了，老夫八篇抄本，四篇正本，全都失踪，此来就是问你要这十二页奇书。”此言一出，诸魔神色齐都一愕！

要知刚才他们尚在推测那八骏宝车的主人是黎乙休，想不到黎乙休却为了失宝，竟找上门来，怎不使他们感到意外。就在群魔愕然之际，倏见“毒手人魔”一声暴叱，游身欺进，十指飞扬，就向“独脚阎王”黎乙休门面弹出十道指风。

七十四

这突然暴起奇袭，随着指风弹出的，正是闻名天下的“七里闻香断魂散”。

“独脚阎王”神态虽狂，但内心丝毫不懈地严密戒备着。尤其对“百毒尊者”及“毒手人魔”，这南北双毒，他更加不肯忽视。

“毒手人魔”刚才趁他说话时，脚下稍稍移动，他早就注意到，此刻眼见对方十指飞弹，一声冷笑，左手倏然伸出一个卵管粗的黑棒，迎着指风，叮的一声轻响，立刻喷出一股绿色火焰。

这“七里闻香断魂散”，虽是一种无色无嗅的晶色粉末，却是最怕火，指风一触这蓬绿火，立刻响起一丝滋滋之声，化作一丝丝浓烟消散。

此刻，厅中群魔纷纷晃身退避，要知道这一毒一火，皆非功力所能抵敌，在这刹那，独脚阎王一声厉叱：“谷老匹夫，鬼鬼祟祟，先吃我一掌。”

左掌一招，竟向右手喷出的绿火上拍出，砰地一声，一道绿火，如电向“毒手人魔”烧去。

这正是黎乙休为防毒物，精心设计的“硫磺喷火棒”。

凭着这掌劲全力，可达十丈之远。

“毒手人魔”阴谋未逞，眼见绿火烧到，心中大骇，脚尖一垫，双掌连环拍出三掌，才算挡住这股火势！

这时，厅中群魔，及厅外“铁血秘盟”的高手一阵慌乱，纷纷抽出兵器，向“独脚阎王”包围。

在这杀机刚起刹那，黎乙休“叮”地一声，关了火棒机钮，铁棒立刻缩进袖内藏好，嘿嘿冷笑道：“谁要再出手暗袭，老夫今天说不得就先烧掉这座古堡！”

“影子血令”倏然冷冷喝道：“未得本令主谕令，谁要先出手，休怪一律以戒律严惩。”

“毒手人魔”独处厅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神色尴尬已极。

他一生得意，从未遇上真正敌手，但是今天，虽未败落，却被“独脚阎王”二番抢去先机，落得一个灰头土脸，使他内心觉得“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这时“灵狐”秦嵩走上几步，哈哈一笑道：“黎堡主，刚才谷兄一时冲动，秦嵩先向你道歉，不过说起堡主失踪的奇书，我想堡主是误会了。”

黎乙休淡淡一笑道：“误会？阁卜不妨先解释听听！”

秦嵩神色一整道：“堡主可是以为陆无忌下手所盗？”

黎乙休不屑地道：“老夫当然如此猜测，不过无论是谁，都是一样，反正除了你们‘铁血秘盟’之外，没有旁人！”

秦嵩嘻嘻一笑道：“堡主实在太抬举我们，但这份抬举，我秦某可以代表令主说，不大敢承当。”

他所以这么低声下气，却是另有缘由，同时怕真的对方纵火，结局不论如何，这对“铁血秘盟”来说，未始不是打击。

要知道“铁血秘盟”所以至今未公开于江湖，实是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及阴谋，只因目前尚来到成熟时间，故仍采取神秘行动。

秦嵩身为河洛坛坛主，自然清楚其中道理，可是他表面虽然不落丝毫火气，内心却恨不得能一掌劈死眼前的“独脚阎王”。

他语声至此一顿，接着神色肃然道“在下不敢伪言，‘灵天残篇’最后

四篇，正是神君欲得之物，但却并非是我们下手，假如堡主认为可以相信我秦嵩的话，在下可以告知那失踪之物的所在。”

黎乙休心中一怔，旋即冷笑一声道：“那你以为是何人下手？现在何处？”

“灵狐”秦嵩心中一声冷笑，暗暗忖道：“任你老奸巨滑，也要叫你中我一石二鸟之计！”

口中却平静地道：“堡主可曾听说过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

黎乙休在“地灵神乞”到少林以前离开，立刻一路赶程，到这秦家古堡，自然对八骏宝车之事，毫无所闻，闻言皱眉道：“是谁？”

秦嵩郑重地道：“是谁至今还是一个谜，此人不但气派豪华，而且举止惊世，还有一辆特制的马车，到处招摇奔驰，行纵飘忽……”

黎乙休微感不耐，截口道：“阁下不必兜着圈子说话，老夫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

秦嵩哈哈一笑道：“堡主感兴趣的在后面哩，最使人莫测高深的，却是在那辆马车后面，张着一幅与车一样大的布告，布告明白地写着挟奇书邀游天下，会晤有缘之人……”

“独脚阎王”心中一愕，道：“老夫怎么没有听说过？”

秦嵩道：“此车出现江湖，不过仅三四日，堡主或许心急赶路，未曾探听最近江湖风声。”

黎乙休暗想道：“看他不像说谎，但这八骏马车主人是谁？”

心中转念着，口中冷冷道：“此事确实惊奇，但对老夫此来之意，似乎没有关连，难道说那神秘人物真也有灵天残篇不成？”

秦嵩点点头道：“当然！”

黎乙休冷笑一声道：“阁下亲眼见到过？”

秦嵩一指“毒手人魔”道：“这事谷兄亲眼见到，怎会有假。”

黎乙休哼一声，转对“毒手人魔”道：“阁下既看到那本奇书，请问是什么模样？”

“毒手人魔”冷笑一声，仰首不置言词，秦嵩忙道：“谷兄，此刻不是逞意气之时，回答堡主，也撇清本帮嫌疑，嘿嘿，以后本坛要借重黎堡主之处良多。”

这时，“毒手人魔”才缓缓道：“那时我谷某也不信，当今江湖上，皆知道‘灵天残篇’除了黎乙休有八篇抄本外，尚有四篇正册，至于神君则有八篇正册，但我追到那辆八骏宝车后，以言相激，却见车中那人伸出一根金仗，杖上系着一张薄薄绢书，封面写着‘天门武谱’四个朱砂大字，字作篆体。”

黎乙休心中砰然一震！

此刻，他相信了，因为“天门武谱”四字，正是他亲笔所提。

他暗忖：“难道是那八骏宝车中的神秘人物到自己居处下手盗取不成？”

他心中一片迷雾，觉得真的有些莫测高深起来。

念头千转下，心中又是一动，对秦嵩冷冷道：“刚刚阁下既已说亟欲得到那四篇残书，何以知道东西下落，却不下手？”

秦嵩哈哈一笑道：“堡主问得好，这点我秦某可以代令主保证，决不弃权，目前本盟已派出三批高手追踪，不过至今还没有回音而已，所以说，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天！”

语声甫落，厅外倏然奔进一个壮汉，行色匆匆，向秦嵩低声道：“属下有重要消息报告！”

秦嵩道：“什么事快说！”

壮汉目光扫及神威凛凛的“独脚阎王”黎乙休，迟疑片刻，才道：“那辆八骏宝军，已闯入本堡三里之内，急驰而至，来意不明，如何处置，请示定夺！”

这突然的消息，使黎乙休一阵错愕！

他目光一扫；见厅中群魔神色间也是一片惊疑。

倏然，秦嵩畅声一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倒使秦某想不到……”

接着转过身，向“影子血令”道：“令主有何吩咐！”

“影子血令”目光一闪，道：“此事在秦兄职权之内，本令主交你处理！”

秦嵩躬身道：“恭领谕命！”

接着向庄汉一挥手，沉声道：“下令外围伏桩，一律静待勿动，任马车到堡前，暗中紧密包围，并传谕那车辆一到，立刻大开堡门迎接！”

壮汉一声应诺，躬身而退。

“百毒尊者”神色疑惑地道：“秦坛主，这是什么意思？”

秦嵩抱拳一笑道：“尊者稍安勿燥，属下自有主见。”

接着向“独脚阎王”一笑，道：“幸好堡主正在，秦某刚才是否谎言，等下自可分晓，那八骏车既然已到，稍待在下与堡主一齐看看那神秘车主，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

黎乙休鼻中一哼，冷冷道：“谅你不敢欺骗老夫，现在少陪了！”

语声中，咚地一声，身形一飘，竟掠出厅外，超过院中群立的高手头顶，落入院中。

在院中屹立的一批“铁血秘盟”中帮徒，神色一怔，然未得命令谁也不敢擅动。

黎乙休身落院中，见无阻拦，正欲越墙而出，蓦然耳闻堡外远处响起一片急骤的马蹄声，如雷鼓一般，急遽接近。

也在同时，只听厅中“灵狐”秦嵩大声喝道：“大开堡门，戒备侍候！”

呼地一声，紧闭的古老木板，迎风大开，一批灰衣人物，灰衣晃动，潮涌而出。

此刻，黎乙休不敢待慢，身形一长，陡升八丈，如秋风落叶一般，跃墙而过。

身形刚出一丈，已见一点白影，带着一圈广达三四丈的毫光，一点点扩大，从荒道远处，如飞驰而来，正是那辆充满神秘的八骏豪华马车。

他此刻心念一转，立刻改变了中途截拦的企图，暗忖：“秦嵩所以肯让自己安然而退，显系一石二鸟之计，要我先作冲锋，出手试试这车中神秘人物的功力！我何不在此静以待变，要他心计落空！”

这点，的确正好猜中“灵狐”狡计，但黎乙休与秦嵩怎会想到这马车中的神秘人物来意完全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呢？

且说车中的黄衫老者，自与三掌震天地陆无忌互相约定好后，一直闭目养神，再也不言不语。

而那驾车老者也始终面对车窗，驾御马匹奔驰，从不回首向陆无忌望上一眼，仿佛他座后没有人一样！

而陆无忌在迷茫中，一直摸不透心中的迷雾，见二人一背对自己，一闭

目静望，心中一动，立刻暗暗运气冲穴起来。

他自负内功精湛，区区麻穴被点，只要半个时辰，就可以冲开。那时再出其不意猝下杀手，谅对方功力再高，决难防范。

岂知费了半天功夫，丝毫没有效果，这时，他才恍悟对方所以如此大方，却是下了独门点穴法，不怕自己暗中异动。

于是陆无忌暗暗叹了一口气，也死了这条心，同时闭目瞌睡起来。

不知经过多少次，身躯一动，倏然惊醒，却见黄衫老者嘻嘻一笑，道：“陆大侠睡得舒服否？”

陆无忌脸色一红，却听得那驾车的锦衣老者道：“秦家古堡快到了！”

陆无忌心中砰然一跳，暗暗道：“好快！”

只见黄衫老者脸色倏然一沉道：“陆大侠，老夫现在相信你了，等下尚请你引见一下‘影子血令’及‘绝天魔君’，而且老夫对你决不加丝毫损伤。”

说到这里，一顿又道：“但你到时不要认为血穴已解，功力恢复，就可异动，要知道老夫既能放你，就有制你死命把握。”

最后一番话说得其寒无比，听得陆无忌心中一凛！

但他生性傲桀不驯，平生未说怕过谁过，黄衫老者虽已事先警告，他心念一动，肚中冷笑道：“我就暂且答应你，到时奇书既在我手中，就由不得你了！”

心中这样想，口中却益发郑重地道：“老夫理会得！”

黄衫老者脸色立刻和缓，哈哈一笑道：“理会就好！”

这时，车辆嘎然而止，黄衫老者一拨重幕，已见到了一座古堡门口三丈远处。

陆无忌转首向外一瞥，只见堡门大开，二三十名灰衣人，个个手执兵刃静静屹立。

门口中央站着五六个人，正是“影子血令”以及“极乐仙子”“灵狐秦嵩”等人。

因为视线角度关系，黄衫老者及陆无忌却没有看到侧站一旁的“独脚阎王”黎乙休。

这时锦衣老者已离座，首先推开车门，下车目光一扫，一见“独脚阎王”，目光一顿，微微一怔，似乎颇感到意外。

这瞬眼之间，秦嵩已朗声道：“耳闻尊驾崛起江湖，今晚突然光临，在下秦嵩恭候大驾，不知有何指教？”

锦衣老者哈哈一声大笑道：“敝上耳闻‘绝天魔君’及‘影子血令’一代人杰，故特邀贵盟陆无忌大侠同车而来，想一亲睹尊颜，尚请秦大侠能赐予容纳！”

“毒手人魔”嘿嘿一笑，低声道：“我谷某之言如何，陆老匹夫果然与对方沆瀣一气。”

秦嵩心中一怔！

他惊愕的却不是“毒手人魔”的话，而是对方出于意料之外的客气。

在这刹那，他倒有些对这车中人物，莫测高深起来！

但秦嵩智机深沉，表面依然笑容可亲，哈哈一笑，道：“老丈太客气了，不知贵主人及阁下如何称呼？”

锦衣老者答道：“敝上宇内神君，至于老朽嘛，呃呃，贱名不值一提，

不过昔年江湖上也给老老朽一个绰号——‘黄山追云叟’。”

秦嵩暗暗苦思，觉得江湖从没有听说过有这一号人物。

其实其余人，包括“独脚阎王”在内，也深深奇怪，觉得这“宇内神君”及“黄山追云叟”的名号颇为陌生。

但秦嵩认为对方名号，并不关重要，心中一转念，立刻敞声道：“原来是宇内神君阁下及追云叟老丈，请问陆大侠现在何处？”

锦袍老者一拉车门道：“就在车内，为表示仰慕贵盟魔君令主之意，敝上宇内神君借陆大侠之手，奉上一本“灵天秘笈”作为见面之礼，希望贵盟笑纳。

此言一出，群魔一阵错愕，以秦嵩这等智谋，也感到大为意外。

尤其一旁的“独脚阎王”双目一亮，脸上立刻泛起一股煞机，但在尚未见诸行动以前，他稳住不动。

因为他要看看这宇内神君的话，倒底是真是假？在一片错愕之中，只见“黄山追云叟”一撩重幕，车中一人跨出车厢，赫然就是“三掌震天地”陆无忌。

只见“黄山追云叟”伸手向车内，缩手时，手中已多了一本黄绢薄册，交给陆无忌道：“陆大侠陪伴而来，一路辛苦，老朽先谢过啦！”

说完一揖，侧身后退二步，状若恭敬。

在旁人看来，觉得这“黄山追云叟”执礼甚恭，但谁知道他却借这一揖之间，小指微弹，一缕指风，已解开陆无忌身上被制的脉穴。

陆无忌在车中被黄衫老者解开麻穴，点断了真气，此刻指风触体，陡觉体内真元舒畅，一怔之下，心头大喜！他伸手接过“天门武谱”。施礼道：“承二位恭送，陆某也敬谢了！”

但他暗中却藉此些微时间，暗运真元，循运全身要穴，发觉果无丝毫异样，精神立刻一振！

同时，他手中拿着这当今武林，人人触目的奇书，心中砰然乱跳，目光一扫，脑中念头千转，想伺机而逸。不过，这时他表面仍无异样，举步向堡门走去。口中道：“在下幸不辱令主使命，得书而回。”

这番话，谁也没有听下去，因为此刻站在堡门口的群魔，人人见露出奇书，目注奇光。

其中只有“毒手人魔”的神色是一片惊愕及茫然，因为他刚才尚在诋毁陆无忌，想不到现在竟是这样的结果。

但他怎知道陆无忌步履缓慢，是想到中间距离后，遁身逸走。

陆无忌此刻心中已存下独占这册奇书之意，脚下走着，暗暗已提足周身真元，准备来个措手不及。

但当他倏然见到“独脚阎王”时，心中倏然一动，忖道：“黎乙休此来，不用说，必是为了这本秘笈，欲不露痕迹，正好待他出手……”

果然，此刻“独脚阎王”一声暴叱，身形一晃，双掌一圈，竟向陆无忌扑去，口中叱道：“陆老匹夫，留下老夫书来！”

本来，他也打算静以观变，但是出乎意外情形，使他不得不改变方式，抢先出手。

因为书既到了对方手中，黎乙休觉得如不抢先劫下，再也没有机会。

这一掠身而起，犹如电光石火一般……

但是——

“独脚阎王”抢先动手，早在群魔意料之中，“影子血令”首先一声阴喝，身动如风，几乎同时掠身场中，掌式一划，疾若三缩三伸，瞬眼拍击三掌。

黎乙休一声暴喝，去势依旧，左掌三缩三伸，瞬眼拍击三掌。

这三掌速度之快，犹如三手同出，尤其他身形不停，方位互异，角度奇诡已极。

尤其掌上内功，排空激荡，气威猛无与伦比。

“影子血令”心中一凛！口中陡响起一声阴啸，身形一旋，避过来势，合掌一招一翻，拿扣“独脚阎王”左腕。

黎乙休的“惊神泣鬼三十二式”确有惊人之处。

只见他腰身凌空一拧，已弧形一圈，美妙地让过一尺，左掌射飞，由下而下，反向“影子血令”右肋印去。

这一动手，刹那之间，双方已换过三招，彼此以快制快，不过一瞬之间。

堡门口群魔一见“独脚阎王”出手，令主首先截拦，“极乐仙子”及“百毒尊者”“毒手人魔”立刻齐声叱喝，纷纷晃动身形，齐涌而上。

他们此刻虽清楚“灵狐”秦嵩预先筹谋一石二鸟之计，但见“灵天残篇”已到自己手中，岂容黎乙休再出手劫夺。

可是这双方一切举动，早在“三掌震天地”陆无忌意料之中。

就在“独脚阎王”被“影子血令”所阻，身形略顿之际，他一声大喝：“黎老鬼，你竟敢出手！”

身形一闪，却斜刺里，反向荒道遁去。

车旁的“黄山追云叟”见状大喝道：“陆无忌，你难道想悔约不成？”

身形一起，立刻卸尾疾追。

变化骤起，刚刚包围住“独脚阎王”的“百毒尊者”、“毒手人魔”及“极乐仙子”三人见状，齐声喝道：“陆无忌，你竟敢存下私心！”

身形一转，立刻也追赶而去。

搏斗中，“独脚阎王”见状惊怒交加，一声大怒，双掌猛推，趁“影子血令”退身趋避刹那，呼地一声，已恍如淡烟，跟踪而去。

“影子血令”同时转身，阴喝道：“秦坛主切勿擅动，外围盟友，迅速随本令主截拦陆无忌。”晃身已远出十丈。

秦嵩本欲起身，耳闻“影子血令”喝声，脑中一转，立刻又停下身来。

此刻，古堡前本来杀机深沉的场面，立刻变得冷冷清清，除了一辆珠光宝气的八骏马车停于道中外，堡门口静静站着秦嵩与二十余铁血秘盟高手。

就在众人追赶陆无忌，消逝于黑夜之际，车帘再度一掀，跨出一位黄衫老者。

秦嵩此刻才看清这号称“宇内神君”的真面目，忙上前二步，抱拳道：“得赌神君尊颜，秦嵩内心庆幸已极，何不同往堡内休息，也好让在下恭聆教益！”

“宇内神君”抬手一拂胸前须，哈哈一笑，道：“免了！唉！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出老夫意料之外！”

口中既叹着，缓缓走前几步，转首向夺书群雄消逝方向遥遥而望。

秦嵩心中一动，向就近的点苍青衣剑一招手，口中道：“康大侠快入堡准备一下酒菜！让神君入堡宵夜！”

明着说这几句话，眼角一瞥“宇内神君”没有注意，飞快用传音入密内功向青衣剑嘱咐一番。

青衣剑脸露微笑，一声应诺，返身入堡。

但他一进大门，立刻掠上东边墙边，消失在黑夜之中。

当然，谁也不清楚“灵狐”秦嵩告诉了他什么话，他又为什么神秘其事，进而复出。

秦嵩的吩咐一完，立刻向神君道：“事在本盟内出叛徒，神君不必悬念，以在下想，陆无忌功力再高，必逃不出十里之地。”

“宇内神君”摇摇手道：“秦大侠如此殷勤待客，老夫受之有愧，此刻老夫尚有事未办完，急待掌车的返转起程，下次老夫再来叨扰！”

秦嵩哈哈一笑，道：“既然这么说，在下也不作虚伪客套了，只要神君不嫌本盟简陋，在下随时欢迎神君光临，以便能得教益！”

“宇内神君”哈哈一笑，道：“难怪贵盟崛起江湖，称雄武林，有秦大侠这样人物，已可见其余一斑了！”

“灵狐”秦嵩虽然心中另有盘算，对这老者仍存怀疑，但被对方这么一棒，心头也不禁飘飘然。

盖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高帽子也。

他忙一抱拳道：“神君过奖了！”

接着肃声道：“神君今晚莅临，不知还有什么吩咐？”

“宇内神君”微微颌首，沉重地道：“老夫今天本来想与盟令主一谈，如今变起非常，也只得留在下趟了，不过不知秦大侠能为老夫引见一下‘绝天魔君’否？”

秦嵩慰切道：“不瞒神君说，本盟神君正坐关苦参神功，尚未功行圆满，不过神君之意，在下一定为转告！”

“宇内神君”哦了一声，似乎有些失望，接着目光一转，缓缓道：“既然如此说，老夫肚中话与秦大侠说，也是一样！”

秦嵩精神一振，道：“神君如认为在下能与闻，则请神君吩咐！”

“宇内神君”点点头道：“老夫初出江湖，耳闻贵盟有争霸天下之心，不知有无其事？”

秦嵩微一沉思，道：“以神君看法如何？”

他说话谨慎，丝毫不落把柄。

“宇内神君”敞声一笑道：“老夫认为贵盟雄心可钦，盖天下不能无主，如能统一武林结盟天下，未始不能消弭江湖上绵绵不绝之恩怨。”

秦嵩哈哈大笑，道：“神君果是见解不凡，英雄之见略同，不错，本盟确有争盟天下之意！”“宇内神君”语声一沉，道：“但是老夫有点意见，不知秦大侠能转告令主采纳否？”

秦嵩微微一怔，忙道：“神君请说！”

“宇内神君”道：“贵盟争雄之心可佩，但老夫却不赞成贵盟手段，以贵盟人才济济，何不化暗为明，贴邀七大宗派，江湖豪杰，以功力一争胜负，名正言顺地争盟天下！”说到这里，语声一顿，又道：“如贵盟能采纳老夫意见，老夫愿与贵盟携手共进。”

秦嵩神色大喜道：“有此一言，本盟何愁不胜，功成之日，本盟一定与神君共享尊荣！”

正在此际，一条人影，掠空而落，正是追踪陆无忌的“黄山追云叟”。

“宇内神君”怔了一怔，道：“你追到陆无忌否？”

“黄山追云叟”立刻躬身答道：“回禀神君，追的人太快，老朽一想神君还有事情待理，故而中途折返！”

秦嵩插口道“神君此事不必担忧，以本盟力量，在下相信陆无忌插翅难逃。”

“宇内神君”长吁出一口气，道：“秦大侠既然如此说，老夫先告辞了，约斗之日，老夫自会知道消息，必会赶到。”

说完，转身走近车厢，一掀垂帘，跨车而入。

“黄山追云叟”也向秦嵩抱拳告别，钻入车厢，八骏宝车调头过来，立刻四蹄齐扬，如飞而逝。

秦嵩本来欢喜的神色，立刻变得阴沉起来，他眼看逝去的马车阴阴一笑，低头沉思起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搞不清楚这“宇内神君”的真正企图，当然，这是他并不完全相信对方那番话的关系。

他沉思半晌，倏见远处十余条人影，如淡烟一般而至，凝神望去，原来是“影子血令”等一干人。

待十余人接近，秦嵩立刻迎上去急急道：“令主情形如何？”

“影子血令”一挥手，阴沉地道：“进去再说。”

于是古堡口人影消逝，古老斑驳的大门，复又关闭。

经过这一番折腾，天色已交四更，荒野一片黑暗，更充满了荒凉与凄清。

但是秦家堡的大厅中，依然灯火如昼，群魔面对突然出现“宇内神君”后，而引起新的情势，漏夜紧接商讨。

在“灵狐”秦嵩与群魔落坐后，只见“影子血令”寒目冷冷一扫，道：“陆无忌叛变本盟，已毙在本令主掌下，尔今尔后，如有任何人心生二意，陆无忌尸体，便是榜样！”

一干人默默无言，“毒手人魔”心中暗暗吃惊，秦嵩则精神一振！他从这番话，已知奇书已经得手。

原来，刚才在众人追赶“三掌震天地”陆无忌时，“影子血令”虽然起步较后，却超过了独脚阎王，待一干魔头赶到时，只见地上横着陆无忌的尸体，“影子血令”静静立于尸体旁，呆呆屹立，接着一挥手，命众人立刻返身回堡。

只见“影子血令”接着对“灵狐”秦嵩道：“素闻坛主有天下第一智者之称，本令主如今有几个问题相问，请秦坛主看看暗中究竟有什么蹊跷？”

秦嵩忙谦虚一笑，道：“令主过誉，敝职不过稍为对事分折得精细一点而已，如令主有甚疑问，不妨让大家集思推测一番。”

口中虽这么说，但脸上不禁浮起一丝得意的笑容。

“影子血令”缓缓道：“独脚阎王当时追击陆无忌，本令主虽超越他三十丈余，但击毙叛逆后，却发现这老怪物并未再急赶，竟然中途失踪，秦坛主对这一点有何看法？”

秦嵩心中一怔，微一沉思，道：“这或许是他知难已退！”

“影子血令”摇摇头道：“黎乙休在轻功方面差本令主尚有可说，然他

的功力，本令主深切了解，决非本盟其他高手所能追拟，然途中本令主曾问起别人，发觉他中途身形倏缓，至被本盟其他高手超越，这虚伪装作甚使人可疑！”

秦嵩默默听着，不作任何表示，因为他觉得其中确有疑问，同时明白还有下文。

只见“影子血令”一顿，接着又道：“而那自称‘黄山追云叟’的银衣老人，竟然也身形落后，据谷兄刚才报称，这追云叟掌力内功深厚，怎会轻功如此不济于事？短短五里路程，竟然落后本盟普通一流高手，其中必有什么关联，秦坛主以为然否？”

秦嵩默默点点头。

“影子血令”接着阴沉沉一叹道：“更令人奇者，当时陆无忌最远时不过在本令主前五十丈左右，五里路程，从未脱出本令主视线，但本令主毙击他后，抄他身上，发觉那本“灵天秘笈”竟已失踪！”

此言一出，秦嵩倏然一惊，就是刚才同时追赶的一干魔头也大感意外。

奇书明明见陆无忌得手而走，怎又会不在身上呢？

事情的变化，似乎变得越发离奇起来。

此刻大厅中一片沉寂，每个人的心中皆疑云重重。

为什么“独脚阎王”半途而废呢？他难道甘心眼见奇书被人挟走吗？

那“黄山追云叟”又为何半途而返呢？

还有那“灵天残篇”又到哪里去了呢？难道陆无忌半途自知难逃包围，撒手遗弃了吗？

这许多谜题，唯一可解释得面面皆通，只有陆无忌将那册武学之宝弃之于地，让“独脚阎王”发现后，拾之而遁。

但是在“灵狐”秦嵩脑中虽然也这样测过，却旋即被否定，觉得变化决不会如此简单。

同时，他亲眼看到黄山追云叟返身上车，使他脑中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在未得到证实前，他决不愿说出来。

只见“影子血令”倏然又道：“秦坛主，自本令离开后，你有否看到过车中那号称‘宇内神君’的人物？”

秦嵩点点头道：“敝职曾与他一番交谈，并亲见他们离去。”接着把经过情形叙述一遍。

他交代完毕后，脑中倏然一动，接着目光一扫，道：“我秦某现在想请各位参考一下，这八骏宝车中的二个人物，来意虽然非常友善，但各位觉得是否可以信任？”

除了“影子血令”的表情无法看出外，群魔神色又是一怔！

“极乐仙子”诧然道：“秦兄敢情已看出什么破绽？”

秦嵩摇摇头道：“如看出破绽，在下何必再多废言，这只能凭各人的心理感觉。”

“毒手人魔”沉思道：“我谷某认为在目前尚未探出来人底细前，不可深信！”

秦嵩哈哈一笑道：“在下也认为这宇内神君及追云叟来历如谜，不论对咱们是好意或恶意，目前咱们绝对不能深信。”

影子血令冷冷道：“为什么？”

秦嵩微微笑道：“这因为有三点令人怀疑的地方。一，他与本盟任何人

皆不相识，为什么要将‘灵天残篇’奉送令主？二，就说是为了讨好本盟，但为什么要假陆无忌之手？三，敝职刚才细心观察，这宇内神君及追云叟不论语气如何，表情始终不现喜怒之色，显见是个智机深沉的人物，以此看来，他更不应该假外人之手传宝，反过来说，其中一定另有问题。”

群魔听了这番分析暗暗不禁频频点头，觉得这“灵狐”秦嵩的头脑，果然精细入微。

只见秦嵩接着对“影子血令”笑道：“由以上三点疑问推衍下去，‘灵天残篇’的得失，已不关重要了！”

“影子血令”目光怔然道：“为什么？”

秦嵩道：“敝职的想法，世上决没有这种人物，所以觉得他那册灵天残篇其中可能还有问题，说不定到手之后，也没有用！”

“影子血令”嗯了一声，秦嵩接下去道：“至于黎老鬼的何故失踪，更不关紧要，敝职以为，一切关键，皆在这八骏马车二名老者身上。”

“影子血令”频频点头，意似颇为嘉许，问道：“那末，秦坛主有什么办法能把这车中那二名人物的底细打听清楚？”

秦嵩哈哈一笑，得意地道：“这点不劳令主担忧，敝职早有安排，如不出所料，天亮前后，必有回音，虽或无法知道那宇内神君的详细底盘，但必可得悉一点大概！”

群魔皆怀疑地：“秦兄有什么安排？”

秦嵩又是得意地一笑道：“各位现在看看青衣剑康大侠是否仍在厅中？”

众人目光一扫，果然不见青衣剑影子，秦嵩道：“他已去查探八骏马车的来历了。”

接着对“影子血令”肃容道：“本盟因神君神功未成及种种关系，尚未到公开江湖之时，但如今那宇内神君既然有促使本盟早日公开问鼎武林之意，不论其用意如何，敝职以为不妨将计就计！”

“计将安出？”

秦嵩倏然起身严肃地道：“贴邀各派，约战黄山，在下腹中已有初案，可使本盟，成则独霸江湖，不成罪在别人，于本盟无损！”

这几句话令群魔脸上倏然动容……

七十六

且不说秦嵩有什么阴谋，再说齐鲁道上那辆八骏马车，仍在黑夜中不停地奔驰着。

车中追云叟前坐驾车，“宇内神君”则悠闲地在车下取出一只风鸡，撕了一半，向前递了过去，自己则拿着另一半，大口啃着。

追云叟右手取风鸡，咬了一口道：“现在往哪里？”“宇内神君”想了片刻，道：“武当！”

追云叟犹疑地道：“你真要如此做？”

宇内神君哈哈一笑，道：“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不如此做，无法实现我以后的盘算。”

追云叟叹了一口气道：“这灵狐秦嵩，我看不是简单人物，希望你不要弄巧成拙！”

宇内神君哈哈一笑道：“就是他有怀疑，本神君料定他必会……”

说到这里，语声一顿，道：“不谈这个，我问你，你有否把‘独脚阎王’调走？”

追云叟嗤地一笑道：“当然把他弄走，唉！这老家伙实在难弄，我差些还挨了他一掌！”

“宇内神君”哈哈一笑，道：“要得，只是希望他别像冤魂一样紧缠不休，否则咱们实在难以对付他！”

追云叟又是一叹，倏然道：“你看这棋下得效果如何？”

宇内神君漫声道：“哪步棋？”

“别装傻，我说的就是拱手送人的那十二张‘灵天残篇’！”

“哦！效果当然不错，我料定‘影子血令’到手后，绝对不会再给‘绝天魔君’！”

追云叟哈哈一笑道：“假如真的如此，好戏的确在后面，但你何以如此肯定？”

宇内神君也是一声冷笑，道：“凡人都有贪欲，尤其逐霸争名之心盛炽者，其欲更甚，以‘影子神君’这等人物，我不信他会眼见千载难逢的奇宝而不生贪婪之心。”

追云叟逢自点点头道：“不错，不错。”

其实事情结果给“宇内神君”料对，“灵狐”纵然智谋深沉，却也料不到“影子血令”也会藏私。

不过，“绝天魔君”与“百毒尊者”，“极乐仙子”，“影子血令”，虽然是一统相承，为“铁血盟”的核心人物，可是如果知道其间彼此复杂的关系，也就不以为奇了。

可是，话得说回来，秦嵩虽然料差一着棋，车中的宇内神君，又何尝不料错一着棋。

他做梦也想不到，在秦家古堡，因为担心追云叟与独脚阎王间的纠纷，一时疏忽之下，而让奸细潜伏身旁，偷偷潜听一些极端的机密谈话。

其实，谁也不会料到，秦嵩竟奇谋兀出，要青衣剑乘机潜伏于车下，暗听车中的秘密。

此刻，青衣剑正双手抓着后车轴套壳，双脚足尖抵紧前车车轴，任车轮奔驰，暗暗听着车中这二个神秘人物的谈话。

但他虽有一身功力，仰攀车辆，身躯凌空，不以为苦。

可是那随马蹄纷扬的灰尘，随风阵阵漫过他五官，使他暗暗难以憋住。

有二三次，他呼吸时吸入一点灰埃，忍不住要呛咳出来，可是当他想到这车中二人，功力非比等闲，只要一出声，说不定自己的命也完了，只得强制住，不发一点声音，这种难过的感觉，实在无法以言语形容。

此刻，他听完车中对答，见车中回复一片寂然，暗把这些话回复记忆一遍，心中大大震动。

令他感到震惊的是这“宇内神君”果然怀奇谋，并非如所说是因仰慕“铁血盟”名望而来。

尤令他吃惊的是宇内神君预料蓝旗令主的这番话，他虽然不知道“影子血令”返转秦家古堡后的结果，但自思这番话倒颇有见地。

他想，也无怪陆无忌另藏私心，要是我青衣剑得到这武林奇书，是否能交出来，也得细心考虑一番。

此刻，他久等车内仍无语声，就想离车返堡。

可是细心一忖，觉得刚才这番话，自己虽说已知道一个大概，可是却不知其所以然。

他清楚“灵狐”秦嵩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

他更知道自己此行，能把秘密，探听得愈详细愈好。到时，自是大功一件，自己地位说不定，立刻可挤身于坛主一流。

假如此刻离去，秦嵩问起这宇内神君及追云叟，究竟是谁？自己怎么回答！

再如问到这二名老者出此计策用意何在？自己又怎么回答。

一转念之间，他觉得在这种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反正多听一点，绝对只有益处，没有坏处，何必急于离去。

这一想，他还是蹙着四周如云雾一般，连绵不息的烟尘，紧紧仰身贴身车底，静待下文。

果然，车中静了片刻后，又有语声了。

只听得“宇内神君”道：“嗨，车把式，我忘了一点！”

追云叟道：“那一点？”

“宇内神君”道：“以三掌震天地陆无忌的一身功力，‘影子血令’是否能制住他，还成问题。”

语声一顿，接着道：“如真的被陆无忌遁走，这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追云叟哈哈一笑道：“这点，你放一百廿个心！”

“放心？”

“唔！老实说，在解开陆无忌血穴时，老夫做了一点手脚！暗中帮了‘影子血令’一个忙！”

“什么手脚！”

追云叟语气十分得意地道：“我当时暗计天干地支十二展后，暗中封了他的‘藏血’穴，量他不出五里，到真气一行到被封血穴时，一定会感到真元不继，一口气提不起来，那时，岂不正好让‘影子血令’宰了他！”

“宇内神君”哈哈大笑，道：“妙极，想‘影子血令’急于击毙陆无忌，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层，车把式，真有你的。”

青衣剑一闻至此，大吃一惊。

他吃惊的并不是因为这番话，却是为了这二个神秘人物的功力！

以他所知，当今武林中，点穴能计算到时辰及血气运行的部分，恐怕没有一个人，那末，这种功力，在“铁血盟”中，还有谁能抵御。

这时，他倒反而怀疑这二位老者，对“铁血盟”究竟是敌是友起来。

因为这黄山追云叟及宇内神君既有这份超凡入圣的功力，如与“铁血盟”为敌，必操胜券，何必又弄许多花样，施什么计谋呢？”

他这一专神凝思，却忘了四处风起云涌的泥尘，不自觉地吸入一丝烟尘。

这次他再也忍不住，轻轻一咳！

咳声一出，他心中大骇！暗道不好，已预备离车，但耳中仍听到车中交谈的笑语声，仿佛并没有发觉。

青衣剑暗呼：“侥幸！”同时也暗怪自己太已紧张。

在这阵马蹄车轮响声中，谁能发觉自己轻声的呛咳呢？

可是，车中的追云叟及“宇内神君”真的没有听到吗？不！他们是听到了。

只见追云叟倏然回首望望宇内神君，用手指指车下。

宇内神君语声不停，却点点头，一提真元，功聚右掌，俯身轻轻向车底木板上按去。

他表面虽然不动声色，但内心也是吃惊无比，暗一转念，知道必是“铁血盟”中人物，故而煞机一起，竟施出“隔物伤人”的内家功力绝境的“虚无罡力”。

“宇内神君”在车中，右掌飘飘按下，在车底下的青衣剑陡然感到一股罡力，如钢锤一般，倏然结结实实地击在胸头上。

他心中一骇，抓住车轴的双手，及抵系车轴的双足，再也无法紧握，砰地一声，四手八稳地摔在地上，身上马车已如飞而逝。

“宇内神君”这时已拨出垂幕，伸首出看，望着地上静静躺着不动的青衣剑一眼，立刻缩回车中，舒适地靠在车中，哈哈一笑道：“想不到还有一个送死的。”

追云叟长吁一口气，问道：“是谁？”

“宇内神君”打了一声哈欠，道：“管他是谁，想不出‘灵狐’秦嵩还有这一着棋！”

追云叟长叹道：“所以我劝你还是要计划仔细的想一想，否则，到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宇内神君”微一沉思道：“我想没有什么不安的，秦嵩虽然狡如狐狸，嘿嘿，可是他却派这么一个没用的废物来，看来他还是失算一着。”

追云叟默默不言，可是“宇内神君”怎会料到在他这种至高内力一击下，青衣剑竟然还会活着。

就因“宇内神君”自信过高，未下车仔细的看察一下，却使他的计划功亏一篑。

八骏马车渐渐消失在黑夜之中。

荒道中恢复了死一般的静寂，而躺在地上，受到“宇内神君”内家至顶掌力一击的青衣剑，倏然一跃而起。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简直是一桩奇迹。但是——当看到他的动作后，就不以为奇了。只见他目光一扫驿道尽头，确定八骏马车再他不会返转来后，立刻低吁出一口气，自语道：“好险！”于是他蓦地撕开上衣，只见他前胸高高隆起，翻出一片皮毛，竟是一块兽皮。

此刻，这兽皮上清楚地印着一个掌印。

他脸色微变，迅速取下兽皮，晚风一吹，那有掌印的地方，倏然变成粉末，随风四扬。

他心中大骇！

“假如不事先预作防范，挨上这一掌，不说是血肉之躯，就是铜浇铁骨，也非拆断不可！”

心中暗暗忖着，对车中二名老者的功力，更加凛然起来。于是他把兽皮一摔，此刻露出胸前的，是半身铁制胸甲。他小心的解开扣结，取下一看，只见胸甲上，仍明一个掌印，竟然凹入三分。

于是，他把铁甲背在肩头，望着远处，回忆了一遍所听到的话，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迅速向秦家古堡奔去。天色终于亮了，青衣剑回到了秦家古堡，直奔大厅。大厅中此刻已空荡荡地，只有秦嵩一人，尚在坐候。不用说，他正盼望着青衣剑。

此刻一见青衣剑飘然而入，脸色一喜，振衣起立，急急道：“唐大侠，结果如何？”

青衣剑抱拳道：“详细虽然不知，但在下已知梗概！”说着，已把肩上的胸甲，平放于桌上。“灵狐”秦嵩一见铁甲的掌印，脸色一变，暗暗乍舌，他在刹那之间，已觉得对付这马车的二名神秘人物，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青衣剑这时立刻趋前，将所闻一切，细声的详细述出。

秦嵩听得神色连变，眉头大皱。

对“灵天残篇”已在“影子血令”手中的一番话，他心中又惊又疑，却不知如何处理。

因为他明了“铁血盟”中的情形，能够接近“绝天魔君”的人，除了“极乐仙子”“百毒尊者”外，只有“影子血令”，其余人，连他自己在内，老实说，谁也不知道“绝天魔君”是怎么一付长相。

那末，如“影子血令”真如“宇内神君”所说，也藏私的话，自己应该怎么处理呢？

是告诉“极乐仙子”？抑“百毒尊者”？

他暗自摇摇头，觉得这种消息一个不谨慎，立刻自取杀身之祸，而以功力来说，他终觉得这二人绝非“影子血令”之对手。

倏然，他脑中闪过一念，脸色忽然开朗，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

青衣剑眼瞪瞪望着秦嵩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正并不清楚是怎么一会事，见秦嵩开口道：“康大侠，你这番的确功劳不小！”

青衣剑忙接口道：“这全是秦坛主的提拔。”

秦嵩脸色一沉，轻声道：“但是，你可知道随着你的这一功劳，还给你带来死亡的危机。”

青衣剑一愕道：“这怎说？”

秦嵩冷冷一笑附手轻声道：“假如令主知道你了解那册‘灵天残篇’失踪的秘密，万一他用灭口的手段来对付你怎么办？”

青衣剑脸色大变！的确，他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秦嵩此刻又轻口道：“唯一可以解救你的，就是你自己慎言慎行，切勿泄漏关于奇书这一段秘密，同时，我秦嵩还派你到七大门派去。”

青衣剑开始大为感激，听到后面，又是一怔，道：“到七大门派去，为什么？”

秦嵩哈哈大笑，放大语声道：“我要请你撒下向各大门派挑战之帖，定今年重阳，在黄山成立英雄大会，以实力与各门派一决雄长。”

青衣剑这时也恍悟秦嵩是借机暂叫自己离开，忙一声应诺。只见秦嵩一拍掌声，招进执事手下，预备了笔砚及十余份帖子，亲自动手写书。

于是青衣剑立刻换上灰衣灰绢包头，怀着帖子离开了秦家古堡。

随着青衣剑的离开，在当天下午，“灵狐”秦嵩倏然无端地失踪了，只留下了一张字条，声称另有要事，办完即返。

因此，群魔虽猜测着秦嵩必然遇到什么重大的事，却并不惊疑。

可是，一切情形，却在暗中诡谲地变化着……谁能想到“灵狐”秦嵩并未离开古堡，而仍在堡中呢？

这些“铁血盟”中的变化，表面上似乎是帮中的私务变化，但是却与南宫一门，在以后有着莫大的关系。究竟“宇内神君”有些什么计划，“灵狐”在搞什么鬼？

七十七

武当山——

满山碧绿，天上白云飘渺，林间虫兽争鸣，端的是人间仙境，方外乐土。可是，现在，山道上荒草迷漫，艾蓬纠结，仿佛从没有人登临过。

其实，武当剑派重地的“上清宫”，只不过建在山腰上，从平地上去，并没有多少路！

往日香火鼎盛，游客不绝，如今竟是这般荒凉，岂是人想得到的。

这一日，山下尘头大起，一辆八骏马车，如飞而至，一到山脚下，健马倏然齐声长嘶，车身顿时刹住。接着车门开处，走出一位锦衣老者。

他正是号称“黄山追云叟”的驾车老人。

他目光一扫荒凉的山道，打量了一下宽窄，长长叹出一口气。

显然，这种荒凉的景色，也使他感触良多。

于是，他复入车厢，只见缰绳一动，马车竟沿着山道，缓缓向上奔去。

刚过三十丈，道旁倏然响起二声大喝：“来者停车！”

接着二条人影，凌空掠至道中，现出二个身背长剑的中年道士。

宫顶式的马车嘎然而住，接着车前窗户倏然扫开，追云叟自车中向外一望，已朗声道：“二位道长法号如何称呼？”

右边的道长沉声道：“贫道天星，与师弟北星，请问施主尊姓大名？要到何处去？”

追云叟哈哈一笑道：“老朽追云叟，到了武当山，不上“上清宫”，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好去，烦请天星道长通报一下，就说老朽求见武当掌门玄真子。”

天星道士眉头微皱，心中十分纳罕：要知他在武当派中，也是二代弟子，江湖阅历不算不丰富，暗自觉得这名号十分陌生。

他微一沉思，缓缓道：“上清宫已于前年封门，谢绝所有进香来客，如施主是游历观赏而来，贫道只好歉然挡驾！”

追云叟哈哈一笑，道：“小道士，你打量打量这辆车子，再思量思量老夫名号，可是吃了饭没事做，来游山的么？”

天星及北星道长闻言一怔？

他们虽不知“追云叟”是谁，却真的仔细打量车子起来。

这目光来往一扫后，天星心中倏然一震，脱口道：“这么说来施主就是最近轰动江湖的八骏宝车主人了？”

追云叟朗声道：“不错，但老夫并不是八骏宝车主人，咱家主人正在车中。”

北星道长也是一惊，插言道：“施主此来武当，有何贵干？”

追云叟道：“敝主人有要事拜会贵派掌门玄真子，希望道长能让让道。”

天星道长摇摇头道：“禀告施主，敝派掌门人已于今年新正起拒见任何访客！”

追云叟一怔道：“为什么？”

天星道：“缘由恕难奉告！”

追云叟嘿嘿冷笑道：“武当也算江湖一大宗派，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老夫益发要进庙去瞧一瞧。”

天星脸色一沉道：“施主说话最好放尊重一些，这是敝派秘密，施主一

定要上山的话，贫道只好放肆了。”

追云叟狂笑一声道：“老夫说话向来随人爱听不听，至于你们二位一定要阻拦，那就要看你们身手了！”

天星与北星神色齐齐一变！

倏然呛啷一声！寒光二闪，二位道长背上长剑已然出鞘，同时横剑当胸。

只是北星道长厉声道：“耳闻施主一路连伤江湖上十余名高手，但要想上武当欺人，可是找错了地方！”

追云叟目光一扫，冷冷道：“嘿！武当剑派果有一手，就以你们二位出剑动作整齐划一，想必定受过严格训练，现在，老夫要告诉二位咱家要闯道了！”

语声甫落，车中倏然飘出一阵语声道：“车把式，何必与二个小道士搞不清楚，他们既不让我们上山，咱们就不上山吧！”

此语一出，紧张的情势，为之一顿。

追云叟愕然回首道：“怎么，你改变了心意？”

坐在车后的“宇内神君”懒洋洋地道：“唉！车也坐累了，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休息再说，其余的慢慢谈！”

车前的北星及天星道长互一错愕！

他俩互相交换一下目光，心中却在奇怪，怎地对方一会儿来势汹汹，一会儿又软了下来！

只见追云叟鼻中冷冷一嗤，对天星北星一瞥，口中道：“今天总算便宜了二位！”

说着缰绳一圈，慢慢带回马首，调头竟向来路飞驰而去。

只剩下北星天星二位道长。茫然呆立，目送马车消逝在烟尘之中。

天色终于黯了下来。

在初更刚过，武当重地的上清宫中，灯火倏然熄灭，接着正殿中响起二声云板。

随着云板连响，庙门倏然大开，人影闪处走出四十九名道长。

这些道士个个精神矍铄态度沉着，正皆是武当派中的精华，其中三人，是武当掌门归灵真人及二位师弟归元子，归真子。

只见玄真子步至庙前平台上，目光一扫。肩头长剑倏然抽出。

随着武当掌门的动作，其余道士，立刻身形齐动，长剑齐齐出鞘，刹那之间，把归灵真人圈在中央。

这四十八位道长，此刻交错而立，初看似乎杂乱无章，但如细心一瞧，却是各按方位，各有门户。

四十九柄长剑，映着良夜里光，闪烁着阵阵寒芒，使这静寂的黑夜，加深了一层杀机。

归灵真人屹立如山，身躯缓缓转了一圈，神色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口中道：“各位弟子，你们白天练剑，夜操阵法，至今已快一年了，自上月开始，我们已进入了紧要关头。”

“十天以来，本掌门细一加暗察，你们联手进退，交错替代，还不够纯熟，今晚还是要加紧练习，须知你们四十八人，关系着武林一派的命运！”

归灵真人换了一口气，语声变得低沉许多，叹了一口气又道：“铁血盟自现武林以来，江湖形势日益紧张，假如我们这阵法尚不能运用自如，那末，武当一派的沦亡，也指日可待了。”

“自张三丰祖师创立武当一派以来，此刻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我们身为武当弟子，面对祖师灵位，如不能保持这延绵二百年的基业，就是活着，也会心乱神紊，故本掌门希望你们能再忍耐一些辛苦！”

场中武当门下闻言至此，神色一片黯然。

只见归灵真人又道：“本掌门所以闭门拒客，就是希望能保守住咱们练剑阵的秘密，武林中都知道武当的“八卦撼魂剑阵”是不传之秘，其中“撼魂七转”，更是剑阵运展的杀手，但却不知武当“八卦撼魂剑阵”中“化骨消形连环三剑”的变化，才是剑阵变幻中最厉害的一着。”

“当年张三丰师祖曾因这‘连环三剑’威力太大，故严谕非遇存亡攸关，不得施展，自第五代师祖后，就秘不相传，以至除本派历代掌门保有阵图变化的谱诀外，其余一概不通。”

“如今，为了抵抗‘铁血盟’，本掌门才秘密传授你们练习，以备万一，出奇制胜，但永封门户，并非长久之计，秘密终有拆穿的一天，如风声传入强敌耳中，使对方先有准备，则本掌门苦心已一年，故希望你们自今天起，刻苦自励，使上清宫恢复正常状态，免引人起疑，本掌门今天这番话，重点在此希望各位能不负期望。”

“好！现在咱们开始了，八卦始终无极，六爻立动，青龙舞首，白虎搅尾！”

这喝令一出，只见四十八名道士，人影齐动，长剑立刻指向中央，唰地一声，齐齐劈出一剑。

每人一剑，等于四十八剑，但人影交错，方位不同剑势交错，寒气飒然，如人围其中，当真无立足之地，无逃越之能。

一剑方至半途，归灵真人剑势一举冲天，立刻大喝道：“臻蛇游空，勾陈布罗，阴阳通行，两仪互换！”

口中喝着，人已如烟掠至左边，只见外围人影倏然掠空，翻身齐向阵中移去，手中长剑，犹如雷霆一击。

而阵内人影倏然半俯于地，长剑匝地圈扫。

于是，人影愈转愈急，剑势愈舞愈盛，远远望去，四十九柄长剑好像混成一团白光，翻混搅腾，也分不出有许多人，有多少剑。

只听得剑啸如涛，寒芒如雨，生生不息，历久不休。

倏然一声金铁交鸣，剑光一敛，人影倏分，在刹那之间，整整四十九名道长，屹立在原来位置，前后左右距离，仍与开始时一样，一丝不变！

但是，在星光下，可见每个人的颈上，皆汗水隐现。

这八卦剑阵中的精华“消骨化形连环三剑”不但威力惊人，且施展起来，也显得极耗功力。武当掌门静立片刻，调元益神，接着才长吁一口气道：“今天有此成绩，已算不错，等下本掌门不再发令，退出阵外，你们自动再复习一遍，紧记进退之位，今晚功课就算完毕！”语声甫落，三丈远的一棵松树下，倏然出现二人。这二人来得无声无息，以场中四十九名高手，及四周这么多伏潜，竟没有一个发觉对方是怎么进来的。

只见站在前面一人，朗声一笑道：“这阵法果然厉害，但要对付‘铁血盟’可是白费力气，不要说再练一遍，就是练上百遍，又有何用？”

语声一起，场中武林高手齐皆大惊。

话声一甫落，听得武当掌门归灵真人又气又怒，目光一闪，看清对方竟是二位老者，后者着绿衣，前者穿黄衫，不由厉喝道：“二位是谁？竟敢如

此大胆，夤夜上山，暗窥本派秘密！”

黄衫老者，缓缓走前几步，哈哈一笑，摇摇手道：“掌门人也太大惊小怪了，这区区阵法又算是什么秘密，老夫“宇内神君”白天上山，欲见你一面，怎奈贵派弟子挡驾，故只好夜里来，这也不值得掌门这般惊怒啊！”

他语态轻松，完全不当一会事，使得武当掌门心中又急又骇，倏然衣袖一挥，喝道：“先圈住来人，候命展阵！”谕令一出，人影齐晃，四十八位武当剑手立刻把“宇内神君”及“黄山追云叟”围在中央。

只见每个人杀机盈面，跃跃而动，场中形势为之一紧。要知归灵真人所以闭门不出，布桩拒客，为的就是要保守这极大秘密，怎容被人探悉。

何况“宇内神君”语气轻屑，友敌莫辨，使这一派掌门已动了无名杀机。

“宇内神君”一见身入包围，目射精芒，神色如故，冷冷道：“掌门人，老夫此来并无恶意，何必严阵相待？”

归灵真人冷冷一哼，厉声道：“好个并无恶意，私闯本派，偷窥本派不传之秘，神态轻藐，就凭这三点，尊驾已是本派仇敌……”

追云叟朗声一笑，截住归灵真人的语声道：“掌门人，你也太不分青红皂白了，要说你那三点理由，实在有点令人不敢领教！”

归灵真人怒声道：“本掌门何以不分青红皂白？”

追云叟嘻嘻一笑，道：“理由很简单，如说私闯贵派，现在咱们尚在上清宫外，掌门人不至于说连武当山都不许人走吧，再说偷窥贵派不传之秘，这理由更不通了，不说咱们不知道掌门人在督练剑阵，就是知道，也不能说得罪，既要怕人偷看，何不闭上房门练？再说到藐视，老夫主人倒没有这个意思，请掌门人不要误会，老夫主人只不过是个性太直了一点，实情实说。”

这番话，逐点辩驳，归灵真人被说得闷然闭口，尤其最后一句，简直是伤透了他的心。

名震武林的“八卦剑阵”到了对方口中，好像变成毫不中用，岂不连武当一派，也没有放在他的眼中。

归灵真人愠极冷笑，道：“好利的口舌，二位如认为武当剑阵如此无用，何不试上一试？”

“宇内神君”冷冷道：“咱们此来，是有事相告，彼此既无恩怨，动手似乎并非好兆，掌门人何不等话说清楚再决定！”

归灵真人此刻怒火如焚，焉能容对方再多说，哈哈一声狂笑道：“我当二位口出大言，有什么能耐，原来也是懦弱之徒，耳闻二位最近出现江湖，驾车而游，一路连毙十余高手，但今天找上武当，算二位眼睛也快瞎了！”

语声一顿，接着一沉，寒森森道：“现在，摆在二位面前的只有二条路，不是面对本派师祖叩首谢罪，就请一试本派剑阵，生死但凭功力！”

“宇内神君”鼻中轻轻一哼，道：“掌门人真要这样做？”

归灵真人斩钉断铁道：“贫道一向言出法随。”

追云叟大喝道：“老道士，你难道不想先听听咱们为什么而来？”

归灵道人冷冷道：“施主如怕死了无法再说，先说也不妨，反正听不听在于贫道。”

追云叟眉头一皱望了一望“宇内神君”，接着目光一扫，冷冷道：“铁血盟诡计多端贵派与其独自练阵对抗，不如立刻赴少林，共商大计，安为预筹，要知道武当剑阵虽然厉害，如说要抵抗铁血盟如云高手，恐怕也将力不从心。”

归灵真人狂笑一声道：“尊驾也太小觑武当了，如认为八卦剑阵并无惊人之处，何不自己试试！”

“宇内神君”沉忖道：“掌门人如是不信，何妨施展一下，看看能否伤得了我分毫？”

归灵真人脸寒如水，浑身颤动，正欲发令，蓦见一条人影，如风掣一般自山道上腾跃而来，心中不由一惊！

目光瞬处，人影已到眼前，原来竟是把守山道的天星道

只见天星手执一张大红帖子，躬身道：“启禀师尊，解剑岩下，弟子倏接约帖，请示定夺。”

说着已将手中帖子高高奉上。

归灵真人诧然接过，一挥手，天星道长立刻退身，只见他目光一瞬，脸色更加阴森，对“宇内神君”冷笑一声道：“尊驾果是来意不善……”

宇内神君目光怔然，抢口道：“掌门人何出此言！”

归灵真人衣袖一扬，手中红帖，已半飘而起，向宇内神君飞去，口中道：“施主何必装模作样，事证俱在，还有什么话说。”

追云叟身形一晃，抢先接过凌空飞到的红帖，目光一转，口中朗念道：“帖到之日起，贵派即是本盟武当分舵所在，如有不服，以重九之日，在黄山之顶，一决雄长，届时请勿后悔也。”

此致

武当三十二代掌门归灵真人宇内神君暨影子血令敬约。”

朗声念毕，场中武当高手个个气怒形之于色。

“宇内神君”倏然大笑一声道：“好，好，掌门人，你去不去？”

归灵真人厉声道：“武当岂是畏缩之辈，今天本掌门要先把你们二人搁下！”

叱声一落，接着长剑一挥，大喝道：“展阵！”

场中人影倏动，剑光连闪，本来个个静如山峙的武当高手，此刻皆如疯狂一样，如风飞转，倏然齐声大喝，剑澜飞涌，齐向阵中刺出一剑。

剑啸震耳，剑风荡衣，正是最具威力的“化骨消形连环三剑”的第一剑。

这杀手一施，恍然场中飘出二条轻烟，四十八名高手每个人都觉得剑势落空，似乎都没有遭到抗力，不由一怔！

目光闪处，阵中哪里还有人影，正自惊骇，倏听得三丈外一颗松树尖上飘来一声冷笑，道：“牛鼻子们，老夫等在这里，希望你们切勿自大，早些赴约的好，这八卦剑阵既围不住老夫，也决无法困住‘绝天魔君’及‘影子血令’等人！”

归灵真人见对方竟有这等神鬼莫测之功力，心中不禁大骇，未待话声落下，蓦地一声大喝：“尊驾不要走，试试武当剑法！”

身形一长，就向发声方向扑去。

但人刚到那颗松树下，只见树头淡影一闪，哪里还有“宇内神君”及“追云叟”踪影。

把个武当掌门僵在当地，呆呆望着夜空，心中不知是惊！是羞！是骇！是急！

三更天——

武当山下飘下二条轻烟，向城中飞驰。

离武当山约二里路，轻烟倏然一卷一旋，慢了下来。原来竟是二个人，一个不用说是“宇内神君”，另一个当是追云叟了。

这时，追云叟吁出一口气，得意地一笑，道：“要是我做武当掌门，今晚不气死才怪。”

宇内神君脚下缓缓走着，口中淡然道：“以你看，归灵真人是否会受激前往少林？”

追云叟沉思道：“假如他胸头尚有一丝豪气，那么必定会去，黄山武会谅他也不肯自陷孤立。”

语声微顿，接着道：“但他要是不去，可白化了咱们一片心血！”

宇内神君目光一转，哈哈一笑道：“经你这一说，我料他是去定了。”

追云叟奇道：“你恁又如此肯定起来？”

宇内神君哈哈一笑，道：“固执自信者，心必好强，假如归灵真人不去，他不是等于俯首承认变了‘铁血盟’的武当分舵。”追云叟长叹一声道：“你的分析，倒是不错，但愿情形如此，免得咱们计划落空，噢！”

他长叹一声接下去道：“不过灵狐秦嵩也的确真有一手，下帖竟把你的大名排在前面，此意显然是将计就计以探探咱们虚实。”

宇内神君哈哈一笑，道：“就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以不变应万变。”

这一阵说话，二人已远远看到马车停在道旁。于是“追云叟”掉头问道：“现在要往哪里。”“钓鱼台！”

追云叟一怔道：“去渭水做什么？”

“宇内神君”微微一笑道：“你不知道雷公霹雳拳谷长孙与陆无忌的约斗之日已到，如今陆无忌已死，咱们怎能不知会一声。”

追云叟叹道：“咱们还有许多事要办，何必再理这些不相干的枝节。”

说着已拉开车门，钻入车中。

“宇内神君”跟着进了车里，口中道：“我要想把他也拉过来，假如黄山武会，有他参加，一定生色不少，你说是不是？”

追云叟一叹道：“随你主意吧——”

一抖缰绳，八匹骏马，铁蹄齐动，向渭水如飞奔腾而去。岂知刚出一里，曳车马匹，倏然连连蹦跳，希聿聿的齐声长嘶。

追云叟心中一怔道：“怎么搞的，这些马久经训练，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过，今夜怎地不安分起来！”

他口中说着，缰绳也同时连连抖动，但马再也不肯前进一步。

“宇内神君”倏然道：“会不会有人趁咱们离车之时，做了手脚？”

追云叟神色一变，哼了一声道：“谁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我要他的命！”

说着已推开车门，晃身下车，“宇内神君”随后跟着，只见追云叟抚着马背一一细察，低声喃喃道：“没有什么啊！”

“宇内神君”见每匹后蹄皆不停地踏土，心中一动，沉声道：“看看马蹄上有什么异状？”

追云叟扳起一匹马的后蹄，目光一闪，失声道：“果然有人暗中弄下了

手脚！”

“宇内神君”低喝道：“是什么？”

追云叟用二指，轻轻一挟，钳出一块有刺的铁质暗器道：“是铁蒺藜，哼！好毒的手法，如不是发觉得早，这八匹马立刻就报废了！”

口中说着，已逐匹检查，果然每匹马的一双后蹄，都被嵌着一颗铁蒺藜。

就在查看完毕之后，“宇内神君”一抬头，陡见道旁黑影连闪，悄无声息地跃出八条人影。

他心中一惊，大喝道：“是哪路道上朋友！”

倏见其中一人，晃身落在道中，咯地一声，现出一个威凛老者，竟是“独脚阎王”。

只见他满面杀机，冷笑一声道：“二个匹夫怎么如此健忘？老夫还以为你们会跑上天去！”

他语声一顿，见静静站于马前的追云叟，又是冷冷一笑道：“你虽发觉得早，但老夫还是认为迟了一些，现在马不报废，你人却快要报废了。”

说着左臂一挥，身后七条人影，立刻靠拢包围。

追云叟目光一闪，这些原来是阎王堡的高手，其中二人，站在“独脚阎王”左右的，正是“九天大鹏”万天鹏，及“妙手病夫”方孟城。

“宇内神君”见这种杀气腾腾的阵势，不禁一怔，转首对追云叟道：“这是怎么搞的？”

黎乙休冷冷道：“神君何必装蒜，还记得让老夫等在秦家古堡外，从三更天等到五更，今天不把你二人命拿下，黎乙休从此立刻退出江湖。”

追云叟毫不动怒，上前三步一抱拳道：“黎堡主何必动怒，咳，在秦家古堡前，老朽实是不得已，因为另有要事，故只好失约！”

黎乙休狂笑一声道：“要事？你当老夫是三岁孩童？”

接着厉声道：“老夫在追赶陆无忌时，你故意从旁相阻，还说那册‘灵天残篇’并非老夫那册抄本，是假的！”

追云叟一声干咳，道：“不错，老朽并没有骗你！”

黎乙休鼻中一哼，道：“但是你是否说过一句，如老夫不信，不妨在三里外相候，你有证据给老夫看，事后证明原是谎言！”

追云叟点点道：“老朽的确说过这句话。”

黎乙休身形猛然欺进三尺，戟指道：“既然承认，你为何施出金蝉脱壳计，竟然南辕北辙，反奔向武当山来了！”追云叟摇摇头道：“老朽并非故意，只是一时忘记，咳！黎堡主应该原谅一次。”

黎乙休冷笑道：“你身手果然不凡，但窃去老夫秘笈，再欺骗老夫上当，如老夫今天放过你，岂不被你看成傻瓜，今天你还老夫秘笈便罢，否则，嘿嘿，老夫要对你不客气了！”

“宇内神君”在秦家古堡时，本不知追云叟如何摆脱“独脚阎王”，如今一听双方对话，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忙插口道：“黎堡主何必来势汹汹，这件事老夫想待过些日子，亲向堡主解决如何？”

黎乙休厉笑道：“说得倒是轻松，你偷了‘灵天残篇’，老夫尚可原谅，最不可原谅的，却是你竟以此献媚‘铁血盟’，实在可杀！”

“宇内神君”忙道：“堡主误会了！”

黎乙休叮地一声，又迈上一步，杀机森森道：“误会？嘿嘿，老夫懒得理你，倒底还不还老夫秘笈？”

“宇内神君”耸耸肩，一摆手道：“东西已不在手中，从何还起，但……”黎乙休厉叱道：“拿不出秘笈，就拿命来赔！”

叱声中，双掌一错身形，如电掣而起，就向“宇内神君”扑至！

他此刻杀机大动，出手就是“惊神泣鬼三十二式”。

掌影缤纷，掌风划空生啸，所罩之处，竟全是“宇内神君”生死大穴。

“宇内神君”倏然晃身横飘七尺，道：“黎堡主是否可再听我一言？”

“独脚阎王”厉叱一声道：“老夫再也没有空听你放屁，今天你就放心施为，生死由命！”

喝声中，一连攻出七招，招招煞着，大有不到死伤不干休的神态。

“宇内神君”虽然一身功力超绝，但面对这等高手，拼命抢攻，一时之间，左趋右避，立刻陷入被动局面。显然，他并无意蛮战，但却无解决的办法。

追云叟眼见如此情形，身形电掣而起，大喝道：“黎乙休，真要打，让老夫陪你走二招！”

这一动，四周包围“阎王堡”高手齐声暴叱，横截狙击。“九天大鹏”万天鹏沉喝道：“老头子，有兴趣万某一条牛筋鞭就陪你几招！”

唰地一声，语出鞭展，一招“满天风雨”，就向追云叟抽去。

追云叟身形一旋，轻轻闪过，倏在左侧虹光一闪，一柄长剑竟悄无声息的刺到。

这一来，立刻变成八比二的局面，以四对一，立刻杀做二堆。

“宇内神君”另有心机，眼见这种情势，伤人既不好，不伤人无法脱围，身形游走避敌中，脑中光旋电转，苦思对策。“独脚阎王”一见自己已攻出十三招绝学，不能伤对方分毫，心中暗自凛骇，长啸一声，身形一变，竟施出轻易不用的杀手“连环追魂六式”。

这一变，只见人影飘忽，劲气如激流一般，来回冲激，令人无法看清来自何处，去向何方……

“宇内神君”心中一惊，腾地跃身而起，如淡烟一般，袅袅上升，竟然高达九丈。立刻脱出黎乙休掌式包围。

这一手轻功，看得“阎王堡”一干高手暗暗咋舌。

只见他倏然一横身形，飘落在马车旁，大喝道：“你们都住手！”

这一喝真可说响澈行云，犹如夏空焦雷。震得在场所有人的耳膜嗡嗡直响。

“独脚阎王”身形情不自禁一顿，厉声道：“老匹夫，你还有什么花样？”

“宇内神君”目光一闪，冷冷道：“如老夫给你证据，证明老夫对你并无恶意，你将如何？”

黎乙休冷笑一声，道：“本堡主只要你奉还‘灵天残篇’，不管你是好意，抑是恶意！”

“宇内神君”冷冷笑道：“好！”一拉车门，拨开重幕，接着道：“请！”

“独脚阎王”一愕道：“这是做什么？”

“宇内神君”双目神光四射，冷冷反诘道：“堡主不是要那册‘灵天残篇’？”

黎乙休道：“不错。”

“宇内神君”道：“那末，请堡主入车取书。”

黎乙休哈哈狂笑道：“你既存心还给老夫，为何自己不取？这种诡计，

何必在老夫眼前来耍？”

“宇内神君”也朗笑一声，道：“耳闻黎堡主一身是胆，天不怕，地不怕，又何必怕入车与老夫对面一坐，老夫可以保证不伤你分毫。”

这番话一入“独脚阎王”耳中，听来刺耳已极，他虎目威棱一扫，冷冷道：“不要说是一辆车子，就龙潭虎穴，老夫也要进去看看！”

他此刻被激得豪气大发，周身密布真气，脚下一动，咚地一声，人已飘到车厢门口。

“宇内神君”轻飘飘后退二尺，黎乙休嘴角擒着一丝冷笑，俯首进入车中。

人刚坐落，正欲打量车内物件，蓦觉眼前一花，“宇内神君”已飘身入车，对面而坐，顺手一拉车门，砰地一声已经关上。

黎乙休心中一凛，右掌如电而伸，已按在“宇内神君”胸前，冷冷道：“现在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把‘灵天残篇’交出，免得老夫再动手！”

“宇内神君”神色不变，笑道：“堡主不觉得这样太容易了么？”

黎乙休心中一凛！正待说话，“宇内神君”又道：“黎堡主，我愿将秘密公开，但堡主须保证不向任何人提及。”

黎乙休道：“什么秘密？”

“宇内神君”倏然一抹脸孔，苍老的脸庞突然一变，颚下长须已无，变成一张朗目剑眉，英俊无比的俊脸。

黎乙休倏然失声道：“是你！”

接着—缩右手，哈哈一声，道：“南宫亮，你冤得老夫好苦，究竟怎么回事？”

不错，这“宇内神君”正是南宫亮所改装，此刻改口轻声道：“前辈说话轻些，唉，晚辈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黎乙休笑道：“且慢说苦衷，那追云叟是谁？”

南宫亮道：“他就是鬼眼神偷仇老丈！”

黎乙休恍然而悟，道：“这么说老夫失书是他下的手了！”

南宫亮点点头。

黎乙休倏然脸色一沉道：“南宫亮，老夫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如说你要，老夫不会不给，再说你为什么……”

南宫亮神色一整，截住道：“晚辈知道，但‘铁血盟’耳目密布，晚辈为保持秘密才出此下策，同时，不瞒前辈说，那书并非正册，练了无益有害，所以晚辈不告而取，拿来以诱‘影子血令’！”

黎乙休脸色诧异，急急道：“书是假的？这话从何说起？”

南宫亮于是把自己半余年来的经过，全部叙述一遍，接着一叹道：“我虽然身具绝世功力，但却投鼠忌器，念在父亲外公陷身魔窟，所以隐忍至今！”

黎乙休脸上浮起一片笑容，道：“你的坚忍精神，老夫佩服你，现在你说怎么办？”

南宫亮道：“目前，晚辈只有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激‘铁血盟’早些公开武林，与各派一决雌雄，那时，晚辈才能趁机入他老窝，彻底搜查一下！”

黎乙休点点头道：“这也是一个办法，怪不得你在秦家古堡……”

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自己女儿的眼光，果然不错，面对自以为是未来的乘龙快婿，心中得意已极。

南宫亮接着从怀中掏出一卷黄绢，道：“这是真正的‘天门秘谱’，前

辈如欲研究，不妨取去。”

黎乙休摇手道：“你既神功已成，老夫学不学都无所谓，况且这是天门一派武学精萃，你转于人，那老头子也不会答应的！”

南宫亮感激地道：“多谢前辈顾虑！”

黎乙休笑道：“老夫现拟回到少林，你有什么口信？”

南宫亮语声一肃道：“铁血盟耳目密布于各大门派，晚辈机密还是勿泄露为宜，希望堡主除暗中告诉家母请她放心外，对任何人请勿提起晚辈易容之事。”

黎乙休点点头道：“那末老夫走了！”

南宫亮迅速套上面罩，恢复了“宇内神君”身份，一推车门，朗声道：“黎堡主好走，咱们容图后会！”

七十九

嵩山少林寺依然耸立于山腰上。

这是清晨，自从“独脚阎王”走后，群侠心头都加重了一层忧虑，这些忧虑似像清晨的山雾一样，令人感到迷茫和不安。

此刻，大雄宝殿上，一干寺僧晨课刚罢，在后堂聚食早粥。

而第三进的精舍中，正走出一位白眉高僧，他就是当今掌门百智大师。

只见他沉重地踏着步伐，循着一条白石花径，穿过院落，再通过一道圆门，走向第二进的左厢禅房。

每日他终要到这间禅房来与群侠聚议。少林寺本不准妇女住宿，订有戒律，但值此非常时期，这位高僧也不得不从权了。

此刻，他走入禅房，银鞭飞龙父女及“地灵神乞”等人正在谈话，众人一见百智僧进来，忙起立相迎。

百智大师一瞥及众人脸色沉重，不由一惊道：“施主们在此商谈，难道又得到什么新的消息？”

地灵神乞点点头道：“不错，刚才我要饭的门下传报，据说‘铁血盟’的一批高手，最近奔向江淮一带，用意不知何在？并还说那八骏宝车主人竟上武当挑战。

百智大师长叹道：“武林多难，浩劫已起，看来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了！”

任不弃摇摇头道：“老夫最担心的，只是飞虹剑及点苍掌门等人，他们一去半年有余，怎地毫无消息？”

接着转道对“地灵神乞”道：“当初相约在夕阳别府会合，现在转辗到少林寺，老夫真怕与他们失去联络，不知你要饭的可有什么妥善安排？”

“地灵神乞”哈哈一笑，道：“任大侠，别的事老伙子办不到，这点你请放心，小叫化们正在夕阳别府外日夜等候，只要点苍掌门及飞虹三剑一到，他们立刻会将留言转告。”

正说话间，前方倏起一阵钟声：此刻早课已罢，竟然敲钟，百智修然肃静回顾。

钟声连响七下，余音未落，禅房外已响起一阵语声。

“点苍掌门穆大侠驾到。”

任不弃首先大喜，振衣起立，冲出门口，百智大师也接着出门，对通报的弟子一挥手道：“快请！”

一名年青和尚如飞而去，转眼间，只见点苍掌门与五位各色衣衫的老人，步履碎杂地，转过沿廊而至。

群侠忙迎上去，地灵神乞哈哈一笑道：“穆掌门人何以至今才到？”

点苍掌门与五位师弟与群侠见过面，一一寒暄后，穆中南才长叹一声道：“老朽周游大江南北，跑遍六大名派，今天能到此，已算不错了！”

说话间，各人已一起进入禅房，分宾主落坐，由小沙弥泡上香茶后，百智大师神色忧郁地道：“穆掌门人这番任重道远，未知结果如何？”

穆中南喟然道：“老朽愧对诸位，虽展尽苏秦之舌，却是徒劳往返。”

此言一出，禅房中的气氛，立刻变得沉重无比。

倏然禅房之门一推，走进一人，众目集处，原来是罗刹婆婆。她一见点苍掌门，神色一振道：“刚才钟声七响，原来是穆掌门人到了……”

说着，眼见众人沉重的脸色，心中一转念，立刻便料到了七分，咽住下

面的话声，接着道：“看穆掌门人神色，难道武当，峨嵋等六派不愿来此，联结力量，共筹对策？”

穆中南道：“你说得一点不错。”

罗刹婆婆脸色一变，道：“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们甘被各别打击？”

穆中南摇摇头叹道：“这也难怪他们，所有五派，皆受过‘影子血令’突袭，恐惧于心，深恐这些魔头会在途中截袭，故而犹豫不肯前来。

说到这里长长一叹，道：“峨嵋虚无长老说得好，自身难保，自无余力以赴，只能固守基业，以求安渡此劫！”

罗刹婆婆冷笑道：“难道他们能够渡得过这次魔劫？”

百智大师道：“罗刹施主也不必冲动，各派有各派的困难，看来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语声甫落，前殿钟声又起。

在此时此地，这钟声特别撼人心魄。

百智大师疑神静听，禅房中一片沉寂，群侠神色也显得错愕！

钟声 又是连续七响，地灵神乞喃喃道：“不知又是什么贵宾驾临了！”

这次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因点苍掌门既说各派俱不愿前来，那又是谁呢？响钟七响不是代表掌门之流的贵宾吗？

念头未落，房外已响起一阵步履之声，接着传进一阵语声：“启禀掌门，武当掌门归虚真人到访。”

房中群侠一怔，齐齐起立，尤其点苍掌门更是愕然木立……

通报的寺僧语声一落，房门已被推开，为首一人果然是武当掌门，后面二人是归元，归真二子。

灵虚真人一见众目交注，充满匪解的光芒，也自茫然，旋即打一稽首道：“各位施主俱在，贫道到的正是时候！”

点苍掌门接口道：“道长不是对老朽说过不来的吗？”

灵虚真人目光一扫道：“不错，但是各人假如得到约帖，自然不难了解情势逼得敝派不能不来！”

百智大师诧然道：“什么约帖？”

灵虚真人一怔，从袖中抽出一张红帖，一扬道：“大师难道没有收到！”

百智大师取过一看，正是“铁血盟”下的战帖，不由沉重地道：“看来‘铁血盟’已准备发动，唉！这么说那‘影子血令’及‘绝天魔君’已参悟了‘灵天残篇’上的奇功了！”

正当这时，那位通报的年青寺僧倏又进入，手中持着一张红帖道：“巡山的师兄在山道松林边得此战帖，恭请掌门师祖过目。”百智大师伸手接过，不用说，已知与武当掌门那张完全一样。

这时，群侠取过一一传阅后，任不弃皱眉道：“那‘宇内神君’是谁？”

武当掌门怒声道：“就是最近突然出现江湖的八骏宝车主人……”

百智大师长叹道：“道消魔长，武林之中，从此再无宁日矣！”

蓦地——

前殿又响起七响钟声！

禅房内众人又是一惊！

钟声未住，只见一位少林寺僧，已引进一位高年皂衣僧人。

他——正是峨嵋掌门虚无长老。

只见他手持锡杖，一身僧衣，血渍斑斑，脸色苍白，似曾经过一阵血战。

虚无长老来得虽然并不令人奇怪，但他这种狼狈神色，却使人大吃一惊。

点苍掌门穆中南走上几步道：“长老，你遭遇了什么……”

问话之声未落，倏见虚无长老嘴角一张，尚未出音，人已突然仰身而倒。

一旁的任不弃心中一震，迅速伸手将他扶坐椅上。百智大师一把脉，神色微松道：“没有内伤，想必是久战脱力关系。”说着已垂帘闭目，右掌贴着虚无长老的命穴，运气输元起来。

盏茶工夫，虚无长老脸色由白转红，渐渐复元。百智大师才一松手，长长吐出一口气。

虚无长老身躯一动，缓缓醒转，急欲起立致谢。任不弃伸手扶住道：“大师不必再拘俗礼，真元刚复，还是坐着休息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虚无长老目光缓缓一扫，叹了口气道：“敝派倏接‘铁血盟’约战之帖，故而与门下弟子十八人，兼程赶来，想不到中途遭‘铁血盟’高手围攻……”

说到这里，双目潜然泪下，哽咽地接下去道：“一番激战，本门十八名高手尽行牺牲，老衲抵死掩护，幸而脱围，也差些晕倒途中……”

诸人闻言大惊，点苍掌门失声道：“假如其余四派也遭对方中途截击，那便如何是好！”

众人心中忧切，脸上一片惶然，束手无策。

在这种不知行程，无法中途引援之下，的确是无法可想。地灵神乞眉头一皱，倏然道：“当前唯有利用传讯方式，嘱各派注意，别无他策，这点我老要饭可以办到。”说罢，匆匆出房而去。

其余各人也觉得唯有此法，别无良计可施。

在低沉的气氛中，群侠重再落座，争相询问虚无长老的详细经过。岂知

未隔盏茶时光，前殿又传出了七响钟声。

接着，禅门唰地一声被推开，一条伟昂的身形大步而入。

百智大师倏然起立，目光闪处，不由诧然道：“原来是黎老樾檀，怎么这等快就回来了！”

进门的正是“独脚阎王”黎乙休，他目光一扫，向在座群侠首作礼，口中道：“不早些回来，难道要老夫死在秦家古堡？”

这一句气话，他个性脾气素来刚暴，百智大师也未以为意，罗刹婆婆道：“老鬼，追查灵天残篇的结果如何？”

黎乙休目光一闪，喟然地摇了摇头道：“东西已落入‘影子血令’手中，此事不谈也罢！”

任不弃注目“独脚阎王”惑然道：“黎堡主神色虽忧不急，难道另有什么事情，值得庆幸？”

“独脚阎王”又摇摇头道：“还有什么事值得庆幸的。事到如今，反正情势已对我们绝对不利，唯有全力以赴，以使‘影子血令’及‘绝天魔君’无法全部如愿得逞罢了。”

坐中的飘风剑客易如萍，因身份较低，一直沉默，此刻情不自禁叹道：“以‘影子血令’功力，放眼当今武林，几无人敌，‘绝天魔君’至今尚未露面，其功力据说深不可测，如今不但得到‘灵天秘笈’，而且又劫得南方十老的灵芝及药草，唉！如其成功，立变金刚不坏之身，还有谁能制他！”

这话正说中各人心中隐忧，群侠不由暗自一叹！

但“独脚阎王”却冷笑道：“各位未战先怯，岂不失却豪杰气概，老夫

以为，目前情势，并不见得怎样悲观，‘绝天魔君’艺承‘阴阳老怪’，也不见得无人能制，再说他就是取得‘灵天残篇’，也未必能立即参悟得透。”

罗刹婆婆道：“老鬼，难道你有把握能胜过魔鬼？”

“独脚阎王”淡淡一笑道：“老夫虽自觉功力难胜，但却知道有这么一个功力绝世的人。”

百智大师精神一振，道：“是谁？”

黎乙休目光一扫道：“八骏宝车主人‘宇内神君’！”

武当掌门叹道：“‘宇内神君’与‘铁血盟’互通声气，野心正机，堡主此言，岂非白说。。”

黎乙休鼻中一哼，他对武当素无好感，口中冷冷道：“见仁见智，各具目光，老夫现在不愿解说，不过事在人为，各位身份皆是一派宗主，希望切勿事先自溃战志，则大局仍有可为。”

武当掌门脸色一红，但罗刹婆婆却听出了语外之音，正自暗思，只见黎乙休，左右连顾，倏然又道：“咦，崔仙子及小女怎不见在此？”

罗刹婆婆随口道：“此刻不过卯时，崔仙子与令媛恐尚未起身……”

说到这里，叹息一声又道：“南宫亮至今凶吉不知，崔仙子日夜苦念，唉！再这样下去，她恐怕要久忧成疾了！”

“独脚阎王”想起黎雪与南宫亮情愫暗牵，想起女儿也必日夜忧苦忆念，也不禁暗暗一叹。

于是，他因南宫亮的嘱咐，却不愿说出“宇内神君”就是南宫亮。

于是，他对任不弃身旁的任巧君道：“任女侠是否可以劳驾一次，请崔仙子及小女出来，老夫想见见她们。”

任巧君忙应声奔出禅房，与匆匆奔向沿廊尽头“绿裳仙子”崔宓的卧房。到卧房门前，轻轻敲了一下房门，娇声道：“崔仙子！黎姑娘……”

她叫了二遍，房中竟然没有丝毫回音，心中微微一怔，用力轻推，门竟应手呀然而启。

她闪身入房，目光方自一转，却见黎雪仍睡在床上，而另一张床上，却失去了崔宓的踪影。

她心中一惊，急忙走进黎雪床边，轻轻喊道：“黎姊姊……黎姊姊……”

黎雪骤然惊醒，睁目见任巧君站在床边，连忙一跃起身，穿好衣衫，口中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任巧君嫣然一笑道：“卯时快过了，你怎会这么死睡！”黎雪目光向窗口一瞥，也诧然道：“我也不知道，我向来没有这么过啊！”

任巧君接口道：“你知道崔仙子到哪里去了？”黎雪讶然道：“昨夜尚好好睡在房中，我不知道啊！”任巧君目光一转，失声道：“糟了，这么说可能崔仙子独自下山去了，她临去怕惊醒你，一定点了你的睡穴！”接着拉黎雪手腕，道：“快去，令尊已到少林寺，我们还得将此事告诉各位前辈！”

黎雪也恍悟到自己好睡的缘故，与任巧君急急奔向聚议的禅房，一入门，黎雪便扑入父亲怀中。

望着女儿，黎乙休分外亲切，接着推开黎雪，沉声道：“武林儿女怎可这么贪睡，崔仙子呢？”

任巧君接口道：“崔仙子失踪了。”

此言一出，群侠大惊失声！

黎乙休望着女儿道：“这是怎么回事？”

黎雪幽幽道：“我也不知道，昨夜她与往常一样，并无异状，只是每值深夜，她必会频频叹息，这是她几天来忧思过度的现象，我怎会知道她竟下山了。”

任不弃脸色震动，道：“会不会有意外发生？”

罗刹婆婆道：“以老身看不会，否则黎姑娘不会安然无损，唉！老身想她一定是忍受不住心里想念的煎熬，下山寻找南宫亮去了。”

百智大师顿脚道：“这太危险了，叫老衲怎么办？”

不错，崔宓因久悬伤怀，眼看久等不是办法，于是悄悄离开了少林，独自去打听南宫亮下落。她知道如被别人知道，一定会遭到劝阻，因此只字未留，毅然独往。但她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黑夜——

使大地罩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

齐鲁道上的秦家古堡，更加充满了神秘诡奇的气息。时值初更，一条人影，奇快地飞掠而至，落在古堡的高墙脚下。

以那种谨慎行动，迅速的身法，显然知道这秦家古堡犹如龙潭虎穴，所以慎恐慎惧。她——不是别人，正是暗自下山的崔宓。

她自上次得到“三掌震天地”陆无忌的警告后，与任不弃等会合了少林掌门，发觉南宫亮果然失踪，祸福难测，于是心中一直怀着一股忧急。

其实，处在这种情形下，谁能不急呢？

尤其是崔宓，在接连的打击下，南宫亮已等于她生命的一部分，她不能再失去他。

于是，她悄悄地离开了少林寺，到了秦家古堡，她要探听一下，南宫亮是否已陷入魔掌之中。

当然，她也亟想知道，南宫冉及崔天行的情形究竟如何了。

这真正说是上苍弄人，假如她晚一天走，必会从“独脚阎王”口中知道南宫亮已因祸得福……

可是，现在，她却已抱定必死之志，全力以赴，决心查出南宫亮的下落。

此刻，她静静地贴在墙脚旁，打量着从哪一边入堡。

正在此际，她眼角扫处，忽然发觉左方倏地出现七八条人影，奇快无比地没入堡后隐暗之中。

她心中一动，暗忖道：“这些必是‘铁血盟’人物，我何不紧随其后，趁机混入。”

念头一起，身形已动，贴墙如狸猫一般，轻蹬巧纵，向堡后一片密林掠去。

身形一闪入林，由林中向外一望，只见墙高二丈，堡内一片黑暗，前面灯光丝毫无法看清，四周一片静寂，果然是一处隐密的地方。

但当她目光四扫后，倏然发觉刚才那些人影，已一个都不见了。

崔宓不觉暗暗奇怪，心想那些铁血盟高手不见跃墙入堡，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是仍旧暗伏林中。她倏然转身，向漆黑的林木间迅速一扫。再侧耳细听，仍无丝毫踪迹可寻。

她知道，除非这八条人影在林中潜伏不动，否则绝不会如此静寂。

她心头念头千转，估量离堡约二十丈左右距离，并感到在此静候不是办法，决定先入堡再说。

于是再仔细向前巡扫，身形贴地而掠，一式“龙门三跃浪”，已出十丈。

刚到半途，蓦地——

二条黑影带着劲急风声，向急掠中的崔宓，急射而至。

锐风所指之处，竟是崔宓二肋要穴。

骤然的变化，使崔宓心中一惊，双手撑地，一式“车转转”，身形倒翻三丈，长身屹立，肩上长剑，已经出鞘。

只听得噗噗二声，刚才停身处，已落下二块碎石，打在地上，泥土四溅！虽然是二块碎石，崔宓心头也不禁骇然，以这等劲力与手法，显然暗中

潜伏的人，是些绝顶高手！

崔密黛眉一剔，横掠三丈，反向发暗器的一处乱石堆扑去。身形刚掠到一块巨石后，右左二旁倏然唰唰连响，二条人影，已落在身前一丈之处。

崔宓后退一步，秀眸一扫，已看清二人皆是道装，肩头剑穗飘拂，脸上蒙上一块黑色布巾，四道目光灼灼注视崔宓，左边的蒙面道士，倏然冷冷道：“原来是南宫夫人，请问到此何干？”

崔宓觉得对方二人打扮，似乎并不似“铁血盟”中人物，但仔细一想，此地此时，除了“铁血盟”中高手外，谁还会在此现身，莫非就是秦家古堡布置的暗桩？

心中如电闪一般想着，目光连扫，也冷冷道：“二位道长是谁？”

左边的蒙面道士接口道：“贫道等只想知道夫人来此为何，希望能够先予回答。”

崔宓冷笑道：“假如二位是‘铁血盟’中人物，岂不是明知故问，我崔宓来此除了想进堡以外，还有什么事呢！”

右边道士依旧冷冷道：“夫人进堡欲意何在？”

崔宓嗤了一声道：“这话问得太过好笑，拙夫家父受监，不来此打探，你们说，我来还有什么别的事可为。”

说到这里，脸色一厉，轻叱道：“二位如欲盘问，何不先试试身手！”

叱声中，长剑一送，如电掣一般向左边道士刺去，左掌一招“云封幽谷”，幻出层层掌影，拂向右边道士的丹田重穴。

这一招二式，无一不是名震武林，陇西崔门及洛水南宫的绝学，剑光连闪，衣袖如云，确实威奇绝伦。

二个蒙面道士倏见崔宓奇袭出手，目光一怔，急忙左右飘身闪避，右边道士一声轻喝，白光一闪，肩头长剑已经出鞘，弧形一转，唰唰二剑，立刻向崔宓反击过来。

这一出手，剑上招式，也是诡厉不凡，崔宓心中微凛，一声冷笑，身形猝然一旋，剑式一圈，已施出威力绝伦的“夕阳七式”。

左边的道士身形一划，双掌拍出一般凌厉的掌风，分向那动手的蒙面道士及崔宓推到，口中沉喝道：“住手！”

使剑的道士闻声立刻飘退五尺，崔宓仗剑屹立，冷冷道：“有什么话快说！”

喝阻的蒙面道士道：“夫人能否听贫道一言！”

崔宓怒声道：“你们这批罔顾道义的东西，有什么话能使人信任的？”

徒手发言的道士道：“夫人你应该知道，贫道对你始终未有恶意。”

崔宓悲痛的怒笑道：“南宫一门尽落你们魔掌之中，不知道你们要如何恶毒，才算是恶意。”

道士不理崔宓之言，接口道“贫道所以发石阻挡，只是想请夫人暂勿入堡。”

崔宓心中一怔，冷冷道：“为什么？”

道士淡淡道：“个中情形，如夫人有兴，等下就可看到，现在恕贫道无法相告。”

崔宓目光一转，冷笑道：“你们要想施弄诡计，可是错了，我崔宓并非傻瓜。”

语声一落，长剑一挺，身形已起，正想先下手为强，击毙对方再说，陆

见那徒手蒙面道士连摇手道：“夫人不可误会，贫道并非‘铁血盟’中人物。”

陡闻此言，“绿裳仙子”崔宓心中一怔，急勒身形，咦了一声道：“那道长为何阻止我入堡？”

徒手道士叹道：“贫道等也是有所谋而来，恐夫人入堡惊动了‘铁血盟’中高手，坏了大事！”

崔宓心中疑云大起，听对方语气，似乎不像作假，心念一转，接口道：“既如此说，道长何不取下蒙面巾，让我一观真面目。”

道士道：“夫人既然坚持，贫道除下面巾何妨！”

说着，已伸手一拉蒙巾，露出一个苍老清癯的脸容。长须拂胸，崔宓目光一瞥，失声道：“原来是清真观的玄天观主。”

玄天道长微叹道：“不错，夫人，滇南道上一别，想不到贫道与你在此相见，唉！”

感怀的语声，露出心中的悲怆。使崔宓立刻也感染到一阵难过。

接着，玄天观主又一指执剑的蒙面道士道：“那是本观弟子天风，刚才鲁莽出手，情非得已，希望夫人能够原谅。”

崔宓定了定神道：“刚才观主说得是什么大事，能否为贱妾一道？”

玄天道长迟疑半晌道：“不瞒夫人说，贫道为‘灵天残篇’而来！”

崔宓哦了一声道：“道长也太冒险了，难道已有万全之准备？”

玄天道长道：“武林人道，生死犹如剑锋的二面，对生死哪里能说万全之准备。”

崔宓神色一整道：“这么说，贱妾希望道长能打消此意，目前正派武林同道，皆齐会于少林，观主何不前往，共谋对策，这比光凭贵观一己之力，要稳妥得多。”

语声一顿，接着长叹道：“贱妾所以孤身涉险，则是另有隐衷，不得已而为之，希望观主切勿与我崔宓一般作法。”

玄天观主讶然道：“听夫人此言，难道除了查探南宫大侠生死之外，还有别的事？”

崔宓咬咬银牙，颌首道：“拙夫生死当然重要，但是观主可知道小儿南宫亮及家父崔天行亦俱皆落入魔掌，我孤身一人，活着尚有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崔宓情不自禁惨然泪下。

玄天观主脸色一阵震动，眼看崔宓如此伤心，不由长长一叹！

他觉得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才好，因为他知道，空虚的安慰，于事实并无补益。

是的，世上还有比这种遭遇伤痛的事吗？

玄天观主口中道：“崔仙子谅必知道本观自失去了那八页‘灵天残篇’后，立刻闭门封关，千里跋涉，一一恳求仗义相助，结果尚算请得一位武林先辈，允予暗中援手……”

他苍老的语声一顿，喟然道：“贫道所以不辞辛苦，求援于人，就是为了决心夺回那几篇奇书，后来耳闻消息，十二篇秘笈，连同抄本皆已落入‘铁血盟’手中，故而急急兼程赶来。”

崔宓暗暗一叹，暗忖：“这玄天观主几经挫折，仍不肯捐弃成见，依然心存争强好胜之心。”

心中想着，口中道：“不知道长请得哪位奇人，来此助阵！”

玄天道长低声道：“在二十年前，夫人是否闻那时有三大暗器。”

崔宓微一沉思，道：“不错，那时贱身年尚幼小，耳闻那时使武林人物侧目而惧的暗器，有山左商门的火器，罗汤的七毒钻骨钉，及南宫的黄蜂绝命针。但前二者久已不闻于江湖，而南宫一门，亦已久弃绝命针不用！唉！”

他说到这里，想起自己身世遭遇，再也说不下去。

玄天观主道：“不错，商门火器及罗阳毒针，均是暗器之霸，贫道请得的正是商门仅存的一位掌门，‘天雷火’商雷吟。”

崔宓一惊道：“商门火器太过霸道，道长此举还要慎重才是。”

玄天观主道：“这点贫道已有嘱咐，况且商大侠也非嗜杀之人，自不必多虑，现在可以告诉夫人的，贫道已改变心意，决意先助夫人一臂之力！”

言出意外，崔宓愕然而喜，倏然一揖道：“观主盛意，崔宓没世不忘，请先受贱妾一拜！”

玄天观主忙闪身道：“仙子切勿行此重礼，这样贫道就无法再说话了。”

接着轻声道：“依照原定计划，由商大侠暗中放火，贫道及观中弟子由堡后侵入，如遇强敌，则以商大侠的‘天雷弹’掩护撤退，现在计划略行变更，贫道等在起火后，改由正面侵入，转移堡中高手注意力，至于其它方面，请仙子见机而为。”

崔宓点点头道：“观主计策甚善，贱妾谨遵吩咐！”

玄天观主道：“一言为定，贫道就此离开了，稍待夫人见到堡中火光及霹雳之声时，就可准备入堡。”

说完，向旁立的天风道长一挥手，身形如箭而起，掠入密林之中。

瞬眼之间，林中掠出八条人影，悄无声息，闪闪避避，绕道向堡前方向，疾驰而去。

崔宓知道这些人影是清真观的玄天观主及“清真八仙”。

得到意外助力，崔宓精神自是一振。

于是，她打量了一下天色，是残天微正，时已约到二更。

她一面暗暗休息养神，一面仔细考虑着入堡后，应该怎么下手查探。

最使她感到烦忧的，是不知道堡中情形……

正在思索中，蓦地堡左一角，响地一声震天巨响。

“轰隆”一声之后，立刻冒起冲天火光，同时堡中也隐隐传来一阵惊呼叱喝之声，并夹着一二声惨嚎。

崔宓心中一紧，知道玄天道长已经发动，立刻提气凝神，秀目望墙上一扫，准备掠身入堡。

此刻，她决定暗暗偷入，长剑归鞘，以免被人发觉，同时尽量避免动手，希望能得到一些关于南宫亮的消息。

这刹那，堡中叱喝之声转杂，此起彼落，显然玄天观主等人已经入堡，被魔头们发觉。

崔宓知道时机瞬纵即逝，再也不能担误，一提真元，正欲腾身而起，倏然——

身后一块大石后响起一片冷笑，道：“崔仙子，你真的要入堡么？”

这突然响起的话声，使崔宓大吃一惊，娇躯倏旋，厉声道：“你是谁？”喝声中，她已紧紧戒备，但她自己感觉到手中心已是一片冷汗。

巨石后语声又起，道：“在下只是想劝告夫人，还是不入堡为妙！”

崔宓怒声道：“为什么？”

话刚落，陡觉身后一道指风袭体，脑中一黑，人已晕倒过去。

崔宓倒地后，她身旁如风飘现一条黑影。

那人在目光下，黑绢包头，一身黑衣，不是别人，正是“影子血令”。只见他望着倒在地上的崔宓，发出一声得意的阴笑，伸手一抄，已挟起崔宓娇躯，长身一掠，没入堡墙之内。

“绿裳仙子”正自喜得到清真观高手意外暗中相助，却不料刚欲入堡，陡遭“影子血令”奇袭，竟然晕倒于指风之下。

她做梦也想不到“铁血盟”早已发觉，只是早有安排，不动声色而已。

在一间无门无窗，但摆饰得非常华丽的密室中，“绿裳仙子”崔宓静静地瘫在一把铺着锦垫的太师椅中。

这时，只见“影子血令”倏然伸手拍活崔宓晕穴，接着指风连戮之下，点了软麻二穴。

崔宓神志一醒，睁开秀眸，一见眼前站着的，正是生死对头，心中大惊之下，发觉周身无法动弹。

这时，她心中的悲痛绝望，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不由厉喝道：“恶魔，这是什么地方？”

“影子血令”嘿地一声冷笑道：“秦家古堡的密室之中。”

崔宓这时想起了清真观主，倾耳一听，四周一片静寂，刚才在堡外所听到的叱喝惊呼之声，却已寂然无声。

她不禁暗自怀疑地忖道：“难道在这刹那之间，清真观的一干高手，竟全部败落了？”

正自推测，却见“影子血令”又道：“你不要再想打什么主意，这间密室，四面铁壁，就是有人要救你，也无法办到。”崔宓心间一沉，由绝望悲戚的心情，转变得平静起来，冷冷道：“想不到你们早有防备，现在你预备怎样？”“影子血令”哈哈大笑道：“这是你自投罗网，秦家古堡岂是这般容易闯的？”

接着语气一沉，道：“照说，你既已入网，只得听我摆布，可是本令主愿意放你回去，不知你想是不想？”

崔宓冷冷道：“既然落入你手掌，我已抱必死之心，你何必弄什么阴谋？”

“影子血令”鼻中一哼，道：“本令主现在对你并不需要什么阴谋，只是想与你合作！”

崔宓静静听着，不置一词，她已抱定以不变应万变，决心闭目等死。

“影子血令”看她没有回答，又冷冷道：“在我未说出与你怎么合作以前，我可以先告诉你一句话。”

崔宓仍闭目不理，闻作未闻。

“影子血令”目光一瞥，缓缓道：“假如你能与我合作，我可以立刻释放南宫冉及崔天行！”

崔宓心头一震，立刻睁一眼皮，凝神注视着“影子血令”。

这魔头的话，使她感到莫测高深，以她智慧，知道其中必定大有文章，故而她想观察一下“影子血令”的表情。

可是“影子血令”黑绢包头下，除了一只阴森的目光不时瞟动外，谁也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崔宓的观察，自然不会得到结果。

俗语说，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崔宓再也沉不住气，仰道道：“你要我合作什么？”

“影子血令”一字一字道：“先说出令郎南宫亮现在何处？”

他不知道“宇内神君”即是南宫亮所易容化装，故想逼崔宓说出来，以便设计谋害。但怎知道崔宓也是为了错误推测，查探南宫亮而来。

她骤闻此言，神色不禁一怔，暗暗一叹。

她想不到自己的猜测完全错误，而如今南宫亮并未陷身魔窟，自己却先投入了阎王路。

不过，这消息反而使崔宓心中一宽，心境反而平静起来，她脸色更加冷静，淡淡道：“我来就是要找他，你问我，我又去问谁？”

“影子血令”狐疑地重复问道：“你真的不知道？”

崔宓斩钉断铁地道：“我确实不知道。”

“影子血令”目光一转，倏然阴森地一笑，道：“耳闻‘绿裳仙子’智慧过人，如今见来也不过如此……”

他说到这里，倏然顿住了语声，靠近太师椅，轻笑道：“在你这般处境下，再要卖弄智机，胡言搪塞，你实在是太不知趣了，难道你不顾全南宫大侠及崔天行的生杀安全？”接着语锋一转，又道：“同时，不要忘记你自己也在本令主掌握之中！”

语声中似乎有一股寒意隐隐透出。

崔宓尖声长笑道：“我既抱必死之心而来，还有何事能令我惧怕？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这魔头！”“影子血令”目光一厉，道：“这么说，你崔仙子是想找死啰？”

崔宓鼻子一哼，神色更冷漠得无以复加！

“影子血令”蓦地走近崔宓面前，厉声道：“你虽想死，但你可知道连死也无法求得的滋味？”

崔宓心中蓦地一颤。感到一丝恐惧的感觉，正透心底。

她身躯虽然被制，不能移动分毫，但是眼睛却可以清楚地看见“影子血令”近近地站在眼前。

“影子血令”呼吸气息，几乎触及她的发际鬓额。她甚至可以闻到他身上的气息，自与“影子血令”忘命相峙以来，崔宓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这神秘恐怖的魔头。

她不禁想起了在邙山新安镇外荒林中，这魔头无耻的要求，假如这魔头真的施出鄙卑手段，毁了自己名节，那时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岂不是徒然受辱？

崔宓虽然视死如归，但心中却愈想愈怕，名节贞操的得失！使她不知用什么方法来应付才好。

就在此际，嘭地一声，铁门倏然打开，一条人影倏然闪入，崔宓目光一瞥，竟是“极乐仙子”公孙媚。

只见她一进门，目光一扫，脸上倏然浮起一丝醋意，冷笑一声，对“影子血令”道：“外面天翻地覆，想不到你却在密室中逍遥自在起来。”

“绿裳仙子”崔宓此刻倏然想起黎雪在北邙附近说过的那段秘密，按眼前“极乐仙子”神色来看，显然她与“影子血令”之间，一定有段极不平凡的关系，心中不由一喜，暗道：“这一来自己眼前的威胁，倒可以完全解除了……”

“影子血令”眼见“极乐仙子”冲进密室，劈面就是这句话，不由一愕，呐呐道：“宫主，你……这句是什么意思？”

“极乐仙子”一声冷笑，道：“什么意思，你自己清楚……”

“影子血令”一听话不对头，忙截住她语声，道：“外面情形怎样了？”

“极乐仙子”冷冷道：“区区杂毛，岂能讨得了好处，但久不现江湖的

商家‘天雷火’突然出现，此事倒不可不追究。坛下弟子死亡三人岂能白白损失？”

“绿裳仙子”崔宓耳闻此言，不禁暗然一叹！觉得“铁血盟”根基已深，此刻想到铲除这股邪恶势力，不知要费多少力量哩！”“极乐仙子”说着话，人已珊珊行到崔宓坐椅边，语声一冷，又道：“黄山之会将近，总坛所在已传遍江湖，令主肩头责任日益沉重，南宫夫人就交我处理如何？”

“影子血令”道：“宫主既有此言，由你处理也好，不过请注意务必要查出南宫亮那小子下落，本令主隐隐觉得未来对本盟的最大威胁，还是此人。”

语声甫落，密室的门户倏又打开。一条人影，迅速一闪而入。

“极乐仙子”心中一怔，迅速旋身，目光动处，不由啊地惊呼出声。

只见门口静静站着一个人，黑绢包头，只露出一双阴森森的眼珠，动也不动直视室中原来的“影子血令”。

“绿裳仙子”见状也不觉一愕！

她记得昔年自己为了追查凶手，伪装过一次“影子血令”，至使当时变成一桩双包案。

而现在，这魔窟之中，竟然也闹出双包案，她目光连转之下，不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她暗忖道：“这是谁呢？这么大胆……”

转念中，只见室中本来的“影子血令”目光一怔，似乎也料不到，蹬蹬退后二步。

这刹那静寂中，只见门口倏然现身的“影子血令”身形一划，飘然向“极乐仙子”欺身过来，口中冷冷道：“绿裳仙子崔宓交给我处理如何？”

“极乐仙子”一惊之下，倏退一步，娇喝道：“你是谁？竟如此大胆？”

这刚出现的“影子血令”口中响起一丝冷笑，左手一圈，右掌倏然穿出，疾如光电，拍向“极乐仙子”前胸。

掌势一起，阴风划空而出，奔雷一般，向“极乐仙子”，撞去。

“极乐仙子”娇容一变，罗袖一翻，斜身向眼前身份不明的蒙面人手腕挂去。

在对来人一无所知下，她不敢硬接，出手就展出轻易不用的“柔云掌”。

但是这真假不辨的“影子血令”似乎非常熟知“极乐仙子”的招式手法，一声冷笑，身躯不退反进，左掌似抓，穿右肘而出，扣向对方玉腕，右掌一圈，竟然原势拍下。

这种招式变得诡奇已极，看得崔宓心中大为赞叹起来。她此刻虽不知道此人是谁，却知道一定对自己有利，故而亟希望“极乐仙子”失手。

但崔宓目光一转，心中却大为惊异，那原本在密室的“影子血令”却呆若木鸡，屹立一旁，对“极乐仙子”与假“影子血令”相搏，似乎并没有动手帮助之意。这是什么缘故呢？崔宓百思莫解。

就在这刹那，“极乐仙子”一声惊呼，晃身而退，那假的“影子血令”疾伸右手，抄起太师椅上的崔宓，伸手拍活她的穴道，一把抱起飘然退出了密室。

室中的“影子血令”此刻阴喝道：“你伪装本令主，竟敢入本堡劫人，还不留下！”

叱喝之中，长身追出密室，却见那假“影子血令”已隐入廊沿转角尽头。

待他追到，已经人影渺然，不知去向。

倏然，衣袖风声飒然，“极乐仙子”已飘到“影子血令”身旁，道：“人呢？”

“影子血令”摇摇头道：“早已走了。”

“极乐仙子”神色一冷，道：“刚才你为什么不出手相助，好像故意放任那伪装蒙面人，将崔宓劫走似的，这是什么道理？”

“影子血令”倏然一惊，旋身道：“仙子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极乐仙子”道：“你的行动，不能不使我疑心。”“影子血令”道：“疑心什么？”

“极乐仙子”道：“我怀疑你是故意让崔宓被人救出。”“影子血令”长吁一口气，叹息道：“仙子误会了，假如我要让崔宓故意脱身，何不在古堡外就放了她？”“极乐仙子”鼻中一哼，道：“所以我说你不怀好意！”“我不怀好意？”

“哼，你何必装佯，你对绿裳仙子难道没有怀着野心？”

“哦！你是说这一点！”“影子血令”似乎恍然大悟，淡淡道：“其实，你是想错了。”

“极乐仙子”道：“我怎么想错了。”

“影子血令”转身向密室缓缓走去，口中道：“我刚才不出手却是想藉与你搏斗的机会，观察他武功路子及手法，不难知道他是谁扮装的。”

他说出此话，心中却知道那“影子血令”是谁。心中暗道好险！

是以他话声一落，不让“极乐仙子”开口，故意语气一沉道：“仙子谅必知道，本堡密室，外人不知途径，根本无法摸入，而且不知密室开启之法，更不用想进入，对方竟然能够进出自如，而不惊动本堡里外伏桩，故我当时就怀疑是本堡中的人物。”

“极乐仙子”闻言心中一惊，道：“你是说本盟中已有内奸？”

她本来全是一股醋意，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禁脔——这眼前的“影子血令”对崔宓已暗恋十余年，故说话之间，完全是怨恨及怀疑口吻，如今被“影子血令”用话一点明，不由也感到事态严重。

“影子血令”一见转移“极乐仙子”思路，知道自己心机奏效，摇摇头道：“这点可叹刚才没有看出来，唉！不过我相信只要慢慢查，一定会知道是谁的！”

“极乐仙子”默默跟着“影子血令”走向密室，可是脑中对那人，却在暗暗思忖！“那假扮‘影子血令’的人，功力极高，那是谁呢？”可是“极乐仙子”却没有仔细去想相，何以当那伪装的“影子血令”出现时，眼前的真正“影子血令”毫不作声，更无动手之意，眼睁睁地让对方将崔宓劫走。

难道“影子血令”真的是为了查探真象吗？

当然不是的，那末，这异于常情的现象，当然有其原因，只是谁都没有发觉而已。

至于“极乐仙子”虽也心机狡猾，却被一番耸人听闻之言把思维转到歧路上去了……

八十二

崔宓被伪装“影子血令”的蒙面人挟救而出，待那蒙面人飞身出堡，已默运真气，觉得畅通无阻，忙轻声道：“我已能走动，你快放我下来！”

那蒙面人轻轻一叹，终于在一座荒林前停下身形，轻轻把“绿裳仙子”崔宓放下。

崔宓心中一怔，她不知对方这声叹息包涵的是什么意思？但此刻她也不及多想，敛衽一揖道：“承蒙相救，但不知尊驾姓名，贱女将来也好报答！”

蒙面人又是一声叹气道：“我救你只是尽我本份，哪想什么报答！”

崔宓一怔，道：“本份？你这话是指什么？”

蒙面人道：“宓妹，你难道真的听不出是我了吗？”

崔宓倏退二步，愕然道：“你是谁？”

蒙面人缓缓取下包头黑绢，露出一张美俊端正的脸。

崔宓骤见对方容貌，不由啊地惊呼出声：“何师兄，竟是你！”

这蒙面人正是生死不明的“横天金槊”何若非，此刻见崔宓惊愕之色，不由一叹道：“五年余不见，师妹，你想不到吧！”

崔宓又惊又喜，端详了这位多年不见的师兄，觉得脸上似乎苍老了许多，不由幽幽一叹，道：“师兄，你今天怎会到此地来的？”

何若非道：“我只是探知清真观来此，故想趁机查探一下魔窟动静，想不到竟发觉你中了贼子阴谋而被擒。故而我不得不冒一次险了。”

崔宓心中有着深深的感激，她不禁想起年幼青梅竹马时的纯情，不由叹道：“师兄，自从我发觉你并未死去后，真惭愧，我几乎疑心你就是那个阴狠的‘影子血令’。”

何若非一怔，却见崔宓又道：“但是，自‘铁血盟’崛起江湖以来，你这段时间，跑到哪里去了？”

何若非一声长叹，道：“四海飘荡，无以为家，唉！宓妹，你不知道这批魔头到处暗中捉拿我，害得我天天亡命，到处奔波。”

崔宓同情地道：“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们既然用飞虹三剑盟弟的首级来充冒你的人头，显然不欲使江湖上，知道你师兄还活着，不过，最近，侠义同道都在少林，欲聚会谋能消灭“铁血盟”，你为什么不去呢？难道你没有得到消息？”

何若非摇摇头道：“不，我已风闻到这消息，不过我另有目的，所以没有去。”

崔宓诧然道：“为什么？”

何若非道：“一则，以眼前来看，光凭七派力道，对抗‘铁血盟’是力有未逮的，我去了除了暴露身份，对人对己一无益处！”

崔宓不同意道：“这也未必尽然，至少，这批魔头还有顾忌，再说，你到了哪里，生命也安全得多了。”

何若非微微一笑，道：“这仅是我想法之一，最主要的，我另有一个秘密的计划。”

崔宓怔然道：“什么计划？”

何若非神秘地一笑道：“宓妹，时间不早了，我们岂能站着在这里谈一夜，假如你没有别的事，何不到我居处去，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

崔宓打量四周一下，觉得站在这漆黑荒凉的地方，的确不是办法，于是

道：“师兄现居在何处？”

何若非神秘地一笑，道：“你猜猜？”

崔宓道：“就在这附近？”

何若非道：“不，但是你也到过。”

崔宓怔然道：“我到过？是什么地方？”

何若非道：“就是昔日‘影子血令’的蓝旗总坛所在，崑山亡魂谷。”

“啊！”崔宓不由失声，道：“你怎么住在那个地方？”何若非道：“这叫做趁其不备，‘铁血盟’到处要抓我，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以他们抛弃不要的老窝作为居处。”

说到这里，长长一叹，道：“可惜那地方已被火烧去大半，否则再也理想不过，应用之物，一切俱全。”

崔宓暗暗佩服师兄的精明，心想：要早知道这样，那把火不放也罢。

她心中想着，口中却道：“师兄，这么远，我想我们还是回去少林的好。”何若非轻笑一声道：“这点你放心，我已预备好坐骑，五天行程，谅可到达，同时，我的确要想告诉你许多事。”崔宓转心一想，呆在少林，最近也无所作为，尤其南宫亮的失踪，究竟去了何处？何不就顺便在江湖上探听一番呢？她思忖至此，遂点头表示同意。

何若非神色一喜，身形一晃，已穿林而入。这份轻功，不由使崔宓大为惊讶，深感得师兄功力，多年不见，竟然精深若此。

没有片刻，只听得蹄声的的，何若非双手已牵着二匹健马，从林中出来。

于是，二人纵身上马，转向崑山绝尘而去。

在东方微白时，二人一行，已上了关洛大道。这一路上，崔宓悲苦的心痛中，是渗杂了一份喜悦，因为一直生死如谜的师兄，终于重逢。

在家庭破碎，遭受重重打击下，这终是一件喜讯。崔宓长期未露笑容的脸，现在才稍稍露出一丝凄凉的笑意。

一路上崔宓不免问长问短，但何若非像是急欲赶到目的地，对自己这几年来的经过，只是支吾以对。五天后，何若非与崔宓已到达了崑山亡魂谷。崔宓不由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沿途中，她丝毫未得到南宫亮的任何消息。

亡魂谷中已是一片焦土，那是黎雪一把火的杰作，但仍留有不少残墙颓壁，有部份未烧的屋子。

何若非一入谷中，就立刻下马，将马牵入一幢已经半倾的房屋中，引导着崔宓走进一座似乎另外修盖过的房屋。

崔宓走入后目光一扫，觉得摆饰得尚为讲究，何若非已面露微笑道：“宓妹，这里面一间，是贮藏食物炊煮的地方，对于日常用品及饮食，不虞缺乏，左边一间，暂时作为你的寝室……”

崔宓黛眉轻皱，道：“师兄，你预备永远住在这里？”

何若非道：“当然不可能，我知道你身系血海深仇，怎可以蛰伏不动，但是这就说到我的计划了。”

崔宓好奇的道：“什么计划？”

何若非倏然脸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在没有说出好消息以前，宓妹，我先有一件坏消息告诉你。”

崔宓心头一沉，急急道：“什么消息？”

何若非语声低沉地道：“以我所探知的，师父及南宫大侠已经不在人世了！”

崔宓花容黯淡，凄然道：“这些早在我预料之中……”

她潸然落下二行清泪，凄然道：“以‘影子血令’阴狠毒辣的手段，父亲及他陷入魔窟，焉有幸存之理。”

何若非安慰道“宓妹，现在我们就要活着代师父及南宫大侠报仇。而且我觉得日期已经不远。”

崔宓悲痛的心情，为之一怔，不禁仰首道：“师兄，这话怎么说？”

何若非脸上倏然泛起一阵得意的喜气，道：“救你出来时，我顺手得了一样梦寐以求的东西。”

崔宓怔然道：“什么东西？”

何若非道：“灵天残篇。”

说着倏然从怀中掏出一本薄薄的黄白纸合订的书，正是倏然崛起江湖的“宇内神君”送给“影子血令”的那本上有“独脚阎王”题字的“天门武谱”。

只见何若非将书放在桌上，又道：“宓妹，可惜亮儿不知去何处，否则我们三人在此参悟，最多只要二年，岂不是可以立报大仇。”

崔宓取过“天门武谱”一看，果见自己的最后四篇灵天残篇也装订在其中，睹物思人，不禁又悲从衷来。

何若非见崔宓倏又伤心起来，神色不由一惊，道：“宓妹，难道愚兄有什么不对？”

“绿裳仙子”崔宓摇摇头，道：“师兄，你错会我的意思了，我崔宓只是睹物思人，想起夫君父亲惨遭魔掌杀害，起因全在这‘灵天残篇’上。”

何若非神色一松，道：“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宓妹何必这样自苦，忧伤了玉体，岂不延误了报仇时光。”

崔宓经何若非一再相劝，稍减悲痛，沉思片刻，觉得也对，遂拿起“天门秘笈”细细研究。

于是，在何若非的安排下，二人就在这亡魂谷的废屋中，仔细研究这本旷世绝学，天门武谱起来。

天门武谱，共分三章，一二三四篇，讲的完全是养法修心法则，却与一般吐纳法则，大异其趣。

崔宓及何若非静静参悟三天，依口诀练习下，终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

这也难怪，他们怎会知道这本副册，早在四百年前，就被“天门派”的掌门人改动过。

不过，二人的武功上虽然没有心得，但往昔的感情，却很快的恢复过来。

尤其何若非的细心体贴，使崔宓处处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

这几天中，崔宓已隐隐觉得这位师兄柔情如水，有时在有意无意间，对自己吐露一种无法以言语形容的情愫。

要不是还有南宫亮与自己日夜挂念着血海深仇，崔宓真的想重温幼时旧梦，与师兄双双隐迹江湖，同享清福。

但当她想到自己的责任，以及许多未了的仇恨时，她内心有了一丝警惕，觉得自己决不能再蹈情网，弄得变假成真。

师兄的感情虽然令她感动，使她如槁木般的枯寂心房复苏，可是她想到自己已入南宫一门，而且将来对南宫亮又怎么交代！

于是，她强自压下内心感情的波动，紧守着礼防，不稍逾越。为了不再使这位仅有的师兄伤心，崔宓仍温婉相对，只是言词之间，当何若非热烈的

时候，她立刻冷淡下来。

她这样做，当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就在第七天夜里，崔宓正在房中苦研，“天门武谱”上招式时，蓦地听到隔壁房中的师兄一声怒喝，接着哗啦啦一阵窗门碎裂声。

崔宓心中大惊，暗忖：难道是行踪被“铁血盟”中的群魔发现？

她脑中想着，人却不敢怠慢，飞快摘下床侧长剑，略束衣衫，已推开通向正室的门户。

这时，她目光一转，只见室中灯火萤然，可是已失去了何师兄的影踪。

她心中一急，惟恐师兄人单势孤有失，立刻轻轻窜出房外，目光动处，只见亡魂谷中漆黑一片，哪里还有丝毫人影语声。

崔宓不由怔然了，她不知道师兄追敌，是从那一个方向走的，现在自己应该怎么追踪呢？

正在犹疑之间，只听得左方刷地一声，一条黑影，疾逾光电，向谷后掠去。

崔宓心中一惊，立刻仗剑向那黑影追去。

这一施尽功力，三个纵跃，距离立刻只剩下四丈，崔宓秀眸凝神望去，只看得出前面那人，长袍飘拂，手中并未有兵器，纵跃之间，显得武功极为不俗。

在敌友难分下，崔宓娇喝道：“前面的朋友是谁？能否停步一见？”

岂知那条人影头也不回，轻声一笑，道：“你何不自己追上来！”

崔宓心中一怔，怒叱道：“尊驾出言戏弄，敢情是冲着我崔宓而来？”

那人影极快地接口回答道：“不错。”

崔宓心中大怒，喝道：“那尊驾何不停身，说说找我崔宓有何指教？”

那人影轻哼一声，道：“只要你跟我来，自会知道。”

这一阵对答，已掠出五十余丈，崔宓闻言怒从心起，真气到转十二重楼，一声轻叱，立刻长身向前猛追。

她这次已提足真元，看看对方到底是何许人物，那知对方身后好像长着眼睛似的，也陡然加疾掠驰。

双方距离终是在三四丈近远，任凭崔宓如何用力，始终无法再接近一步。

这时，崔宓已感觉到对方功力之高，似乎在自己之上，她心中凛骇之下，立刻犹疑起来！暗忖：“以对方举动，显系诱敌之计，目前人单势孤，何师兄追敌未回，自己再追踪下去，岂非上当？”

这些考虑，在她脑中闪电一转，她立刻放缓身形蜘躇不前。

岂知那人影竟然也停身，负手而立，轻笑一声，道：“南宫夫人，三心二意，是否有点心寒胆颤？”

崔宓厉叱道：“尊驾引诱我跟踪，真正用意何在？”

那人头也不回，依旧负手踱步道：“假如夫人是害怕而不敢追我，那又何必再问。”

这一再出言相激，崔宓怒火渐升，但她智慧不俗，心中倏然有了计较，冷笑一声道：“激将之计，人人会施，只是我崔宓却不吃这一套，朋友你既不肯相告，我不问也罢。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留一步来日相见之情。”

说罢故意加重步伐，作势离去，但返身刚走二步，倏然仰身，一式“细胸巧翻云”，身形如弓虾一般反弹回去，娇叱一声道：“看你还望哪里跑？”

剑化一围白光，就向那人影罩去。

这一招不但威力无俦，而且出势之奇，也的确出人意表之外。

可是，崔宓长剑罩落，身形扑到那条人影刚才屹立之处时，蓦然发觉竟然扑空，那人在刹那之间，竟已失踪。

这一惊，非同小可，崔宓但觉胸头如鹿乱撞，周身已流出一身冷汗。

她正欲凝神搜查，却听得五丈远处，响起语声道：“崔仙子，我在此地相候，怎不过来。”

崔宓闻言循视，却见五丈远处，一条山道蜿蜒弯过山壁，哪有半丝人影。

显然，那人正隐在转弯之处，崔宓此刻银牙一咬，身形一挫，剑护周身，立刻向前，喝道：“我崔宓就看看你是什么人物！”

喝声中，人已转过弯道，陡见那人正屹立转弯处，口含微笑，一动不动，目光凝亮着。

崔宓大吃一惊，她已知对方功力不在自己之下，恐有什么阴谋，忙停住身形，仗剑戒备。

这时，她才看清楚对方竟是一位容貌清秀的白须老者，双目如电，脸上却无丝毫敌意。

这情形不由使崔宓大起怀疑，正欲开口问话，却见老者已微微一笑道：“夫人是否对老夫一再以言相激，诱你来此，感到怀疑？”

崔宓怔然道：“老丈可是‘铁血盟’中人物？”

老者摇摇头道：“夫人误会了，老朽与世无恩无怨，淡泊名利，怎会与那魔头为伍。”

他语声一顿，接着喟然道：“这也难怪夫人疑心，其实老夫诱夫人来此，实是另具用意。”

崔宓皱眉道：“这么说，老丈必是一位武林前辈，可否赐告名号，也可使我拜见称呼。”

老者道：“俗礼免了，夫人将来遇到令郎，自然会知道老夫是谁……”

崔宓心中一震，急急截住他语声道：“老丈知道小儿下落？”

老者微笑地道：“令郎一切安好，最近正奔驰江湖，实行复仇计划，这点夫人大可安心等待。”

崔宓心中更加惊疑，急急道：“老丈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老者轻叹一声道：“这是老朽途中遇到令郎，受令郎之托，转告夫人的。”

崔宓哦了一声，正要再问，却见老者语锋一转，脸色一整，道：“现在老朽要说到今夜引夫人到此的用意了。”崔宓忙道：“请老丈赐告。”

老者语声沉重地道：“夫人可知道你自己日夜在危险之中么？”

崔宓骤闻此言，惊愕呆立，一时摸不着头脑。老丈沉思半晌，才道：“老丈是指夫人周围环境。”

崔宓惊疑地道：“难道那批恶魔已探知我们隐身此处？”老者沉声道：“夫人猜错了，恶魔就在你身旁！”崔宓大吃一惊道：“是谁？”

老者叹息道：“就是你师兄何若非！”

崔宓脸色一变，怒道：“老丈怎地诬指我师兄起来？”老者喟然道：“夫人情蒙双目，难以自觉，老朽并未假提虚言，证据俱在，以夫人之聪慧，难道尚不信老朽之言。”崔宓银牙一挫，道：“什么证据？”老者平静地微微一笑，道：“就是那本‘天门武谱’。”崔宓鼻中一哼，道：“灵天秘笈是何师兄从秦家古堡中盗出来的，怎会变成证据？老丈之言岂不是信口黑白。”老者哈哈一笑，道：“夫人太忠厚了，你难道真的相信那本秘笈，是你师兄

从秦家古堡中盗来的？”

崔宓道：“老丈以为师兄是如何取的？”

老者道：“据老朽知道，那是由令郎与鬼眼神偷从阎王堡中盗出，送给‘影子血令’的！”

崔宓冷冷道：“老丈说话愈来愈奇了。”

“并不算奇，如老朽说出其中关键，夫人就明白这就是令郎营救南宫大侠及令尊计划的一部份。”

“关键何在？”

“关键在这本‘天门武谱’虽是真本，却早经四百年前天门掌门人动改过，得之无用，修习反而有害，而真正的灵天秘笈，已在令郎手中。”

崔宓不禁诧然道：“老丈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老者微微一笑，道：“老朽就是帮助令郎策划的人。”接着语声一顿，又道：“令郎以这本无用之物，送给‘影子血令’，那末怎会到令师兄手上的谜，谅夫人已可了然于胸了。”

崔宓听到这里，浑身一颤，娇容惨白，差点晕了过去。她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但她知道以眼前老者的一脸正气，及诚挚的言语，显然并非说谎。

她不禁呐呐复问道：“以老丈这么说，师兄……他难道……竟是‘影子血令’？”

老者神色一整，道：“夫人既已知道，老朽也不再多饶舌，黄山武会已近，正是正邪决斗之日，夫人还是赶往，免误洗刷清誉之良机。”

崔宓哇地一声痛哭失声，这消息对她来说，不但意外，而且使她的精神上大受打击。

真象明白了，搞得江湖上天翻地覆的魔头，竟是自己师兄，她不禁想起南宫亮往日的叙述……陈师兄的死……还有父亲手上“无影曳”的信物戒指神秘换包……

现在她心中明白了，但随着明白而来的是一阵悲痛。

“何师兄他为了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是为了我……”她再也不敢往下想，噙着泪水，倏然抬头道：“老丈告警，能否示下姓名？”

老者哈哈一笑，道：“老朽与世隔绝，不想再沾江湖恩怨，夫人，听老朽之言，速速离去，邪魔消灭之时，已为期不远了。”

说完，大袖一挥，已如风般飘出十丈，消失于黑暗之中。

其实，崔宓虽然不知道无名老者姓名，读者必已猜出，除了那太阳谷中的“天门老人”外，还会有谁呢？

崔宓此刻茫茫望着夜空，心中如椎刺一般疼痛。

在她心中，何师兄一直是爱护自己的，那完好沉默的人格及性情，如今竟会突然转变如此，谁又能想得到呢？

她眼眶中含着眼泪，但心中却滴着鲜血，茫茫的夜空中，只有疏星在霎着眼睛，似乎也在悲叹她的不幸遭遇。

崔宓回念于转，一挫银牙，身形立刻掠起，此刻，她也顾不得再回那废屋中，立刻向亡魂谷外奔去。

因为她恐怕何若非会回来，当然，她更不愿再见他，她急急地想一步飞登黄山，问问南宫亮的经过，来证明这不肯留下姓名的老者的话。

因为，往日青梅竹马相处的纯情，究竟使她无法在一时之间，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啊！

九月重九。

黄山风和日丽，但从无人迹的始信峰顶，到午时时候，已是一片人头，喧哗热闹无比。

从峰下到峰顶，峭壁陡坡上，一个个蒙面武林人物，静静屹立着，每隔五丈，即有四人，每人如电目光，监视着一批批赴会的武林人物。这些不用说是“铁血盟”中的人物了。

峰顶是一块五十丈左右的平阳，本来嵯峨的怪石，已分二边，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只只石凳。

此刻东边已有五排人头，目光中显得焦灼不安。

前排正中的一位锦衣老者，正是“独脚阎王”黎乙休。左旁是少林掌门百智大师、其次是百果禅师及少林十四罗汉，右旁依次是白发鸡皮的罗刹婆婆、点苍掌门穆中南、及五色五剑。第二排是武当掌门及二位师弟、峨嵋掌门虚无长老，其余三派没有人到。第三排是黎雪、地灵神乞、飘风剑客、飞虹三剑及清真八仙等。

一群侠义群豪虽是脸露焦灼神色，可是只有“独脚阎王”依然气定神闲地坐着，对于即将来临的生死之会，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与群侠对峙的北边，此刻除了五六个蒙面人，来回不停的奔波外，席上仍是空空地，什么人也没有。

群侠正感不耐之际，峰下突地响起一阵朗喝声：“令主驾到！”

这朗喊声，从峰下传至峰顶，显得气势伟大无比。

峰顶上的蒙面人物，立刻整衣分二旁肃立，转眼之间，只见从峰下嗖嗖飘上几十条人影，停于西边席位上，为首几人，正是苗疆“百毒尊者”及银衣三弟子、“毒手神魔”，二旁是终日黑绢蒙面的“影子血令”，和娇美如花，心如蛇蝎的“极乐仙子”公孙媚。

身后几十个灰色蒙面卫侍，声势汹汹，旁若无人。

只见“影子血令”寒如秋水的目光向群侠坐位上一扫，抱拳道：“各位都到得好早。”接着阴森地一笑。

“独脚阎王”倏然起立冷笑一声道：“今天生死一战，尊驾何不取下面罩，让人瞧瞧尊容。”

“影子血令”冷冷道：“堡主何必着急，黄山大会完毕，也就是本盟人物取除面巾，独霸天下之时。”

“独脚阎王”狂笑一声道：“你认为这么有把握？”

“影子血令”得意一笑，道：“等下即可分晓。”

罗刹婆婆拐杖一顿，倏然站起道：“人来了何必再等，我老婆子就先挑战第一关。”

“影子血令”冷哼一声道：“今天本令主并非主人，人未到齐以前，恕不奉陪。”

语音甫了，峰下又响起一声朗喝声：“神君驾到！”

一阵阵宏亮无比的喊声，正传峰顶，一千群魔立刻肃然恭立，鸦雀无声。

侠义道群雄心中一凛，从“铁血盟”崛起江湖至今，尚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昔年“阴阳老怪”的传人“绝天魔君”。

在众目注视下，峰下倏然响起一片笙簧之声，如丝似竹的乐声渐渐接近，

只见十二名红衣大汉抬了三顶金色软轿上山，前有八名少女前导，手奏乐器吹奏，后面八名童子拥护，个个手执拂尘短剑。

每个人步履轻点，显然功力皆臻不凡之境。

软轿一上峰，立刻停于西首中间，一干魔头齐躬身向正中的软轿躬身唱诺。

只见金色软轿二旁的红衣大汉，倏然把轿顶取下，抽出轿杠，呈现一只极为精致的软椅。

椅上坐着一个头如笆斗，全身却又像三尺童子似的奇丑老人。身上穿了一件金色长袍，似如庙里的小鬼穿了判官的衣裳。

这不用说，就是未露面的“绝天魔君”了。

侠义群豪一见这付容貌，谁都暗暗叫绝，只见“绝天魔君”一挥衣袖，口中发出一丝尖细的语声：“免礼！”

这二字听来似乎弱似游丝，但是传到侠义道群雄耳中，却尖锐得像把利刃，像要把人心撕裂一样。

侠义道群雄闻声，心中大为凛骇！

要知道在场诸人无一不是武林中的杰出人物，虽未曾动手，却已知道自己这边没有一个人是这位“绝天魔君”敌手。

只见“绝天魔君”目光向群雄这边一扫，倏如婴儿般尖声长笑，道：“难得盛会，本神君初会中原武林名家，现在就开始如何？”

侠义道这边早已推“独脚阎王”为首。他一估量形势，知道如南宫亮不到，今天黄山之会，恐怕是中原武林人物埋骨之所了。

他心中念头一转，镗铁假腿已咚地迈进一步，朗声道：“魔君订下今日之会，不知如何比试法？”

“绝天魔君”尖笑道：“问得好，问得好，假如老朋友同意，你我双方三阵定胜负，败的一方，永远臣服，如有不愿者，嘿嘿，始信峰顶即是叛逆不服者的葬身之所，现在可以开始了。”

“独脚阎王”哈哈一笑，道：“好，好，痛快之极，不过帖上明明是你魔君与宇内神君联名，怎至今尚不见八骏宝车主人到场？”

说完，立刻向另外二顶轿帘低垂的软轿望去，他当然知道“宇内神君”及“黄山追云叟”绝对不会在轿中，可是他的心中却在奇怪，这二顶软轿，跟随“绝天魔君”而来，到底是什么人物？”

其实，这点不要说“独脚阎王”疑心，侠义道群侠哪一个不疑心。

“绝天魔君”哈哈一笑，道：“那什么‘宇内神君’虎头蛇尾，不等也罢！”

话声甫了，蓦地半空中响起一声大喝：“谁敢说不等！”

紧接喝声，一条人影，疾如苍鹰，从峰旁掠落场中，众目望去，正是“黄山追云叟”。

“绝天魔君”目光倏然射出二道奇亮电芒，冷冷道：“刚才是老夫主张不等，难道他明天来，本神君要等他一天？”

“追云叟”倏然哈哈一笑，抱拳道：“老朽初亲尊颜，三生有幸，不过尊驾刚才的话就不对了，想敝主人既与尊驾姓名同列帖子，已算得半个主人，盛会难得，岂能不让咱们露露面？”

绝天魔君眼珠一转也笑道：“尊上现在为什么还不来？”

追云叟目光向群侠方向一瞥，转首道：“敝主人因有一点事未办，可能

迟延二个时辰！”。

绝天魔君沉思有顷，道：“老夫有一个折衷的办法，老弟认为如何？”

追云叟道：“魔君何不先说出听听？”

绝天魔君道：“比武照常进行，刚才与对方约斗三阵，如今不妨改为五阵，最后二阵由老弟及令主人出场如何？”

追云叟笑道：“这样才对，将来魔君如能独占天下，咱们也有一半分儿。”

绝天魔君冷冷一笑，仰首道：“黎堡主那边认为如何？”

“独脚阎王”一见假扮“追云叟”答应，当然没有异议，敞声一笑，道：“老夫不在乎三阵五阵，就是十阵，老夫更多见识你们武林绝学。现在第一阵不知是谁出场？”

“绝天魔君”对追云叟道：“老弟且坐在这边观阵。”

指着“影子血令”一挥手道：“从现在起，除了第三阵本神君出场外，其余都给你了。”

“影子血令”忙躬身道：“谨遵谕命。”

他一说完，立刻转身对“独脚阎王”阴恻恻一笑，道：“第一阵就由你们派人挑战，堡主以为如何？”

“独脚阎王”目光一闪，暗付道：“先出阵挑战，对方依出人的功力高低派遣对手，显然占了便宜，但是下一阵主客易位，也是一样，问题在叫谁出阵呢？”

正思忖间，只见罗刹婆婆龙头拐一顿，纵跃离座，屹立场中，神威凜凜地喝道：“第一阵我老婆子出阵，你们这批魔头哪一个上来！”

“影子血令”阴恻恻一笑，道：“你老婆子身手不俗，本令主自然要派遣高手应战，就看你能不能接下来！”

说着，倏向那右边一顶轿帘低垂的软轿边四名大汉一挥手，喝道：“掀起轿帘，请崔大侠出阵应战！”

四名红衣大汉一声应诺，一掀垂帘，同时喝道：“令主有请崔大侠出阵！”

这一阵雷喝后，果见轿中一位威容老者直挺挺地走出来，正是“风雷圣手”崔天行。

这情形使着侠义道群雄大吃一惊，纷纷起立。

就是一旁的“追云叟”也不禁愕在当地，暗呼一声：“糟！”

须知南宫亮此刻已趁机到秦家堡搜索父亲及外祖的踪迹，想不到这“绝天魔君”会来这一手。

他凝神望去，只见崔天行已到场中，奇异的是面容表情死板，双目直视，一言不发，似乎对许多侠义道人物，都不认识一样。

这情形分明是被“绝天魔君”用什么药物，使他失去灵智主宰。

这时，罗刹婆婆已脸色连变，不知如何应付，她口中连喝道：“崔大侠，崔大侠，你难道不识故人了！”

可是崔天行依然直挺挺地屹立着，视作不闻，连眼珠都没有转动一下。

只见“绝天魔君”阴阴一笑，细声道：“现在可以开始了！”倏从怀中摸出一只竹笛吹了三声。

场中的崔天行一闻这笛声，仿佛受了什么感触，大喝一声，双掌一翻，就向罗刹婆婆扑至，掌势如云，掌风如山，施的正是“云雾封穴”手法，气势威猛无俦。

显见他的功力并未失去。可是罗刹婆婆却处于进退维谷之间，既不能打，

又不能停，只得一面趋游，一面大喝道：“崔大侠，你疯啦，还不放手！”

可是任她怎么喊喝，崔天行充耳不闻，而且出掌拂推之间，招招杀着，丝毫不留余地，有时甚至连自己空门都不顾。

霎眼之间，已过十招，罗刹婆婆仗着深厚的功力，只游不攻，已累得满头大汗，而且连转念的时间也没有。

群雄此刻心中大为紧张，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崔天行停手。

“绝天魔君”坐在软椅，连声怪笑，似乎得意已极。

“独脚阎王”这时情急，伸手戟指“绝天魔君”厉喝道：“好阴狠毒辣的狗贼，竟想借刀杀人，这算那一门子比试，有种你这丑鬼自己出来！”

“绝天魔君”冷冷一哼，道：“要本神君出来，何不等第三阵，刚才双方约好以一对一，难道你想反悔！”

“独脚阎王”叱道：“你用什么邪法，使崔大侠失去主宰？”

“影子血令”阴笑道：“你何不自己去问崔天行？”

少林掌门这时一声黯叹，走近黎乙休身边低声道：“为今之计，不如由老衲等一齐出去，将崔大侠困住，伺机制住他血穴，再行治疗，黎施主认为如何？”

黎乙休眼见场中形势再也不能耽搁，觉得除这个办法外，再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忙低声道：“那么就请大师小心了，千万别伤害了崔大侠，否则我们将无法对南宫夫人交代。”

百智大师点点头道：“这点请黎施主放心，老衲知道。”

话声一落，向百果大师一招手，立刻飘身向搏斗中的崔天行掠去。

“影子血令”见状阴喝一声道：“素闻你们自命侠义道人物光明磊落，怎地要打起群架来？”

接着向那一顶软轿一挥手，轿边的红衣大汉立刻掀起轿帘，大声道：“请南宫大侠出阵！”

果然，轿中又直挺挺地走出一人，腰悬长剑，正是中原剑主，“夕阳神剑”南宫冉。

几乎同时，“绝天魔君”手中的竹笛，又吹出难以听闻的调子。

这笛声犹如邪术一样，本来行动呆滞的南宫冉有如神助，划地一声长剑出鞘，大吼一声，向少林掌门百智大师及百果大师扑去，劈面唰唰唰就是三剑。

剑光闪烁中，百智百果二僧大骇，急忙拧腰闪避，同时大喝道：“南宫大侠，你还不放手！”

但南宫冉目光瞬都不瞬，与崔天行一样，剑势反而更加凌厉起来。

正在群侠束手之际，峰下骤起一声长啸，啸声袅袅中，一条人影，如烟掠上峰顶，泻落场中，众目瞥处，赫然是那八骏宝车主人“宇内神君”。只见他额上汗水隐现，显系经过长途跋涉，但他一见场中情形，不禁也为一怔！

却见“绝天魔君”细声怪笑道：“神君何以姗姗来迟，你看我的杰作如何？”

“宇内神君”，倏然大喝道：“好魔头，你以为本神君是什么人？”

说着，用手向脸上一抹，倏然变成一个剑眉朗目的少年。“影子血令”失声道：“原来你竟是南宫亮！”南宫亮狂笑一声道：“不错，恶魔，今天黄山就是你们葬身之地！”

陡然，他身动如风，向场中扑去，口中喊道：“外祖，父亲，快停手！”身形已钻入搏战圈中，伸手拚指，就先向父亲麻穴点去。“影子血令”陡然狂笑一声，道：“南宫亮，如你鲁莽点穴，南宫大侠生死本令主可不负责。”

南宫亮心中蓦地一震，缩手退身而出。

他自习神功，身法之快，已如电光一般，这一进一退，犹如烟火一般，看得群侠大为兴奋。

这时却见黄山追云叟长笑道：“老夫倒要先叫你露露相，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物！”

语声中，身形一划，倏向“影子血令”头上抓去。这一动，简直快若飘风，“影子血令”闻言一惊，眼见跟前人影一花，正想出手反击，陡觉头上一凉，不由惊呼一声恍身暴退。

要知道这假冒追云叟的“鬼眼神偷”自获习天门武学，身手已大非昔比，这一手正是他拿手绝活“神偷八法”中的一招“偷天换日”，在突起奇袭下，“影子血令”怎能躲过。

但“影子血令”头上的蒙面黑绢一去，露出的容貌，不由使群侠惊诧不止，不但如此，“绝天魔君”及“极乐仙子”也不由失声而呼！

那在江湖上身份始终如谜的“影子血令”原来竟是“灵狐”秦嵩。

就在大家惊愕时，陡见“绝天魔君”怪叫道：“秦嵩，原来是你，何若非人在哪里？”

这一声何若非，使得南宫亮脑中轰然大震！不由愣住。

只见“灵狐”满面惶色，向“绝天魔君”躬身道：“令主与南宫亮串通，已携‘灵天残篇’逃亡，敝属因鉴于神君正在坐关，不得分神，故勉强令主，免使盟友产生惶恐心理……”

“绝天魔君”哈哈一声怪笑，道：“好，好，秦坛主，你过来，本神君有机要相托！”

秦嵩心中大喜道：“神君吩咐，属下万死不辞。”

话声中，已急步趋前，只见“绝天魔君”倏然衣袖一挥道：“欺上蒙下，该杀！”

只见秦嵩经此凌空一拂，刚近魔君座位一丈的身躯，犹如狂风落叶一般，撞出三丈，哼也未哼一声，嘭地一声，跌落尘埃，气绝身亡。

这情形看得一旁群魔脸色一阵凛骇！群侠方面也惊震“绝天魔君”的功力深湛。

正在此际，追云叟已大喝道：“扫荡这批魍魉鬼魅，正在此时，南宫亮还不动手尚待什么？”

喝声中，首先向“极乐仙子”及“毒手神魔”扑去，掌式翻飞中，唰唰唰，连接攻出三招。

如幻掌影中，指掌互易，路子诡奇凌厉无比。

“极乐仙子”公孙媚及“毒手人魔”脸色一变，联手回击，刹那展开一阵恶斗。

刹那间，场中情势大乱，群侠方面，纷纷掣出兵刃；纵跃而出！

八十四

南宫亮胸中计谋早定，扬首大喝道：“少林几位大师请暂圈住外祖及家父。”

接着沉脸向“绝天魔君”一步步走去，口中冷冷道：“绝天魔君，今天是你死的时候到了。”

绝天魔君眼角一瞟场中已甚混乱，一番心计，付诸流水，使他本来丑恶的脸容，更为狰狞，细声冷笑道：“南宫亮，如你敢走近一步，只要本神君的竹笛一吹，你外祖及父亲立刻魂断黄泉。”

南宫亮一震，停步道：“魔头你到底弄的什么邪术？”

绝天魔君冷笑道：“这是本神君独门‘催魂大法’，不信你可试试！”

其实，南宫亮不知道外公及父亲已被强迫服下极毒的药物，神志完全丧失，而且这种药物极为歹毒，五个时辰，无论如何解救，即将血管爆裂而亡。

绝天魔君来时自思有此要挟，加上雄厚势力，五个时辰内，足可解决中原武林侠义，岂知这些恶毒阴谋，尽被南宫亮破坏无遗。

此刻，南宫亮呆呆屹立，脑中却在暗筹对策，怎样才能使“绝天魔君”俯首就缚！

只见“绝天魔君”又道：“南宫亮，只要你吩咐所有人都停手，本神君答应不伤害你父亲分毫。”

南宫亮目光一瞥，见场中已杀声震天，惨嚎连起。

除了罗刹婆婆及黎雪，还有任巧君三人圈住外公崔天行，少林百智、百果及飘风剑客，圈住父亲一味游斗耗着外，其余的侠义群雄，个个如猛虎出柙之势，向在场中的蒙面人物着着进逼，形势稳占上风。

“银鞭飞龙”任不弃手中龙鳞鞭，银光漫天，把个“百毒尊者”围在鞭影之中，杀着连出，连个施毒的机会都没有，气喘咻咻，已陷入险境。

“独脚阎王”独斗“毒手人魔”，镗铁假腿连响下，“惊神泣鬼三十二式”已和“毒手人魔”硬拚了十二掌。看样子似乎势均力敌。

点苍掌门穆中南却把“极乐仙子”困住，加上五色五剑，打得公孙媚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这些人都是“铁血盟”中的主力，可是无一不是占上风的。

其余少林十四罗汉，与武当掌门率领的四十八位武当高手，峨嵋虚无长老，个个围着蒙面人激战。

令人惊异的是其中许多蒙面“铁血盟”中的高手，都反戈相向，自己火拼。

须知其中平素有許多是遭受要挟逼害的，怎能错过现在报仇的机会。

在这瞬眼中，武当掌门的“墨竹剑”已连劈倒三个蒙面人，四面八方惨嚎响起，以整个形势来看，“铁血盟”可说败象已露，大势将去。这当儿，南宫亮觉得不能再给对方喘息机会，否则又不一定会出什么变化。

于是，他冷笑一声，回答道：“绝天魔君，你不必再弄什么阴谋，咱们何不三掌定输赢。”

说话中，已纠集体内真元，准备出手。

他觉得要救父亲及外公脱险唯有制服这魔头，别无他法。只见绝天魔君阴阴一笑，道：“也罢，本神君就赏你三掌，让你尝尝厉害，其余问题放在以后再谈。”

他眼见自己大势将去，却不敢放松这张最后王牌，想利用南宫亮来挽回颓势。

这双方各怀机心，目注对方，脸上充满煞机。

蓦地——

绝天魔君一声大喝，人依然坐在软椅中，双袖向前拂出。双方虽有三掌距离，但这魔头一拂之势，一股无声无息的暗流，立刻像排空巨浪一样，向南宫亮涌到。同时之间，南宫亮目露奇光，双掌猛然推出，嘶嘶连响，二股巨大无比的暗力，立刻撞在一起。

南宫亮手腕微震，心中微凛，不禁忖道：“这魔头果然好功力，看样子要制他还得费一番手脚。”

思绪未转，蓦见绝天魔君又是一声大喝，双袖再度拂出。南宫亮立刻感到一阵阴寒之劲，疾涌而来，力道比刚才强过不知多少倍。他脸色一变，一声轻啸，掌式回圈而起，连划二个圈子，倏然穿出，一道阳刚正力，如电射出。

轰轰一阵大响，南宫亮倒退二步。凝神望去，绝天魔君坐椅也沉沉嵌入土中五寸有余。

南宫亮这时发觉对方始终未站起来，敢情双脚已经瘫痪，无力站起来。

这刹那他心计陡起，长身腾起，正欲飞掠扑近，陡见峰上掠起一条人影，泻落场中，口中娇喊着：“百智大师，你怎么与夫君动起手来了。”

南宫亮一见母亲竟然此时才赶到，不由微怔，倏见绿裳仙子崔宓已扑近南宫冉身旁，手中长剑一划，就向百智僧刺去。

这在崔宓不过是想分开双方动手之势，南宫亮一惊，念头未转过来，已听到百果僧喝道：“崔仙子还不退出圈外，靠近不得。”

崔宓闻言微怔，侧目向南宫冉望去。正见剑芒耀眼，尚未明白怎么一回事，“夕阳神剑”南宫冉的长剑已贯穿崔宓腹部。

崔宓一声惨嚎，呛跟退后二步，手捧腹部，萎顿倒地，口中喃喃道：“夫君，你……你……难道还不了解真象？”

南宫亮发觉不对，拧身疾掠场中，看状心胆俱裂，忙奔近母亲身旁，泪水盈眶，呜咽道：“妈！妈！你怎么不听警告。”

崔宓一见南宫亮，脸上闪过一丝安慰之色，无神地道：“亮儿，这是怎么一回事？”

南宫亮泪水盈眶道：“妈，爸神经已受药物迷制，灵智全失。妈……”

他说到这里，已见崔宓腹部，鲜血如泉涌，从十指缝中渗出来。不由接着急道：“妈，快包扎一下，制住流血，再想办法治疗！”

崔宓无力地摇摇头，脸色反而平静起来，喃喃道：“亮儿，妈死在你父亲手中，还是感到安慰的，亮儿，以后对你爸说……我不会怪……他的。”

语声说到这儿，悄然闭上眼睛，阖目长逝。

南宫亮一阵悲伤，急急摇摇母亲体躯喊道：“妈……妈……”但是崔宓再也没有反应，一缕芳魂，顿升天国。

南宫亮不由扑倒母亲身上，泪水泉涌，他没有哭出声音，但是心中已如绞割，比哭还难受。

在南宫亮反身掠入场中时，绝天魔君眼见形势已变，难以挽回，正想离去时，倏见四名青衣大汉，抬着一顶黑色轿子，如飞上峰而来。

四名青衣大汉一上峰顶，对场中惨烈的搏斗，竟看都不看一眼，迳向“绝

天魔君”坐处走近。

“绝天魔君”一怔，喝道：“来者是谁。”

黑色软轿中响起一串语声道：“老夫特来相助魔君一臂之力！”

绝天魔君念头未转，黑色软轿已到眼前停下来，四名青衣大汉立刻分立二旁，只见轿帘唰地一声挑起，一声裂帛般的狂笑中，一条火龙，劈面朝向“绝天魔君”喷至。

绝天魔君功力再高，在这突然的情形下，周身立刻被烧着，他一声狂噪，双掌急拍周身火焰，悽厉地道：“你是……谁……”

这时可看到轿中坐着一位老者，手执一根二尺长的铁管，朝着“绝天魔君”，铁管中火焰，继续不断地喷出。

只见老者大笑道：“老夫就是‘巧手鲁班’，万恶魔头，老夫今天要活活烧死你们这班狗党，这是硫磺烈火，你挣扎也没有用。”

绝天魔君这时已被烧得连声嚎叫，二旁的四名红衣大汉，更是满地乱滚。

但绝天魔君虽已濒临死亡，却不甘就此垂手就死，倏见他竟不顾大势，拿起竹笛，凑在唇边一吹。

一声尖锐刺耳的笛声，立刻划空而出。

巧手鲁班见状正自一怔，场中状若疯狂的“夕阳神剑”南宫冉及“风雷圣手”崔天行却同时嘭嘭二声，倒在地上，七孔中立刻喷出大量鲜血。

圈住二人的少林二位高僧及罗刹婆婆等不由一阵惊呼，愕在当场。

南宫亮闻声一惊之下，倏然站起，他看到外公及父亲死状，悲痛欲绝，转首一望，只见“绝天魔君”已嚎叫连声，连软椅一齐被火烧着，在地上乱滚。

他不知道那黑色软轿中是什么人物，长身一掠，已扑至轿房，向里一看，不由失声道：“萧老丈！”

巧手鲁班哈哈大笑，道：“南宫少侠，老夫隐迹苦心研究成这火云筒，今天总算报了大仇！”

南宫亮一声苦叹，无言地摇摇头，萧煌这一把火，连带使他外公及父亲加速死亡，但是巧手鲁班并不知情，他怎能怪他呢？

萧煌见南宫亮泪落满脸，悲痛的神色，不由一惊，道：“少侠，令外公及令尊怎么啦！”

南宫亮半响才进出二字：“死了！”

这时，眼见场中火势已去，幸存性命的早已四散奔逃，“极乐仙子”及一批兴风作浪人物早已授首，地上血流成渠，尸积如山。

巧手鲁班耳闻南宫亮说出的噩讯，不由大喝道：“那‘影子血令’恶魔呢？”

他还以为南宫大侠及崔天行是遭了“影子血令”毒手。

语声甫落，峰头倏然响起一声长笑，一条人影，飘然而落，口中道：“影子血令已经自裁而亡，唉！这正是一场可怕的浩劫。”

南宫亮一见如睹亲人，扑入老者怀中，泣道：“前辈，你来晚了一步！”

这不用说，正是天门老人，只见他抚着南宫亮肩膀道：“唉！老朽只因一时看顾不周，至使何若非畏罪自裁而死，孩子，不用哭，这里还有一封信，你可以拿去看看。”

南宫亮茫然接过天门老人从怀中掏出的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一行行潦草的字：

亮儿，我一时失足，被“极乐仙子”要挟，以至身不由己，做出许多逆天怨人之事，但内心一直在痛苦的挣扎中，万恶之身，死不足以抵罪孽，情之害人，莫之为甚。

亮儿，原谅我……

南宫亮看到这里，再也看不下去，茫然地怔怔站着，脑中因过度悲痛，一片紊乱。

天门老人叹息一声道：“南宫亮，振作一点，你前途如锦，责任未了，南宫一门靠你重建，天门武学也靠你发扬光大……”

南宫亮茫然点点头，可是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 × ×

一个时辰后，黄山始信峰顶，已矗立着三堆新坟。三堆新坟前树着三块墓碑，左边是陇西崔天行之墓。右边是洛水南宫冉之墓，中间是南宫夫人崔宓之墓。

不知谁在崔宓的墓碑上写着二行字：

“芳魂日以杳，节血照颜色。”

天色已是暮时，群雄簇拥着南宫亮，围绕墓旁，在萧索的夜风中，默默致哀。

（全书完）

